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初版

# 胡林翼全集

平裝十二册定價八元  
精裝本另加實洋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重編者

沈卓然  
朱晉材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二號

印刷所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二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三一〇號

## 分發行所

南京 長沙 西安 梧州 安慶  
北平 濟南 徐州 雲南 南昌  
天津 漢口 重慶 廣州 哈爾濱  
瀋陽 廈門 汕頭 無錫 新嘉坡

## 大東書局

(本 書 對 者 朱 晉 材)

# 讀史兵略序

文治之與武備，猶剛柔也。洪範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言剛能勝柔，柔亦能勝剛也。故太剛必折，而柔極則以不振；二者固不可過與偏勝，期於相濟而已。猛獸之有爪牙，不必爲搏噬之用，所以自衛耳。國之有兵，亦爪牙之類，所以安內攘外者也。然則武備尙矣。

易曰：「先王以兵革之利威天下。」蓋厥初黃帝有阪泉涿鹿之戰，而湯武亦有鳴條牧野之師，然皆以伐暴拯民爲志者也。後之戰者，則罕能如是，故曰：「春秋無義戰。」降及戰國之世，其流益甚，強凌弱，衆暴寡，日以兼并爲務。孟子所謂「一爭纒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非虛言也。是則黷武窮兵，概可知矣。安得而不速敗亡之禍哉？

至如兩軍相對，其衆寡強弱不必均；卽其已均，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分。當斯之時，失之幾微，形勢立判。強者或屈於弱，衆者或挫於寡，如其不能善謀以應變，鮮不僨事。故爲將者不可以不知兵，而知兵之要在乎明幾審勢，以謀全勝也。且戰之結果，不獨決兩軍之勝負而已；國家興亡，民族盛衰，何莫不繫於此？烏可不慎歟？

古來言兵之書，抑亦多矣，而未嘗不善也；然不通其變，而墨守其法，則幾何不爲趙括之徒讀父書，以致覆敗邪？故孫子、司馬法、諸書，譬則醫者之古方，非不良也，而墨守者，馴至於殺人，而是書之所論列，則猶之驗方，無所施而不可。何則？其病勢本未，既已了然于胸，知其癥結之所在，然後刀圭無爽，而得輕重進退之宜也。言兵之書，宜莫善於此矣。

讀史兵略者，清益陽胡公林翼之所輯也。公精究史事，曉暢軍機，燭慨世變，方殷，國不可一日而弛武備，與武事之不可不講也，因以左氏傳及資治通鑑之言兵者，攬摭成書，凡治戎之要，行軍之略，靡不蔚然大備。旁及防邊弭寇之方，舉亦無遺，而於得失興亡之際，言之尤詳，足爲龜鑑。余既校讀一過，深歎公之用心爲不可及，而是書誠有裨於軍事也，不揣譎陋，序之如此。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沈卓然序。

# 讀史兵略序

通鑑者，司馬文正公憂世之作也。公以爲勛業之及人者在一時，而立言之教在百世；因取列史之足勸懲者，與一時碩學邵識之士，編爲後世法。蓋欲使彰往以察來，聞一以知二；由其道則可以長治久安，而人事可以無悔也。國家累葉承熙，仁洽寰宇，休養孳息，而人滿之患起，其始涓涓，其後滔滔，蓋浸淫及於各直省；賴天子英武，指示機宜，命將出師，辟以止辟。余以不才，適承乏兩楚，與巡撫益陽胡公若驂之，靳每同承指授，則戰慄悚懼，恐或隕越，爲人臣羞。戎幕偶暇，必取通鑑，互相解說，謂吾黨材質駑下，幸承天威，楚地苟完，不可不借古人訓誡，以相勉厲；而今時之務，戎政尤急。因與績學好修之士，刪取其資於忠貞而有方略者，爲若干卷，寘諸座右，以時循省。又念凡爲人臣，孰不當多識前言往行者？上而樞密，惟清惟寅，咨俞都嘑，弼亮聖仁，請詒以此書，且頌之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下而羣公百執事，密勿守職，罔失典型，然嘉謀嘉猷，宜入告於內廷，詒以此書，且告之曰：「先民是程，大猷是經。」外而封疆，幅員孔修，尙思患豫防，無四郊多壘之羞，詒以此書，且期之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秉旄持節，任在專征，驅其狐狸豺狼，而封厥長疆，詒以此書，且歌之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守土之臣，以民爲兵，仁而勿酷，勿入而後量，勿簿書期會之自足；詒以此書，且勸之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於戲！禍亂之生，有天有人，天降者吾無如何；若人謀則不可不慎也。司馬公憂在百世，而作通鑑，余與中丞同處艱難，憂盛危明，勿肇悅藻續之相承；讀此書且互相警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襄平官文序。」

# 讀史兵略序

天下之治，常肇於憂勤；而其亂也，皆出於逸樂。君子媿其祿而不憂其職，小人溺於俗而不憂其不可常；顧屑屑焉，上下媮薄，幸其苟且安樂，以沒其世，此召禍之最巨者也。然而轉移氣化之柄，則賴在上者，有以防患於未萌，是雖忘寢食以憂之，猶懼其罔濟，而敢自存幸心乎？是故激而爲兵戎，禍之燎原者矣。或營或競，爭踰其則，知巧迭構，強弱相賊，於是敵國外患，糾紛侵奪，神農軒轅，怒然憂之，赫然伐之，迺得安謐。蓋上古聖人憂兵戈之爲害烈也。世歷三古，弼治以武，有周畫井田，置六鄉，其鄉遂之民，皆兵也；其六官之長，皆帥也；其教士也，射御；其取士也，射於澤宮，貢於鄉射；若有斯須，不忘武備者，周德不競，陵夷至於春秋，大小相并，弱肉強食。孔子憂之，作爲春秋，垂法來世。左氏承聖緒，萃諸國寶書，以爲之傳，權術詭譎，靡不畢究。後暨漢唐，以逮有宋，蹂踐吞并，亂靡有屆。宋臣司馬溫公憂之，輯爲通鑑，覽古考新，憲章聖學，而成敗利鈍之效，或逝或謀，燁然炳若耀火焉。嗚呼！蓋君子之憂世如此其深，故其紀載如此之詳也。林翼遭時多故，過蒙殊恩，昇以疆事，與使相襄平官公同修兵戎於江漢，受任既重，深惟負乘之懼，顧才不副志，略不稱心，私竊憂之。戎幕相與從容風議者，輒及二書，因條取

其言兵者彙編之，以朝夕循覽，期牖頑鈍。嗚乎！監於成憲，其罔有愆；蓋自憂其德薄而任重，知小而謀大也。然而煦嫗覆育，滋愆無極，鬪詐矜力，雄桀以爲德，毋曰胡害其禍將大，庶幾覽斯編者，憂世風之日下，而思整武以豫爲之防，以無悖於「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義云爾。是書經始於九年二月朔日，歲事於十年十二月十二日，編輯者：及門江寧汪孝廉士鐸，分輯者：漢陽孝廉胡君兆春、武昌孝廉張君裕釗、獨山孝廉莫君友芝、長沙明經丁君取忠、長沙布衣張君華理也。益陽胡林翼撰。

# 讀史兵略目錄

卷一	春秋	左氏傳	一
卷二	春秋	左氏傳	二九
卷三	通鑑	周紀 秦紀	五八
卷四	通鑑	漢紀	八八
卷五	通鑑	漢紀	一一八
卷六	通鑑	漢紀	一四六
卷七	通鑑	漢紀	一七〇
卷八	通鑑	漢紀	一
卷九	通鑑	漢紀	二八
卷十	通鑑	漢紀	五四
卷十一	通鑑	漢紀	八三
卷十二	通鑑	漢紀	一〇九
卷十三	通鑑	晉紀	一二九
卷十四	通鑑	晉紀	一六八
卷十五	通鑑	晉紀	一
卷十六	通鑑	晉紀	二七

卷十七	通鑑	晉紀	五三
卷十八	通鑑	晉紀	七五
卷十九	通鑑	宋紀	九七
卷二十	通鑑	宋紀	一二九
卷廿一	通鑑	齊紀	一五二
卷廿二	通鑑	梁紀	一
卷廿三	通鑑	梁紀	二六
卷廿四	通鑑	梁紀	五六
卷廿五	通鑑	梁紀	八一
卷廿六	通鑑	陳紀	九八
卷廿七	通鑑	隋紀	一三七
卷廿八	通鑑	隋紀	一五九



# 讀史兵略

益陽胡林翼纂

## 卷一 春秋左氏傳

魯隱公五年。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牧，衛邑。今河南衛輝府汲縣制鄭邑。今開封府汜水縣。燕，謂南燕。今衛輝府延津縣。）

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軍，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北戎，在鄭之北者。今山西陽城垣曲二縣界。傳文多從列國記纂之詞，故曰北戎。）

十年。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杜：「鄭師還，駐兵於遠郊。」）宋人衛人入鄭。（杜：「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杜：「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按戴國，今河南衛輝府考城縣。）

十一年。夏公會鄭伯於郟，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輓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杜：「子都，公孫闕，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杜：「逵，道方九軌也。」）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按郟，經作時來，音之緩急也。杜註：「滎陽縣東有釐城。」以釐爲郟，音近也。在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東許國，今河南許州。）

原书空白

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杜注：「沈鹿，楚地。」疑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之沈亭。黃國，今河南光州。漢淮間，疑今湖北襄陽府棗陽縣境，在隨西北，速杞即其地名也。）

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爲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鄢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鄢，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鄢，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衝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鄢人宵潰。（杜注：「巴國在巴郡江州縣。」今四川重慶府巴縣。鄧，今河南南陽府鄧州。鄢，據水經注在鄧南，河水之北。）

十一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鄢人軍於蒲騷，將與隨、荊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鄢人軍其郊，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鄢，鄢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鄢師，四邑必難。」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鄢師於蒲騷，卒盟而還。（杜注：「貳軫，二國。」貳國，今湖北德安府應山縣；軫國，今德安府應城縣。杜云：「鄢國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鄢城，蒲騷，鄢邑，校，國名。州國，今南郡華容縣東南，蓼國，今義陽義陽縣東南，湖陽城。」按鄢即溈，今湖北德安府蒲騷，今應城縣北。校國，今湖北鄖陽府西北。州國，今湖北荊州府監利縣。蓼國，今河南南陽府唐縣。郊，鄢，今湖北安陸府境。）

十二年。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柔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謀之，三巡數之。（杜注：「彭水在新城，昌魏縣。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按彭水，即今湖北鄖陽府房縣北之筑水，東入河者。羅國始在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羅川城，後徙荊州府枝江縣。湖南長沙府湘陰縣，乃羅沓地，以羅水而名，非國名也。）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枉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郟，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杜注：「賴國在義陽隨縣。」今德安府隨州東北，卽厲山氏之厲，古讀厲如賴也。又云：「郟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今在宜城縣西南，水經注謂之淇水。盧戎，杜云：「南蠻。」按釋文云：「本或作廬。」今襄陽府襄陽縣中廬縣也。治父城，在江陵東南荒谷，又在治父西南。）

十七年。夏，及齊師戰於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謂焉？」（奚，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奚公山。）

魯莊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荆尸授師于焉，以伐隨。（杜：「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楊雄方言：「予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塗，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洧，而還濟漢，而後發喪。（櫛木山，在今安陸府鍾祥縣東。杜云：「澁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澁水。」在今隨州西北，南入澁水。漢洧，杜云：「洧，內也，謂漢西。」今鍾祥縣西境也。）

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郟，郟降於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郟，卽成，今山東兗州府寧陽

縣東北九十里。

九年。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傅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杜注：「時水在樂安界，歧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在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境。）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長勺，杜注：「魯地。」按定四年，殷民六族有長勺氏，疑近魯郊，大聚落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郟門竊出，襲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邱，齊師乃還。（郎城，今山東濟寧州角臺縣東北零門，杜注：「魯南城門是也。」乘邱，在魯西，今兗州府滋陽縣地。）

十一年。夏，宋爲乘邱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郟。（杜注：「郟，魯地。」疑在今兗州府嶧縣界。）

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鬬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於楚。鬬敖游浦而逸，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權國，杜注：「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今安陸府鍾祥縣西南也。杜注：「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今荊門州。申

國，杜云：「南陽宛縣。」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浦水，杜云：「在南郡華容縣。」按此夏水支津也，首受夏水，南入於江，在今荊州府江陵縣東南。

十九年。春，楚子嚭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於蹇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自殺也，而葬於絳皇。（津，杜引或云：「江陵縣有津鄉。」今荊州府江陵縣東黃國，杜云：「弋陽縣。」今光州，蹇陵，光州地也。湫，杜云：「南郡鄒縣東南有湫城。」則在今宣城縣界也。夕室，杜云：「楚葬地。」絳皇，冢前闕。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蔣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晉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虢，今河南南陵州城東南。

二十八年。秋，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杜：「桔柣，鄭遠郊之門也。」）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爲師。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達市。（杜：「純門，鄭外郭門也。達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杜：「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閉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邱，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杜注：「許昌東北有桐邱城。」今河南陳州府扶溝縣西二十里。）

魯閔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狄，赤翟也。今山西潞安府地。邢，杜注：「在廣平襄國縣。」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也。）

二年。冬十二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

戰。公與石祁子夾，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癸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族，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室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按此時衛在河北，今河南衛輝府淇縣。癸澤，杜註云：「當在河北。」疑河南癸澤之癸，從癸，河北之癸從水。說文：「癸，絕小水也。」水經注：「沁水篇有絕水，云絕水會洙水，亂流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則癸澤宜在山西澤州府鳳臺縣東南。又敗諸河，則衛已退而東至濟滑間矣。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東山臯落氏，杜云：「赤狄別種也，臯落其氏族。」按在今山西沁州沁源澤州沁水之間也。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按強兵必先理財也。

魯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軫，伐鄆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按虞今山西解州平陸縣，在晉西南。虢又在虞西南。屈產水，卽龍泉水，今在山西汾州府石樓縣。垂棘璧名，如龍輔之例。冀國，今山西絳州河津縣東北。顛軫，坂名，今山西解州平陸縣東北。

鄆，虞邑，今平陸縣東。下陽，虢邑，亦在平陸。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文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杜：楚不服罪，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退次於召陵。杜：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按齊，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蔡，今河南汝甯府上蔡縣。楚，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北海，齊東北境，今青州府壽光縣。萊州府昌邑縣地，所謂東至於海也。南，楚境未及此，極形其睽隔爾。古黃河在東昌館陶間，齊西境。穆陵關，在今青州府臨朐縣東南大嶺山。上無棣，在今直隸天津府慶雲縣。陘，今河南許州鄆城縣。召陵，在其縣東四十五里。方城山，在河南南陽府葉縣南。漢水，自襄鄆至漢陽，橫貫楚境。

陳轅濇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徇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濇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者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靡履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濇。杜註：「東夷，鄒莒徐夷。」按言由今江蘇徐州府及山東沂州府鄆城縣莒州而至青州也。

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官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



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尙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神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憑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杜）「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杜）「戎事上下同服。」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杜）「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燁，焯，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其九月十日之交乎？（杜）「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日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杜）「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疏）「鶉火，正中於南方。」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虢公及其大夫，并伯以滕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賁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虢公，罪虞，且言易也。」（按晉南與虢鄰，西南與虞鄰，故以輔車唇齒爲喻。虞仲後，虢仲後也。漢志三統法，推此夏正十月朔，其夜月之小餘盡，夜半合朔，在尾十四度，從乙亥夜半，至丙子平旦，日在尾，月在尾，在天策，鶉火之次，尾星伏於日躔之辰也。上陽，今河南陝州。）

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于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

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糧，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憤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于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餓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懷諫遠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射，爲右，駘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杜註：「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按今河南河南府嵩縣境南至華陰，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解梁，杜云「在河東解縣。」今在蒲州府臨晉縣也。五城所可知者，焦瑕，餘不可考。韓，今同州府韓城縣，韓原在其縣西南。涉河，洛水也，非大之河。）

二十二年。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蠶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邾國，今山東兗州府鄒縣。須句，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東南。邾滅須句，在二十二年，公伐

邾取須句在二十二年。升陘，疑在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南，邾縣北界魚門，邾城門。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卯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威致志，鼓儼可也。」（泓，杜註：「水名。」在今河南歸德府柘城縣西，疑渙水之支津也。）

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于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卜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河上，今同州府大荔縣界。陽樊，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東南。溫，今懷慶府溫縣。）秋，秦晉伐邾，楚鬬克、屈寧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折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杜：「折，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爲克折，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折人。」）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折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郡，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郡，縣按今河南南陽府內鄉縣西南，卽鄰國，亦卽商密，其西卽析，所謂白羽也。）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賁于冀。（原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

二十八年。晉侯圍曹，門馮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僇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僇負羈之官，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犢顛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燕僇負羈氏，刺犢傷于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東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甯也。」距躍三百，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頤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爲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路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去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欒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愚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

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杜：鄴，邱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盥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駕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韞鞬鞅鞞。杜：「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韞，在胸曰鞞，在腹曰鞅，在後曰鞞。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縳，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曹今山東曹州府曹縣。宋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秦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有莘之虛，在曹縣。穀今山東泰安府東阿縣東。城濮今山東濮州南七十里。衡雍，杜注在滎陽卷縣。今河南懷慶府原武縣西北。踐土，今河南開封府滎澤西北也。」

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鞅，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燬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恃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

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按晉曲沃，今山西絳州聞喜縣。絳，晉都。今山西平陽府翼城縣。秦在晉西，故曰西師。二疇，今河南府永寧縣。北陵，曰東疇。南陵，曰西疇。道狹厄，漢建安中，魏武以其險阻，別開北山高道。北周時，復用南道。隋大業中，別開瓌册道，即今自永甯東北迤入澗池者是也。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尙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東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宏御戎，萊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按此時周都王城，在洛陽西，卽周公所營洛邑也。滑，今河南府偃師縣南，去鄭五百餘里。原圃，在鄭東，今開封府中牟縣。

魯文公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於殺也。晉梁宏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

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曠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曠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曠於是乎君子」。（杜註：「彭衙在馮翊郃陽縣西北。」今陝西同州府白水縣東北。）

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杜：「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於以采芣，於沼於沚，於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按秦伯濟河，自蒲津濟也。王官城，在蒲州府虞鄉縣東南。郊城，疑在蒲州府永濟縣南。茅津，杜云：「在河東大陽縣西。」今山西解州平陸縣西南。）

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曰：「抱太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偁，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其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爲右，及葭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寘也，不受寇也，旣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令狐，至於剗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葭陰，杜云：

「晉地」當在今蒲州府猗氏東。令狐在猗氏西十五里，皆在河東。剗首在河西，秦地也。在今同州府郃陽縣南。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於錫穴。（按今興安府白河縣，即錫穴，麇國都也。防渚，今郃陽府虜縣，在麇之東。）

十二年。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卻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樂盾將下軍，晉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於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裒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慙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杜註：「羈馬，晉邑。」今同州府郃陽縣東。瑕在蒲州府臨晉縣西。河曲，臨晉西。郃陽東也。）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杜註：「桃林，在宏農華陰縣東瀋關。」今河南陝州靈寶以西，至陝西同州府華陰縣，皆山塞也。）

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邱，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蔣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難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



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廉同食，次於句澁。使廬戡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窓，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廟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員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按時楚都荊州府江陵縣阜山，在今鄭陽府房縣南百五十里。大林在今荊門州西北。陽邱訾枝，皆在安陸府鍾祥縣庸。今施陽府竹山縣麋，今陝西興安府白河縣。百濮，疑今四川保甯府東綏定府西。選，今荊州府枝江縣界。申，自皆楚北境。息，今河南光州息縣。句澁，今襄陽府均州西方城。庸地，今竹山東五十里，非楚之方城也。陘隰，荊州府山地。裨僚，皆今鄭陽府竹溪縣地。魚，今四川夔州府奉節縣。臨品，亦在均州石溪仞，皆在均州西南。）

魯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按大棘，今河南歸德府睢州西曲棘里也。）

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饑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子越爲司馬，鬬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已爲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鬬伯贏於轅陽而殺之，遂虐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於漳澁。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臯澣，伯棼射王汰輒，及鼓跗，著於丁甯。

（杜）「旆，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甯，鉦也。」又射汰，以貫笠轂。（杜）「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勞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按：轅陽、烝野，俱在江陵。漳澁，在荊門州當陽縣。漳水之澁也。臯辭，今荊州枝江縣。）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遠路。（杜）塗方九軌曰遠。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藹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徵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杜）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鄭，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傳稱楚武王克權，使鬬繆尹之，又稱文王縣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言九。」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厓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

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蕩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葦。」（杜）「在車之右者，以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葦爲宿備。」前茅蘆無，（杜）「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中權後

勁（杜：「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杜：「物，猶類也。戒，勅命。」）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絕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內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於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旣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郟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于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穉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

紛冒箠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徵怨於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爲兩。（杜）「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之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杜）「每日右廣，雞鳴之初，駕馬數其時刻，至日向中而止；左廣則代而受之，至於日入昏黃爲止。」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一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率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先君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取，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麇興於前，射麇麇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麇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麇射一麇，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旂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我，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

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侍，鞏、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旂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旂，趙旂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驛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宵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軍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食，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懼之，脫局少進，馬還，又懼之，拔旆投衡，乃出。願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旂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願曰：「趙旂復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旂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郟。郟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郟，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

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厘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建，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樂，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官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按：鄭，今河南衛輝府延津縣。沈，杜云：「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按：晉固始，今陳州府沈邱縣，非光州固始也。葵澤，今開封府之縣。董澤，今絳州聞喜東北。唐今湖北德安府隨州西北九十里。時大河北行，鄭在河之東南，晉師出山至河內，因渡河至今河陰，敖山間，二山在今榮澤縣西北也。楚師亦西北至，今鄭州之管，遂敗晉師于鄭州東之郊，乃北行至今原，武西北之衝，雍其地，古亦在河東南也。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麩乎？」曰：「無。」「有山麩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督井而拯之。若爲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而出之。蕭，今江蘇徐州府蕭縣。

十五年 秋七月，秦桓公伐虜，次於輔氏。壬午，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回，杜回，杜顛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輔氏，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西北。杜云：「河東聞喜縣西。」）

有稷山。今絳州稷山縣。維近朝邑。

魯成公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邱。杜云：「龍在泰山博縣西南。」今山東泰安府泰安縣西南也。巢邱，疑在肥城縣界。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請入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於鞏，郕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卻克，鄭邱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井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剛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車中。碭婁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僥定其右。逢丑

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膠柱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脰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狝爲右，載齊侯以兔。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出三入，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徐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若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子之石窮。按新築，今直隸廣平府威縣南，莘，今山東東昌府莘縣。摩笄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鞍及華不注山，皆在其縣東北，華泉即在山下。徐關，在濟南府淄川縣西，石窮，杜以爲濟北盧縣東地名，今濟南府長清縣東南。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六年，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隄。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可，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



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按：繞角，今汝州魯山縣東南。桑隧，今汝甯府確山縣西南三十五里。）

七年，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厲貪，悖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杜：「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按：申在南陽府南陽縣北三十里，呂在其西三十里，皆古國也。爲楚赴中國要道。吳在今江蘇蘇州府吳縣巢，今安徽廬州府巢縣。徐今安徽泗州北八十里，州來，今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馬陵，今大名府東南十五里。）

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郟，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按：陳在今河南陳州府。莒，今山

東沂州府莒州。渠邱，必莒州西南地。鄆，東鄆，今沂州府沂水縣東南，非鄆城縣也。

十六年。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縠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營居守。卻縠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許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於好，潰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權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葦臣，鞫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杜：「在傳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杜：「在傳三十三年。」鄭之師，荀伯不復從。杜：「在宣十二年。」皆晉之取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曰：「塞井夷竄，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杜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聞，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

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關心，舊不必夏，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微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賦，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賊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殺御，厲公樂鉞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樂，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樂，書將載晉侯，鉞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披公以出於淖。癸已，潘，檜之黨與養，由，基，躄，甲而射之，微，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棘，韋之附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辭命，敢告不甯，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洎，羅，曰：「諜，駘，之，余，從，之，乘，御，風，願，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蕪，翰，胡，曰：「諜，駘，之，余，從，之，乘，而，停，以，下。」鄭，伯，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焚。」乃內旌於殺，中，唐，苟，謂，若，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

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葆。欒鍼見子重之旌，諱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兼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暮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鄢陵，今開封府之縣，瑕，今許州襄城縣地。）

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林：「姜，卽穆姜。」杜：「復欲使公逐季孟。」）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於鄭西，我師次於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於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於制田，知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於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於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按督揚，杜云：「鄭東地。」疑林鄉凡陽亭之間，制田，杜云：「滎陽宛陵縣東有制澤。」今開封府新鄭縣東北鳴鹿，杜云：「陳國武平縣西南有鹿邑。」今歸德府鹿邑縣西十三里潁上，非潁上縣，今許州南也。）

卷二 春秋左氏傳

魯襄公元年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子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鄆，以待晉師。

（杜：「齊魯曹邾杞。」）晉師自鄆以鄆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於戚，以爲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邱。

（杜云：「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按今開封府密縣南馬嶺山，洧所出也。東流合潏水，卽潏水也，爲雙洧河，至新鄭北，鄭國都也。古洧水貫鄭都中而東。」）鄭杜云：「在陳留襄邑縣東南。」今歸德府柘城縣西也。焦夷疑爲焦城，据水經注，在今新鄭縣東，在今大名府開州北七里，蓋已濟河而南矣。呂城，在今徐州府銅山縣北。留城，在徐州府沛縣東南。犬邱，杜云：「譙國鄆縣東北有犬邱城。」疑迂迴。按今歸德府永城地也。時東諸侯之師已侵焦陳，故鄭得攻其所必救，以自解，非迂迴也。

二年 會於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虎牢，今開封府汜水縣，晉所取鄭邑也。滕，今山東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薛，在滕縣東南十四里。鄆，在滕縣東，卽小邾也。屯兵汜水，則越滎陽，卽至新鄭，故云逼鄭。）冬，復會於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三年 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杜云：「鳩茲，在丹陽蕪湖縣東。」今安徽太平府蕪湖縣東三十里。衡山，今江蘇江甯府溧水縣北，非烏程縣南也。駕，或云：「在安徽廬州府。」）

讀史兵略 卷二

二九

無爲州，（俟考）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若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用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士富爲侯奄。（曲梁，今直隸唐平府永年縣之雞澤）

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靡奔有鬲氏，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於過，處豷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恆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

是，可不懲乎？一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萃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勦，甲兵不頓，四也；鑿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無終山戎國，今直隸遵化州玉田縣西，有古無終城，有窮國名，在今安徽六安州英山縣，其國門謂之窮門。鉅，在今河南衛輝府滑縣，卽宋城鉅地。寒國名，在今山東萊州府濰縣西南三十里，有鬲氏國名，在今山東濟南府德平縣東北一里。斟灌國，在今山東青州府壽光縣東北四十里。斟尋國，在今濰縣西南五十里。過戈，二國名，今萊州府治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疑在今河南開封府境內。）

六年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堙。（杜：堙，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爲土山及女牆。）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與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與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於鄆，高厚崔杼定其田。（按萊，今山東萊州府掖縣。東陽，疑在其西。漢之陽樂陽石縣地。臨胸，東之東陽，不能偏萊也。棠鄉，在子度州東南，於萊爲南也。）

九年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盞士句，門於鄭門。（杜：「鄭城門也。」）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杜：「師之梁，亦鄭城門。」）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飭門於北門，杞人鄆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於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嘗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於戲，鄭服也。（按鄭門，鄭東門，師之梁，鄭西

門，涪水上。汜，杜云：「東汜。」則今中牟之汜澤，非襄城之南汜。戲，卽汜水縣南四十里之浮戲山。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阪，侵鄭，次於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按涪水合涇後東流，有梁曰陰阪，其東爲參辰口，卽陰口也。鄭西郊地。晉師從虎牢來，故在西。）

十年，夏四月戊午，會於祖。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奉董父，輦車如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杜：「縣門，蓋城門之捍，發之以絕出入，此偃陽人發縣門，以閉攻門之士。」鄭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旣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旣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按祖，卽今汭河，祖伽聲近，在今徐州府宿遷縣。偃陽，杜云：「今彭城傅陽縣。」按今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

衛侯救宋師於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於犬邱。（襄牛，今歸德府睢州。）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樂羆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取，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燾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樂羆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按：梧，制，皆鄭舊地，梧在今潁陽縣，制在今汜水縣。陽陵，在今許州東北。潁水，出登封縣陽乾山，東流經密縣，長葛，項城，至潁上入淮。）

十一年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瓊，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於亳。芾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懸，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閒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享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踏其國家。」（按：舊許，許舊都，後屬鄭，今許州也。北林，在今中牟縣。向，今滑川縣西南。瓊，今新鄭縣北。濟，隧，在滎澤縣西，皆開封府屬也。亳，今河南府偃師縣。）

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按：輔氏，今陝西同州府朝邑西北，從此渡河櫟，疑今山西蒲州府永濟縣，即永樂澗也。永樂，疑離合櫟字名之。）

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按庸浦，或云：「今無爲州南，江上之浦。」）

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驪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驪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械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廄，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取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按涇水出今平涼至高陵，西南入渭，晉師不得至此，疑涇爲洛之訛。濟洛在今戶州府大荔縣西，舊說械林在今華州北，正渡洛而西地也。）

十六年，夏六月，次於械林，庚寅，伐許，次於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於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按械林，函氏，杜云：「皆許地。」或云：「皆在今葉縣。」揚梁，在歸德府商邱東南三十里，有揚亭。湛水出葉縣蒲城山。湛阪，戰處，疑在今襄城。方城山，在華縣東南裕州北。）

十七年，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於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放松，鄆叔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風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挾其傷而死。（按桃，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南，防，此臧氏邑東防也，在沂州府費縣。陽關，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放松，疑亦在費縣界。）

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而禱曰：「齊瓊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尋魯樂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甄防門而守之，廣里。杜：「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甃，橫行廣一里，故經書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樂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那伯告中行作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一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交脛。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而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郟，趨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款。杜：「雍門齊城門。」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襜，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杜：「齊南城西門，齊城無池，惟北門有池。」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杜：「齊西門。」州綽門於東閭。杜：「齊東門。」左驂追還於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

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一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  
澠，南及沂。〔杜註〕「梗陽在太原晉陽縣南。」今山西太原府徐溝縣南。魯濟魯西之濟，今汶上東阿地。汶水出  
懷慶府濟河縣西北原山，東南至溫縣入河，梁莫大於懷梁，溫縣地也。平陰，今泰安府平陰縣，東北三十五里。巫  
山，杜云「在盧縣東北。」今泰安府肥城縣北二十九里。京茲，在平陰東南。郟，在平陰西。盧，今長清縣西南二十  
五里。郵棠，今萊州府即墨縣南八里。澠水，出今莒州箕屋山，經諸城高密安邱，澠縣昌邑入海。沂水，出蒙陰，經  
蘭山，郟城入江南界，非魯沂也。故杜云「澠在東莞東北，至北沂都昌入海，沂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也。」一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  
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入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先君之業矣。大  
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一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  
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蟻、伯有、子張從鄭  
伯伐齊，子孔子展于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  
潁，次於旃然。〔杜〕「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小城，以爲進退之備。旃然，水出滎陽成臯縣東入汴。」一「蕩子馮，公  
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轟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  
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楚必無功。」昔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杜〕云「襄城東北有  
汾邱城。」今襄城東北。魚陵，魚齒山下，今汝州東南五十里，即杜所云「南陽蠻縣北也。」一上棘，今禹州南。潁水  
枝流所經，旃然水出滎陽南三十五里，北入京水。胥靡獻于，皆在偃帥。雍梁，今禹州梅山，今鄭州西南三十里。轟  
牢，今封邱北二里。純門，鄭西郭門也。澠水，在魚齒山南，出魯山東至襄城入汝，故云涉也。〔一〕

二十三年。

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惟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緡待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緡使宣子墨綬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旣乘，將逆欒氏矣。趙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駢乘持帶。」遂超乘，右拒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馮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先驅毅樂御王孫揮，召揚爲右；（杜：「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御甚恆，申鮮虞之傳擊爲右；（杜：「申驅，次前軍。」）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杜：「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葵爲右；（杜：「貳廣，公副車。」）啓宰成御襄罷師，狼蘆疏爲右；（杜：「左翼曰啓。」）朕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杜：「貳廣，公副車。」）啓宰成御襄罷師，狼蘆疏爲右；（杜：「左翼曰啓。」）朕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杜：「

「右翼曰朕。」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杜：「大殿，後軍。」）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心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鄆邵，封少水，以報子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壘整。（按朝歌，今衛輝府淇縣。孟門，今大行之陘口。大行，在今懷慶府北，東接衛輝府輝縣界，北接山西澤州府界。熒庭，近熒澤，疑今澤州府界。鄆邵，今絳州曲縣。少水，卽滄水。一出翼城縣爲嶺山，一出絳縣東北大文鎮，俱西流，過曲沃，入絳州南之王澤，入汾水。東陽，今山東東昌府恩縣西北六十里。）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死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按且于，壽舒，皆在今青州府安邱縣。蒲侯氏，疑莒州北聚落名。）

二十四年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放東門，次於鞫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水御於鄭。鄭人卜宛射大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大於外，旣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已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

馳之，皆取胄於藥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按東門，鄭渠門，棘澤，在今開封府洧川縣。）

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於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按舒鳩，羣舒之一，今安徽廬州府舒城縣南荒浦，疑舒城西，今安慶府桐城縣東。）

二十五年，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埋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壘，以待於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子美入數俾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戰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克；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按離城，疑今桐城北。）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殛；是

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按巢卽居巢，今廬州府巢縣。）

二十六年，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邕鉏獲殖綽，復愬於晉。（按戚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北七里，茅氏在戚東鄙，圍今開州東。）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於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按今安徽廬州府霍邱縣西南八十里，有雩婁城，城麇鄭邑，未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遲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番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於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而後葬許靈公。（按南里，疑在新鄭南，樂氏，洧水津名，師之梁，鄭西門也。杜云：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汜城在汝水西，疑涉強水南歸爾，在今許州襄城縣西南。）

齊人城郊之歲，其夏齊爲餘以廩邱奔晉，襲衛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介於其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爲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晉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杜云：「廩邱，東郡廩邱縣，故城是。」按在今曹州府范縣東南。羊角城在其南，高魚城在其東北，取邑於宋，必西南近漢乘氏地也。）

二十七年，春，晉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使爲餘具車徒以受封，爲餘以其衆出，使諸侯僞效，爲餘之封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于晉。（杜：「周密也。」）



魯昭公元年。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葷狄於太原，崇卒也。（杜：「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其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難，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按太原，今太原府。一曰：「無終不得至太原，大原雅訓大鹵，今蘆化州西南戈壁也。」）

五年，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憐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薳啓疆帥師從之，遠不設備。吳人敗諸謁岸，楚子以邕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汝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騅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念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邕，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蹇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啓疆待命於零婁，禮也。（按棘，在今永城西南，櫟，在今汝甯府新蔡縣北，麻，今徐州府碭山縣，皆楚東鄙邑。夏汭，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漢口以西，繁揚，卽新蔡地。瑣，今潁州府霍邱縣。越，在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謁岸，在今廬州府舒城縣。羅汭，萊山，南懷，汝清，皆在霍邱巢縣之間。巢，爲巢縣。零婁，爲霍邱西南，皆吳楚之界上地。坻箕山，亦在巢縣界。或云：「羅汭，在羅山，萊山，在光山。謁岸，爲銅陵繁昌江中一者，與當日師行不相應。」杜云：「羅水。」疑入巢湖之水名也。）

六年，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於豫章，而

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殿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蓬洩而殺之。（按豫章在江北淮南，今安徽六安州及壽州等界。乾谿，今安徽潁州府亳州東南。房鍾，今潁州府蒙城縣地。）

十二年。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縣鼻歸。（杜云：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肥，白狄也。鉅鹿，卜曲陽縣西南。有肥壘城。按鮮虞國今直隸正定府新樂縣。昔陽，乃鼓國都。今正定府晉州在鮮虞東南，與山西樂平者無涉，註誤。肥國，今正定府藁城縣之肥壘城，在下曲陽西。鮮虞南，中隔漳沱河，晉滅肥，不必由鮮虞。猶滅下陽，不必由虞。兩假道同一術也。）

十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修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時晉師悉在平邱，著雍，疑今衛輝府濬縣之雍榆城，在平邱之北也。中人城，今保定府唐縣西北。）

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邱，且撫其民。（杜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勸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杜：「兵在國都之東者。」）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按宗邱，疑今荊州當陽縣界。召陵，今河南許州鄆城縣。）

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遽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念將焉用邑？邑以賈志，不如完舊。賈志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

亦可乎？一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鞅歸。（杜曰：「鼓，白狄之別，巨鹿下曲陽縣，有鼓聚。今正定府晉州，謂昔陽者，鼓之都也。」）

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襄宏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我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息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攻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息而投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杜云：「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南。」按雒水，今作洛。陸渾，今河南府嵩縣山在縣西南。棘津，今衛輝府延津縣東北。甘鹿，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南，甘城之麓。）

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劓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尙大克之。」吉。戰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籍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射。」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長岸，今太平和州江中東西梁山也。按吳楚之爭，由淮者多，由江者少，由大江兩岸，榛莽未闢，猶唐宋人之言辰沅也。故風氣日開，入煙日衆，天下無險阻矣。）

十九年。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杜云：「濮，南夷。」按宜爲西南夷，今四川綏定府西保甯府東地。）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於城父。（城父，今汝州寶豐縣利口覆邦，與晉二五簞邊，詞意相似，故君子必在知言知人矣。）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媿婦，及老，託于紀鄆，紡焉，以

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繼而登，登者六十人，繼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杜）云：「東海贛榆縣東北有紀城。」按贛榆，今江蘇海州縣名。

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入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按州來，今安徽鳳陽府鳳台縣西北，淮水北也。）

二十一年，宋華費遂生華，繼華多儉，華登，繼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繼相惡，乃譖諸公曰：「繼將納亡人。」（杜）亡人，華亥等。「函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杜）司馬，謂費遂爲大司馬，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儉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繼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馮多儉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白，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輕禦諸橫，華氏居廬門，以南里叛。（杜）廬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鄰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杜）舊，鄰，故城也。「桑林，城門名。」（杜）云：「梁國睢陽縣南有桑亭。」今歸德府商邱縣南。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平，齊爲枝鳴，戍宋。尉人濮曰：「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城吳師於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徇曰：「

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取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爲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之，蔚入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於新里。杜：「新里，華氏所取邑。」翟儻新居於新里，旣戰，說甲於公而歸。華姓居於公里，亦如之。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於赭邱，鄭翩願爲鶴，其御願爲鵠。杜：「鄭翩，華氏黨，鶴、鵠皆陳名。」千秣御公子城，莊莖爲右，千擘、御呂封入，華豹、張匄爲右，相馮、城還。華豹曰：「一城也，一城怒而反之，將注豹，則闕矣。」曰：「平公之靈，尙輔相余。」豹射出，其間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鄙。」抽矢，城射之，殪。張匄抽矢而下，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又射之，死。千擘請一矢，城曰：「余言女於君。」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緄曰：「吾爲樂氏矣。」緄曰：「子無我廷，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緄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食于雎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旣許之矣。」杜云：「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今歸德府商邱縣界，赭邱在縣北。」

二十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

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盟。莒子如齊，盟於稷門之外。莒

於是子大惡其君。（按莒，今沂州府莒州，壽餘在其縣西北。或云：「在安邱。」）

晉之以鼓也，旣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解廩。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糶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

鼓滅之，以鼓子爲鞮歸，使涉佗守之。（杜云：「東陽，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昔陽，故肥子所都。」按今正定

唐子間也。昔陽，乃鼓子所都。杜云：肥子誤。）

二十三年。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邛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遇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按魯武城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所謂南武城也。翼在其東，離姑在其西，邾又在其西山，冠石山以西諸山也。）

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燔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謀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鬻。」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按鍾離今鳳陽府鳳陽縣，胡今潁州府阜陽縣西北，沈今汝甯府汝陽縣，頓今陳州府商水縣。雞父今光州固始縣東南。）

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佺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蹶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鄆。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按豫章之汭，淮水曲也，今鳳陽府壽州地。越從海入淮，以至此，非今之江西省也。圍陽在巢縣南，鄆楚都，今荊州府江陵縣。）

二十六年。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斂衆。」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楯瓦，楯脊。）絛胸決鞞，七入者三寸。（杜：「入楯瓦也。」）胸車輓，車輓，絛過也。汰，矢激也。矢鏃也。一。聲子射其馬，斬鞞，改駕人以爲駿，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馬，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晳鬢，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毋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差爲頰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頰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制林雍斷其足，鑿而乘於他車，以歸。（杜：「鑿，一足行。」）平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按威，今兗州府甯陽縣北九十里，七年以與祀，今復爲孟氏邑。杜云：「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按此非維淄之淄，乃出今泰安府泰安縣泉河具者，俗名濁河，在甯陽北也。炊鼻，今東平州及甯陽之間。

二十七年。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淹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俘。楚莒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潛，杜云：「廬江六縣西南。」今六安州霍山縣東北三十里。延陵州來，今蘇州北，兼二邑爲封也。窮，窮谷，亦在霍邱西。楚舟師皆在淮沙汭，沙水之汭，今鳳陽府懷遠地。）三十年。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按鍾吾，今徐州府宿遷縣峒嵒山下。杜註：「夷，爲城父。」今潁州府亳州城父村也。）

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使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一年 秋，吳人侵楚，伐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還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六按：卽今六安州南岡，疑在今安慶府潛山縣北。弦，今光州光山縣。豫章，光州東鳳陽西，江以北，淮以南地。）

魯定公二年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桐杜云：「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今安慶府桐城縣北。見舟於豫章，在其西，潛師於巢，襲其東也。）

四年 沈人不曾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駘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戎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杜：「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用吳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杜：「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杜：「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永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概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



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蕩，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雒，鐵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杜燧火燧象，使赴吳師，驚卻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於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取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雒，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鄭，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鄆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疆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境，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與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虛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

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亡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奉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沈，今汝甯府汝陽縣。莽，在沈北。淮，內宜在鳳陽府壽州北，今西肥河口。吳步兵由豫章而西，至今湖北黃州府蘄水羅田麻城一帶方城外。今河南南陽府裕州葉縣界在淮北。大隧，卽黃峴關，今名九里關，在汝甯府信陽州南九十里。直轅，卽武陽關，今名大寨嶺，在州東南百五十里。冥阨，卽平靖關，今名行者阪，在州東南九十里。在淮南小別大別，既在漢東，當在柏舉之南。今應山東南黃安縣界。柏舉，今麻城縣地。清發，水名，今德安府安陸縣西，潁水也。濟，濟潁水也。雍澁，今安陸府京山縣地。雖水，杜云：「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入江。」今沮水也。自荊門州遠安縣東南流入荊門州當陽縣，南合漳水，涉雖，自江陵西走也。息，今光州息縣。又云涉，雖，江入於雲中，則又濟沮而東，又濟江而至監利沔陽間。鄭，卽潁，非楚西鄭陽之鄭。鄭爲國，此爲邑，故曰鄭公，宜在德安府雲夢縣境，故北卽奔隨，若鄭則去隨遠矣。」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蘧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爲堂谿氏。吳師敗楚師於雍澁，奉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故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按秦師蓋出藍田武關，稷，今南陽府桐柏縣地。沂，宜在桐柏西南軍祥，在隨州。唐，今南陽唐縣。室谿，今汝甯府西平遂平界。麋，今湖南岳州府巴陵縣。公壻之谿，巴陵東地。

六年。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楊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

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鄆於鄆，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繁陽，今潁州府阜陽縣之銅陽地，都今襄陽府宜城縣。）

七年。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禮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按陽州，今泰安府東平州西北。顏高弓六鈞，百八十斤，以漢志推周時斤兩，則百八十斤爲二千八百八十兩，重六百九十一萬二千黍，較以今稱，爲六十九斤零，仍屬常弓。）

公侵齊，攻廩邱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爲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類虎曰：「盡客氣也。」

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圍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糝，媚杏於衛。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哲憤而衣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脫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夷儀，今東昌府聊城縣西有）

夷儀城。五氏，卽寒氏，疑在廣平府邯鄲縣。中牟，今河南彰德府湯陰縣西五十里，非開封府之中牟。杜疑之，是也。糕媚杏三邑，皆齊西邑，今曹州府觀城、鄆城、朝城之界。

十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燿；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且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計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步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於垂葭，鄭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郕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旣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郕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一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杜）云：「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鄭亭。」今曹州府鉅野縣地，時在河之東南。河內，注以爲汲郡，今衛輝府汲縣，時在河西。絳，晉都，卽子陽府翼城縣。

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履，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檇李，今浙江嘉興府秀水縣陘，今作涇。）

魯哀公元年，春，赴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杜）「栽，設板築爲圍壘，周匝去蔡城一里。」廣丈，高倍。（杜）「壘厚一丈，高二丈。」夫屯，晝夜九日。（杜）「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裏屯守蔡。」如子西之

素（杜）「子西本計爲壘，常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千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厲，視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勸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遠識可爲國監。）

二年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繞，入人其徑，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按晉兵必自中牟來，自北趨戚，時衛都帝邱，今開州也。戚在其西，禹河又在其西，戚濱河東岸，故曰右河而南，師蓋已渡河矣。）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姊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杜）「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以兵車，以示衆。」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子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槁馬，無入於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擊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靡

之；吏詰之，御對曰：「瘡作而伏。」衛大子禱曰：「曾孫蒯曠，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曠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受。鄭人擊簡子中肩，斃於車中，獲其蠶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躍，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叟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龍、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夏曰：「我兩朝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朝皆絕。（按時齊鄭輸粟於范氏，蓋自齊西至朝歌也，道必經戚。鐵邱在戚東，漢大河西，皆在今開州界之朝歌要道也。）

三年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於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出。癸丑，奔邯鄲。（按邯鄲，今直隸廣平府屬縣，在朝歌東北。）

四年 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杜：「承音懲，蓋楚言。」）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遂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吁。

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奔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闕，曰：「吳將泝江入鄆，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薺梁及霍（杜：「一昔一夜也。」）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亦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蕯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甯，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

士蕞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於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按夷虎，疑東夷近楚者。負函，在新蔡縣。澗關，在葉縣北。沂江入郢，吳舊由淮伐楚也。梁霍，皆今河南汝州。梁在西，霍在西南。蠻氏又在西南陰地。杜云：「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則今嵩縣以西地也。折，今南陽府淅川廳。杜云：「折南有豐鄉，」亦淅川地也。据杜註：「倉野在上雒縣，菟和山在上雒東。」上雒，今陝西商州雒南縣也。山在今商州東。少習，卽武關，在州之龍駒寨東。九州戎，卽陰地陸渾諸戎。三戶，今淅川西南。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折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因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東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塗山，今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杜云：「高平西南有茅鄉亭。」在今山東濟甯州金鄉縣，疑此乃故國，邾境未必及此。茅，蓋邾縣北小邑也。繹山，在鄒縣東南二十里。負瑕，杜云：「高平南，平陽縣西北，有瑕邱城。」今滋陽縣西二十五里，皆山東兗州府縣也。

八年。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

吾水<sub>也</sub>？乃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甿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己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那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武城，今沂州府費縣西南九十里，東陽在其西南七十里，五梧在費縣西，甿室，今滕縣東北，夷，疑今費縣之平邑，集，庚宗，今泗水縣東，泗上，洙泗交處，在曲阜東北十七里，其道由東而西南，折而北，又折而西，又折而東北，又向西北，乃向西，此子洩故道之如此也。稷，萊，皆魯門名。）

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杜：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按溝起歐陽，蓋從今揚州府儀徵縣南東北至袁浦河也。）

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郟子，伐齊南鄙，師於郟，齊人弒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郟，齊南鄙地，未詳。吳蓋水陸並進也。）

十一年。春，齊爲郟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



氏之溝，武亦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邾羽御，邾洩爲右，冉來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卞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邾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敗。洩曰：「驅之一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泓，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杜云：「濟北廬縣東有清亭。」今山東濟南府長清縣東黨氏溝，魯國中地名。雩門，南城門。稷曲，郊外地名。泗，在魯城北。齊自長清而南，歷平陰、甯陽而至國，魯不禦諸境外，而令其至城下，非謀也。）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於贏。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閔邱明相厲也。桑扈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舍玉。公孫棼命其徒曰：「人尋灼，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閔邱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

甲劍斂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裝之以元纁，加組帶焉。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博，今泰安府泰安縣東南。寘，今萊蕪縣北。艾陵，在泰安縣南。）

十三年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爲二隧。（杜：「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于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于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姑蔑，今浙江衢州府龍游縣。）

十七年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爲左右句卒。（杜：「句卒，鈞伍相著，別爲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特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杜：「左右句卒，爲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笠澤，今松江，此指蘇州府東南地。

二十七年 晉荀瑶帥師伐鄭，次於桐邱。鄭駟宏請救於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守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桐邱，今陳州府扶溝縣西。留舒，今泰安府東阿縣西。東阿，卽穀城也。杜云：「濮水，在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按杜所言，別濮水也。今河南衛輝府延津縣北。）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髮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行之？」不聽。瑤既立，求地於韓、魏、韓、魏與之。又求蔡、舉、狼之地於趙。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俊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寗產鼈，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駢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入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人欲爲趙氏遊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絺疵請使於齊。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之，殺智伯而滅其族。《胡氏曰：「漢書地理志：『西河郡有皋狼縣，又有蘭縣。漢之西河，春秋以來，皆爲晉境，而古文蘭字與蔡字近，或者蔡乃蘭之訛也。』」長子縣，周史辛伯所封邑。班固屬『上黨郡』邯鄲，卽春秋邯鄲午之邑。班志『屬趙國』。水經考注云：『智伯所謂汾水可以灌安邑，或亦

有之，絳水可以灌平陽，未識所出。余謂自春秋之季，至於元魏，歷年滋多，郡縣之離合，川谷之遷改，不可以一時所睹爲據也。今按蔡邕，未詳胡注所言，則今山西永甯州也。長子，今潞安府屬縣。邯鄲，今廣平府屬縣。晉陽，今太原府太原縣。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諸家聚訟，疑此古言傳誦之訛。汾當爲凍，絳水入汾，互受通稱，故可灌平陽也。酈道元注，本自不誤，梅欄所見水經注，蓋誤本爾。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取齊女爲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一起始事曾參，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爲君將，蓋殘忍薄行人也。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女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疽，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安王二十五年，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才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

顯王十年，衛鞅欲變法，秦人不說。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甘龍曰：「不然，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

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收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飭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按示民以信，非以空言也。）

十六年，齊威王使田忌救趙。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事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孫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者，齊使者竊載與之。齊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於是威王謀救趙，以孫臏爲將，辭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擄擣；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索隱曰：「解雜亂紛糾者，當善以手解之，不可控拳而擊之。救鬪者，當善擣解之，如以手相擄擣，則其怒益熾矣。批者，相排批也。亢，言敵人相亢拒也。擣者，擊也。衝也。虛空也。謂前人相亢，必須批之，彼兵若虛，則衝擣之。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是其形相格，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爲解也。」按桂陵，諸家聚訟，或以爲卽馬陵，張守節以爲乘氏東南，皆非。據水經注，當在今大名府長垣縣北，東明縣西北，開州南。）

二十八年，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嚮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專

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爲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隘，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按馬陵，今大名府元城縣東南。）

二十九年 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請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旣相距，鞅遣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爲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杜佑曰：「汴州城西古城，戰國時，魏惠王所築也。」按安邑，今解州夏縣北，西與秦隔河爲鄰，然河西大荔朝城，尙其地也。乃畏秦而徙都，今開封府北，此計之大謬者。不知都城所在，人財所聚，辟敵苟存，則我能往，寇亦能往也。）

赧王四年 張儀說楚王曰：「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五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境以

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成關，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秦楚長爲兄弟之國，無相攻伐。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秦被甲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拔生虜，夫戰，孟賁爲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以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張儀復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度清河，指博關，臨淄卽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之。儀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以大王之力，可以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有敝甲涓兵，軍於涇池，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且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度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涇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如與秦王而相約，而口相結，常爲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張儀乃北之燕，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効河間以事秦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齊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胡註引徐廣

曰「巴郡魚復縣有扞關北地楚北境之地陳蔡汝穎是也。」韓有宜陽成皋南盡魯陽皆山險之地河外秦蓋以河東爲河外梁則以河西爲河外張儀以秦言之也河間趙也應劭曰「在兩河之間。」唐爲瀛州秦山城陽齊南境之地博關在濟州西界之博陵史記正義曰「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清河指博關則灤河以南臨淄卽墨危矣。」水經註「白馬津在白馬城之西北。」白馬城唐滑州治所灊池秦地漢屬宏農郡番吾卽漢常山郡之蒲吾縣括地志「番吾故城在恆州房山縣東二十里。」此時齊未嘗獻地於秦張儀駕說以恐動趙耳索隱曰「午道當爲趙東齊西地名。」鄭元云「一縱一橫爲午謂交道也。」正義曰「河外謂鄭滑州北燕河。」余謂此河外亦因趙而言之宋白曰「勝州榆林縣界有雲中古城趙武侯所築秦置雲中郡唐爲單于都護府。」班志「九原縣屬五原郡。」漢之五原卽秦之九原郡唐爲豐鹽等州唐豐州治九原也按雲中九原皆在燕西秦有上郡朔方下兵則可至水經注「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閭鄉西山東扞關城西南卽燕長城門也易水又歷長城而東過范陽容城安次泉州縣南而東入海。」常山卽北嶽恆山也漢文帝諱恆改曰常山置常山郡班志「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其尾則燕之西南界。」今按胡註所言扞關在宜昌府長陽縣西黔中郡今辰州常德永順等地巫郡今夔州府巫山縣巫郡或楚置非秦三十六郡數也此言水師步卒則東南走藍田出商州之武關楚之北境危亦南陽申息間爾無與陳蔡汝穎也宜陽今屬河南府成皋在汜水縣鴻臺桑林韓之宮園河間府今屬直隸齊之南地注言秦山城陽指秦安府以東至莒州言博關南昌府博平縣地度清河在博西北界高唐夏津間臨淄縣齊都今青州府屬縣卽墨在其東南屬萊州府白馬津在滑縣繩池縣屬河南府番吾今正定府平山縣邯鄲趙都今廣平府屬縣雲中郡今托克托城屬歸化城九原郡今鄂爾多斯旗東北蘇爾哲河界易水在今烏州常山之尾據註在今渾源州也善乎蘇代之言曰「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儀本縱橫家言不可聽存其岸略見兵貴實形不可爲浮說撓定見也。



三十一年。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爲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衆以拒之，戰於濟西，齊師大敗。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帥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而燕小，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爲名，無損於齊，無益於燕，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戾，百姓怨懟，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亂內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遂進軍深入，齊果大亂，湣王出走，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爲昌國君，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遂修整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說。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琅邪，右軍循河濟，屯阿鄆，以連魏師，後軍旁北海以撫千乘，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有爵位於薊者百餘人。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胡氏曰：「水經註：『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北逕須昌穀城，臨邑縣西，又北逕平陰城西，又東北過盧縣北。』皆齊地也。濟西地，在其水之西。」余按此濟西宜在今臨邑縣界。毅使魏略宋地，分取齊之西南，趙收河間，分取其北，牽掣援軍也。故齊王東南走莒，秦韓與齊隔遠，故先還宋地近魏，故使略之，河間近趙，故以方略授趙取之，此其部分，非人所能及也。胡註又曰：「膠東，漢爲王國。」水經註：「膠水出琅邪黔陬縣膠山，北過膠東，下密，又北過東萊，當利縣入海。膠水之東爲膠東國，膠水之西爲膠西國。」東萊，春秋萊子之國，漢置東萊郡。琅邪，秦郡，其地東至濟，南距淮也。自臨淄東北至海爲北海郡。薊，燕都也。班志：「薊縣屬廣陽國，唐爲幽州治所。」水經註：「薊城西北隅有薊邱，故名。」余按分軍爲五，乘勝則可，否則兵分力弱矣。東萊，今萊州府。琅邪，今青州府諸城縣。東南百五十里。阿東，阿，今兗州府陽穀縣。鄆城，在曹州府濮州東二十里。千乘郡，今青州府高苑縣及武定府地。薊

今順天府大興縣，燕都也。

三十六年，初，燕人攻安平，臨淄市掾田單在安平，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轄，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轄折車敗，爲燕所擒，獨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奔即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圍莒，左軍後軍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以爲將，以拒燕。樂毅圍二邑，期年不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以鎮新民。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剋齊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齊爲無道，乘燕之亂，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其有成功者，尙欲與之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所得也。樂君若能有齊，與燕并爲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遣國相奉而致之。毅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王不善代之，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反走，單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東，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

唯懼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剽，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共欲出戰，怒有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軍益懈。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爲齊。單兵日益多，燕日敗亡，乘勝走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胡氏曰：「括地志：『安平城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國之郟邑。』唐志：『青州有安平縣，後省入博昌縣。齊以田單安國平難，又嘗保安平，故因以安平封之。』按安平，在今臨淄縣東。」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卽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頰，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邱。」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卽墨，坐則織葦，立則仗鍤，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胡氏曰：「夜邑，在安平東，淄水，在安平西，夜邑有租賦之奉，淄上有遊觀之樂，故魯仲連云然。」水經註：「淄水，自利縣東北流，逕安平城北，又東逕廣饒縣，與濁水會，濁水出廣饒縣治嶺山，亦

謂之灑水，又北與時灑之水會，時水出齊城西北，北會灑水，灑水出營城東，世謂漢津水，西經樂安博縣，與時水合，孔子謂淄灑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卽斯水也。余按狄，今青州府高苑縣，夜，今萊州府掖縣，今淄水出青州府博山縣，逕益都臨淄，樂安壽光諸縣，入海，灑水在臨淄西，合時水以注淄。

四十五年

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陁，難救。」問趙奢，趙

奢對曰：「道遠險陁，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趙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封奢爲馬服君，與席蘭同位，以許歷爲國尉。司馬彪志：「上黨郡涅縣有閼與聚。」水經註：「上黨沾縣有梁榆城，卽閼與故城。」宋白曰：「絳州治永年縣，隋改廣平爲永年，屬武安郡。」劉昫曰：「磁州治滏陽，漢武安縣地。」按閼與，今遼州和順縣西北，武安，今彰德府武安縣。

五十五年

秦左庶長干斡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子，以按據上黨民。王翦囚伐趙，趙軍

數戰，不勝，止一裨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謀，樓昌請發重便爲媾，虞卿曰：「今制媾者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見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

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憐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憐不可得成矣。既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以爲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卽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爲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齮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於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卻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彊秦，不務爲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壘，乃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胡氏曰：「宋白云：『秦坑趙卒於長平，今澤州北高平縣西北二十一里，長平故城是也。史言趙之喪師感國，不特以趙括代廉頗之故，亦由不用虞卿之計也。四十餘萬人皆死，而獨遺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此非得脫也。自起之誦也，強壯盡死，則小弱得歸者，必言秦之兵威，所以破趙人之膽，將以乘勝取邯鄲也。爲應侯所沮，故白起之計不得行耳。』余按上黨今潞安府，長平今澤州府高平縣西北。」）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楚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荀卿者，趙人名况，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詩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怒悠閑，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露袒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撓佛，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傅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圍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鯨，若仇讎；人情雖桀，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

謂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上足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仰，則下不可用也。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鎰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彘，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卒，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實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共生民也，陋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隨之以阨，忸之以慶賞，饋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關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彊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於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蕃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則勝無常，代倉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夫是謂之益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荀卿曰：「知莫大於棄疑，行莫大於無過，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虞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

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吾怠；勝敵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衆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上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進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其順刃者生，慍刃者死，奔命者賞，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諷誦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敵上下相畏，則慶之不屠城，不憚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胡氏曰：『孟康曰：『技擊者，兵家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楊倞曰：『技，材力也，齊人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爲技擊。隆重也。』揚倞曰：『八兩曰鎰。』本賞謂有功同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以鎰，金贖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矣。市傭謂市人之受雇者也。揚倞曰：『選擇武勇之士，號爲武卒。度取之，謂取長短材力之中度者也。』加淳曰：『三身，一脾，一脛，一凡三屬。一按此儒家談兵之祖，故備錄之。蘭陵，今兗州府嶧縣東。鮑讀爲道，迫也。文選上林賦注，楚詞招魂注同。揚注藉未安。』

秦孝文王元年。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



爲書，灼之矢，以射城中，潰燕將，爲陳利害，曰：「爲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甯我自刃。」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聊城。（按今東昌府聊城縣。）

始皇帝二年，趙以廉頗爲假相國伐魏，取繁陽。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頗出奔魏。久之，魏不能信用，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爲老，遂不召。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爲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一卒死於壽春。」胡氏曰：「班志：『繁陽縣屬魏郡。』應劭曰：『在繁水之陽。』括地志：『繁陽故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二十七里。』按楚繁陽在潁州府阜陽縣西，汝甯府新蔡縣北，魏繁陽在大名府南樂縣，其西北卽隋之繁水縣也，繁水卽澶水，又曰浮水也。」

三年，趙王以李牧爲將，伐燕，取武遂、方城。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厲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灼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之，李牧如故。王怒，使佗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殺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胡氏曰：「括地志：『易州遂城縣，戰國時武遂城也。』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縣南十七里，秦置厲門郡在代郡西南。」

「按武遂，今保定安肅縣，方城順天府固安縣，其西卽燕趙分界長城也。牧兵蓋從燕西進，代，今宣化府蔚州，厲門，今代州。」

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按上地，今綏德州以西也。井陘，今正定府井陘縣西。李牧名將，恃功而不聞道，郭汾陽岳武穆所以不可及也。

二十一年。王賁伐楚，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胡氏曰：「王翦，頻陽人也。」班志：「頻陽縣，屬京兆，秦厲公所置。」應劭注曰：「縣在頻水之陽。」杜佑曰：「美陽，本漢頻陽縣，故城在縣西南三十里。」按頻陽，今西安府富平縣。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胡氏曰：「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狼蕩水所經也。水經渠水出滎陽北，河東南流，至浚儀縣。』」注云：「始皇使王賁攻魏，斷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因謂之梁溝。」按在今開封府東北，陰溝故瀆之西北，引大河南屬渠水。

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嶺，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李信奔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王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怛中而不信人，今

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願令王坐而疑我矣。」（胡氏曰：「班志：『汝南郡有子輿縣，春秋沈子之國。汝南郡有鄆縣。』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鄆，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徐廣曰：『鄆，今固始寢邱。』劉仲馮曰：『據後淮陽國，已有固始，此寢疑有別地。』余謂郡縣離合無常，蓋後來併寢入固始也。」杜佑曰：「潁州治汝陰縣有寢邱，秦蒙恬攻寢卽此。」此鄆，非楚故都之鄆也。楚故都爲白起所取，秦已置南郡。據楚都壽春，以壽春爲鄆，則其前自鄆徙陳，亦必以陳爲鄆矣。然則此鄆乃陳也。鄆卽潁川之鄆，與子輿城父地皆相近。或曰：「鄆卽當作鄆陵。」沛郡有城父縣。史記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郊城縣東父城者也。」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霸水上，在長安東三十里。霸水古之滋水，秦穆公更名。此當是出武關也。」按平輿，今汝甯府汝陽縣。寢，今陳州府沈邱縣。鄆，宜爲鄆陵縣，今屬開封府。西會城父，則非亳州之城父，而爲汝州寶豐縣之城父，漢改爲父城者矣。王翦之言，軍之善謀也。後人動欲以寡勝衆，何也？）

二十三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終不出。王翦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合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域邑。（胡氏曰：「班志：『沛郡有蘄縣。』史記正義曰：『徐州縣也。』孟康以爲江夏之蘄，其誤甚矣。」按蘄在鳳陽府宿州南三十六里，非湖北之蘄也。）

秦二世皇帝元年，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是時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

乃入據陳。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傑父老，請立涉爲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則野無文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張耳、陳餘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子卒三千人徇趙。從白馬渡河，過諸縣，說其豪傑，豪傑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一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爲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卽燕趙城可無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八月，武信君自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擊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

於趙；顧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黥略上黨。韓、廣遂自立爲燕王，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爲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將相終已耶？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陳王遣周文擊秦，以吳叔爲假王監之，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後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儋起兵於齊。劉邦字季，爲人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爲泗上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害。父老乃率其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

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誡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田儻故齊王族也，儻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儻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素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儻、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儻率兵東略，定齊地。按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陽夏，今陳州府太康縣，漁陽，順天府薊州大澤鄉，今徐州府豐縣北六里，符離，今鳳陽府宿州北二十五里，銓，今宿州南四十六里，鄭，今歸德府求城縣西南，苦，今歸德府鹿邑東七十里，柘，今歸德府柘城縣，譙，今潁州府亳州陳，今陳州府淮甯縣。大梁，今開封府祥符縣，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白馬，今衛輝府滑縣，范陽，今順天府涿州，在苑水之陽，爾曹魏始以名郡也。關，故函谷關也，在陝州靈寶縣南，戲水在西安府臨潼縣東，縣東南則驪山也，燕，今大興縣，河內，縣屬懷慶府常山郡，治正定府元氏縣，上黨，潞安府也，沛，徐州府沛縣，下相，徐州府宿遷縣，西單父，曹州府單縣，泗上，沛縣東也。豐，西澤，豐縣，西芒碭山，今歸德府永城城北八十里，會稽郡治吳，今蘇州府吳縣，下縣，蓋今台州溫州之人，非吳越脆薄之夫，可備精兵八千人也。世當治亂之交，則人才多。

周市欲立故魏公子甯陵君咎為王，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

之立咎爲魏王，市爲魏相。（按甯陵，卽漢之甯陵縣，屬陳留郡。括地志曰：「宋州甯陵城，古甯陵也。」今甯陵縣。）  
二年，泗川監子將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胡氏曰：「泗川郡卽泗水郡，班志：『戚縣屬東海郡。』」括地志：「臨沂縣有戚縣故城。」以地理考之，沛郡之與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恐是走至廣戚之戚也。）  
按秦泗水郡治沛縣。薛，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四十四里，戚在其縣西南七十里。）

周文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瀾池。章邯又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吳叔圍滎陽，李由爲三川守，守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文軍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守滎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卬以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胡氏曰：「晉灼曰：『曹陽亭在宏農東十三里。』」魏武改曰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括地志：「在陝州桃林縣東十四里。」秦滅周，置三川郡，其治所當在洛陽。由蓋守滎陽以扞楚也。」按滎陽卽好陽，在陝州西四十五里。瀾池縣屬河南府三川，謂伊洛河水，今河南府洛陽縣也。敖倉在開封府滎澤縣西北敖山上。郟今沂州府郟城縣。）

趙王使李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爲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邯不知，竟殺趙王，邯騷。趙人多爲張耳、陳餘耳。

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胡氏曰》：「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按太原今太原府太原縣石邑今正定府獲鹿縣。

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郟，陳王聞之，使武子君畔為將軍，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子君，告軍吏曰：「武子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子君畔。《胡氏曰》：「班志：『東海郡漢高帝置。』」應劭注曰：「即奉郟郡。」然裴嗣所云三十六郡，本亦無郟郡，漢東海郡則治郟耳。按注，陳人作凌人，則今徐州府宿遷縣東南也。秦東海郡治今郟城。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邯，邯盜章邯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初，陳涉既為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一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怙陳土，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輒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葬陳王於碭，諡曰隱王。《胡氏曰》：「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沛郡城父縣東。』」劉昭曰：「汝南山桑縣，故屬沛，有下城父聚。」班志：「新陽縣屬汝南郡。」應劭曰：「在新水之陽。」括地志：「新陽故城在豫州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按汝陰，今潁州府阜陽縣下城父，今潁州府蒙城縣西北八十里，新陽，今潁州府太和縣西北。

東陽甯君秦嘉立景駒為楚王，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留不去。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已將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以與



戰蕭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下。  
《胡氏》曰：「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卽張良封處。」《班志》：「相縣爲沛郡治所。」《括地志》：「故相城在徐州符離縣西九十里。」按留今沛縣東南，相在今沛縣西南，宿州西北。碭今碭山縣，蕭今蕭縣，皆屬徐州府下邑。今歸德府夏邑西南。

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迺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遣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詞其軍吏曰：「項氏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兵屬梁。梁衆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遣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薛事沛公亦往焉，居鄆入苑，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叢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爲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爲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項梁自號爲武信君。張良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夏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夏爲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奉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胡氏曰：「廣陵國唐爲揚州。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下邳縣。」應劭曰：「邳在韓，其後徙此，故曰下邳。」一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一胡陵，卽湖陸，漢章帝改曰湖陵。梁地，故魏地也。括地志曰：「故薛城，古薛侯國也。」一在今徐州滕縣界，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楚人圍巢，巢國也。史記正義曰：「卽夏桀所奔地。」一盱眙，阮勝之南兖州記：「本春秋善道地。」一按廣陵，今揚州府。下邳，今邳州。彭城，卽徐州府。胡陵，今濟甯州魚台縣東南六十里。粟，在夏邑縣東。襄城縣，屬今許州。居鄆，今廬州府巢縣。盱眙縣，今屬泗州潁川郡，治今禹州。）

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齊王憺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軍於臨濟，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爲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齊田榮收其兄儻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之。秋七月，大霖雨，武信君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楚軍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之濮陽，環水自守。（胡氏曰：「後漢志：『陳留郡子邱縣有臨濟亭。』」括地志：「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又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在州東九十一里。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按臨濟，今開封府陳留縣西北五十里。東阿，在今兗州府陽穀縣。成陽，在濮州東南，本盛國地，字不作城也。濮陽，今大名府開州。環水，環瓠子河水也。）

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邱，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卒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

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部，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去攻陳留。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徒懷王自盱眙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胡氏曰：「雍邱縣，故杞國也。」班志：「外黃縣，屬陳留郡。」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曰外。」括地志曰：「故周城，卽外黃之地，在雍邱縣之東。」陳留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者，稱陳留。」括地志：「陳留，在汴州東五十里。」彭門記：「彭祖顓頊之元孫，至商末壽及七百六十七歲，今墓猶存，故邑號彭城。」按雍邱，今開封府杞縣，外黃在其縣東。陳留，今縣亦屬開封府。」

章部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部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願左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悍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杜里攻秦壁，破其二軍。胡氏曰：「鉅鹿，鹿林之大者。」臣瓚曰：「山足曰鹿。」括地志曰：「今邢州平鄉城，本鉅鹿。」宋白曰：「十三州志：『鉅鹿，堯時大麓之地，禹爲大陸之野，秦滅趙，置鉅鹿郡，鉅亦大稱也。』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臨晉關，西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故謂之關中。道碭，自碭取道而西也。此據班書之陽城，史記作成陽。韋昭註曰：『在潁川。』則是謂陽城也。索隱曰：『在濟陰。』則是謂

成陽也。杠里，孟康服虔皆以爲縣名，而班志無之。考師公兵自礪攻秦，道成陽，與杠里，而後破東郡尉於成武，成陽屬濟陰，成武屬山陽，濟陰，唐爲曹州，成武屬焉。若取道潁川之陽城，當自此西趨洛陔，安得復至成武耶？書成陽爲是。杠里之地，蓋在成陽成武之間。按鉅鹿，今順德府平鄉縣，棘原其南郊地。成陽杠里，胡註極確。

三年

宋義救趙，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

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

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闢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狼如

羊，貪如狼，疆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

將勁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士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

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疆，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擊秦，疆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

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

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

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

懷王因使羽爲上將軍。胡氏曰：「安陽，今相州安陽縣。」索隱曰：「傅寬傳云：『從攻安陽杜里，則當俱在河

南。』師古以爲相州縣。考此兵猶未渡河，不應卽至相州安陽。」後魏書地形志：「已氏，有安陽城，後改已氏爲

楚邱，在宋州楚邱西北四十里。」按安陽，在曹州東三里，無鹽，今東平州東二十里。」

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陳餘。陳餘度兵少不

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騫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

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

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讐，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騫、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使壓澤將五千人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咸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從壁上觀，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懾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遇彭越。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也。」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曰：「何至於此？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爲里監門，里中人爲沛公騎士，食其謂之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齷，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騎士曰：「沛公不好儒，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酈生。沛公至高陽傳舍，生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酈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往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賢儒，天下共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上坐，謝之。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

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引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蹇卬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卬食其爲廣野君。卬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爲將，將陳留兵以從。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轘轅。六月，與南陽守龔犍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踰城見沛公曰：「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爲足下計，莫若灼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若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龔犍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析、鄆，皆降，所過亡得，剽掠秦民皆晉。胡氏曰：「昌邑縣屬山陽郡。」括地志曰：「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邱故城是也。」班志：鉅野縣有大野澤。」文穎曰：「高陽聚邑名，屬陳留圍縣。」水經注：「睢水首受陳留浚儀蒗蕩水，東逕高陽故亭北。」開封宋白曰：「今縣南五十里，開封古城是漢理所。」後漢志：「河南中牟縣有曲遇聚。」文穎曰：「河南新鄭南至潁川，皆韓地也。」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史記正義曰：「今河陰是。」後漢志：「河南緱氏縣有轘轅關，在緱氏縣東南。」索隱曰：「轘轅爲九十二曲，是險道也。」犍縣水經注：「犍水出魯陽縣，西逕犍縣故城北。」宛，南陽郡治所。括地志曰：「故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丹水縣屬秦。括地志曰：「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曰：「后稷放帝子丹朱於丹水。」臣瓚曰：「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陵，是所封也。」班志：「南陽郡有湖陽縣，故

庾國。折縣屬宏農郡，本楚之白羽也。鄴縣屬南陽郡。師古曰：「折，今內鄉縣，鄴，今菊潭縣。」按昌邑，今濟寧州金鄉縣西北四十里。巨野澤在曹州府鉅野縣北五里。高陽，今杞縣西二十五里。陳留縣屬開封，舊開封在今開封府城南五十里。白馬，即滑縣津也。曲遇聚在開封府中牟縣西，潁川郡治今禹州，古陽翟也。平陰有二，屬齊者在泰安府，此屬周者，河南府孟津縣也。纓轅在登封縣西北。陽翟，秦潁川郡所治者，今汝州魯山東南。南陽，今南陽府宛，即南陽縣。丹水在浙川廳西南，胡陽今唐縣南八十里。折，鄴皆在內鄉縣，折在東，鄴在西，皆南陽府屬也。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奉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陰使侯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涇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胡氏曰：「括地志：『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水經注曰：『漳水東逕三戶，嫉為三戶津。』括地志：『三戶津在相州金陽縣界。』水經注：『汙水出武安山東南，逕汙城北，入漳。』郡國志：『鄴縣有汙城。』應劭曰：「涇水在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臣瓚曰：「涇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昔殷盤庚遷於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按古漳水自曲周流逕平鄉東，廣宗西，入巨鹿縣界，明以來始徙合滏陽，故羽得軍漳水南也。三戶津，今廣平府磁州西，非楚之三戶也。汙水亦在磁州西，入漳。涇水在大名縣，故魏縣西南三十里。殷墟，今彰德府安陽縣。

子嬰遣將將兵距峽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鄴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西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

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峽關，踰黃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胡氏曰：「峽關，應劭曰：『峽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宋敏求《長安志》曰：『峽關，卽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里。』黃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按從武關入秦者，道必由西安府藍田縣，峽關在其縣東南，黃山在其縣南十里，關在藍田谷北，霸水壅水之間。

卷四 通鑑漢紀

高帝元年。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責，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誅久矣，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灋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灋，諸吏民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按咸陽秦都，今西安府屬縣霸上，西安府咸甯縣之白鹿原也。）

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牛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



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聞之，烹韓生。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羽與范增、彭公而平，已講解，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選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章邯爲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長史欣者，故爲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驪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爲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立驪爲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誅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漢王賜張良、全、百益，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盡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莫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送至襄中，漢王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按：郴，今湖南郴州。西楚，指徐州府銅山縣，古彭城也。南鄭，今漢中府附郭縣。廢邱，今西安府興平縣，即大邱也。櫟陽，在臨潼縣東北七十里。高奴，今延安府膚施縣。三秦，胡註爲「雍塞程」是也。杜縣，在長安縣西南。胡註引子午路谷二道，證蝕中，然從杜南而入，則子午谷也。從長安南子谷，至夾嶺，汎東江口，營寧陝，屬西鄉縣之午谷，即子午鎮也。又南至石泉縣之迎風壩，乃由洋縣城固而至漢中。史言張良送至襄中，在今褒城縣，則當時棧關自子午鎮，即迤西南行矣。）

項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以田都爲齊王。田榮聞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竊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市於卽墨，自立爲齊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王三齊之地。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按三齊，註謂齊、濟北、膠東，則濟南、青州、萊州三府地也。）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人多厭之。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因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之，後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爲連敖，坐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王，王拜以爲治粟都尉，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卽亡去。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許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願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

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噤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多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刳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子，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一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讎得脫，奉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漻，與秦民約漻三章，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奉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章邯走廢邱，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邱，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擊皆降，以其地爲渭南河上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王陵者，沛人也，先聚衆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按淮陰，今淮安府清河縣，從故道襲雍，此今日驛路，所謂北棧者，前子午道，則唐時進蕩支道也。故道，今漢中府鳳縣。雍，今鳳翔府鳳翔縣。陳倉，今鳳翔府寶雞縣，在鳳縣北，渭水之南。廢邱，則興平縣，其東則咸陽縣。渭南，註云：「後曰京兆。」今西安府河上，「後曰馮翊。」今同州府上郡，則延安府一帶也。）

二年。張良自韓閭行歸漢，漢王以爲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按軍行不必皆特將者，諮議參軍亦不容少。）

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爲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坑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按史言項羽之暴，城陽今莒州平原縣屬濟南府，北海今青州府壽光縣。）

漢王自臨晉渡河，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按臨晉，今朝邑縣，在長安東北，東出晉之蒲津關，河內郡，今懷慶府，由蒲州府踰太行山，取懷慶也。此時關中除大邱外，餘俱平，故無後顧之慮。）

初，陽武人陳平，事魏王，答於臨濟，爲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爲卿，殷王反，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卬，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爲都尉。」是日卽拜平爲都尉，使爲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卽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按陽武縣屬懷慶府，臨濟，今開封府陳留縣西北五十里，修武縣屬懷慶府。）

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此言發三河士，以攻其北，又南浮江漢下兵，以夾攻之也。）使者至趙，陳餘曰：「漢殺張耳，

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餘乃遣兵助漢。（按平陰津，在懷慶府孟縣，於懷慶府爲南渡河至河南府洛陽縣新城，故縣又在洛陽之南。南浮江漢，胡註確言兩道夾攻也。）

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夏四月，立榮子廣爲齊王，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直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屬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邳。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按城陽，莒州也。胡註確甚，此由記者成城字未分晰，故誤。外黃，今開封杞縣東。南從魯出，胡陵，至蕭，似當云從魯南出，胡陵，魯在城陽也，不在南也。至蕭者，自邳州府南至角臺沛縣銅山，而後至蕭，蕭在彭城西，所以絕漢後路也。穀泗水者，古人二水合漢，互得通稱之名，其實泗水自角城入淮，穀水卽解水入渙，渙亦入淮。淮泗之文曰穀泗水。睢水，自河南永城入安徽，逕宿州靈璧，睢陵入淮。下邳，今歸德夏邑縣。漢自渡河後，由蕭州懷慶至河南，未經撫循其民，遂由開封歸德之徐州，軍太疾，且無後繼，故敗，而諸侯復背漢與楚。）

漢王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軍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

使使者詣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漢王使與二十人俱。（按碭，今碭山縣，虞城縣。）

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奉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按京水，水皆在開封府滎陽縣重泉同州府蒲城縣敖倉，在滎陽西北敖山上。）

漢兵引水灌廢邱，廢邱降，章邯自殺，盡定雍地，以爲中地、北地、隴西郡。（按中地，後曰右扶風，今鳳翔府北地，即慶陽、隴西，則豎昌也。）

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爲灑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按此蕭何所以功第一也。）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則絕河津，反爲楚。（豹都平陽，在河東，故斷其津濟，以拒漢軍。）於是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酈生：「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酈生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豹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

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祭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按蒲坂今蒲州府，在大河東岸。臨晉縣在其北。夏陽今同州府郃陽縣東，又在臨晉之北，皆在大河西岸。安邑縣屬解州，在其東南，在蒲坂東，將百里矣。河東今平陽，上黨今潞安，太原今太原山西一省平矣。）

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輕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三年，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甲鈔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持，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窺草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

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諸將劾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彊，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彊，願諸君不察耳。」兵彊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兵，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今僕委心師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屢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兵詭道也，乘勢以爲用者也。見顯露也，屈盡也。吾之情見，則敵知所備，勢屈，則敵得乘吾之敝矣。）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代，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而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按信既定山、西，遂由平定、州、東、固、關、出、井、陘、井、陘者，太行入陘之一也，葦、山，如淳言依山以自襄，故語精。綿蔓水，今曰斯汶水，自平定、州、東、逕、井、陘、南、東、北、入、平、山、界，自井、陘、西、入、罽、陀也。此泚水，非出窮、泉、谷之水，註所云井、陘、山、水是也，東、南、注、綿、蔓、水。）



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守主之，三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守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漢爲弱也。此臣之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守乃言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者，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爲士卒先，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爲楚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舉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俱歸漢。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乃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皐。楚數侵奪漢

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說「漢王復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桡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故策同事等，而功殆者，三術不同也。初，項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爲樹黨，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得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行秦趙之勢，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取勝，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國也；進乘利，退自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弊，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聲，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砥水之上，而趙不能敗彭城之難，漢王戰於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行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逸卒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

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按此可爲趙括待讀父書之戒。）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羽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大牢具，進見楚使，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權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權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楚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是月，彭越、張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乃使終公守成皋，而自京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六月，羽

已破走彭越，聞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遂圍成臯。漢王逃，獨與滕公公共車，出成臯，玉門北渡河，宿小修武，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令其不得西。（按玉門，張晏云：「成臯北門。」小修武，晉灼云：「在大修武城東。」疑今衛輝府獲嘉縣鞏，今河南府鞏縣。）

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軍小修武，欲復與楚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涇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按楚之軍食，濱于大河，當在今曹濮間。）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睢陽外黃甫攻下，未有守備，故可決定之。）

漢王欲捐成臯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按太行，綿延自懷慶，歷山西、澤州、路安、遼州、平定州，以北，白馬津，在滑縣，蜚狐口，在易州、廣昌縣。）

四年。楚大司馬咎守成臯，漢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

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棗地十餘城，聞成皋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皋。

（按汜水在開封府汜水縣東北，合洛水以入河。廣武山在滎陽縣西。）

韓信襲破齊，歷下軍至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敗之，齊之半可得也。」十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韓信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至博陽。田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贏下。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盡定齊地。（按高密在萊州府膠州西，濰水出沂州府莒州東北，逕諸城高密安邱，濰縣昌邑入海，城陽莒州也。贏，泰安府萊蕪縣也。千乘，今青州府高苑縣。）

韓信使人言漢王：「請爲假王以鎮齊。」漢王發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敖、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甯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卽爲真王耳，何以假爲？」春二月，遣張敖操印，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此弭變於事前也。）

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此三軍之士皆如挾纊之義。）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九月，楚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敖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按鴻溝在萊陽東南，引河爲瀕岩渠之所也。）

五年，漢王追項羽至固陵，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

謂張敖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有堅壁，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傅海，與韓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破也。」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項王至垓下，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騅，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入追之。項王至東城，乃自刎而死。（按固陵在陳州府淮甯縣西北，卽古固始也。睢陽北至穀城，則今歸德及曹州濟甯兗州府西南等地。從陳東傅海，則自陳州府、潁州、徐州、淮安也。舒，今廬州府廬江縣。西城父在潁州府亳州東南。垓下聚在榮陽府靈璧縣東南。）

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按定陶，今曹州府屬縣，在府東南四十里，信治軍不及亞夫。）

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鎮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聖者疑之，此其所以失

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禽也。」羣臣悅服。（取天下以人才爲第一義。）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至於太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卽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關，不揜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揜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倍河，鄉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婁敬說是也。」上卽日車駕西都長安。（按殽卽左氏之殽，灃池縣也。河在洛陽之北，伊洛二水在南，函谷關，隴，西，今鳳翔，以西，蜀，今川，中，胡苑，今延安，慶陽，以北也。）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

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發使者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爲。或說信曰：「斬鍾離昧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遂械繫信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齊東有琅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按雲夢，今荊州府監利縣。秦中，卽關中。琅琊，今諸城縣。即墨，今平度州。濁河，卽大河。）

上以韓王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爲韓國，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寇，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按淮陽，陳州府也。馬邑，今朔平府朔州。）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度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子少子頭曼，欲立之。是時東胡疆而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旣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射殺頭曼而自立。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



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冒頓遂滅東胡，旣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疆，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咸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躡句注，攻太原，至晉陽。按匈奴今內外蒙古北徙，度漠而北也。南渡河，註云：「北河，今鄂爾多斯七旗，河套以北。」東胡後之鮮卑烏丸也。月氏，今甘肅涼州二府外地。白羊，在河套樓煩，在甯武縣。朝那，今平涼固原州西。南，膚施，延安府附郭縣。句注山，在朔平府朔州。晉陽，太原府太原縣也。

七年，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邱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

但吾軍。械繫敵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閻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敵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按銅鞮，今沁洲南，白土，在今榆林府神木縣邊牆之北，布喀河南岸，廣武在代州西十五里，非廣武山之近，敖山者也。代谷，今宣化府蔚州以北，平城，白登，皆今大同府大同縣。）

十年。陳豨與王黃等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上有東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否。」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豨將，豨將多降。（按漢高帝四年，以邯鄲爲趙國，陳豨所據也。常山，今正定府及趙州地。）

十一年。秋七月，淮南王布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爲上言，故楚令尹薛公，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

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一出下計。」上曰：「何爲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麤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荊，荆王賈走死富陵，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明年，上與布軍遇於鄴，西布兵精，甚上壁庸城，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別將追擊布軍，大破之於泚水，布走就番君，鄱陽人殺之茲鄉。《胡氏》曰：「吳謂荆王劉賈所封之地，楚謂楚王交所封之地，齊謂齊王肥所封之地，魯亦入楚境，韓地時以益淮陽國，魏地梁王友所封也。下蔡縣屬沛郡，春秋時之州來也。越會稽地，故越王句踐之墟也。長沙吳芮所封國，時其子臣嗣封。黥布都六阻淮爲固，故策其西取下蔡，東取劉賈，以據全淮。越在東南，故策其歸輜重於越，以自厚，爲深固不可取之計。布娶於長沙王，故策其身歸長沙，料其出於麗山之徒，慮不及遠也。」按曲郵，在西安府臨潼南二里，富陵在泗州盱眙東北六十里。徐在泗州東南，僮在其東北，鄴當作斬，今鳳陽府宿州南，庸城在其西，若作鄆，則在鹿邑東，亦不得上加草也。泚水註誤，泚水乃泚水之訛，在潁州府霍邱縣，正布南之番陽所經也。茲鄉，饒州府鄱陽縣北。）

文帝前三年。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拙其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爲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以棘蒲侯柴武爲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衆擊之。裨侯繪賀爲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白太原至長安，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云來者赦之。」八月，濟北王興居兵敗自殺。胡氏曰：「據斬欲傳棘蒲趙地也，在安陽以東。」宋白曰：「棘蒲，春秋時晉邑，漢初爲棘蒲，後改爲平棘。」班志：「裨侯屬太原郡，晉大夫賈辛邑。」括地志：「并州裨縣城是也。」按漢都長安，以滎陽爲關東之阨塞。

前十一年。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鋌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橈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

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而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約束之，卽其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衛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答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憤怨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故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難南睨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

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勤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勤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雖受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勤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多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胡氏曰：「狄道縣爲隴西郡治所。」師古曰：「其地有狄種，故曰狄道。」按狄道，蘭州府狄道州。）

十四年，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發車千乘，騎卒十萬，屯上郡、北地、隴西三郡。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何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尙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尙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方以胡寇爲意，乃卒復

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謁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尙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養錢五日，一推牛，自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尙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爲陛下賞太輕，罪太重，且雲中守魏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曰：「令唐持節赦魏尙，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胡氏曰：「班志：『朝那縣屬安定郡。』應劭曰：『故戎那邑也。』蕭關在朝那界，唐屬原州之境，後置蕭關縣，爲武川治所。史記正義曰：『蕭關，今曰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班志：『彭陽縣屬安定郡。』師古曰：『卽今彭原縣。』括地志：『彭陽縣故城，在今涇州臨涇縣東二十里。』按蕭關在平涼府固原州東南，隴山之西。彭陽在慶陽府安化縣南，同中宮，在隴州。雍今鳳翔府，甘泉宮在邠州淳化縣，自西北而南，趨長安也。上郡，今延安榆林長安北也。北地，慶陽府長安西北，隴西鞏昌府長安西也。」

後六年，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有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

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兵持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爲中尉。胡氏曰：「秦滅義渠，豈北地郡。項羽以河內郡爲殷國，高帝滅殷，復置河內郡。」細柳，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爲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謂北棘門。』」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揖說是也。一索隱曰：「按三輔故事，棘門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棘門在橫門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按翟狐句注，備雲中也。北地，備上郡也。細柳，在長安西南，霸上，在長安東北，棘門，在長安北。」

景帝前三年。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與皇太子飲博爭道，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此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爲秋請，文帝復問之。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子平買。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晁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卻，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卻。及削楚王戊、東海郡削



趙王常山郡，削膠西王卬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顧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佯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救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併，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戌殺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燒殺建德、悍、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劾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吳王起兵於廣陵（廣陵，吳都）西泖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罪狀鼂錯，徵合兵誅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睢陽，梁都）。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屈亞夫真可任將。」

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樂布擊齊。復召竇嬰拜爲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有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儻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盎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黽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黽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黽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於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尙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

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間脫亡，歸報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轉死士久矣，比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瀾、隄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自霸上左趨殺瀾，至洛陽，其道便近；若自霸上右趨藍田，出武關，至洛陽，其道迂曲，故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意全，今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瀾間，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爲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魏條侯於上，侯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饗道。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敖弟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陔，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難其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邱不用，乃上謁說王曰：「臣以其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邱得節，

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邱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史言吳王有才不能用，以致敗。）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王度淮走丹徒，保東越，兵可萬餘人，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出勞軍，而縱殺之，滅其頭，馳傳以聞，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爲是。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樂布、平陽侯等兵至，擊破三國兵，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蓐，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遣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頹當遣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詣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於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驚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膠東、菑川、濟南三王皆伏誅。酈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城守。（邯鄲，趙都。）酈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

亦不肯入邊；樂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齊孝王子壽，是爲懿王。濟北王欲自殺，齊人公孫獲謂濟北王曰：「臣請許爲大王明說梁王，適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獲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動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鑿言於吳，非其正計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尙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疑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民，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按東海郡自沂州府東至海也。常山郡，正定府趙州等地，時會稽郡自蘇州府南兼紹興等處。豫章，非春秋時之豫章，此指今江西省也。閩，今福建省。東越，卽東甌，今溫州府。棘，今歸德府。永城，縣南。睢陽，梁都，今商丘縣。徐，在今泗州。昌邑，在今金鄉。去梁東北一二百里。淮，泗口，今淮安府清河口。蓋，吳糧運所在，由邗溝運至今袁浦，復由汴河運至梁也。吳軍下邑，徙而東北，仍在汴河之南。亞夫軍汴河及單城，武二縣，疑其營已徙而渡汴，史失記爾。循江淮而上，由今安慶道湖北，由南陽入武關也。不知何以云長沙，陽城，胡注據班書作城陽，極確。丹徒，今鎮江府丹徒縣。菑川，都劇，今青州府壽光縣。）

中六年，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爲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職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

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馬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按胡注：「武泉屬雲中。」今察哈爾右翼廂藍旗也。）

卷五 通鑑漢紀

武帝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爲舉，難得而制，自上古不屬爲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入馬罷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爲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世復施惠，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有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險阻林叢，弗能盡者，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甯，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奉，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

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豈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輸，領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閻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者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入跡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懸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大，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燠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疫多作，兵未血刃，而瘠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閻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相復相聚，留而守之，屨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

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勦，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枝也。如使越人蒙徵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生民之屬，皆爲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按出豫章者，自江西廣信府玉山縣至浙江常山縣，入舟出會稽者，度錢塘江，皆會於衢州府，過仙霞嶺也。安言其地不可居民，不可教養，不足疲勞中國之故，而言閩省情形最切，故備錄之。）

元光元年，衛尉李廣中尉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司馬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濫，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司以爲法，何則？其繼者難也。况與之并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爲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爲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做李廣，鮮不覆亡哉。』（按營伍不可弛，而文書則可簡也。）



二年。雁門馬邑豪彘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信邊可誘以利，政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金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樞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彘騎壯士，陰伏而虞，以爲之備，審避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彘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彘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雁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縛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

知還而免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尙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按馬邑在朔州，武州今左雲縣皆屬朔平府。）

五年。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貪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一道西北，牂牁江，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循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增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牁江。（按番陽，饒州府鄱陽縣也。南越，今廣州府。牂牁江，上流曰可渡河，至粵東曰西江。番禺，廣州附郭縣。夜郎，貴州。即岱水城。二廳間，桐師，今龍陵廳。狹關，據注在眉州青神縣。犍爲，郡今敘州府宜賓縣。犍道，卽犍爲所治。自此直指牂牁道，南北相值。）

六年。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爲胡所敗，亡七千騎。廣亦爲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奪其弓，鞭馬南馳。

遂得脫歸。漢下赦廣吏，當斬，贖爲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按龍城，今察哈爾左翼旗界，非慕容氏之龍城也。）

元朔五年。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等出朔方，大行李敖等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皆屬青，擊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等出塞六七百里，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廣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爲列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臣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諸將，列侯者七人，關內侯者三人。（按高闕，在吳喇特旂西。朔方郡，今河套內鄂爾多斯七旂地。右北平，今永平府邊牆外東北。）

六年，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兵，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致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難當，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按定襄，在雲中東南，今甯遠和林格爾清水河三廳。）

元狩二年。霍去病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廬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夏，去病復與合時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罷歸。漢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首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爲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會，當斬，贖爲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按焉支山在甘肅府山丹縣東南，居延澤在肅州高臺縣口外。小月氏，甘肅二府南山及嘉峪關外南山地。祁連山在甘肅府張掖縣西南。）

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票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詣至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

四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書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士爵都尉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旣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折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燒單于，單于裨漢兵多，而士馬尙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寶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爲二千石四十餘。

年家無餘財；援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十餘日，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匈奴分其國爲左右，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故謂之左右方，亦謂之左右地。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禽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博德等四人爲列侯，從票騎破匈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爲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音日退，而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機，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機。」天子爲治第，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樂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尙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住，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按寶顏山在土謝圖左旗北，訥拉特山，趙信城，在訥拉特山商喀山之間，狼居胥山，今多倫諾爾北，德爾山，姑衍，在多倫諾爾西，瀚海，卽蘇尼特旗北，大戈壁也。幕南，瀚海以南，令居在朔方郡西南，今涼州府子番縣西北。）

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歸義侯選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按桂陽，今湖南郴州。湟水，卽滎水。此中路兵，從連州下；其東路出豫章者，過南安府之大庾嶺，由南雄州下韶州府之湟水；二路合於清遠縣之北江。其西路出零陵者，由永州府下桂林平樂二府之灘水，爲粵東之西江。蒼梧，今梧州府夜郎。牂牁江，亦合於西江。二江匯於廣州城西。

六年。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陔，破石門，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伏波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宏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按尋陔，卽滇陽峽，在韶州府英德縣南石門，據注在番禺縣西北二十里。南海，今廣州府蒼梧。今梧州府鬱林。今鬱林州。合浦，今廉州府交趾。今越南國東都九真。具清華鎮，曰南其廣南鎮也。珠厓，今崖州儋耳。今儋州皆屬瓊州府。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勵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爲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陔，非有斬將奪旗之實也。爲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

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每海從東方往；裨將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爲戈，船下潁，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按揭陽縣今屬潮州府，梅嶺在甯都州東北六十里，接廣昌縣，梅川水所出，非大庾嶺也。白沙武林，小司馬說是，今白沙在鄱陽縣西，武林在餘干縣東北三十里，皆屬饒州府，居梅嶺之北，廣信府西。句章，今甯波府慈谿縣。若邪，白沙字，疑行若耶溪，今紹興府山陰縣東南。）

元封元年，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裨將將軍卒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故越行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封終古爲禦兒侯，陽爲卯石侯，居股爲東成侯，敖爲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爲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爲繚嬰侯，東越降將多軍爲無錫侯。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爲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二年，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真番、朝鮮，爲胥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涇水爲畏，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涇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涇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遼東東部都尉，治武次縣。）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按真番、朝鮮，皆今高麗國界，溟水，今大同江。王險城，即平壤城，在大同江北岸，高麗慈山郡西南。辰國，即辰韓，今高麗价川界。東部都尉，治武次縣，今岫巖廳也。）

上募天下死罪爲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胡氏曰：「僕從齊浮渤海，蓋自青萊以北，幽平以南，皆濱於海，其海通謂之渤海，非指渤海郡而言也。」按海之旁出者曰渤，今登萊北海道也。遼東，今奉天府。）

三年，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溟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入衆萬餘，持兵方渡溟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溟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溟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遂亦以爲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陝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

降漢，路入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己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己，以故遂定朝鮮，爲樂浪、臨屯、元菟、真番四郡。胡氏曰：「樂浪郡治朝鮮縣，蓋以右渠所都爲治所也。」臣瓚曰：「茂陵書臨屯郡治東廳縣，去長安六千一百三十八里，領十五縣。元菟郡本高句驪也，既平朝鮮，并開爲郡，治沃沮城，後爲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真番郡，治營縣，去長安七千六百四十里，領十五縣，其後廢臨屯、真番二郡。」班志：「東廳縣屬樂浪，營縣無所考。」按樂浪跨鴨綠江南北，臨屯在其東南，元菟在興京東，倭家江西，真番則鴨綠倭家二江間歟？

太初元年，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與漢使。漢使怒，妄言推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以李哆爲校尉，制軍事。按大宛，今博羅爾喀楚克界，鹽水，卽鹽澤，北則古匈奴，南則大戈壁也。

二千。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李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尙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以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

燉煌。按郁成，疑卽郁立師，在迪化州奇臺縣北。燉煌，今安西州屬縣，玉門關在其西，陽關在其西南。

三年。漢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爲孫輪臺，易苦漢使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墾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爲兵，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怒，走入城中，持王毋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侯視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計以爲「一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侯漢兵罷來救宛，破漢兵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按大夏，今特里岡泊之布魯特，爲孫，今伊犁輪臺，今庫車西，酒泉，今肅州，張掖，今甘州，居延，在高臺，康居，今哈薩克北之塔什干。）

天漢二年。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

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濟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表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漢復使因杆將軍敖出西河，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漢書作涿邪山，在高闕塞北千餘里）無所得。初，幸廣有孫陵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無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一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爲陵後距。妻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遽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入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軍，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

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各入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幅而持之，軍吏持尺刀入隘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一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持二升糲，一片冰，期至遮虜障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按天山在西域之北，今日騰格里山、西河郡，今山西永甯州西北，及河套東南界，涿涂山，今三音諾顏右翼山中末旗，鄂羅克泊東南山，丹陽、秦彰郡，今江甯寧國徽州等地。其人弱不任兵，楚人則此郡客戶，徐州人也。闌干山，今三音諾顏右翼右後旗之西，巴彥山，遮虜障在高臺縣西北。東浚稽山，東字誤，當云東至浚稽山，在今三音諾顏右末旗之西。龍勒水，卽拜塔里克河，俱在居延海北。）

征和三年，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邱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邱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商邱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婉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隘。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

奴奔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爲祖道，送至渭橋，唐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腰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邛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北至邛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邛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兵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陸都尉輝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慙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按邛居水，今鄂爾坤河，余吾水，今哈拉鄂倫河，兜銜山，今土拉河，與喀魯哈河會處。姑且水，今翁金河。蒲奴水，今錫拉鄂倫河。天山，在新疆東北。樓蘭國，今羅卜詳爾東南。尉犁，今開都河出博斯騰泊之南，庫爾勒城。危須，今阿爾輝河南。車師，則今哈喇和卓。夫羊句山，今土謝圖左翼中左旗北。蟲郭爾山，范夫人城。今巴哈噶托爾山。南，轟郭爾山西北。燕然山，今三音諾顏旗。鄂爾哲圖和蘭哈拉山口外地，不能翔實，謹據輿圖推詳之如此。）

昭帝元鳳三年，冬，遼東烏桓反。初，冒頓破東胡，餘衆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爲二族，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衆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取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

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卽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時新中匈奴兵，明友旣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按烏桓，今蘇尼特阿巴哈噶爾旗地。鮮卑，今科爾沁右翼西三十里。上谷郡，今順天府宣化府等地。漁陽郡，今懷柔密雲等縣。右北平郡，今永平府口外地。遼東，今奉天府以東。五原，卽九原。遼水，在奉天府承德縣邊外，自開原鐵嶺之西，逕承德遼陽海城入海。

四年，初，杆朶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貳師擊大宛，還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宏羊前議，以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徵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駭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去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臣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

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官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按杆架，卽杆彌，今和闐河東塔里木河南龜茲，今庫車，輪臺在庫車東，今布古爾。樓蘭王，最在東垂者，樓蘭在今羅卜淖爾東南。漢時由今敦煌縣布隆古河而西，過白龍堆卽至其地，非如今驛路北由哈密也。白龍堆，今哈密和卓南之大戈壁也。烏孫，今伊犁。伊循城，在樓蘭西北。

宣帝本始二年，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戍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娶胡婦子泥靡尙小，岑娶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旣立，號肥王，復尙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次曰大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以常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走，毆畜產遠遁逃，是以五將少所得。夏五月，軍罷，度遠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斬首捕虜百餘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至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宏等，言：「雞秩山



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宏，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入百餘里，至丹餘水上，卽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許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犂汗，都尉千長騎將以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虜獲，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爲長羅侯。然匈奴民衆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弔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卽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按西河出今偏關縣，張掖，出今高臺縣，雲中，出今歸化城，酒泉，出今玉門縣，五原，出今蘇爾哲河，蒲離候水，今三音諾顏右翼中末旗，拜塔里克河，烏員，今土謝圖左翼中旗北戈壁，候山，今鄂綽爾山，雞秩山，在三音諾顏右翼左末旗南境，丹餘水，今翁金河之瑚爾哈鄂倫泊。）

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以餓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按丁零，今外喀爾喀北俄羅斯也。）

是歲，潁川太守趙廣漢爲京兆尹，潁川俗豪桀相朋黨，廣漢爲鉅筭，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許；於是更相怨咨，姦黨散落，盜賊不敢發。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由是入爲京兆尹，京兆政清，吏民稱之。（按詰盜

爲弭亂之原。守土者宜知之。

地節三年。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爲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惠。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犢。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詣降。匈奴發兵攻車師。吉惠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惠卽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卽迎其妻子。傳送長安。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按開都河。出博斯騰泊。西南者。南流入塔里木河。其東岸卽渠犂田官也。

元康元年。初。爲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爲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惠。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心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少府蕭尊之。以爲「奉世奉使有指。而擅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

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按莎車在喀什噶爾河北，依提約爾山東。）

二年，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漢兵在渠犂者少，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特國家之大務，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聞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菜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隄，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其吏士還渠犂，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按渠犂在開都河東，焉耆在其北，哈布齊塔河東。）

四年，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及帝卽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

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間者匈奴困於西方，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開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救視諸羌，毋令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胡氏曰：「河西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四郡，本匈奴昆邪休屠王地，武帝開之，置郡縣，羌與匈奴隔遠，不復得通。湟中、湟水左右地也，其地肥美，故斥逐諸羌，不使居之。」水經注：「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僂海鹽池，北則湟水所出，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又東逕臨羌，破羌、允街、枝楊、金城，而合於大河。」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仲馮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遷，與匈奴合而爲寇，安國不知其情，故受其詞，蓋羌依南山，度湟水而北，固欲與匈奴合，而湟北則漢地，所以隔絕羌與匈奴通之路，正在此。」蘇林曰：「罕開在金城南。」按河西四郡，今涼州府漢武威郡、甘州府漢張掖郡、肅州漢酒泉郡、安西州漢敦煌郡。湟中，今西寧府以北。湟水出塞外，逕西甯府以北，碾伯縣南，又東逕平番縣。蘭州府入河先零羌在西甯府西，湟水南岸。罕開羌在西寧府東，今蘭州府西南。

神爵元年，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屯備羌，至浩靈，爲虜所擊，失車重兵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爲虜所遮，即

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度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貴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壹鬪而死，可得邪？」一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先零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徵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疆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教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

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使人論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羌欲爲燉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澶水道，阨隘，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願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

國子中郎將印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遺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殺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敢爲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旣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棄，調度甚廣，難久不。解搖役不息，恐生他變，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陁，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三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遷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

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雜霜露疾疫，塚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滄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援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復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今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損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以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滄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奏上，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胡氏曰：「浩，壘，縣，有浩，壘，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滄水。」杜佑曰：「卽今廣武縣地，縣西南有漢，浩，壘，縣故城，昭帝元始六年置。」金城，郡，唐，蘭



鄧州地。文穎曰：「金城有三陜，在南六百里。」服虔曰：「落都山名。」據水經注：「破羌縣西有樂都城。」劉昫曰：「唐鄧州治故樂都城。」劉昫曰：「漢金城縣，羌所處也。後漢置西海郡，晉乞伏乾歸都於此，唐爲蘭州五泉縣。據漢書：「羌豪獻鮮水海地於王莽，置西海郡。」卽此。」按浩壘河出甘州府西南，逕大通，碾伯平番入湟水，在湟水東北。令居今涼州府平番縣。金城郡在蘭州府皋蘭縣西南。四草峽，今碾伯縣東南，落都山卽在其西，皆在西寧府北。西部都尉孟康云：「在金城。」則不得云西至，疑在破羌。今碾伯縣南也。鮮水，據注則今青海之烏蘭布河是。罕羌地西北所至河南。大開今貴德廳。湟峽，在西甯縣東三十里。」

二年，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窮河湟，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諶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卽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秋，羌若零離留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餘皆爲侯爲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醜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

五鳳元年，秋七月，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擇兄右奧韃王，與烏籍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寃，復殺

唯犁官戶。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卽自立爲車犁單于；爲籍都尉，亦自立爲烏籍單于；凡五單于。屠者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籍，爲籍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爲籍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者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卽引兵西南，留闐敦。漢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勸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思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按呼揭，疑今塔爾巴哈合。闐敦，疑今科布多屯田）

卷六 通鑑漢紀

元帝初元二年。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其民自以阻絕，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漢輒發兵擊定之。上卽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買捐之曰：「今關東民衆，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稍愍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餘，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從之。（珠厓，今瓊州府瓊山縣，東南儋耳，今儋州，山南縣，在黎母山南，今定安縣南界。）

永光二年。隴西羌多姐旁種反。(多，先廉反。)詔丞相韋元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元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而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往者數不料敵，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調，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爲：「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之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爲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爲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羌衆咸多，皆爲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嘗奏天子大爲發兵六萬餘人，八月拜大常弋陽侯任千秋爲奮武將軍，以助之。冬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按胡註分屯三處云：「任立屯白石，韓昌屯臨洮，馮奉世屯首陽。」據此則任屯蘭州府河州西之白石，韓屯岷州之臨洮，馮屯鞏昌府渭源之首陽也。多姐羌在鞏昌府西南，蘭州府河州之正南也。)

建昭三年。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爲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危，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其驕慢如此。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略，喜奇功，與延壽謀曰：「夷

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鄧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疆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廷壽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廷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廷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廷壽曰：「大衆已集，會暨子欲沮衆邪？」廷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廷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妻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問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具色子男開，牟以爲導，具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鄧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危，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閱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答報廷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鄧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闕來。」百餘騎馳赴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皆入。廷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仰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

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願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酋，插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動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酋獲以昇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于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按郅支本立牙帳於堅昆，今爲梁海爲里雅蘇台間，移處康居，今哈薩克北之塔什干城，郅支城在其北，都賴河，卽其城南西流之錫得河也。闐蘇，今鄂什城，隨唐之蘇對沙那大宛，則博羅爾喀塔克等北，及今霍罕地。南道渡渾巴什河，由巴爾昌喀什噶爾進，北道入赤谷，由楚克達爾山自烏什北進。溫宿，今阿克蘇。闐池，今特穆爾圖泊。）

竟甯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上書一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用得少安。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

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觀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變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塞事。（按陰山綿延甚遠，自河套北，東至內興安嶺，一曰青山。）

成帝建始四年。西域都護段會宗，爲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爲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按近都護者，龜茲姑墨溫宿三小國，兵不多，故須燉煌兵。）

河平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自言：「欲降，卽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咸

官宜如故事，受其降。先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令單于屈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實，而更受其遁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宥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濱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諉之謀，懷附親之心，使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濱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梓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爲「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憚國威，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無所施。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救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爲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於是鳳薦金城司馬臨卽陳立爲梓柯太守。立至梓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邑君曰：「將軍誅無狀，爲民除害，願出曉士衆。」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爲壘，立使奇兵絕其饑道，縱反間以誘其衆。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引兵獨進，敗走趨。

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都尉復還戰，立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按夜郎今貴州安順府永甯州朗岱以北，水城之南。鉤町今興義府漏臥，今師宗州。皆漢牂牁郡縣也。）

四年 初，武帝通西域，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殺漢使，久之，漢使者文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攻殺其王，立陰末。陰末赴為罽賓王，後軍侯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項當德，殺副以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其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及帝卽位，復遣使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應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今縣度之隄，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繫刁斗自守，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擔，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坂，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陂道險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墜未半，坑谷盡靡碎，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遠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敝所持，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輩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賈買市，其使數年而壹至云。（按罽賓今巴達克山以南，溫都斯垣地。縣度則雅布塔爾以北，雅普什以西諸山。註云：「烏託國西之石山，豁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此卽五印度矣。」皮山在葉爾羌西。）



元延二年。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爲降民所殺，諸翎侯大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使安韓烏孫。立安日弟末振將爲小昆彌，定其國而還。時大昆彌靡靡勇健，末振將恐爲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靡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柘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犁靡代爲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未振將復遣會宗發戍已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邱，會宗恐大兵入爲孫，驚番邱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邱，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劍擊殺番邱，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犁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宗爲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邗支、頭縣、囊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按墊婁，疑在今沙雅爾斯河界。）

綏和元年。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箭竿，驚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此溫偶駘王所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駘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按斗入漢地，直張掖者，今合黎山西，額濟納河，舊土爾

【尾特族境】

孺子嬰居攝二年。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爲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爲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爲東平王，乃并東平兵，立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北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此自危。」莽乃使其黨親孫建、王邑、王駿、王况等，自擇除關西人，爲校尉軍吏，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武讓屯函谷關，遂並屯武關，劉秀屯宛，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發。槐里男子趙朋、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繫令，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復使王級、閻遷西擊朋等，命王憚屯平樂館，王晏屯城北，皆勒兵自備，以甄邯爲大將軍，受鉞高廟，領天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中。諸將東至陳留，舊與翟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爲列侯，卽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圍義於圍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按東郡，今東昌府一帶，觀今曹州府觀城縣，義時蓋治觀也。函谷新關，在河南府新安縣東北。武關，在商州東。漢宛縣，今南陽府南陽縣。以上皆在長安東。茂陵，在西安府興平縣。汧縣，胡注引李賢注云：「故城在汧源縣南。」隋改汧爲汧源，故章懷云然。今鳳翔府隴州南也。槐

里，今西安府興平縣。右輔都尉治郿，今郿縣。在渭南。鞏，今武功縣。在渭北。以上皆在長安西。平樂館，疑在長安城西。陳留，今開封府陳留縣。舊故戴國，今衛輝府考城縣也。在陳留東北。圉，今開封府杞縣南之圉鄉。鋪固，始，今陳州府淮甯縣西北。陳，卽陳州府也。

新莽始建國二年。單于始因夏侯藩求地，有拒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寇掠其人民，釁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乃遣右大且渠蒲呼盧營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以護送烏桓爲名，勒兵塞下。莽以廣新公甄豐爲右伯，出西域。車師後王須賈離聞之，憚供給煩費，謀亡入匈奴。都護但欽召置離斬之。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亡降匈奴。單于受之，遣兵與狐蘭支入寇，擊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刁護病，史陳良終帶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帥人衆降匈奴。」遂殺護及其子男昆弟，盡屠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號頁帶曰烏賁都尉（按後城，注以爲車師後王庭，今濟木薩也。）

三年。遣田禾將軍趙並，發戍卒屯田五原北，假以助軍糧。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是時諸將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將軍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蝱，敵之而已。政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齋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許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

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糗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自當齋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尙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釜，鑽薪炭，重不可勝，食糗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震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轉兵殺如故。天下騷動，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按北假中，今河套北，河以南，胡注云：「此時未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誤也。」）語確甚。）

四年，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王爲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擊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兵擊匈奴，高句驪不欲行，郡彊迫，皆亡出塞，因犯法爲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邊，不從騶起，正有他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濊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濊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傳首長安。（按句町，今臨安府建水縣以東，至羅斛州判界，高句驪，今奉天府鐵嶺將，濊貉，在今高麗北界，夫餘，今郭爾羅斯前旗。）

天鳳三年，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戊己校尉郭欽，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駿欲襲擊之，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馱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命郭欽及佐帥何封，別將居後，馱等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封犂，危須國兵爲反間，還共襲駿，皆殺之。欽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襲擊殺其老弱，從軍師還入塞，莽拜欽爲填外將軍，封剽胡子，何封爲集胡男，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及莽敗，崇沒，西域遂絕。（按

焉者，在哈布齊垓河東。危須，在阿爾揮河南。焉耆東封犂，當作尉犂，形近而訛。在焉耆南，今庫爾勒東，開都河南。三國正相鄰。其西龜茲，今庫車，其西姑墨，今拜城，其西莎車。今雅滿雅爾河北岸，依提約爾山東。

四年。莽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絲役煩劇，而旱蝗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於是並起爲盜賊，依阻山澤，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儀，依阻會稽，長州瑁，邪呂毋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幸入海中爲盜，其衆浸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芻苽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爲平理爭訟，遂推爲渠帥，衆數百人。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長州，今蘇州府長洲縣。海曲，在山東沂州府日照縣。新市，離鄉聚皆在湖北安陸府京山縣。綠林山，在荊門川富陽縣。）

五年。以大司馬司允費，爲荊州牧，見問：「一到部方略？」與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爲業；間者國張六筭，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爲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闢其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

六年。莽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爲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管三十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多少各以秩爲差，吏盡復以與民。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軍以奇行，以正動，不聞以妄也。）

地皇二年。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爲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尊，飾虛僞，以楡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

公秀顛倒五經，毀師濫，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掖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爲五原卒正，以百姓怨誅故也。六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爲盜賊，稍羣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日闕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闖，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論其故，或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以爲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彊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爲如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誣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濫爲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救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黠賊，而妄曰：『饑寒所爲。』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田况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各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使者，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共飭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侵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擇，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許滅，因鐵鐘易動，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

三年，遣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東討衆賊。物，瑯邪樊崇等，衆旣寢盛，乃相與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爲之語曰：「甯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尙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言。莽詔書讓廉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

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推秦始皇博浪之中；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復，甚於周人思召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今方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取及先祖哉？」丹不聽。衍左將軍奉世曾孫也。（郿邪，今青州府諸城縣。）

綠林賊遇疾疫，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鳳、王匡、馬武，及其黨朱、鮪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秋七月，匡等進攻隨，平林人陳牧、廖湛聚衆應之，號「平林」兵。（南郡，今湖北荊州府隨，今德安府隨州。）

初，長沙定王發，生春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爲鬱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同，同生南頓令欽，欽娶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續、仲秀，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續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曰：「角性勤稼穡，續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姊元爲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宛人李軼謂從兄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計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邱賜，因以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春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續召諸豪傑計議，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續自發春陵子弟得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續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與

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悲恨，欲反攻諸劉；劉秀、敘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李軾、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劉續，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邱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姊，趣令上馬。元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爲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續、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續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淖，臨泚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續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續即與秀及李通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續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輔成大功。」續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爲餘將成丹、張卬言之。丹、卬負其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疆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尙至夷覆，况今布衣皆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彊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兵與漢軍、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續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爲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擄其輜重。按後漢書宗室四王傳：「劉、買以長沙、定王、發子，封於零道之舂陵鄉。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爲國號。」在今襄陽府、棗陽縣、湖陽，今南陽府、唐縣、東南、南，即舂陵縣、新市，今京山縣、東北、平林，在隨州、東北。胡氏曰：「莽改南陽曰前隊，小長安聚，在南陽南、唐子鄉，有唐子山，在湖陽西南、棘陽，在湖陽西北、藍鄉，在南陽府、新野縣、東、潢淖、酈氏，謂之「潢淖聚」。按在今南陽府、唐縣、西，潁水、支流也。泚水，由唐縣、南，出大胡山、南，合澧水，在潢淖。



南宜秋聚，在南陽府桐柏縣平氏故城西南。」

淮陽王更始元年。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邱賜，斬之，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劉縯與戰於滎陽，下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莽聞之始懼。春，陵戴侯曾孫元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縯續威明，貪元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滎水上沙中，元卽皇帝位，南面立，望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爲國三老，王匡爲定國上公，王鳳爲成國上公，朱鮪爲大司馬，劉縯爲大司徒，陳牧爲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按下江兵者王常、成丹等兵也。滎陽，今南陽府南陽縣南，滎水自河南府嵩縣東南流入南陽府南，召縣西逕南陽縣東南，水經注以爲「諸將立更始於斯水之上。」）

王莽徵諸明兵，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王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者四十三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夏五月，王尋、王邑南出潁川，血巖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卽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

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蹀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耶？」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棚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按漢昆陽縣，今南陽府葉縣。）

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貳嚴說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續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固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按棘陽今唐縣及新野縣東北。）

劉秀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奔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

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潢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奔走，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傑，倉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胡氏曰：「水經注：潢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入汝。」按漢昆陽縣，今葉縣東北。」

八月，更始遣申屠建、李松攻武關，折人鄧曄開關迎漢兵，以王憲爲校尉，將兵度渭，所過迎降。長安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軍，四會城下，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欲入城，貪立大功，剽掠之利。莽赦城中囚徒，皆授兵，殺彘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使更始將軍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謀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張邯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攬、憚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會日暮，官府邸第，盡奔亡。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剽掠，趨謹並和，燒作室門，奔敬法闕，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袍服，持麈帝匕首，天文郎按式於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庚戌，且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公卿從官尙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入殿中，聞莽在漸臺，衆共圍之，數百重，臺上猶與相射，矢盡短兵接，王邑父子攬、憚、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鋪時，衆兵上臺，苗訴、唐尊、王盛等皆死，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莽身，節解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官乘其車服。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

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漸臺在長安西北，黃皇室主，即孝平皇后。）

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胡氏曰：「爲光武自河北定天下張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甯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聞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旣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崛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旣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况明公素有威德，大公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蒯氏曰：「鄧禹爲中興元功，實本諸此。」）秀大悅，因令禹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饑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於鄴，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按鄴今彰德府臨漳縣，邯鄲今屬廣平府，皆在漢大河北。）

故趙繆王子林說秀：「決列入河水，以灌赤眉。」秀不從，去之真定。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毋故成帝謳者，嘗見黃氣從上下，遂任身；趙后欲害之，僞易他人子，以故得全。」林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謀，共立郎，會民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

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十二月，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立郎爲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按列人今廣平府肥鄉縣，真定，今正定府正定縣。）

二年，申屠建、李松迎更始，遷都。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豪傑假號誅莽者，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大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時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竄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耿况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行至宋子，曾王郎起，弇從吏孫倉衛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適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篡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上谷漁陽兵馬，歸發突騎，以犄爲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令史潁川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霸慚，據而反。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尙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邯鄲，城中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蕪亭，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

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蒸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進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郡形不肯從。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秀至，大喜，吏民皆臣萬歲。邪形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邪形曰：「吏民歌吟甲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刁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爲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爲右大將軍，邪形爲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修爲偏將軍，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修將兵以從，邪形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刁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秀投暮入堂陽界，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卽降，又擊貫縣，降之。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有衆二十餘萬。刁子都有衆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秀以植爲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迎秀於育，拜純爲前將軍，進攻下曲陽，降之。衆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宿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

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楊乃降。秀因留真定，納楊甥郭氏爲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至鄆，擊斬王郎將李暉。至柏人，復破郎將李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按宋子今趙州北。盧奴今定州。漁陽在薊京北，上谷在薊西北。廣陽，卽泅薊。胡氏曰：「昭帝改燕爲廣陽國，蕪葦亭在今饒陽縣東北四十五里。饒陽故城，又在今深州饒陽縣城東北二十里。下曲陽，今正定府晉州。章懷云：「深澤縣東南，卽光武所度處。今日危渡口。」又言：「澤沱河，舊在饒陽南，至魏太祖因饒陽故壙，決令北注新溝，所以今在縣北。」南宮縣今屬冀州。下博，今深州。信都，今冀州。胡注引東觀記云：「王莽分信都爲和戎，居下曲陽。」戎當從彤，傳作成爲是。堂陽，今冀州新河。賈，今東鹿縣南。昌城，在冀州西。育當依章懷注作賈。中山，今定州。元氏縣屬正定府。房子，今趙州高邑北。鄆，今趙州柏鄉北。柏人，今順德府唐山縣。據此，今直隸冀趙深三州以北，順天保定、正定、宣化、永平、易州皆定，光武之關中也。」

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穎川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贖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尙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秀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一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按柏人，今唐山縣。鉅鹿，今平鄉縣。廣阿，今趙州隆平縣。）

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相失，北走昌平，就其父况。因說况擊邯鄲。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業說况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况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况然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護軍

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寵不能奪。漢田止外亭，遇一儒生，召而食之，問以所聞。生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爲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命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役王、郎大將趙闕、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遇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枝尉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下初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劉秀自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即召入，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反爲吾來？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王梁皆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况、彭寵大將軍，封况、寵、丹、延皆爲列侯。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厚有智略。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更始遣尙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門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巒，不利。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秀從之。夏四月，留將軍鄧曄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况詐子與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願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偁將軍馮異也，爲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



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宛人朱祐，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秀曰：「召刺姦收護軍。」祐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居邯鄲，晝臥溫明殿，耿弇入造牀下，請聞，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爲？」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輦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津、鐵脰、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爲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曾出迎於路，漢卽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鄴，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冀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爲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津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脰、五幡、十餘萬衆，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按昌平，今順天府昌平州。漁陽郡，今密雲。順義、武清、平谷、通州、薊平等處。上谷郡，今保安。懷來、延慶、宣化。

萬全、龍門、蔚州等處。安樂屬漁陽，今順義縣西南，狐奴在其東北。南鬱，今順德府鉅鹿縣。無終，薊州及玉田縣。鄴，今東鹿鹿。清陽，今廣平府清河縣。館陶，今東昌府屬縣。蒲陽，今保定府完縣。射犬，今懷慶府河內縣。

初，謝躬與蕭王共滅王郎，數與蕭王違戾，常欲襲蕭王，畏其兵強而止。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蕭王有以慰安之，躬勤於吏職，蕭王常稱之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其妻知之，常戒之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終受制矣。」躬不納。既而躬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及蕭王南擊青犢，使躬邀擊。尤來於隆慮山，躬兵大敗。蕭王因躬在外，使吳漢、岑彭襲據鄴城。躬不知，斷騎還鄴。漢等收斬之，其衆悉降。（按隆慮山，今彰德府林縣西北。）

蕭王將北徇燕趙，又欲乘釁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橋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鄧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糒糧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孟津，今懷慶府孟縣野王，今河內縣。）

卷七 通鑑漢紀

光武皇帝建武元年。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爲所敗。王自投高岸，突騎王豐下馬授王，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苑陽，軍中不見王，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

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連戰破之。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有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胡注引關駟云：「元氏乃趙公子元之封邑。」按元氏縣，今屬正定府北平縣，今爲保定府滿城縣。順水，卽徐水，括地志云：「過北平縣東，逕涪苑城」者是也。范陽，今順天府涿州，安次，今順天府東安縣。）

馮異遺李軼書爲陳禍，勸令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土鄉，下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衆皆怪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按光武帝業始於河北，此時由今順天、保定、正定、廣平、西南至河南、彰德、衛輝、懷慶，以河爲界，自與吳漢等經營直隸，而令馮異鎮懷慶府孟縣，河津隔河與河南，洛陽縣對岸，然大行以北，尙未歸服，則孟津腹背受敵，故必羈縻李軼，始得北攻澤州府鳳臺縣南之天井關。胡注云：「關在太行山上，關南有天井泉三所」是也。既拔上黨兩城，遂得南渡河，下河南，汜水縣之臯等縣，而戰於維陽縣之土鄉，聚其地日益南矣。）

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檄書至河內，寇恂卽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今

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渡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將軍南陽馮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驚擊之乎？」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廡而還。賊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都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創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其愛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即皇帝位於鄗南，改元大赦。（按鞏河南府鞏縣，周鞏伯邑也。北渡河處曰五社津，河北岸即懷慶府溫縣，周大夫蘇子邑也。平陰縣，杜佑云：「在洛陽縣北五十里，即晉之陰地，陰戎所居也。在鞏西。」溫在河內縣南，故曰藩蔽。浚廡，今遵化州。平棘，在今趙州南，此南疑贗字。鄗，今趙州柏鄉北，帝於此即位。改曰高邑，蓋在縣南千秋亭五城陌。）

鄧禹圍安邑，數月未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禹逆擊於解南，斬之。王匡、成丹、劉均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甲子，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走，禹追斬均，匡等奔還長安。（大陽，即茅津，今

解州平陸縣。解卽蒲州府臨晉縣地。

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拄節以勞來之父老重垂髮載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請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甯能堅守者也」

隗囂歸天水復招聚其衆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夫歸囂囂傾身引接爲布衣交以平陵范遂爲師友前涼州刺史河內鄭興爲祭酒茂陵申屠剛杜林爲治書馬援爲綏德將軍揚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陽王捷長陵王元爲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爲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嘆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善策（籌大業者以人才爲本要在因材器使耳）

初平陵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善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爲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萌求往河西萌薦融於更始始以爲張掖屬國都尉融旣到撫結雄桀犍韜羌虜甚得其歡心是時酒泉太守安定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茂陵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爲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旣定而各謙讓以位次咸共推梁統統固辭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武威太守馬

期，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輒破之。其後羌胡皆震服，親附，內郡流民避凶饑者，歸之不絕。（金城，今蘭州府；武威，今涼州府；張掖，今甘州府；酒泉，今肅州；敦煌，今安西州；五郡以次而西。）

二年，刁子都爲其部曲所殺，餘黨與諸賊會檀鄉，號檀鄉賊，寇魏郡、清河、魏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城迎檀鄉，或以告魏郡太守穎川鮑期，期召問熊，熊叩頭首服，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爲吏儻不若爲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以謝。期嗟嘆，以禮葬之，而還熊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帝遣吳漢率王梁等九將軍擊檀鄉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十餘萬衆皆降。又使梁與大將軍杜茂將兵安輯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三郡清靜，邊路流通。（胡氏曰：「自雒陽至滎陽上谷路出三郡，三郡既平，則邊路通流矣。」今按檀鄉，今兗州府滋陽縣東北；魏郡治鄴，今彰德府臨漳縣，東郡在其東南，清河在其東北。）

真定王楊造讖記曰：「赤九之後，遷楊爲主。」楊病瘳，欲以惑衆，與綿曼賊交通。帝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之，楊閉城門不內，帝復遣前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所過勞慰王侯，密收救楊。純至真定，止傳舍，邀楊相見，純真定宗室之出也，故楊不以為疑，且有恃衆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楊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楊入見，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閣悉誅之，因勒兵而出。真定震怖，無敢動者。帝憐楊謀未發而誅，復封其子爲真定王。（綿曼，今正定府藁鹿縣北；章懷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純母蓋真定宗室之女也。」）帝之封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

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卽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爲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嘆曰：「如此，我當爲王；但爾者，陛下忘我耶？」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寵轉以寶穀積珍寶，益富彊。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述，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寵以爲：「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寵亦狠彊，嫌怨轉積。浮數譖構之，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有詔徵寵，寵上疏：「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徵。曰：「天下未定，四方各目爲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爲人所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勤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諭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况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邀誘况，况不受，斬其使。

延岑復反，圍南鄭。漢中王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爲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鄉，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李寶爲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公孫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關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河池，今秦州徽縣，下辨，今階州成縣東北。大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南。其南卽陳倉。關中今保甯府江州縣，今重慶府巴縣。扞關在宜昌府長陽縣西。）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尙多，帝召諸將議兵事，以檄叩地曰：「鄼最彊，宛爲次，誰當擊之？」卬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鄼。」帝笑曰：「執金吾擊鄼，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鄼，破之。尹尊降。又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按淮陽故城，在今陳州府城西南。）

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尙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

戮之於市。復以爲取。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爲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備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召陵，今鄆城縣新息，今光州息縣。）

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潞，今北通州雍奴，今武清縣，皆屬順天府。）

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走至虞，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彊建走保湖陵，茂奔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孫豎隨隆詣闕上書，獻鮑魚，隆湛之子也。（歸德府古睢陽也。虞城縣在其東北七十里。譙，今亳州。在虞城西南。沛，今徐州府沛縣。湖陵，今濟甯州魚臺縣。）

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帝以伏隆爲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拜步東萊太守，並與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按此東略之始。）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爲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尙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帝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



降其將卒五千餘人。(新安在北，宜陽在南，二縣皆屬河南府。)

三年。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微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宏等，自河北度至湖，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推將，餘衆尙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宏不從，宏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宏，宏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奔走上回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湖今陝西閿州鄉縣河北，今芮城縣是禹已東由臨晉歸也。回鑿阪在永甯縣東北，宜陽在其東南。)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胡氏曰：「所以示弱也。」)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嶺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衆尙十餘萬人，帝令縣尉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澠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豈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佼佼者也。」(嶺底，嶠谷之底也。賢曰：「卽嶠阪也。」在今洛州永甯縣西北。李賢曰：「宜陽縣故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

縣東水經註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

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况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借兵爲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富平，今武定府惠民縣。）

關中衆寇猶盛，延岑據藍田，王欽據下邳，芳丹據新豐，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角閔據汧，駱延據盤屋，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馮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引張邯、任良共擊異，異擊大破之。諸營保附岑者皆來降，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飢餓，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馮異軍士悉以果食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並送糧穀。異兵穀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按敘次諸賊，自東而西，入關過華州，始渭南縣之下邳，秦州曰上邳，故此曰下。其西臨潼縣之新豐，又西咸甯縣之霸陵，又西爲西安府治之長安，長安東南藍田，此在渭水南，渡渭而北，爲咸陽縣之長陵，又西爲興平縣之槐里，其北爲醴泉縣之谷口，又西南爲寶雞縣之陳倉，其西北爲隴州之汧，此外則隗囂境矣。此在渭北，其渭南由長安而西，則鄠縣，其西則盤屋縣，上林苑，在長安鄠縣之間。）

吳漢率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推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廣樂，卽廣城縣之長樂城。）

延岑攻南陽，得數城，建威大將軍耿弇與戰於穰，大破之。岑與數騎走東陽，與秦豐合。建義大將軍朱祐率

祭遵等與岑戰於東陽破之岑走歸秦豐祐遂南與岑彭等軍合延岑護軍鄧仲况擁兵據陰縣而劉歆孫襲爲其謀主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仲况與襲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秦豐拒岑彭於鄧秋七月彭擊破之進圍豐於黎邱（穰縣今南陽府鄧州東陽胡氏曰）「據郡國志」南陽清陽縣有東陽聚據此今南陽縣西鄧州東也陰今襄陽府光化縣鄧卽鄧州黎邱今襄陽府宜城縣北）

四年田戎聞秦豐破恐懼欲降其妻兄辛臣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統等所得郡國以示戎曰「維陽地如掌耳不如且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爲征南所圍吾降決矣」乃留辛臣使守夷陵自將兵松江沂沔上黎邱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岑彭而以書招戎曰「宜以時降無拘前計」戎疑臣賣已灼龜卜降兆中坻遂復反與秦豐合岑彭擊破之戎亡歸夷陵（胡氏曰）「自夷陵松江而下至沔口自沔口沂沔而上可至黎邱也」

帝遣朱祐耿弇祭遵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裏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旣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爲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况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爲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况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况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良鄉在今房山縣陽鄉在固安縣西北皆屬順天府）

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聞之自郟圍之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郟則蘭陵自解」一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聞欲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旣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郟

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蘭陵在今兗州府嶧縣東，其東卽沂州府郯城縣之郯。胡氏曰：「搆搆盧也。此兵法所謂攻其必救也。」）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閭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陸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爲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饗旌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犢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陸戰而後進，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乃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五年，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辨，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釋，曰：「如卿言，反復勝耶？」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胡氏曰：「人各致死，則一人倍二人之力。」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

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胡氏曰：「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奔下邳，與董憲合劉紆奔佼疆。（垂惠聚，在蒙城縣西北。）

平敵將軍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劍，龐萌義而善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桃鄉在今濟寧州界，時已將兵南下，故得破彭城，而帝駐睢陽也。）

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爲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川殺少水，險難漕，留成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元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夷陵，今宜昌府治。夷道，今宜都縣。津鄉，今荊州府江陵縣。江津也。）

魏竇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敬世然後定，意者縱橫之事，將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竇曰：「生言

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擒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冀不聽。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竇皆假其將軍印綬。竇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元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卽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陀。」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讖文不誤，劉秀真汝主也。』」此皆近事，暴著衆所共見者也。况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遇鈞於道，卽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竇教尉陀制七郡之計。」李賢曰：「七郡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也。」胡氏曰：「尉陀之時，未置七郡，光武據後來置郡言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援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不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輕重，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

爲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蒯等攻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參、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憲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餓。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參走保鄉。八月己酉，帝幸鄉，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鄉，董憲、龐參走侯胸，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團圍。（胡氏曰：「桃城、桃鄉之城。」按憲破彭城，卽自邳州之下邳，回嶧縣，畏帝襲其屯營也。亢父在濟甯州西南，任城，卽濟甯州。昌慮在兗州府滕縣東南，建陽在嶧縣西，蕃在滕縣南，胸今海州南。）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門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卽西安孤，與劇隔絕，必

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菑，並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奔乃令一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宏壽及故大彤帥仲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攻奔。奔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乏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奔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奔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奔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奔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奔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有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勁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奔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奔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叶茂不能待耶？」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奔軍門，肉袒降。奔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



以郡人詣旗下，衆尙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邱侯，齊地悉平。（按歷下今濟南府歷城縣。祝阿今長清縣東北。鍾城在泰山之北。祝阿之南。巨里聚在歷城南，皆濟南府地。西安在青州府臨淄縣西北。畫中在臨淄西。西安城東南有澧水。孟子三宿出畫，卽此。臨淄東有淄水。巨味水卽巨洋水。出臨胸東南，逕益都壽光入海。平壽今濰縣。城陽今莒州。郟邪郡今諸城。莒州日照、贛榆等地，於是今山東悉平。）

隗囂矜已飾智，每自比西伯，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尙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遣兵待時。高帝征伐累年，曾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以囂與馬援來，欲相善，數使欽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欽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欽詣闕。帝以爲胡騎校尉，鄭興、馬援俱歸雒陽。囂將王元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囂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兇，布衣相與，尙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於是游士長者稍去之。

六年，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

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耶？乃復以掌文爲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爲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

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衆，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詔隗囂，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核閣敗絕，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熟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勢也。」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事久穴豫不決。歙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爲族滅之計耶？」因欲前刺。囂起入，部勤兵將殺歙，歙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况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爲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按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爲其言，故得免而東歸。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選精騎爲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按江關在今夔州府奉節縣江南岸，從隴入蜀，由陰平道。白水在保寧府昭化縣，由西而東，白水關在其西北。棧閣者，山路懸險，棧木爲閣道。隴坻，隴山之坻也。伯春，囂子恂字。

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桐邑，祭遵軍汧，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桐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桐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怙快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桐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

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竇融與隗囂書，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卽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囂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因並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馬援聞隗囂發兵反，乃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卽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傷毀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往附之。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耶，固當諫爭，語朋友耶，應有切嗟，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隗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義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歡至，賜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

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卽不欲，勿報。——翬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按漆，今邠州。研，今隴州。栒，今三水縣。季孟，隗翬字。秦卿，楊席字。孺卿，牛邯字。君叔，來歆字。）

八年。來歆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翬守將金梁。翬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翬所依阻，心復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歆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翬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翬果使王元拒隴，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翬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歆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翬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翬，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翬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翬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翬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歆，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歆妻嫌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翬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爲黥布者，亦自任也。」翬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穎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穎川追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穎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聞乘輿南向，

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一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陰陔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爲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戊寅，車駕還自潁川。按番須自隴州隴山、西口也。其下有回中宮，其西北卽略陽。乃秦州、秦安縣，非今之略陽縣也。雞頭，今平涼府平涼縣西。瓦亭，在平涼府華亭縣。激水，灌城，卽略陽山水，西城者，西縣之城，今西和縣東北。上邽，卽秦州。高平，今固原州。

楊廣死，隗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邱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初，帝敕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食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爲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退，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律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爲囂。（戎邱在秦州西南。）

九年，潁陽成侯祭遵卒於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東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

隗囂病且餓，餐糗糲，悲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爲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匡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駸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柵，立欂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荆門、虎牙二山，在今宜

昌府東湖縣，虎牙在江北，荆門在江南，夾東江水。

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太中大夫馬援爲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所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十年，馮異等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未拔；夏，異卒於軍。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進至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落門山在鞏昌府伏羌縣西，固原州東有第一城，言其堅也。）

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隗純降隴西平。

十一年，岑彭屯津鄉，數攻田弇等，不克。帝遣吳漢等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千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檣柱有反把鉤。胡氏曰：「反把鉤者，旣鉤住敵船，使不得退，又逆拒之，使不得進也。」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棹崩燒。岑彭悉軍順風。

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田戎走保江州。彭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裴露橈繼進。（胡氏曰：「露橈，謂露橈在外，人在船中。」）公孫述以王元爲將軍，使與環安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耶？」延收淚強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館、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沔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宮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以示所親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因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蜀人爲立廟祠之。（按江州，今巴縣。墊江，今合州。平曲，今定遠縣。資中，今

榮昌縣以西皆屬重慶府。黃石灘，今涪州東。都江，武陽，今新津縣。廣都，今雙流縣，皆成都府。沅水，當依註作沱。今潼川府。陽鄉，依註作平陽鄉，今綿州綿竹縣。彭亡山，在眉州彭山縣東北，即岑彭被害處。

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壘隘，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氏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浩壘隘，當在礪伯縣東，平番縣西，破羌，即礪伯，皆西甯府北。）

十二年，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承於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歆、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救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從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屬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



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留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入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臧宮拔縣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公孫述困急，謂廷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禦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胡氏曰：「時成都未破，先署蜀郡太守，以招懷蜀人。」）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胡氏曰：「臧宮傳作咸門。」）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合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更嘗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虜，噉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述徵廣漢李業、巴郡譙元、蜀郡王皓、王嘉等，並守死不屈，健為費貽，同郡任永、馮信，皆託疾辭避。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大常，張隆為光祿勳，譙元已卒，祠以中牢，赦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以上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按魚涪津，今嘉定府樂山縣東北，非永甯縣魚涪關也。市橋，成都西南門外橋名。縣竹，屬縣州涪城，卽縣州，在縣竹東北。繁，縣，今曰新繁，與郫縣俱屬成都府。咸陽門，依注衍陽字，成都北面東門也。）

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華賢曰：「漢法，軍行逗留畏愞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拘以軍法，直取勝敵爲務。」）

十三年。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胡氏曰：「恐其以職事有過，而失爵邑也。」）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責用國邑，不修產利。（胡氏曰：「凡用度皆資於國邑，不事生產作業及營利也。」）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閭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思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此將將之法。）

十五年。騎都尉張堪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胡氏曰：「酈道元曰：『高柳縣故城，舊代郡治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嶽，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

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懼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開。

十九年。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

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贖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援，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等。（按原武縣，今屬懷慶府。）

西南夷棟蠶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討之。路由越雋，邛穀王任貴恐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多釀毒酒，欲先勞軍，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遂掩仁貴誅之。（按邛穀王，即居邛都，越雋郡所治也，今甯遠府西昌縣。）

二十年，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五月，亥亥，漢卒，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初十六年春，交趾瀼冷縣雒將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十七年，以馬援爲伏波將軍討之。劉隆爲副。十八年，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與戰大破之，追至禁溪。十九年，斬之，擊其餘黨於居風，降之。漢南悉平。援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越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至是還平陵，孟冀迎勞之，援曰：「方今匈奴爲桓尙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是矣。」（按諸地皆在今越南國內，無可證。）

二十一年，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

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形，不敢復闕塞。

二十四年。匈奴入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承爲藩蔽，扣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二十七年。朗陵侯臧官揚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隄。』且北狄尙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二十八年。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洛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馬掾班彪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單于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公旣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胡氏曰：「適，當也。言報答之辭，必有當乎事情也。」今立稟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爲單于嘉

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父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將請兵，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爲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令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齋雜繪五百匹，弓韃纒丸一矢四發，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繪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竿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尙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爲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明帝永平元年。遼東太守祭彤，使偏何討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魁帥。塞外震懼，西自武威，東盡元菟，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自今京州府以東至奉天府以西也。）

八年。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單于圍守閉之，以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初，大司農耿國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匈奴逃亡。」朝廷不從。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胡氏曰：「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李賢曰：「昭帝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至此復置焉。」按曼柏，今蘇爾哲河。）

北匈奴雖遣使入貢，而寇鈔不息，邊城晝閉，帝議遣使報其使者。鄭衆上疏諫曰：「臣聞北單于所以要致

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嘗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優塞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胡氏曰：「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動搖，謂欲出塞北去。烏桓本附匈奴，漢置校尉領護，使不得與匈奴交通。離心，謂其心不親附漢，而貳於匈奴也。」

十五年。謁者僕射耿秉，數上言請擊匈奴，上以竇固嘗從其世父融，在河西，明習邊事，乃使秉固與祭彤、馬廖、劉張、耿忠等共議之。耿秉曰：「昔者匈奴援引弓之類，并左衽之屬，故不可得而制。孝武既得河西四郡，及居延朔方，虜失其肥饒畜兵之地，羌胡分離，唯有西域，俄復內屬，故呼韓邪單于請事款塞，其勢易乘也。今有南單于，形勢相似，然西域尚未內屬，北虜未有澹作。臣愚以為當先擊白山，得伊吾，破車師，通使烏孫諸國，以斷其右臂。伊吾亦有匈奴南呼衍一部，破此復為折其左角，然後匈奴可擊也。」上善其言。議者或以為：「今兵出白山，匈奴必并兵相助，又當分其東，以離其衆。」上從之。十二月，以秉為騎馬都尉，固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秦彭為襄副，耿忠為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屯涼州。秉國之子忠，奔之子廖，援之子也。——白山，即雪山，在哈密北。伊吾，即哈密。車師，漢入西域孔道，今濟木薩烏孫，今伊犁。」

十六年。遣形與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竇固、耿忠，率酒泉、燉煌、張掖甲卒，及廬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耿秉、秦彭、率武威、隴西、天水募士，及羌胡萬騎，出張掖居延塞；騎都尉來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太原、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定襄郡兵，及烏桓鮮卑萬一千騎，出平城塞；代北匈奴、竇固、耿忠，至天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追至蒲韃海，取伊吾、廬地，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田伊吾、廬城。耿秉、秦彭、擊匈奴林王，絕幕六百餘里，至三木樓山而還。來苗、文穆，至匈奴河水上，虜皆奔走，無所獲。祭彤與南匈奴左賢王信不相得，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信妄言以為涿邪山，不見虜而還。彤與吳棠坐逗留畏懦，下獄免。

形自恨無功，出獄數日，歐血死。惟竇固獨有功，加位特進。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它故也。」超曰：「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暗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賊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犇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竇，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竇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竇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竇，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騮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

復通焉。起，彪之子也。（按高闕塞，在河套西北。西拉木倫河東南山。廬水，今黑水土司。及三坤都倫河地。酒泉塞，肅州邊外也。居延塞，今奇台縣北。居延海上。平城塞，今大同府大同縣北。天山，即白山。大雪山也。唐曰折羅漢山。今日騰格里山。蒲類海，今日巴爾庫爾泊。在哈密北。天山南。伊吾廬，即伊吾也。今日哈密城。匈奴，胡氏謂當作句林，字之誤也。三木樓山，疑今札薩克圖汗兼右翼左旗山。匈奴水，當作匈奴河水。今鎮番縣魚海。鄯善，即樓蘭。在羅卜淖爾東北。于窰，今和闐。）

是歲，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蒸火，營中星列。胡氏曰：「李賢曰：『用兩炬交縛如十字，蒸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虜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用犍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范，丹之孫也。

十七年，初，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殺疏勒王，立其臣兜題爲疏勒王。班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槃橐城九十里，逆遣使田慮先往降之。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爲王，國人大悅。超問忠及官屬：「當殺兜題邪？生遣之邪？」咸曰：「當殺之。」超曰：「殺之無益於事，當令龜茲知漢威德。」遂解遣之。（龜茲，今庫車。）遣奉軍都尉竇固、副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塞，擊西域。秉、張皆去符傳，以屬固，合兵萬四千騎，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進擊車師。車師前王，即後王之子也。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以爲「先赴後王，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士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并進，斬首數千級。後王安得震怖，走出門迎，秉脫帽抱馬足降，秉將以詣固，其前



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爲都護，司馬耿恭爲戊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闕寵爲己校尉，屯前王部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恭，况之孫也。按戊校屯車師後，王庭金蒲城，今濟木薩已校屯。車師前王庭柳中城，今土魯番二賊南北相值，中隔天山，卽白山，其山東連哈密，西至喀什噶爾之北數千里。

十八年，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沒。匈奴遂破殺車師。後王安得而攻金蒲城，恭以毒藥傅矢，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瘡皆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耿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秋七月，匈奴復來攻，壅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至笮馬糞汁而飲之。恭身自率士輓籠，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胡氏曰：「此疏勒城，在車師後部，非疏勒國城也。據西域傳，疏勒國去長史所居五千里，後部去長史所居五百里。耿恭自後部金蒲城，移據疏勒城，其後范羌又自前部交河城，從山北至疏勒，迎恭，審觀本末，則非疏勒國城明矣。」按胡注致確，今濟木薩東古城，西南之水。

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關龍於柳中城。會中國有大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恭率厲士衆，禦之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卒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衆諸城上，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關龍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司空倫以爲不宜救，司徒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力盡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

讀史兵略 卷七

二〇二

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酒泉太守段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以救之。

# 讀史兵略

## 卷八 通鑑漢紀

益陽胡林翼纂

章帝建初元年。

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

六人，隨路死。後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尉，詔悉罷戍，已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胡氏引章懷注謂：「車師前王居交河，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按卽今土魯番城也。尉頭國今那林河南沖巴噶什布魯特游牧地。

五年。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爲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

勤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蔥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爲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按延耆卽焉耆，猶扞彌之爲拘彌，譯音無正字也。）

元和元年 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窰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

三年 燒當羌迷吾與弟號吾及諸種反。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卽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胡氏曰：「河北，逢留大河之北也。歸義城，本漢所築，以招來諸羌之歸義者。」）

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胡氏曰：「余按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損中城。」）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僞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按損中，損中訛，由形近無從是正，今存疑。）

章和元年。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爲其新降，不欲出兵；乃募人鬪諸羌，羌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育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兜谷，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三兜谷，今碾伯縣西，起塔鎮土司。臨羌，今西寧縣地，皆屬西寧府。）

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譖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首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種衆熾盛，張紆不能制。（木乘谷在大河北，隴水南，大小榆谷今貴德廳東撒拉土司界。）

是歲，班超發于窰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窰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窰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胡氏曰：「班超時爲將兵，長史蓋西歸，疏勒也。」）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胡氏曰：「使生口得歸，言將散去也。」）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窰，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二年，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秋七月，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共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郡精兵，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

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議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者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鈔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會竇憲以事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胡氏曰：「北軍五校，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所掌宿衛兵也。」

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胡氏曰：「匈奴破月氏，月氏西徙，其餘衆保南山，不得去者，號小月氏。」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情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圍門，悉驅羸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胡氏曰：「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爲秦人。」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離散。胡氏曰：「大小榆谷，杜佔曰：『大小榆谷在漢榆中縣，今在蘭州五泉縣界。』按水經：『大小榆谷在漢金城郡塞外，河水過大小榆谷北，又東

過河關縣北，又東過完吾縣北，又東過榆中縣北。『榆中縣與大小榆相去甚遠，杜佑說非。』按胡氏說是。今西寧府貴德廳東撒拉土司地也。

和帝永元元年。送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箬上，以度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收其餘衆，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塙壁而已。

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朱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衆皆爲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稠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洛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靺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時虜中乖亂，汜諷及北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靺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胡氏曰：「關駟十三州志云：『甌渾縣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按在今河套騰格里泊東北，西拉木倫河西岸，滿夷谷，胡氏云：『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後鄧鴻討逢侯，兵至美稷，逢侯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可知在美稷西北。』按今河套哈楚爾河北界也。稠陽塞，章懷謂「在勝州銀城縣。」按即田五原郡石門障之光祿塞也。稽洛山，疑三音諾顏左翼右旗額布根山，私渠北靺海，疑鄂羅克泊燕然山，在三

音諾顏旗，今鄂爾哲圖都蘭哈拉山。西海，卽袁朋察漢泊，三音諾顏右翼中末旗。

二年，月氏求尙公王。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警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使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三年，遣耿夔任尙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北單于旣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鐘使立於除鞬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蕃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四年，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



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儻，儻歎息曰：「此爲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之祠，每有疾病，輒請禱求福。蜀郡太守華向，代訓爲護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既還，遣祖母卑缺詣向，向自送至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遂反，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向坐免。

五年，護羌校尉賁友，遣譯使構離諸羌，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蓬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曲。（按賜支卽折支，今貴德廳西南和碩特左右翼中旗地。）

六年，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單于無由自聞。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難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他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亦足以威示百蠻。」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立師子爲亭獨子，逐侯靺單于。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冀襲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軍重向朔方，欲度塞北。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專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

郡國述射，緣邊兵，爲桓校尉任尙，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四千餘級。任尙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胡氏曰：「漢邊郡有牧師苑，以養馬，此牧師苑城也。大城縣，故屬西河郡。」按北牧師苑，宜在偏關縣河外西南。大城塞，在烏蘭木倫河西北。

九年，燒當羌迷唐率衆八千人，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尙，越騎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尙屯狄道，世屯枹罕。尙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尙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大夏今河州東南狄道，今爲州。枹罕，卽河州治，皆屬蘭州府。洮南，胡氏曰：「臨洮南山。」是也。

十四年，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隴廩相曹鳳上言：「自建武以來，西羌犯邊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爲固，又近塞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按隴廩，今鳳翔府汧陽縣西海郡，王莽立，在今青海上。龍耆，胡氏曰：「卽龍支，今鄯州縣。」宋白曰：「本漢允吾縣地，以西縣龍支堆爲名。」按在今西寧府東，碾伯縣南，臬蘭縣西北也。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意獻物入。」

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原，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營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爲超求哀，乞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雒陽，拜爲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代爲都護。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快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胡氏曰：「爲任尙徵還，漢失西域張本。」）

殤帝延平元年，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遂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顯俱沒於陳。

詔以北地梁慄爲西域副校尉，謹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謹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慄未至，而尙已得解，詔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城小，梁慄以爲不可固，乃諷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聽。慄既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慄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胡氏曰：「班超爲都護，居龜茲，它乾城梁

「渚非不健鬪，然終不能定西域者，徒勇而無策略也。」

安帝永初元年。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居於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民豪右所稽役，積以愁怨。及王宏西迎，段種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郡縣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遵，行到涇、泉，頗有散叛，諸郡各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前，大、東、南、北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漢、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長懦不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胡氏引續漢書曰：「鍾羌九千餘戶在隴西臨洮谷。」隴道隴坻之道也。」余按隴道今渭北諸山，在鍾羌之東北，銅鏡映日，人遙望之，以爲兵也。）

二年。鄧騭使任尙及從事中郎河內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漢、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尙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渚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方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尙，使督涇、州士民，轉居三、輔，休穡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畜精銳，乘懈阻，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報，犇北之恥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參，太后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十一月辛酉，詔鄧騭還師，留任尙屯漢、陽，爲諸軍節度。（余按平、襄，章懷以爲故襄戎邑，今鞏、昌府通、渭縣。）

四年。謁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涇、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是，將兩無所保。」郎中陳、國、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

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殫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胡氏曰：「隴西安定北地，皆涼州所部，涼州既棄，則三輔爲極邊。」）則圍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胡氏曰：「前書秦漢以來，山西出將，山東出相，秦時厭白起，魏陽王薊，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郗韋平，孔翟之類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飢餓，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氏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圍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胡氏曰：「一見後北宮伯玉王國閻忠馬騰韓遂之變，卒如詡言。」）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詡因說禹：「收羅涼土豪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由是惡詡，欲以吏墮中傷之，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過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稭。稭曰：「君儒者，當謀讓廟堂，乃在朝歌，甚者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稭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臬，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胡氏曰：「詡欲用度外之人，以制羣盜，恐郡守循常襲故，以文墮繩之，故先以此言於稭。」）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

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專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詔爲饗會，悉貫其罪。（胡氏曰：「此三等人，皆惡少年，負宿罪者也，悉貫之，使入賊爲間。」）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憚遺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裙，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虞詡收羅涼土豪傑之說，甚精。如使守令將弁，降附營官，各薦達材藝，不拘一途，不問出身，破資格而用之，則人有自奮之路，恥於爲非，而英雋旣拔，頑梗易除，上無瓊賢，下無沈滯，勝於誅鉏遠矣。涼州，今甘肅府名，朝歌，今衛輝府淇縣西。）

先零羌復寇，襲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五年，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據上邽城。冬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枹泉營。（按漢陽，前漢天水郡，今鞏昌府及秦州等地。上邽縣在秦州枹泉營，在秦州西北。）

六年，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貢亡從滇零，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年尙少，同種桓莫爲其計策，以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丁奚城，胡氏以爲靈州縣，按在今甯夏府靈州。）

元初元年，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六所，皆作塙壁，設鳴鼓，以備羌寇。（胡氏曰：「自太行北至恆山，限隔并冀，其間多有谷道，以相通，茲於衝要之地，作塙壁以備羌寇。」按今澤州潞安一帶是也。）

二年，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超之子也。以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散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冬十月乙未，光等兵敗並沒，死者三十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旣失期，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鈞自殺。時度遼將軍梁慄

亦坐事抵罪，校書郎中扶風馬融上書稱：「參、儻、智能，宜宥過責效。」詔赦參等，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尙爲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尙曰：「兵饑，弱不攻疆，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五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尙卽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嶺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士各作兩籠，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籠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澠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澠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胡氏曰：「詡知賊退，遇水必踏淺而度，因於其處設伏以待之。」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胡氏曰：「此嶺谷當在陳倉縣界，卽今之大散關，非宏灑池縣之嶺山也。詡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十里，燒石翦木，開漕船道。」余按勇士縣在蘭州府金縣東北，丁奚城在甯夏府靈州西南。嶺谷，胡氏說是，今漢中府鳳縣赤亭，胡以爲在武都者，是今階州成縣，卽杜詩之赤亭也。

六年，初，西域諸國，旣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爲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伊吾，今哈密。

永甯元年。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  
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一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  
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於是開通西域，論  
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  
盡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聞者羌亂，西域復  
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  
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故也。今曹宗徒取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  
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爲不可許也。  
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  
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尙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  
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旣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  
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  
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爲便。」長樂衛尉尉顯，廷尉慕容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  
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信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  
「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  
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  
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盡閉之微矣。今不  
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



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而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胡氏曰：「謂未能如勇計，出屯樓蘭西也。然使盡行勇之計，亦未必能羈制西域，何者？武帝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竇憲破北匈奴，超始盡得西域。今漢內困於諸羌，而北匈奴游魂蒲類，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

沈氏羌寇張掖，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氏羌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煎等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復降張掖，殺長吏。胡氏曰：「馬賢於時爲健鬪，然觀其往來奔命，羌人輒議其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重以不恤軍士，宜其有射姑山之敗也。」

建光元年，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諸種寇湟中，攻金城諸縣。八月，賢將先零種擊之，戰於牧苑，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鸞鳥，今武威縣東南，羌戎貴種至今猶然。湟中，今西甯府北。

延光二年，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曰：「

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咸臨南羌，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旣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補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威國滅土，非良計也。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按蒲類海，今巴爾庫爾泊，秦海，今哈喇塔拉額西柯泊，皆在哈密北。昆侖塞，今安西州西南，宜禾都尉所居。唐之瓜州常樂縣東也。柳中，胡氏曰：「在後部金滿城之北，去交河城八十里。」杜佑云：「唐平高昌，以田地城爲柳中縣。」按卽今土魯番西，不在金滿城北也。）

三年，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三綬，疑當作王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復通，還屯田柳中。

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爲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時鮮卑數寇邊，度遼將軍耿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擊之，還使屯列衝要，耿夔徵發頻劇，新降者皆怨恨，大人阿族等遂反，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甯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其衆亡去，中郎將馬翼與胡騎追擊破之。（胡氏曰：「衝要者，當敵之衝邊之要地也。」）

四年。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入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按此報仇雪恥之師也。）

順帝永建元年。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障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胡氏曰：「李賢曰：『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余謂移黎陽營屯中山北界，不過爲南部聲援耳。」

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胡氏曰：「西域傳：『卑陸、蒲類、東且彌、移支、車師前後王，是爲六國。』余按東且彌王，在今鎮西府宜禾縣東，枯梧河，未詳也。」

二年。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爲兩道擊之。勇從南起，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邀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胡氏曰：「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夏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張朗先期以邀功，法所必誅，則班勇非後期也。漢之用刑，不審厥衷，勇免之後，西域事去矣。」按據胡注，所云雀離，今庫車城北之木素爾嶺也。

六年。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三月辛亥，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

司馬一人。(按屯田積穀，爲軍政之基。)

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羣羌。皓坐事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做備。續上移田還湟中，羌意乃安。(兩河間，謂湟河南、大河北。)

陽嘉元年，耿曄遣烏桓戎末魔等，鈔擊鮮卑，大獲而還。鮮卑復寇遼東屬國，耿曄移屯遼東無慮城，以拒之。(胡氏曰：「無慮，因醫無慮山以名縣。」余按今錦州府廣甯縣。)

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尚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賦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澧中蠻，各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按澧中，今澧州。澧中，今永順府桑植縣。)

二年，帝遣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平之。進乃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殺，秋七月，二郡兵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勢轉盛。(按象林，今越南國西境地。)

三年，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區憐，不剋，爲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關，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剗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尙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

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被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其住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井州刺史長沙 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 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爲泰山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佛寺。由是嶺外復平。

五年。南匈奴句龍王 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胡氏曰：「龜所施行，必有未究其方略者，而遽坐免也。」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投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夜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而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初，郡離等既平，朝廷以來機爲井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機等天性虛刻，多所擾發，且凍傳難種，遂反。

攻金城，與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尉都尉耿叔爲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按大震關，今鳳翔府隴州）。

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爲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按離石，今汾州府永甯州。夏陽，宣作定陽，今延安府宜川縣。五原，今蘇爾哲河南。）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爲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被之。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皇涸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按所謂危難之世，各賢其臣也。）

六年，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於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武都太守趙中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民，同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糧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興大害。微勝則虛

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得吏；進不得扶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首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手扣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胡氏曰：「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金城塞外者，謂之西羌。射姑山在北地，今慶陽府環縣。」

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釐，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自相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滅穢，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按此招降之法。）

漢安元年，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塞壘。綱於門罷遣吏民，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充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冤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

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孫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拜其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按招降之法，第一在引召爲吏，所謂拔其尤也。賢於他法，殆制多矣。）

建康元年。護羌從事馬元，爲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瑁，追擊元等，斬首八百餘級。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鶴陰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而歿。冲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遂衰耗。詔封冲子爲義陽亭侯。（按建威，宜依章懷注作武威。鶴陰，卽鶻陰，今蘭州府靖遠縣西北。）

冲帝永嘉元年。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裏。（胡氏曰：「前書音義曰：『牢，價值也。粟，給也。』李賢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斷，割也。滅割牢廩而盜之。」）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獮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隴右復平。

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涿令北海滕撫，有文武才。詔拜撫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胡氏曰：「謂立賞格，錢邑以功之高下爲差。錢，賜錢也。邑，封邑也。」）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三月，撫等進擊衆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以餘衆燒東城縣。夏五月，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爲平鄉侯，拜滕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按東城，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

桓帝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戌部侯嚴皓不相得，忿戾而反，攻圍屯田，殺傷吏士。後部侯焜遮領餘民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從百餘騎亡入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



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嚴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爲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爲王，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與之。

永壽元年。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莫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甯。羌豪遺奐馬二十四，金鑲八枚，奐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入都尉率奸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按胡云：「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縣。」今平涼府固原州東北長城，今榆林府東北與美稷縣鄰。龜茲今綏德州米脂縣。）

二年。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獸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鈔綠邊，北拒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按彈汗山，今察哈爾左翼正紅旗南。獸仇水，今奇爾泊。高柳，今大同府陽高縣西北。）

泰山、瑯邪賊公孫舉、東郭寶等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尙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按嬴，今泰安府萊蕪縣，在瑯邪西。瑯邪，今青州府諸城等地。）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僞退，潛於

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頰。頰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爲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郎。至是，詔以東方盜賊昌熾，令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頰，拜中郎將，擊舉寶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頰爲列侯。（按遼東屬國都尉，治今錦州府廣甯縣。）

延熹元年。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

「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材，而忝鷹揚之任，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墜墉，民數更寇虜，室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歸仁，豈復與金輦寶，以爲民惠乎？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効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爲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爲北中郎將，以討匈奴爲桓等。匈奴爲桓、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恣，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詞，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爲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爲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以种嵩爲度遼將軍。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尙書。冀具虛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种嵩到營所，先宣恩信，

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焉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按陳龜自知無文武材，而能自言，賢於後人誤國矣。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斯人有焉。）

三年，西羌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薄校尉段穎軍，穎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穎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胡氏曰：「郡國志：『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李賢曰：「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禹貢云：「導河積石。」即此是也。）按今人以爲小積石山在蘭州府，河州西北，接西甯府界，即唐述山也。大積石山乃導河處，在玉樹土司東。今日噶達素齊老山。）

四年，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校尉段穎將湟中義從討之。（胡氏曰：「湟中有義從，即小月氏胡也。」）涼州刺史郭閔貪共其功，稽固穎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閔歸罪於穎，穎坐徵下獄，輸作左校，以濟南相胡閔代爲校尉。胡閔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管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曰：「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郊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求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自烏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胡氏曰：「李賢曰：『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十一月，規擊羌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胡氏曰：「烏鼠山在首陽縣沙州，記曰：『寒嶺去太陽川三十里，有烏鼠同穴之山。』按在今蘭州府渭源縣西。」）

五年。沈氏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嵩受取狼藉，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

艾縣賊攻長沙郡縣，殺益陽令，衆至萬餘人。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冬十月，武陵蠻反，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奔走。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遁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郎。辛丑，以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武陵蠻。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拜從事中郎。十一月，緄軍至長沙，賊聞之，悉詣營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

皇甫規持節爲將，還督鄉里，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帝璽書誚讓相屬。規上書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舊都懼駭，朝廷西顧。臣振國威靈，羌戎稽首，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取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嵩、李翕、張稟旋師南征，又上郭閔、趙熹、陳其過惡，勞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贄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臺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尙遺匈奴，以官姬鎮烏孫，以

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胡氏曰：「謂鄧騭敗於冀西，任尙敗於平襄，司馬鈞敗於丁奚城，馬賢敗於射姑山，趙冲敗於鷓陰河。」）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胡氏曰：「李賢曰：『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使入權門。』」余謂此言以朝廷供軍之金幣，不發封識，而輸之權門也。）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此漢之所以衰也。）

七年 荊州刺史度尙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尙窮追數百里，破其三屯，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尙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尙計緩之，則不戰遁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並力攻之。」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出。尙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尙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並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咸憤踊，尙敕令秣馬募食，明旦徑起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尙出兵三年，羣寇悉定，封右鄉侯。（桂陽今湖南郴州。）

八年 荊州兵朱蓋等叛，與桂陽賊胡蘭等復攻桂陽太守任允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下邳陳球固守拒之，零陵下溼，編木爲城，郡中惶恐，掾史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此則今划車弩之類。）賊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虜尙徵還京師，詔以尙爲中郎將，率步騎二萬餘人救球，發諸郡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餘級，復以尙爲荊州刺史。蒼梧太守張敘爲賊所執，及任允皆

徵棄市。胡蘭餘黨南走，著梧交趾，刺史張擊破之，賊復還入荊州界。度尚懼爲己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磬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磬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磬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可乎？」磬曰：「磬備位方伯，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磬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承受侮辱之取，生爲惡吏，死爲敝鬼，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僞，尚不徵者，磬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胡氏曰：「零陵郡武帝置。」宋白曰：「郡古理在今全州清湘縣南七十八里，古城存焉。」按漢初治零陵，今全州之北，後漢移治泉陵，卽今永州府也。）

段頴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封頴都鄉侯。

卷九 通鑑漢紀

靈帝建甯元年。初，護羌校尉段頴，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旣降又叛。桓帝詔問頴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令頴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頴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旣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難內合，兵往必驚。且有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獮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

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和。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甯無期。臣庶竭驚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頽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頽衆皆恐。頽乃令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旁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一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頽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頽破羌將軍。彭陽卽彭原。在今慶陽府安化縣西南。高平在其西。今平涼府固原州也。杜佑云。平高縣漢之高平。逢義山宜在其東。

段頽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秋七月。頽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頽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頽。頽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承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懷。信叛羌之誣。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污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樹。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擴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蛇虺於室內也。故臣奉

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胡氏引水經佚文云：「橋門，橋山之長城門也。」又云：「奢延水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流入於河。」此水經注沮水之佚文也。梅磧時猶存，可寶貴也。梅磧又言：「令鮮水，非張掖之合黎水。」精極。按上言洛州，下言令鮮水，疑慶陽府安化縣之泥水也。梅磧又言：「漢靈武縣，非唐靈州之靈武。」亦確。靈武在靈州東南環縣西北，鎮原之北，涇陽今平涼縣西，漢陽山谷秦州渭北諸山也。）

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為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熲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潰，東奢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熲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為柵，（段熲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上郡奢延，及大敗於靈武谷，乃追至安定涇陽，諸羌散入漢陽山谷間，聚屯凡亭山，凡亭既破，復聚射虎谷，熲乃於西縣結柵以遮之，以羌奔潰所趨考之，射虎谷在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北。蓋東羌為熲兵所追，復欲西奔出塞，歸其舊來巢穴而殲於是谷也。）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熲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按凡亭山，杜佑作瓦亭山，在蕭關縣，今平涼府華亭縣西南，射虎谷，在今秦州西北，西縣，在秦州南一百二十里，西和縣東北。）

三年，徵段熲還京師，拜侍中，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尋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為死戰，所嚮有功。



熹平六年。護爲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並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尙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匱，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益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遁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一段熲自桓帝延熹二年擊西羌，至建甯二年始成功，凡十一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並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癩疽，方今郡縣盜賊，尙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盛？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感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蠹之虜，校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早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耶？」帝不從。八月，遣育晏等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

光和三年。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琰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成石灰於車上，（賢曰：「排囊，卽今囊袋也。」）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殺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陳，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備。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琰實非自親破賊，而妄有共功。」琰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琰，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

友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宥，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寤，喬之弟也。（蒼梧，今梧州府桂陽，今郴州。）

五年。板循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漢中程包。對曰：「板循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循救之，羌死敗殆盡。羌人號爲神兵，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循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亦倚板循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容亦以板循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筆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寯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懇。故邑落相聚以畔戾，非有謀上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卽時皆降。

六年。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大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覬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爲意。角遂置三十六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

師以中常侍封誥，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封慎侯，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嵩規之，兄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故。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皇甫嵩、朱儁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備各統一軍，備與賊波才戰，敗嵩，進保長社。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篋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陳，賊驚亂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朱儁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傅燾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

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闔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甯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說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按入關自東起，首汜水縣旋門坂，成皋坂也；次西北小平津，在鞏縣西北，大河渡口也；又西孟津，孟縣南，孟津縣北，大河渡口也；最西函谷新關，新安縣東北，從陝入洛之要隘；自西而南，則太谷洛陽西南，宜陽東北，鹿蹄諸山谷口也；洛陽正南，廣成苑，蒐狩之所，林木沮澤也；洛陽東南，則伊關，伊水所貫，一曰龍門，即闕塞山也；又東轅轅，在偃師東南之隘。長社，今長葛縣，郟陵，今郟城縣，皆屬許州地。）

交趾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循行，財計盈給，輒求遷代，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京令東郡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循平，吏不敢飯。」（胡氏曰：「官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

皇甫嵩、朱備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官其狀，以功歸備。於是進封備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郡，備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擊，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賄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檣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龐參、董卓代

之。(按陽翟今禹州。西華今縣。廣宗今廣平府威縣。非今廣宗縣也。)

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實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按下曲陽，今正定府晉州。)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鸛懼，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於漢陽長史敦煌蓋。蓋勸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鸛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鸛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萬，勳諫之，昌怒，使勳與從事辛曾、孔常、別屯阿陽，以拒賊，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及北宮伯玉之攻金城也，勳幼昌救之，昌不從。陳懿旣死，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召勳等自救。辛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乎？」曾等懼而從之。勳至冀，詣讓章等，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去。叛羌圍校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爲羌所敗。勳餘衆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堅坐不動。指木表曰：「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爲羌所執。羌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表勳領漢陽太守。(按枹罕，今蘭州府河州河關縣，在其西。金城，今蘭州府皋蘭縣西南。漢陽，前漢天水郡，今鞏昌秦州地。阿陽，今平涼府靜寧州南。冀，今

鞏昌府伏羌縣。畜官胡注引右扶風之苑師，疑同遠，宜在樞中聚，今伏羌縣南狐槃之東。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宏爲帥，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備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儻。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儻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儻擊宏，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備，備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備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儻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實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儻登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儻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儻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儻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胡注引章懷注云：「精山在西鄂縣南。」按西鄂乃今南陽府南召縣。）

二年，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氐根、張白騎、劉石、左髡、文入、平漢、大計、司隸、綾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躡之徒，不可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廩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衆奉飛燕爲帥，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部衆寔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按廩陶縣今趙州晉縣西南，黑山在衛輝府濬縣西北，淇縣東北。已降之賊，莫妙於命之薦舉其部，以離其黨。）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時涼州兵亂不止，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尙書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燮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鄴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樞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

張溫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退。溫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羌胡圍卓於望垣北，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立隴以捕魚，而辭從隴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名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按美陽今武功縣，杜佑謂本前漢頻陽縣，非也。頻陽今富平縣。榆中今蘭州府金縣，葵園峽疑在渭源縣。望垣縣今秦州西，其北卽望垣峽也。所度水卽渭水。

四年。韓遂擁兵十餘萬，涼州刺史耿鄙討之。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難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難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殺鄙，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風懷愛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耶？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燮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帥乎？」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寂掠三輔。（按狄道州，今屬蘭州府，漢陽，今秦州。）

初，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溫不聽，而使涿令遠、西公孫瓚將之。軍到薊中，烏桓以牢粟遺縣，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邱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公碁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按肥如，今永平府盧龍縣。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之於此。」）

五年。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趾牧，待中虜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予氣。」焉乃更求益州。會益州刺史卻儉斂煩擾，謠言遠聞，而耿鄙張懿皆爲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詆選列卿。



尙書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爲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張純與邱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邱力居等所圍，糧盡衆潰，士卒死者十五六。按胡氏引李賢云：「石門山名，在營州柳城西南。」按今土默特右翼旗。）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按陳倉，今鳳翔府寶雞縣。）

六年，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曹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董卓書，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桀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渤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一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卓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馥有慚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獻帝初平元年，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豪桀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

啓乎？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傳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衆怙力，將各慕時，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胡氏曰：「此數語公業雖以釋言於卓，然關東諸將情態實不過如此。」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

車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威，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初，荊州刺史王叡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州郡舉兵討董卓，叡與堅亦皆起兵，叡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承檄，卽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求資直耳。」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堅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胡氏曰：「陳壽志曰：『堅以牛酒誘之。』吳歷曰：『堅詐疾以誘之。』」零謂零陵，桂謂桂陽，二郡也。）

詔以北軍中候劉表爲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困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蒯良曰：「衆不附者，

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入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胡氏曰：『荆部在江南者，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四郡也。爲劉表專制荊州，張本。按零陵今永州府，桂陽郡今郴州等處，宜城縣今屬襄陽府。』胡注所云「漢壽」乃前漢之索縣，今常德府武陵縣東也，襄陽縣屬今襄陽府。」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冀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能聽吾計，使渤海、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胡氏曰：「觀操之計，但欲形格勢禁，待其變起於下耳，非主於戰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取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按成臯今汜水縣，滎陽今滎澤縣，汴水在其北，酸棗今延津縣，孟津縣今屬河南府，析今內鄉縣，丹水廢縣在其西，武關在商州，東河內即懷慶府。

以幽州牧劉虞爲太傅，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

餘以足之時，處處斷絕，委輸不至，而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胡氏曰：「上谷舊有關市，與胡人貿易，漁陽舊有鹽官鐵官。」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溫卹，爲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

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卽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魯陽今汝州，魯山縣）

二年。孫堅移屯梁東，爲卓將徐榮所敗，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爲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胡氏曰：「陽人去魯陽百餘里。」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卽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卻屯涇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要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慙，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爲慎作後駐，溫不聽。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爲聲勢，叛羌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先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畏，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其言，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能用堅，卒用敗走。堅以佐

軍司馬，所見略與人同，固自爲可；但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死耳。」乃使諸將布在諸縣，而自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按梁縣故城，在今汝州西陽人聚，又在梁縣西灃池縣，在洛陽西陝州，又在其西安定郡，今鎮原縣金城，今蘭州府。

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強，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辨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肯遜讓。」紹然之，卽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自河內東之延津，使荀彧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爲之奈何？」彧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謙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並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煥將瓚弩萬張，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閉閣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

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潁川荀彧，皆爲謀主。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爲韓、馥所不禮，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兵圍守魏第，拔刃登屋，魏走上樓，收得魏大兒，撻折兩脚。紹立收漢殺之，魏猶憂怖，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魏在坐上，謂爲見圖，無何起至滎，以書刀自殺。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違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按延津，今衛輝府屬縣，古大河經其北。胡氏引水經注：「清水出河內修武縣，逕濮嘉汲縣，而入於河。」不至朝歌，惟淇水則逕朝歌耳。蓋俗亦呼淇水爲清水。據九州春秋：「紹時在朝歌，清水口，入河之宿胥口，而泮等順大河而東下，故夜過紹營也。」東郡，今東昌府濮陽。今大名府開州。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縣西四十里。

青州，黃巾寇渤海，衆三十萬，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輜重，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按東光縣，今屬河間府。

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強大。袁紹、袁術，亦自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會稽周昂爲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昂走之。袁術遣公孫瓚從弟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上，書數紹罪惡，進兵

攻紹；冀州諸城，多叛紹從瓚。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渤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爲冀州刺史，田楷爲青州刺史，單經爲兗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思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誼誠，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按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胡氏引水經注：「大河故瀆，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分派，東入般縣，爲般河。」余據賢注又曰：「般，卽爾雅九河鉤磬河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魏儀地形志：「安德郡般縣有故般河。」按在今濟南府德平縣東北平原，今爲縣屬濟南府。

初，袁術之得南陽也，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曲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堅兄子貴，率其士衆就袁術，術復表貴爲豫州刺史。術由是不能勝表。胡氏云：「樊城，仲山甫邑，在漢水北。」杜佑曰：「今安養縣。」劉昫曰：「鄧城，縣，漢之鄧縣，古樊城也。宋改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爲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爲鄧城縣。」按樊城在襄陽府漢水北岸，去城二里，鄧又在其北，峴山在城南去襄陽十里。

三年。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鞠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譁呼動地。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歛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初，兖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別救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輩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胡氏曰：「言勢不能相及也。越人習水，故以爲能救溺。」夫公孫瓚，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禽也。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胡氏曰：「水經大河右瀆，東北逕鉅鹿郡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橋亭北，又東北逕信都郡武強縣故城東。」此蓋於河瀆上作橋。注又云：「清河東北，逕界橋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橋。」賢曰：「今貝州宗城縣側有古界橋，此城近枯漳水，界橋當在此水上。」杜佑曰：「界橋在貝州宗城縣東。」按隋宗城縣今廣平府威縣也。界橋在其北。曹操軍頓邱，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胡氏曰：「毒等時掠魏郡，屯於西山。」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操遂擊睦固，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皆大破之。按頓邱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內黃縣今屬彰德府。青州黃巾寇兖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官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甯生民。」鮑信等亦以爲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兖州刺史。操遂進兵。



擊黃巾於壽張東，不利；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兗州府，今屬山東。壽張，今東平州西南，非今壽張縣也。）

董卓既誅，卓故部曲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李賢曰：「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爲叟。」）六月戊午，引傕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太常種拂曰：「爲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傕、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植，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頌，吏民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胡氏引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曰宣平門。」）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帝謂傕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傕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仇，非敢爲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傕等圍門樓，其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威，乃下見之。己未，赦天下，以李傕爲揚武將軍，郭汜爲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爲中郎將，傕等收司隸校尉黃琬殺之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傕等欲殺允，恐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傕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詎曰：「宋翼豈儒，不足議大計。」傕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

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胡氏曰：「所降者，青州黃巾也，故號青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爲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鐵

鍾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胡氏曰：「操之所以芟羣雄者，在迎天子都許，屯田積穀而已。二事乃玠發其謀也。」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定陶董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爲操作書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傕、汜見操使，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傕、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惟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乃厚相報答。胡氏曰：「當是時，董昭在河內，鍾繇在長安，操不能使也，而各爲操道地，蓋聞其雄略，故先爲效用以自結也。」

四年。呂布將士多暴橫，袁紹患之，布因求還雒陽。紹承制以布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圖之。布使人鼓箏於帳中，密亡去，送者夜起，斫帳被皆壞。明日，紹聞布尚在懼，閉城自守。布引軍復歸張楊。

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虞數請會，瓚輒稱病不應。虞恐其終爲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受民盧舍，救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虞與官屬北奔居庸，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瓚、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

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然有奇材。」虞乃備禮，請以爲掾，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二十騎，俱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拜疇爲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公孫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旣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做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一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與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爲桓鮮卑各遣使致饋，疇悉無納，令不爲寇。按薊城東南，疑今南苑也。居庸縣今宣化府，延慶州宋祁所謂「東連盧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險者」是也。田疇所行，乃由宣化、大同、朔平、寧武、綏德、延安、同州諸府州，而至長安，故曰間道。無終，今玉田縣，無終子國也。徐無，今遵化州。西田疇規畫極精，擾亂之世，宜所取法，要在簡要而已。胡氏曰：「西關，卽居庸關北山，卽陰山。」按朔方郡，今曰河套。」

興平元年。時曹操使陳宮將兵留屯東郡，宮遂以其衆潛迎呂布爲兗州牧。布至，張邈乃使其黨劉翊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官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荀彧，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

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賈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賈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官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度。昱至東阿，東阿令潁川襄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呂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按後漢兗州治鄆城縣，今曹州府濮州。魏武創業始於此，濮陽在大名府開州。時劉先主爲豫州刺史，郭貢亦爲豫州，皆私相署置也。或與程昱共守鄆，故曰一州鎮。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惟鄆城與曹州府之范縣，兗州府陽穀縣之東阿不動，故曰惟有三城。倉亭津在范縣東北，去東阿六十里。胡氏曰：「東平國當亢父泰山之道，亢父在濟寧州西南，東平治任城，即濟寧州也。云亢父之險者，中原坦途，而滄甯有縉雲承筐兩城，諸山下臨南陽湖故也。」）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陳，司馬陳留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胡氏曰：「等人者，立等以募人及等者謂之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人，繞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胡氏曰：「既自力勞軍，又促軍進攻者，恐既敗之後，士氣衰沮也。」）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

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旁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既葬，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胡氏曰：「以父堅爲黃祖所殺也。」到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廡，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按壽春，今壽州。舒，今廬州府廬江縣。江都縣，今屬揚州府。丹陽郡，今寧國府城。涇縣，今屬寧國府。按術云：「丹陽爲精兵之處。」唐猶有宣歙弩手之名，此與昭義步兵，同一爲政在人也。

二年。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胡氏曰：『高祖取天下，令蕭何守關中，光武經營河內，令寇恂守河內，皆以爲王業根本。』」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胡氏引賢曰：「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甄城范滂可全。胡氏曰：「衛謂濮陽。」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陸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千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先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取，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

尙不可有也。」（胡氏曰：「徐州子弟，既有父兄之讎，必不心服於操，縱破其兵，猶不能有其地也。」）操乃止。布復從東繙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邱。布初見備，甚尊敬之，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按鉅野縣今屬曹州府，乘氏縣在其西南，東繙宋白曰：「今金鄉縣。」雍邱今杞縣。）

初，丹陽朱治嘗為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為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尙為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胡氏曰：「英雄相遇於草澤，一見之頃，靡然為之服役，此豈聲音笑貌所能為哉？」）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為人美姿顏，能笑語，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邱閣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相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慈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竺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

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襦，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胡氏引老子曰：「盜亦有道，儻無其道，安能爲盜哉？」）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胡氏曰：「策任張昭，昭何足以當管仲、策之斯言，蓋因北方人士書疏，從而歸重耳。英雄胸次，可易測邪？」）按歷陽今和州，橫江在和州東南，當利浦，其江之小浦，當爲今裕溪口也。牛渚營今太平府東北二十里之采石圻。沈約曰：「秣陵，本名金陵，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按卽今江寧府南秣陵城相近地，不得至彼也。梅陵，今上元縣東五十里，上下梅村也，在淳化鎮東。湖熟縣在上元縣東南，秣陵東北。江乘縣在句容縣北。曲阿縣今丹陽縣，在句容東。神亭在丹陽西。丹徒縣屬鎮江府，在丹陽西北。）

張超在雍邱，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胡氏曰：「張超先爲廣陵太守，請臧洪爲功曹，委之以政。」）衆曰：「袁曹方睦，洪爲袁所表用。」（胡氏曰：「洪爲超使劉虞路梗，因寓於袁紹，紹表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必不取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胡氏曰：「臧洪字子源。」）終不肯本，但恐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時爲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邱遂潰，張超自殺，操夷其三族。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小

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甯樂今日，自還接刃乎？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違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供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將吏士民謂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廚米三升，請稍以為饘粥。洪歎曰：「何能獨甘此耶？」使作薄糜，偏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城陷，生執洪，紹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胡氏曰：『自袁安至袁隗四世，安為司徒，子做為司空，孫湯為司空，曾孫逢為司空，隗為太傅，凡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戮力，為國除害，奈何擁衆，觀人屠滅，洪惜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己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傳空復爾為。」容願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甯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卷十 通鑑漢紀

建安元年。

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



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爲疑兵，分軍投查瀆道龔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白龍魚服，困於豫且。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按固陵，卽西陵，在紹興府蕭山縣錢塘江南岸；查瀆，在其西；高遷亭，當查瀆口。）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葦，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按兵亂以後，荒田必多，能興屯田，則常可爲救荒之備，變卽以爲霸業之基。）

二年。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爲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爲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

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胡氏曰：「紹攻公孫瓚，而操乘間東取呂布，操擊劉備，而紹不能襲許，此其所以敗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惟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尙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泰山賊帥臧霸、龔瑗、邢、相、蕭建於莒，破之，霸得建資實，許以賂呂布而未送，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布不從。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百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各陷陳營。布後疎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奪其兵以與續，及當攻戰，則復令順將，順亦終無恨意。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三年，曹操圍張繡於穰，會袁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擊，險僞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它日，或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胡氏引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兵勢有變。」胡氏曰：「言兵勢無常，審知其變，則因敗而爲勝。」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

「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謂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按安衆縣，今南陽府鎮平縣東南，在鄧州之穰縣東北，操還許所必由也。）曹操欲自擊呂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操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待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威著泗水中。」操遺布書，爲陳福禍，布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官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同將軍，官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官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官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官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布乃止。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官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官指布曰：「是子不用官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官曰：「官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官也。」操爲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胡氏曰：「操厚陳宮之家，而不肯存孔融之嗣，必陳宮之妻子，可保其無能爲也。」按彭城，今徐州府。下邳，今邳州，在徐州東北一百五十里。泗水自沛縣逕徐州，至邳州，合沂水，東入淮。胡氏曰：「泗水東南流，過下邳縣西。沂水南流，亦至下邳縣西，而南入於泗，故併引二水以灌城。」水經註：「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

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張良遇黃石公處也。操於此處引沂泗灌城。是也。

四年。袁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胡氏曰：「使紹能用授言，曹其殆乎？」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衆，以代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決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壹，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荀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明，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九月，操遣許分兵守官渡。（按胡氏引章懷注及水經注，通典諸文，以釋官渡，今開封府中牟縣北十二里也。地臨汴水，卽今之大河。）

揚州賊帥鄭寶，欲略居民以赴江表，以淮南劉曄，高族名人，欲劫之，使唱此謀。曄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要與歸家，寶來候使者，曄留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其衆數千人皆誓服，推曄爲主。曄以其衆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胡氏曰：「謂先無名位，爲之資也。」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以相與耳。」胡氏曰：「天下殺亂之時，設有不幸爲衆推，當以劉曄爲法。」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瞻，遣從弟備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彊，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實，願君伐之。」

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硃寶葛越賂勳，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縉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縉勳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黃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贛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勳，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上縉，今南康府建昌縣，西南海昏，卽建昌縣。彭澤縣，今屬九江府皖城，今安慶府懷甯縣。流沂，胡氏云：「地近西塞。」則今大冶縣也。沙羨，今江夏縣。

五年，曹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旣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胡氏引孫子兵法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注曰：「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故右則擊其左，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爲沮衆，械繫之。

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邊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一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胡氏曰：「三軍以氣爲主，氣奪則其軍不振。」》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按白馬縣今衛輝府滑縣在漢大河之南，延津在其西南。）

初，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

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甯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周瑜自巴邱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巴邱，今江西臨江府峽江縣。）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胡氏引賢曰：「釋名曰：櫓者，露上無覆屋也。」）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楯而行。（胡氏引賢曰：「今之旁排也。」）操乃爲霹靂車，（胡氏引賢曰：「以其發石聲烈，震呼之爲霹靂，卽今之礮車也。」）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爲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爲長甃以拒之。操衆少糧盡，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胡氏引賢曰：「致，猶至也。」）兵法：「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溢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彧言於操曰：「紹運車且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彧曰：「徐晃可。」乃遣晃與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濟，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會攸家犯讎，審配收擊之，攸怒，遂奔操。操聞攸來，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爲巢。（胡氏曰：「據水經，爲巢澤，在陳留酸棗縣東南。」）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

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郭圖慙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阮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不及紹渡，爲操軍所執，操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疆，孤猶不能自保，况衆人乎！」（胡氏曰：「此光武安反側之意。英雄處事，世雖相違，若合符節。」按陽武舊在大河南，今在大河北。胡注云：「烏巢在酸棗縣。」今延津縣也，去紹軍遠矣。）

九年，袁尙攻袁譚於平原，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洹水，蘇由欲爲內應，謀泄，出奔操。操進至鄴，爲土山地道以攻之。五月，操毀土山地道，擊甄圍城，周回四十里。（胡氏曰：「土山地道，急攻也。知非急攻可拔，故擊甄圍城，絕其內外，以久困之。」）初，令饒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尙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斫問事杖，擊著馬邊。（胡氏曰：「問事卒也，主行杖，猶伍伯之類。問事杖，問事所執杖也。」）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葦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



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入，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胡氏曰：「不先經操營前，則守圍者必疑，不可得而收縛，圍亦不可開矣。孚之來也，其定計固指從章門入也。」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胡氏曰：「操知其復出，非不欲嚴爲之防也，審孚所以得入之由，服其多智，有不可得而防者也。」孚知外國益急，不可復冒，乃詣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尙兵旣至，諸將欲避之。操曰：「尙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胡氏曰：「從大道來，則人懷救根本，不願勝敗，有必死之志；循山而來，則其戰可前可卻，人有依險自全之心，無同力致命之聲。操所以料尙者如此。兵法所謂觀敵之動者也。」尙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爲營。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尙對決。操逆擊之，敗還。尙亦破走。操復進圍之，尙奔中山，蓋收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胡氏曰：「謂袁也。」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榮爲東門校尉，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辛評家繫鄴獄，辛毗馳往欲解之，已悉爲配所殺。操兵縛配詣帳下，毗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豷，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操引見，謂配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遂斬之。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鞫，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按：濟南府平原縣在彰德府臨漳縣故鄴縣之東，操由林縣之洹水進攻之。鄴城在漳南岸，漳城引河在趙國馬臺西，鄴城西北也。滏水在鄴西，舊入漳水。中山今定州。）

十二年。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破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躡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疇皆拒之。及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出，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滄下，溼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逕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躡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塹山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車重在後，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前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乃引兵還，康果斬尚、熙送其首。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尚、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願

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以五百戶封田疇爲亭侯，疇曰：「吾始爲劉公報仇，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胡氏曰：「豪傑之言，故自與常人不同。」水經注曰：「自無終東出廬龍塞，又東越涇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越平岡，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田疇引軍出廬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山，望柳城也。」按平岡縣，今承德府平泉州豹河間地。廬龍，非縣名，乃遵化州喜峰口外塞名也。柳城，在今土默特右翼旗。無終，今玉田縣。白檀，今承德府灤平東南，非縣也。徐無山，今遵化州西北，馬蘭關東。白狼山，今名布祜圖山，在建昌縣。鮮卑庭，時蓋在今喀喇沁中旗，故去柳城二百里。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胡氏曰：「備以梟雄之才，聞徐庶一言，三枉駕以見孔明，此必庶之材器有以取重於備，併遂信之也。庶自辭備歸操之後，寂無所聞，今觀其捨舊從新之言，質天地而無愧，則其人從可知矣。」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

之胃，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胡氏曰：「所謂俊傑者，量時審勢，規畫定於胸中，倘非其人，未易與之言也。」〕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徵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嘗謂孔明爲臥龍，士元爲鳳雛，德操爲水鑑，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胡氏引漢晉春秋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十三年，初，巴郡甘甯，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甯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其禍。〔胡氏曰：「聚而不用，其禍必至。」〕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甯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鶴還營，待甯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甯，祖不用。甯遂亡奔孫權，獻策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必爲其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胡氏曰：「謂在吳之西，據上流之形勢。」〕甯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舉酒屬甯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胡氏曰：「釋名曰：『船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挾守河口，以楫闔大柵，繫石爲碇。〔胡氏曰：「楫闔，機櫓也。」〕郭璞曰：「落穫也，中作器索。」〕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柵，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梟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胡氏曰：「應劭曰：『河水自江夏別至南郡華容爲

夏水，過江夏郡而入於江。一蓋指夏水入江之地爲夏口，今漢陽縣。

曹操使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遼在長社，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三將任氣，多共不協。操使司空主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按長社，今長葛縣。潁陰，今許州東北。陽翟，今禹州。）

九月，曹操至新野，劉琮舉州降，以節迎操。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取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劉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微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車，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一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擗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河遇

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按樊城在襄陽府北，據漢水爲鎮。南郡治荊州府江陵縣。當陽長坂，今當陽縣東南。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遺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往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

未，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胡氏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一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一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一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惟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箋曰：「諸將更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胡氏曰：「言新附之人，心懷狐疑，未能出死命，而爲之力戰也。」）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

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杜佑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疾，乘人之所不及，非戰之船也。鬪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幟，旛金鼓，此戰船也。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先以書檄操，許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淖，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蹈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胡氏曰：「水經注：『江水過鄂縣，北而東流，右得樊口，樊山下寒溪水所注也。』陸游曰：『黃州與樊口正相對。』郡國志：『鄂縣屬江夏郡，孫策破黃祖於此，改曰武昌，今壽昌軍是也。』通鑑以爲孫權所改。」按今武昌府武昌縣卽鄂縣樊口，江浦也。柴桑，今九江府德化縣西南九十里之柴桑山。夏口，胡



氏引前書地理志曰：「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水。」水經注曰：「黃鶴山東北對夏口城，亦沙羨縣治。」蓋齊梁之魯山城，今之漢陽軍即其地，所謂漢口也。蓋本在江北，自孫權取對岸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按即漢陽縣也。赤壁，胡氏引水經注：「江水自沙羨而東，右逕赤壁山北。」郡縣志：「赤壁山在蒲圻西百三十里，北岸為林，與赤壁相對，即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船處。」武昌志曰：「曹操自江陵追劉備至巴邱，遂至赤壁，遇周瑜兵，大敗，取華容道歸。赤壁山，在今嘉魚縣對江北之烏林，巴邱，今巴陵，華容，今石首也。黃州赤壁非是。」按此言赤壁甚明晰，在今武昌府嘉魚縣東，華容，則荊州府監利縣也。」

孫權使威武中郎將賀齊討丹陽黠賊，黠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不可得攻，軍住經月。齊陰募輕捷士於隱險處，夜以鐵戈拓山潛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令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大驚，守路者皆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之。（按黠，今縣名，林歷山在祁門縣西八十里，皆屬徽州府漢魏間，其地稱險，今不然者，昔時老林深箐，人不敢入，今則人煙聚處，皆成康莊也。）

十四年，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疆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奪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雲、魏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按雲、魏，今商城縣東北。）

十五年，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陽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

結友而別。

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以助化。」爲其將區景所殺。胡氏曰：「據史自賈琮以前，皆爲交趾刺史，未得爲交州。」晉志：「永和九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爲州，朝議不許，卽拜敞爲交趾刺史。」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士燮爲交趾太守，共表立爲州，乃拜津爲交州牧。

十六年，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曹操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胡氏曰：「在我而不在敵，故可以制勝，此未易與常人言也。」）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旣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胡氏曰：「二者皆所以離之也。」）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楊秋奔安定。諸將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

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胡氏曰：「兵法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當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胡氏曰：「當此之時，關西之兵，最爲恃強，而破於操者，半制不一也。潼關在宏農華陰縣，經注曰：『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晉所謂桃林之塞，秦所謂陽華是也。」蒲阪津在蒲阪縣西，河西，卽唐之蒲津關，前書：「渭水至船司空入河。」後漢省船司空，屬華陰縣，渭口之東，卽潼關也。按潼關今潼關廳東南四里，蒲阪津在山西，卽蒲津關，渭口今同州府華陰縣東北五十里。

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爲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書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馳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從事廣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法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

吾以仁操以誦，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荆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輜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按廣漢，今潼川府遂寧縣。墊江，今重慶府合州巴郡治江州縣，即今巴縣。涪，今綿州彰明縣地。胡氏曰：「巴郡治江州，墊江縣屬巴郡。涪縣屬廣漢郡。墊江水，蓋即涪內水也。」庾仲雍曰：「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對外水。」白水關在廣漢白水縣。劉璋置軍屯守，即楊懷高沛之軍也。杜佑曰：「梁州金牛縣漢葭萌縣地，縣南有故白水關。」按在今保寧府昭化縣西北，昭化縣，即漢葭萌縣也。）

十七年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感人不暇入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按吳晉六朝，皆都江甯府城東北隅，其地即今臺城是也。北臨元武湖，即今後湖。粵匪之亂，臺城加高六尺，野人牧豎，尚檢得赤烏年舊軼也。秣陵縣治在其南六十里，今秣陵關亦遭賊燬矣。舒桐諸山水，匯爲巢湖，湖尾間入江處，今曰裕溪河，河東屬今巢縣，有濡須山，西屬今無爲州，有七竇山，河流兩山間，大石橫互，爲石梁，最爲險要。吳魏以此分界，故吳人緣河因山勢作塢，壁形如偃月，曰濡須塢，立關其上，曰東關，帶以長隄，曰東興堤。）

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疆兵，據守關頭。（胡氏曰：「卽白水關頭也。」）聞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裴東外作歸形，此二子旣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法，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爲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客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言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殺關羽，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胡氏曰：「此用龐統之中計也。」）按白帝城在夔州府奉節縣西涪城，今縣川。

十八年，曹操進軍，備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江西營。（胡氏曰：「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楫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一權爲賤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抵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初，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爲孫權所略，欲徙令近內，以問揚州別駕蔣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旣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蕪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淝以南，惟有皖城。濟後奉使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

接燕縣，南燕國也，今延津縣；白馬縣，今滑縣，皆屬衛輝府。廬江、九江、新春、廣陵，皆東渡江，合淝以南，惟有皖城，則東自揚州，西迄蘄州，北至固陵，惟合鄒懷甯二縣，此外皆成邱墟，由此以迄隋初，江北淮南，道生荆棘，蓋此乃南之甌脫也。

益州從事廣漢 鄭度，聞劉備舉兵，謂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庫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遣其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縣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 李嚴、江夏 費觀、督縣竹諸軍，嚴觀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瓚、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兵圍之，任勸兵出戰於厲橋。胡氏曰：「厲江在雒縣南。」軍敗，任死。按 巴西，今保甯府；梓潼縣，今屬縣州，皆由白水關西南趨成都，必由要道也。縣竹縣，亦屬縣州，過涪而西，近成都矣。雒縣，今漢州。又過縣竹而距城九十里矣。

初，曹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凡萬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 韋康遣別駕 閻溫出告急於夏侯淵。胡氏曰：「夏侯淵時屯長安。」外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意。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爲使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 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操使夏侯淵救冀，未到，超來逆戰，淵引

軍還。會楊阜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阜外兄天水姜敘，爲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阜見敘及其母，歎敘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虛殺州將，豈獨阜之憂？」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超疆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胡氏曰：「姜敘字伯奕，楊阜字義山。」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敘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爲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何？」異厲聲應曰：「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况一子哉？」九月，阜與敘進兵入鹵城，昂奉據祁山以討超。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說超：「使自出擊之。」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遂南奔張魯。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按冀州今伏羌縣。歷城，今成縣之建安城。鹵城，在秦州西祁山。胡注云：「在長道。」今禮縣東南，西和縣北也。）

十九年，初，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胡氏曰：「收熟，謂稻成熟而收之也。有糧則可以增衆。」宜早除之。閏月，樂進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運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甯爲升城督，甯子持練，身綠城爲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拜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胡氏曰：「夾石在今安徽府桐城縣北四十七里，今名西峽山。」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沂沭流克巴東。胡氏曰：「

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建分巴郡安漢以下爲永甯郡。建安六年，劉璋以永甯爲巴東郡。」唐夔州開州之地也。一。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旣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健爲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爲流矢所中，卒。法正、糜竺與劉璋，乃陳形勢，疆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胡氏曰》：「蜀志：『後主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爲建寧郡。』恢此時蓋爲益州郡督郵，史因後改郡名而書之耳。」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還璋於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胡氏曰》：「凡城中公私所有金銀，悉取以分賜將士，至於穀帛，則各還所主也。」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羸、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按》：巴東，今夔州府，自荊州入川之門戶也。江州，則過夔而西，至重慶府巴縣矣。巴郡，即治江州。江陽，今瀘州。犍爲，今嘉定。敘州二府等地。巴西



今保寧府德陽，今潼川府遂寧縣東南。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到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厲虐，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胡氏曰：「孔子曰：『政寬則濟之以猛。』孔明其知之。」）劉備以零陵、荊州爲廣都長，亮衆事不治，時又沈醉，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按：廣都，今華陽縣東南。）

二十年，曹操自將擊張魯，至陽平。張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橫山築城十餘里，初操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爲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山峻難登，旣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會前軍夜迷惑，錯入張衛別營，營中大驚，操進兵攻衛，衛等夜遁。張魯聞陽平已陷，乃奔南山入巴中。（胡氏曰：「今興元府古漢中之地也。興元之南有大行路，通於巴州，其路險峻，三日而達於山頂，其絕高處謂之『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孤雲兩角，二山名也。今巴州漢巴郡宕渠縣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謂之中巴，巴之北境，有米倉山，下視興元，實孔道也。」）左右欲悉燒實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實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之。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

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吾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相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胡氏曰：「七日之間，何以遽謂之小定？曄蓋窺規備之守蜀有不可犯者，故為此言以對操焉耳。」）乃還。（按陽平關，即白馬關，在漢中府沔縣西北。巴中今保寧府。）

八月，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胡氏曰：「操以遼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犒饗，明日，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前突圍，拔出餘衆，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按吳魏以巢湖為界，吳攻魏，則圍廬州府合肥，逍遙津在合肥東。）

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獲，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南鄭。（按重慶府巴郡也。夔州，巴西，東保甯，巴西也。宕渠，今綏定府渠縣。）

二十二年，孫權留子虜將軍周泰督濡須，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大爲酣樂，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鬥處，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胡氏曰：「周泰傳，權住宣城，忽略不治，圍落山賊卒至，權始上馬，賊鋒刃已交，泰投身衛權，身被十二創，是日微泰，權幾危。」）又從討黃祖，拒曹公，攻曹仁，皆有功，故委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道從，鳴鼓角作鼓吹而出。於是盛等乃服。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按下辨，今階州成縣。）

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甯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攸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胡氏曰：「言可大部伍，擇取精銳也。」）權從之，以爲帳下右部督。會州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胡氏曰：「東三郡，丹陽、新都、會稽也。」）彊者爲兵，羸

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盡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

二十三牟。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健為揚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即真。初，健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健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二十四年。夏侯淵戰雖數勝，曹操常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信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謀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雲，張郃引兵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為，督軍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操。操善之，遣使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胡氏曰：「斜谷道險，操恐為備所邀截，先以軍遮要害之處，乃進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

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爲膽也。」胡氏曰：「言其膽大，能以孤軍充操大兵。」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操恐劉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胡氏曰：「操蓋已棄武都，而不有矣，諸氏散居秦川，苻氏亂，垂自此始。」劉備遣宜都太守扶風孟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殺房陵太守蒯祺，又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河水下，統達軍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按定軍山在漢中府沔縣東南，斜谷在鳳翔府郿縣房陵，今房縣上庸，今竹山皆屬郿陽府。

二十五年，魏王丕以安定太守鄒岐爲涼州刺史，西平麴演結旁郡作亂，以拒岐。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皆自稱太守以應演。武威三種胡復叛，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蘇則，則將救之，郡人皆以爲「賊勢方盛，宜須大軍」。時將軍郝昭、魏平先屯金城，受詔「不得西度」。胡氏曰：「金城與武威、張掖、酒泉隔河。」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驚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達而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毋丘興擊張進於張掖。麴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實欲爲變，則誘而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黃華，懼乞降。河西平。按建安中，分置西平郡，今西寧府是也。涼州在其北，張掖在涼州西，酒泉又在張掖西，金城治今蘭州府皋蘭縣。

卷十一 通鑑漢紀

昭烈帝章武元年。帝取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帝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進兵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爲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按：巫，今巫山縣，秭歸，今歸州。）

涼州盧水胡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魏主召鄒岐還，以京兆尹張既爲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胡七千餘騎，逆拒既於鶴陰口。既揚聲軍從鶴陰，乃潛由且次出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已揀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十一月，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敕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河西悉平。（按：鶴陰口，今靖遠縣。且次，胡氏以爲播次。今古浪縣在靖遠之西。武威，涼州府首縣。顯美，今永昌縣，在涼州西。）

二年。帝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領軍於夷道猓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

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敵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帝自恨山通武陵，使侍中襄陽馬金錫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遂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外，立數十屯，以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自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於吳王曰：「陵要害國之關限。」胡氏曰：「自三峽下夷陵，連山疊嶂，江行其中，迴旋湍激，至西陵峽口始優爲平流。夷當峽口，故以爲吳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他憂者。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反捨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閏月，遜將進攻，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胡氏曰：「言一拔頃而兵之勝勢成也。一爾，猶言一如此也。」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利等首，破其餘營，別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威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入，自擔燒鏡鐵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帝大慚，曰：「吾乃遜所折辱，豈非天耶？」胡氏曰：「依險行兵，敵扼其衝，情見勢屈，敵乘其懈，至於失師，此非天也。」將傷傅彤爲後殿，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畿沂江而退。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也。」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被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

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圍兵果潰。初，諸葛亮與魯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帝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李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胡氏曰：「觀孔明此言，不以漢主伐吳爲可，然而不諫者，以漢主怒盛，而不可阻，且理上流，可以勝也。兵勢無常，在於觀變出奇，故曰孝直在，必不傾危。」）帝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胡氏曰：「曹公不追關羽，陸遜不再攻劉備，其所見固同也。以智遇智，三國所以鼎立與。」）初，魏主聞帝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按夷道今宜都縣獠亭，在縣北。巫峽在巫山縣。建平今歸州。夷陵今宜昌府。馬鞍山在其境。白帝城夔州府也。）

魏主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吳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魏主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益，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吳王以揚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十一月，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魏主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非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倖？苟顯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救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綆纜悉斷，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魏主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



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廬戰死。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爲南郡外援。按洞口，胡氏據張遼、賀齊、王淩及譙王尚之諸傳，以爲在歷陽江邊，疑今東溝，在六合縣，自合肥順淝河出江也。濡須自裕、弩口出江。江陵中洲，胡注以爲「卽百里洲，其洲自枝江縣西至上明，東至江津，江津北岸卽江陵故城。」據此，是在江陵縣西南。

三年，魏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吳朱桓分兵赴之。旣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耶？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旣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自來，向不足憂。况仁等耶？」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胡氏曰：「油船蓋以牛皮爲之，外施油以扞水。」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蒙、臯、孫、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虜死者千餘人。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卻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爲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不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

險猶尙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涪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涪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尙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惟陛下察之！魏主卽詔尙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尙尙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魏主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悉召諸軍還。（按胡氏引杜佑以爲羨溪在濡須東三十里，麩臬今巢縣西北，麩臬鎮涪中，在江陵城東北。）

帝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尙書令李嚴爲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詔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帝崩於永安，諡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爲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卽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胡氏曰：「參署，謂所行之事，參其同異，署而行之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胡氏曰：「違，異也。覆，審也。難於違異，難於覆審，則事有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躡，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胡氏曰：「徐麻，字元直，董和，字幼宰。」）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基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經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義陽胡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容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

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容卒，亮垂泣三日。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變以求附於吳。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雋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丞相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按益州今雲南省永昌，今爲府。牂牁今貴陽，尊義等府。越雋今寧遠府及越雋廳。）

尚書義陽鄧芝言於丞相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卽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帝禪建興二年，吳使張溫來聘，自是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帝及諸葛亮書，帝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封之。帝復遣鄧芝聘於吳，吳主謂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

盡其忠，將提袍鼓，則戰爭方始耳。」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魏主如許昌，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修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魏主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耶？」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淮，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乘。（胡氏曰：「植木於內，以蘆葦遮其外，爲疑城假樓。今淮甸諸郡城敵樓，皆以蘆葦遮護之。」）聯縣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魏主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御龍舟暴風，漂蕩幾至覆沒。魏主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勤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按許昌今許州，蔡河在扶溝縣，至陳州府入潁，潁河至潁上縣入淮。壽春，卽壽州，在淮水南岸，此水道也。自此如揚州，步道也。江乘，在句容縣北，其北岸卽揚州府儀徵縣。）

三年，丞相亮率衆討雍閬，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城，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胡氏曰：「此馬謖所以爲善論軍計也。」）亮納其言。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雋入斬雍閬，及高定、庾隆、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柯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圍餘衆，以拒亮，獲素

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 永昌 牂柯 越雋 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蠲定，夷漢羸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滇池，胡氏曰：「池周迴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未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按滇池在今雲南 府 昆明 縣 南，其下流入金沙江，以多石磧，故淺狹也。」

八月，魏主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尙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魏主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逕路夜要之，魏主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蔣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未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從之。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蹠船，令聚豫作土豚，胡氏曰：「目錄作土隆，廣韻作土垠，注云：「以草裹土築城及鎮水也。」」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闢入淮，中乃得還。（自譙循渦入淮，自亳州 東南循蒙城懷遠而至鳳陽也。廣陵故城，謂之蕪城，在揚州 府 城北。魏舟滯於高郵 寶應之間，故曰東近湖，北臨淮，精湖一作津湖，在寶應 縣 界。）

四年，魏主還洛陽，謂蔣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

吳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吳王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入牛以爲四耦。」（胡氏曰：「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漢志：「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耦。」注云：「並兩耜而耕也。」）雖未及古人，亦欲令與衆均其勞也。」（按亂離之後，必有草萊，此富國之本也。）

吳交趾太守士燮卒，吳王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交州刺史呂岱，以交趾絕遠，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胡氏曰：「海南三郡，交趾、九真、日南也。海東四郡，蒼梧、南海、鬱林、合浦也。」）遣良與時南入，而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胡氏曰：「自漢末之亂，南方之人，率宗黨相聚爲兵，以自衛。」）良留合浦，交趾相鄰，變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未兄治，合宗兵擊不克。呂岱上疏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往。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知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岱以燮弟子輔爲師友，從事，遣往說徽，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斬之。徽大將甘醴及栢治，率吏民共攻岱，岱奮擊破之，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按交趾，今越南國，合浦縣屬廉州府，廣州府今廣東省會，兵貴拙速，不聞巧遲。）

五年 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

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禱允之慢，以章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難，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河北陽平石馬亮辟廣漢太守姚掾，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尙，令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按河北漢中府沔水之北也。陽平關在其西北，石馬，依法作白馬爲是，在沔縣西北，卽陽平關也。姚掾進士人才所以濟時，有而不用，適以資敵。）

魏主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嶽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燒而避人，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推軍就南鄭，討亮道旣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

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有齟齬。魏主乃止。

初，孟達既爲魏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達心不自安。丞相亮聞而誘之，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塞，以救達。胡氏曰：「蓋吳兵向定橋而蜀兵向木蘭塞也。」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西城，卽魏興郡，今興安府安康縣也。安橋，在其西北。木蘭塞，在洵陽縣東南。新城，郡今鄠陽府房縣，在興安東南。按孟達於次年正月爲司馬懿所殺，附記於此。）

六年，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懿延曰：「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郿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胡氏曰：「魏置郿閣於橫門，以積粟，民聞兵至，必逃散，可收其穀以周食。」比東方相合聚，尙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遠。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胡氏曰：「由今觀之，皆以亮不用延計爲怯。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亮之不用延計者，知魏主之明略，而司馬懿輩不可輕也。亮欲平取隴右，且不獲如志，况欲乘險僥倖，盡定咸陽以西耶？」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郡，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爲疑兵，據箕谷。魏主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帝崩數歲，寂然無聞，



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上下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魏臣未知計所出，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初，越雋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亮深加器異。昭烈帝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遺孤，思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謖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亮旣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亮上疏請自貶三等，帝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斂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爲鎮軍將軍。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畧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胡氏曰：「謂兵之勝敗在將也。」）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徵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市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胡氏曰：「善敗者不亡，此之謂也。姜維之敗，則不可復振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智，辟爲倉曹掾，使典軍事。曹真討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於

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按：陳倉，今漢中府寶城縣東北，自此由留壩廳折而東，循秦嶺，秦嶺太白別支也。其嶺橫互西東，在寶城南鄭城固洋縣之北，又折而北，遂至西安府古長安也。子午谷，在西安府南抱龍谷西，而南直秦嶺，若從斜谷，則由寶城北歷鳳縣寶雞，而至郿縣之西。隴右，在鳳翔以西，其谷胡注以爲寶縣北十五里，卽所謂陳倉之南也。天水，今秦州南安，今鞏昌府隴西縣西北，安定，今平涼府境，皆隴右也。街亭，今秦州秦安縣東。武侯蓋以疑兵據箕谷，若達斜谷向郿者，而軍由鳳縣西北行，出兩當徽縣，以達祁山也。赤岸，在寶城北。注云：「置庫於此，以儲軍資。」蓋庫必近水，以便轉運，此泝寶水至赤崖，以使向西陸運也。後出從陳倉，謂由寶水而北，順斜水至郿。）

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飭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方所聞知者。（胡氏曰：「所謂山越宗帥也。」）令譙挑揚州牧曹休；（胡氏曰：「魏揚州，只得漢之九江廬江二郡地，而江津要害之地，多爲吳所據。」）飭乞遣親人齎賤以誘休，言：「被讎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休聞之，率步騎千萬，向皖以應飭。魏主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爲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魏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絀地也。」（胡氏曰：「言其地險，師行由之，爲所冒挂，進退不可也。」）孫子地形篇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可以往，難以返，曰挂。」若入無疆口，（胡氏曰：「無疆口，在夾石東南。」）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於石亭。

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並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魏主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吳人望見，逵軍驚走，休乃得還。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逵以免。（按東關卽濡須口，吳所築城也，夾石在安慶府桐城縣。胡氏曰：「九域志，桐城縣北有挂車嶺。」石亭在潛山縣東北。）

丞相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胡氏曰：「因祁山之敗，疑魏不可伐。」）亮上言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以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胡氏曰：「疲於西，謂郿縣祁山之師，務於東，謂江陵東關石亭之師也。」）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破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勢鬚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胡氏曰：「困於南陽，謂攻穰爲張繡所敗也。險於烏巢，謂攻袁紹將淳于瓊時也。偏於黎陽，謂攻袁譚兄弟時也。幾敗伯山，

謂與烏桓戰于白狼山時也。殆死潼關，謂與馬超戰時也。危於祁連，當考；或曰「國袁尙於祁山」時也。僞定者，言雖定一時之功，而有心於冀漢，故曰僞。」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胡氏曰：「昌霸、昌稀也。操累攻不下，後命于禁擊斬之。四越巢湖不成，謂攻孫權也。李服蓋王服也。與董承謀殺操，被誅。夏侯謂夏侯淵守漢中，爲先主所敗也。」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厚、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竇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胡氏曰：「亮意欲及魏與吳連兵，未解，乘虛而圖之也。」）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梯歸蹇，魏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郝昭鄉人，郝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你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壘，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救之。魏主召張郃於方城，使擊亮，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解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

擊斬雙。胡氏曰：「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尙論其才，則全城卻敵者，其才非優於攻者也；客主之勢異耳。故曰用兵之術，攻賊最下。」按出散關向陳倉，此褒斜正路，今驛道也。

七年。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來告，朝臣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覺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尙多，將相韓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刀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執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胡氏曰：「蜀與吳和，則雖傾國伐北，不須東顧以備吳，而魏河南之衆，欲出備吳，不得盡西，以抗蜀兵。」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爲界。

八年。魏曹真諱：「由斜谷入寇，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魏主從之。使大將軍司馬懿、沔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成入。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魏主從羣議。真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直據之遂行。胡氏曰：「詔以議下，真將與之商度可否也。真銳於出師，遂以詔爲據而行。」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少府楊阜上疏曰：「諸

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慮，稽閱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糞，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坡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九月，魏召曹真等班師。（按成固，卽城固縣，屬漢中府。胡氏曰：「赤坡，在洋州東二十里。龍亭山，坂色正赤，魏兵沂漢水，及從子午道入者，皆會於城固。故於此待之。」按洋州，今洋縣。）

九年。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平。亮帥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胡氏曰：「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少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鞞，軸，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郃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微亮來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胡

氏曰：「無當蓋蜀軍部之號。」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

（按祁山在今西和縣西北，雍今鳳翔縣，郃今郿縣，皆屬鳳翔府。鹵城在秦州西，木門山亦在州西南。）

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胡氏曰：「喻以後主指，言運糧不繼。」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己不辦之責。又表帝說：「軍偽退，欲以誘賊。」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敕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請至心感動，始終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震也。（梓潼縣，今屬蘇州。）

十年，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魏主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胡氏曰：「海道自東萊浮海，陸道自遼西度遼水。」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饗計孝，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不聽。豫等往皆無功。

吳陸遜引兵向廬江，魏人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

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胡氏曰：「魏揚州治壽春，距合肥二百里。」）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輦，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掩其歸路，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大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淮北為守。」（胡氏曰：「濟言望風移戍，吳必劫略無限，將限淮以自守也。」）魏主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懼。』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陽宜口注以為即陽泉口，今霍邱縣西也。）

十一年，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為之大赦。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為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劍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念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為鼠子所前，卻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陸遜等上疏諫，吳主乃止。吳主數遣人慰謝張昭，昭固不起。吳主因出過其門，呼昭辭疾，吳主燒其門，欲以恐之，昭亦不出。吳主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事後朝會。初，張彌、許晏等至襄平，公孫



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強等，及吏兵六十人，置元菟、元菟在遼東北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羣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無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羣等然之，於是陰相結約，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爲郡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門，旦、羣、德、強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疽瘡著膝，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強使前，德獨留守羣，採菜果食之。旦強別數日，得達句麗，因宣吳主詔於句麗王位宮，及其主簿，給言：「有賜爲遼東所劫奪，一位宮等大喜，卽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吳，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鷄、鷄皮十具。旦等見吳主，悲喜不能自勝，吳主壯之，皆拜校尉。」按襄平今奉天府遼陽州元菟郡，在其東北，開原撫順以東，高句麗在鐵嶺之東。

是歲吳主出兵，欲圍新城。胡氏曰：「合肥新城也。」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兵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六安今六安州。）

廉降都督張翼，用法嚴峻，南夷豪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巴西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歸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胄斬之。（廉降都督住平夷縣，在今大定府界。）

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胡氏引亮集曰：「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分墨，去前腳孔分墨，三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一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二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二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胡氏曰：「按明年亮即出斜谷，所謂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通自再攻祁山之役，至是凡三年也。斜谷口，在郿縣。」）

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魏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壅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卻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武功在郿東北，渭水北岸。五丈原，在郿縣西，渭水南。）

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胡氏曰：「卽太和六年，滿寵所築新城也。」）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魏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

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胡氏曰：「言窺見吾所以待敵之計也。」）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寵表請召中軍兵，并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魏主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毒春。魏主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救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魏主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又吳吏士多疾病，魏主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魏主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遜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蒔豆，與諸將弈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胡氏曰：「謂敵既知權還，料遜兵當退，已分守要害之處，欲以遮截，遜所部兵，既無進取之氣，而有遮截之慮，則其意恐動，將至於或降或潰也。」）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趣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胡氏曰：「巢湖口，卽今柵江口，在歷陽西南百五十里。」按卽今含山縣裕溪口也。河口卽今漢口。白圍，今日白河口，在襄陽東北。新市，在京山縣。安陸，今安陸縣。石陽，在其南，皆漢江夏郡地也。」）

魏司馬懿與丞相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使衛尉

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尙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胡氏曰：「費禕，字文偉，亮不答繼禕之人，非高帝此後亦非乃所知之意，蓋亦見蜀之人士無足以繼禕者矣，嗚呼！」）是月，亮薨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歎曰：「天下奇才也。」（胡氏曰：「方亮之出也，懿以爲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及亮既死，退軍，懿案行其營壘處，所以爲天下奇才。觀此，則知懿已料亮之必屯五丈原，而力不能制，姑爲此言，以安諸將之心耳。」）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儀不假借。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與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謀乎？」禕對曰：「延儀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隳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強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及司馬

費禕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秘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當自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之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奔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撓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謙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尙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北行，赴難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論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於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由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入谷入斜谷也。北谷曰斜，南谷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爲一谷。）

初，長水校尉糜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怏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袵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蜀人所在求爲諸葛亮立廟，帝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上言：「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斷其私祭。」從之。帝以左將軍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尋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吳人聞諸葛亮卒，怨魏承衷取蜀，增巴邱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帝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吳主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爲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吳主大笑，嘉其抗盡禮之亞於鄧芝。（巴邱，卽巴陵，今岳州府巴陵縣是也。永安，卽今夔州府。）

吳諸葛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爲：「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遁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盡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數曰：「恪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感陳其必捷，吳主乃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使行其策。按此指今徽甯二府言之，東界湖州、嚴州、西界、饒州、南界、廣信、衢州、吳會稽、新都、番陽四郡地也。昔爲深險，今爲通衢，昔稱果勁，今爲懦弱，盡信書則誤矣。）

十五年。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胡氏曰：「四部當作四郡，謂吳郡、會稽、新都、鄱陽，皆與丹陽鄰接，山越依阻出沒，故令各保其疆界也。」）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胡氏曰：「使諸將入阨幽阻之地，故謂之內。」）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

## 卷十一 通鑑漢紀

延熙元年。春正月，魏主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胡氏曰：「討公孫淵也。」）議臣或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魏主曰：「四千里征伐，（胡氏曰：「續漢志：遼東郡在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魏主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魏主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遠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魏主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

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緒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胡氏曰：「淺規，謂規圖淺攻，不敢深入。吳君臣之爲謀，已不逃蔣濟所料矣。」按沓，漢沓氏縣也，今金州廳沙河。）

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行、楊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胡氏曰：「遼口，遼水津渡之口也。」）兩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枝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胡氏曰：「競，爭也。懿之語，珪猶有度辭，蓋其急攻孟達，豈特與糧競哉？懼吳蜀救兵至耳。」）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鈔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胡氏曰：「言善兵者，能因事而變化也。」）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魏主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霖，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鈎衝。（胡氏曰：「楯，干也。攻城之士，以扞蔽其身。櫓，樓車，登之以望城中。鈎，鈎梯也，所以鈎引上城者。衝，車也，以衝城。」）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肅請「解圍卻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



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一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觀，遼東樂浪、元、幽、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中國人欲置舊鄉者，悉聽之，遂班師。（按襄平，今奉天府遼陽州，淵所都也。遼隧，今海城縣，西首山，今日手山，在遼陽州西南，遼水東岸，梁水，今牛莊東之鞍山河也，帶方郡，在元、菟西南。）

四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吳主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憐荆揚之地，舉疆、羸之數，使疆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於隴右，投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犄角並進，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吳主不能用。（胡氏曰：「傾國出師，決勝負於一戰，符堅之所以亡也。吳主非不能用殷札之計，不肯用也。」）夏四月，吳全琮略淮南、浹、芍、陂，周回三百二十四里，與陽泉、大業，並孫叔敖所作，開溝引淝水爲子午渠，開六門，灌田萬頃。（諸葛恪攻六安，朱然圍樊，諸葛瑾攻柘中）（胡氏曰：「魏時夷正、權、叅、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宣城、西山、隔、河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河南之膏腴沃壤，謂之柘中。）征東將軍王凌、揚州刺史孫資，與全琮戰於芍陂，琮敗走。荆州刺史胡質，以輕兵救樊，或曰：「賊威不可追。」質曰：「樊城卑，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吳兵猶在荆州，太傅懿曰：「柘中民夷十萬，隔在水

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六月，太傅懿督諸軍救樊，吳軍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大獲而還。（芍陂在今壽州，曹氏之屯田也。六安今直隸州樊，卽襄陽之樊城。相中在南漳縣西南，去襄陽百五十里。）

大司馬蔣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胡氏曰：「關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故國，謂之秦川。」）道險運糧難，卒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河東下，襲魏興、上庸。（胡氏曰：「欲爭天下，則當出秦川，魏興、上庸非其地也。」）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人，咸以爲「事有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帝遣尙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乃上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常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不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西有虞，赴之不難，請徙屯涪。」帝從之。（胡氏曰：「漢河之水，自漢中東歷魏興、上庸，以達於襄陽，謂漢水由興安、洵陽以達襄鄴也。涪，今綿州。」按涼州之地，蜀惟得陰平、武都二郡，卽規畫之，不過廣地苟存爾。由興安而出，所謂還路甚難，乃確論也。）

魏人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尙書郎汝南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昔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夏，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二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胡氏曰：「史究言鄧艾興屯田之利。」）

六年，吳諸葛恪遠遣謀人，觀相徑要，欲圖壽春。太傅懿將兵入舒，（胡氏曰：「舒縣屬廬江郡，春秋之故

國也。時在吳魏境上，棄而不耕，去皖口甚近。——欲以攻恪。吳主徙恪屯於柴桑，步騭、朱然各上疏於吳主曰：「自蜀還者，咸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爲之備。」吳主答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甯可復以此有疑耶？人言苦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之。」（舒，今舒城縣。柴桑，今九江府德化縣。）

魏征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王昶上言：「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新野縣，在南陽府南。）

七年。魏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夏侯元，大將軍爽之姑子也。元辟李勝爲長史，勝及尙書鄧颺，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寇蜀。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西至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與元自駱口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胡氏曰：「自蔣琬屯涪，蜀之重兵在焉。」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五百餘里。閏月，帝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棋。於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曹爽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涪軍及費禕兵繼至，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鄧颺、李勝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太傅懿與夏侯元言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元懼，言於爽。五月，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是歲，大司馬琬以病

固讓州職於大將軍禕；帝乃以禕爲益州刺史，以待中董允守尚書令，爲禕之副。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爲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欲效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按駱谷在西安府盩厔縣西南，郿縣東，其南達漢中，府洋縣之儻谷，今綿州關城在沔縣西四十里。蔣琬不住漢中而屯涪，故策應不及，興勢山在洋縣北，黃金谷在洋縣東北。胡氏曰：「自駱谷出扶風，隔以中南山，有三嶺：一曰沈嶺，近芒水；二曰衝嶺；三曰分水嶺，皆在盩厔縣西南。」

十二年，吳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終日欽欽，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胡氏曰：「嚴鼓，疾擊鼓也。今人謂之搥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胡氏曰：「雖不出兵，而常爲行備，敵人之覘者，玩以爲常，則不知所以備豫矣。」

秋，衛將軍姜維伐雍州，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優，偏諸郡。魏征西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乃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麴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救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絕，遂降。淮因西擊諸羌，鄧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維軍遂還。胡注：「麴山在羌中，宜在今鞏昌府岷州牛頭山，注引地。」

形志五代志皆云：「在成縣，」恐非，當在禮縣西南。白水，在階州西，固廳南，今之羌水，下流入白水也。洮城，在岷州北。

十三年，魏征南將軍王昶上言：「孫權流放夏臣，適庶分爭，可乘釁擊吳。」魏人從之。遣新城太守南陽州秦襲巫秭歸，荊州刺史王基向夷陵。昶向江陵，引竹緮爲橋，渡水擊之。胡氏曰：「吳引沮漳之水，浸江陵以北之地，以限魏兵，故昶爲橋以渡水。」吳大將施續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塞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續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

十四年，魏王凌聞吳人塞涂水，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遣將軍楊宏，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宏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救凌罪，又爲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胡氏曰：「掩者，掩其不備也。」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懿軍到邱頭，凌面縛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恃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欲趨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耶？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懿曰：「我甯負卿，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師。凌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五月甲寅，凌行到項，遂飲藥死。涂水，胡注云：「卽前所作堂邑塗塘，自滁州至真州之滁水也。」按滁水自合肥全椒滁州江浦六合入江，塞以爲塘，使限敵。百尺堰，蔡水入潁之堰，在陳州府東邱頭，今沈邱縣東北。項，今項城縣，皆屬陳州府。淮中，在潁州府潁上縣。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衆爲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爲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胡氏曰：「謂南單于留鄴，雖有尊名，日與部落疏，而左賢王豹居外，部族最彊，其

威日重也。」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雜國弱寇（胡氏曰：「離國者，離匈奴劉豹之國爲二也。」）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胡氏曰：「鄧艾所陳，先於徙戎論。司馬師既從之矣，然卒不能杜其亂華之漸，抑所謂漸出之者，行之而不究耶？豈天將啓胡羯氏羌，非人之所能爲也。」）

十五年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冬十月，太傅恪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魏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邱儉等，各獻征吳之計。魏人以三征計異，詔問尙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胡氏曰：「謂設烽燧，遠候望，以羅落邊面也。羅布也，落與絡同，聯絡也。」）間謀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微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壻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殘，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信，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

富，則斂重財匱；故曰「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毋邱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衆七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敕諸軍作浮橋以渡，陳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留贊、唐咨爲前部，從山西上，奉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卽至東關，遂據徐塘。胡氏曰：「徐塘蓋近東關。」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塙。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卽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韓綜、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數爲吳害，吳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騾驢，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按吳築東興堤，以遏巢湖，欲使水不汎濫也。敗以內船，謂去隄防，使水東溢，已船得返，敵不能追也。注言爲湖內之船所敗，句不明晰。

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昶、毋邱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衆人雖皆心以爲不可，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亦不聽。三月，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伐魏，以滕允爲都下督，堂統留事。

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希冀微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胡氏曰：「費禕死，諸臣皆出維下，故不能裁制之。」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吳諸葛恪伐魏，淮南驅略民入諸

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胡氏曰：「合肥新城也。」  
○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魏使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諍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屈臣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實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懸軍應恪，投食我麥。」胡氏曰：「謂維軍後無轉餉，投兵魏地，擬其麥以爲食耳。」○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救毋邱儉。棄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關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曰：「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忿形於色。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去。○胡氏曰：「石營在董亭西南，維蓋自武都出石營也。」按狄道州屬蘭州府洛門，胡注謂卽落門聚，在伏羌縣。

十七年。初，魏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其鄉里，故愛之。欽恃爽勢，多所陵傲；及爽誅，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邱儉，素與夏侯元、辛豐、善元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旬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十八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儉、欽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爲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胡氏曰：「魏制諸將出征，及鎮守方面，皆留質任，時淮南將士皆自內州出戍，故家屬皆留內。」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以爲「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拒之。」唯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興疾而東。」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於陳許。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毋邱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胡氏曰：「魏晉之制，使持節都督諸軍爲上，假節都督次之，假節監諸軍又次之，假節行監軍又次之。魏受漢禪，以許昌爲別宮，屯重兵，以爲東南二方根本。」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向屯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旣而復救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虜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願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灑水。閏月甲申，師次於灑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兵聞拙速，未覩爲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胡氏曰：「言儉、欽之變，若不以時

定，恐吳寇乘之而來，則禍之深淺有未可測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壽春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說誘與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鬪，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毋邱儉、文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濟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爲。欽子騫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騫帥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之，嚙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騫見兵盛，乃引還。師與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騫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騫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騫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毋邱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毋邱儉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律民、張屬就殺儉。胡注：「豫州時治潁川。」按卽今開封府禹州。南頓在陳州府項城縣北，澗水流逕其北。項卽項城縣，安風今霍邱縣，樂嘉城在商水縣去南頓之北四十里。慎

縣，在嶺上縣。）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魏征西將軍陳泰，救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維戰，不利。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魏使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以太尉掾爲後總。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賊衆大盛，將軍以烏合之衆，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螭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敵，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控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曰：「修櫓輶，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擣，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胡氏曰：「差，擇也。遣還，王經所統將士，更擇軍以守狄道。」井冶城壘，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胡氏曰：「故關，謂漢時故邊關也。在洮水西四郡，謂隴西、南安、天水、略陽。略陽，魏爲廣魏郡，晉曰略陽也。高城嶺，在首陽縣，嶺上有城，曰

〔涇源城。〕按故關，在今洮州首陽，今涇源縣。

十九年。姜維在鍾提，魏人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惟安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士卒凋殘，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胡氏曰：「言蜀船自涪，戍白水，可以上沮水，由沮水入武都下辨，自此而西北，水路漸峻，陜小舟猶可入也。魏軍度隴而西，皆陸行。」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外倉，賊有黠計，其來必矣。」秋七月，姜維復率衆出祁山，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鍾提在岷州西羌中，董亭在鞏昌府安定縣西南，南安，卽安定縣，漢之獮頭縣也。武城山在其西南，段谷在秦州東。）

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元、鄧颺等友善，元等死，王凌、毋邱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爲死士。因吳人欲向徐場，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歸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胡氏曰：「魏郡縣皆置屯田，凡屯田口悉官兵也。」）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少子觀至吳，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爲質。司馬昭奉魏主及太后，討諸葛誕。（胡氏曰：「昭若自行，恐後有挾兩官爲變者，故奉之以討誕。」）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

十六萬進屯邱頭；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吳使文欽、全擇等救誕，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昭救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三萬人進屯安豐，爲文欽外勢，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綝、大發兵，出屯鑊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勞，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九月，己巳，綝斬異於鑊里。辛未，引兵還建業。（胡氏曰：「壽春之圍已固，雖使周瑜、呂蒙、陸遜復生，不能解也。若孫綝能舉荆揚之衆，出襄陽，以向宛洛，壽春城下之兵，必分歸以自救。諸葛誕、文欽等於此時決圍力戰，猶庶幾焉。」）昭乃縱反間，揚言：「吳、技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勢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奈何舍此，欲乘危徼倖乎？」班、彝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全擇、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奔。於是擇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翮、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

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懾等說：「吳中怒懾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懾等帥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

景耀元年，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懾，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壑，復還城，城內食轉竭。欽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子鴛、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赴之，衆不爲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昭赦之，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廢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案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慮之。昭遺王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釐有滅吳之勢。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旣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備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敵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

今之威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胡氏曰：「是役也，司馬昭改邱頭曰武邱。」按今沈邱縣也。胡注又曰：「壽春城北有八公山。」按在城北少東五里。安豐在霍邱西南。陽淵在霍邱之西。鍾里據胡注以爲在巢縣界。都陸在霍邱南。黎漿在壽州南。

初，昭烈帝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帝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姜維自棄險要，以開狡焉啓疆之心，書此爲亡蜀張本。胡氏曰：「樂城在沔陽東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諸葛亮所築。沔水經其北，又北經西樂城，東而北流注於漢。」按漢城在南鄭縣西，樂城在其東。

四年，魏襄陽太守胡烈表言：「吳將鄧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謀歸化，遣使送質任，欲令郡兵臨江迎拔。」詔「王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馳驛遺司馬昭書，說由等可疑之狀，且曰：「夷陵東西皆險，樞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濡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要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姜維之趣上邽，文欽之據壽春，皆深入求利，以取覆沒，此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基書，意狐疑，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候節度。基復遺昭書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昭於是罷兵，報基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依來旨，已罷軍嚴。」既而由等果不降。胡氏曰：「沈約云：『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編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襄陽郡。』則今襄陽、南漳、荊門等地也。沮水，在今遠安，居荊門之西。」

五年。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冬十月，維伐洮陽，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初，維以羈旅依漢，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閣宇親善，陰欲廢維，閣宇維知之，言於帝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帝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遂辭而出。帝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返自洮陽，固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司馬昭因是決計絳維於沓中，而伐蜀。按胡氏曰：「洮水之陰，魏不置郡縣，維必渡洮而攻之。」沙州記曰：「隴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曰洮陽城，城臨洮水。」杜佑以爲「卽臨洮郡城。」按卽今洮州廳也。侯和在其東，沓中在其西南。

魏司馬昭欲大舉入寇，魏臣多以爲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虜取虜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紳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爲鎮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爲「蜀未有釁。」屢陳異議。胡氏曰：「善用兵者，觀釁而動，此艾所以陳異議也。」昭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帝：「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羣臣莫知。按注云：「陽安關卽陽平關」是也。在沔縣西北。陰平縣，今階州文縣。橋頭在文縣北，白水之橋也。此白水，卽桓水。

炎興元年。魏人大舉入寇，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廷尉衛瓘持



飾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瓊觀之子也。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實曰：「鍾鄧其平蜀乎？」實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實笑而不答。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帝聞魏兵且至，乃遣龐化將兵詣沓中，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救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舍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帝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胡氏曰：「使舒果迎戰，亦未可保其必勝，僉何爲不設備耶？關城失守，僉亦有罪焉。」舒率其衆迎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僉形之子也。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直攻姜維營，隴西太守牽宏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疆川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龐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懼不進。糧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敵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

平，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胡氏曰：「隆慶府陰平縣北六十里，有馬閣山，峻峭巖嶺，極爲艱險。鄧艾軍行至此，路不得通，乃懸車束馬，造作棧閣，始通江油，因名馬閣。又自文州青塘嶺，至龍州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亦艾伐蜀路也。據鍾會傳，艾自漢德陽亭入江油，左擔道，則德陽亭蓋當馬閣山之路。」）山谷高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旣自襄，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胡氏曰：「山崖險隘，單行相繼而進，如貫魚然。」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尙書郎黃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於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邪王。」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遣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尙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時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進山澤，不可禁制。帝使羣臣會議，或以「蜀之與吳，本爲與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胡氏曰：「南中七郡，越、雋、朱提、牂牁、雲南、興古、建甯、永昌也。」）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光祿大夫 譙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稱臣爲小，孰與爲大，再辱之恥，何與一辱？」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胡氏曰：「京都，謂洛陽。魏都晉，景王、諱、師、晉人避之，率謂京師爲京都。蜀方議降，譙周已爲晉人諱矣。吁！」以古義爭之。」衆人皆從周議。帝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 譙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是日譙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艾至成都城北，帝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降。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帝所嚮，乃引軍東入於巴。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鄴，得帝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帝敕罷兵降。胡氏曰：「圍守，卽魏延所置漢中諸圍之守兵也。」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魏之入寇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甯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贖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按甘松，今西固城西南邊外，岷江原之東，在沓中南。其由西和縣北之祁山，趨成縣西之武街，文縣南之橋頭者，在沓中東南。斜谷，最西在郿縣，駱谷，居在盩厔，子午谷，最東在長安，三道同趣漢中府也。彊川口，在岷川南，孔函谷，在西固城南，桓水南岸。陰平，今文縣。白水，卽文縣南之白水。劍閣，今保甯府劍州北南棧口也。江油縣，屬龍安府。白水關，據注引章懷，言在梁州金牛縣，則非陰平之白水也。在今沔縣界。德陽亭，今劍州西北，所謂景谷道也。涪，今綿州。縣竹縣，在其西南百四十里。巴，卽保甯府。鄴，今三臺縣。

## 卷十三 通鑑晉紀

武帝泰始五年，帝有滅吳之志，以尙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菑；東莞王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祜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

皆聽之。滅戎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待衛不過數十人。

八年，王濬在益州，明立威信，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爲：「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詔濬罷屯田軍，大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爲：「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當見卻，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舟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郡吾彥取流梯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按吳時建平郡治今歸州。）

八月，吳主徵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徵，自以失職，且懼有讒。九月，據城來降，遣兄子璣詣洛陽爲任，詔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交州牧，封宜都公。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奔吾彥等討之。帝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監軍徐允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陸抗救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於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旣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

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拒羊祜。胡氏曰：「防托南岸，使祜軍不得渡而已。」水軍督留慮拒徐允。胡氏曰：「恐允順流東下，故以水軍拒之。」抗自將大軍憑圍對肇。胡氏曰：「憑長圍以對之，則彼爲客，我爲主。」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當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肇衆死者相屬。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步圍畜力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圍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吳主加抗都護，吳主既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爲兼井之計。按西陵，今宜昌府東湖縣。胡氏曰：「赤谿當在丹山，故市卽步騭故城，非步闡所築鄂州之城也。」按皆在歸州界樂鄉，在松滋縣東。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緇償之。每會衆江河，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胡氏曰：「成伐吳之計者祜也。凡其所爲，皆慕吳也。正以陸抗對境，無間可乘，故爲是耳。若曰務修德信，則吾不知也。」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願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胡

氏曰：「史言羊祜知人之鑒，為懷帝時王衍誤國亡身張本。夷甫，衍字也。」及攻江陵，祜以軍薄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祜。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十年，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凌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贏敵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冲，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虞。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

咸甯二年，羊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胡氏曰：「景元四年蜀亡，至是十三年。」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逕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為所扼，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吳緣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甯

真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懿、尤以伐吳爲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五年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帝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爲不任？」願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胡氏曰：「應募者，或出於農畝，或出於營伍，或出於逋逃，或出於奴隸，皆不問其所從來也。」）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乙丑，以隆以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言，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合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杖，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按帝悔之者，謂僕射李熹請討之，而朝議以爲不足憂也。馬隆選士之法，可爲式。）

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豹子淵，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雁門范隆曰：「吾常取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獲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爲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熹。

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慮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幸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爲吾患耳。」因獻款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待子乎？何德度之不宏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胡氏曰：「劉淵事始此，史言晉將有亂。」）

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賊顧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戎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取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胡氏曰：「此言指出賈充、荀勗、馮紘等肺肝。」）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棋，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帝乃許之。以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鄒瑯、郗奕、王抽、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



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爲諸軍節度。

馬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陘隘，乃作扁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帥萬餘落來降。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胡氏曰：「武威之東有溫圍水，據此則涼州府東皋蘭縣北也。」）

太康元年 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戎，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戚紀。吳人於江磯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雖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胡氏曰：「以人力設險，而不以人力守之，無益也。」）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荊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汎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一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乙亥，詔「王濬、唐彬既定巴、邱，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直造秣陵。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胡氏曰：「謂重鎮既破，其餘當望風而靡也。」）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大尉充移屯項。（胡氏曰：「以荊州已定，不復使賈充南屯襄陽，移屯項，爲諸軍節度。」）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期、督武昌諸軍虞胤皆降。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

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疆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觀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衆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胡氏曰：「大江北流，自建業言之，歷陽皖城皆爲江西。」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

（胡氏曰：「如悌之言，吳人至此，爲計窮矣。然悌之志節亦可憐也。」）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觀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觀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僞降以緩我，非真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爲後慮。」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衆亂，將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於版橋。諸葛觀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觀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胡氏曰：「丞相謂諸葛亮也。」或曰：「謂諸葛瑾。」余謂張悌襄陽人，蓋亮在荆州，識之於童幼也。」

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願。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耶？」觀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淚放去。行百餘步，願之已爲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

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悅，表陳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懼。今王龍驤既破武昌，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渾曰：「渾闡於事機，而欲慎已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乎江東乎？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渾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旣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爲上將，見可而進，豈得一須詔令乎？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不聽。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爲衆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白：「唯一遂並起收昏，吳主駭驛追止，已屠之矣。陶濬將討邾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胡氏〕曰：「陶濬蓋以尋常蜀船言之，謀候不明，亦可見矣。」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潰。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伉，皆臨近境。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仲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以請降。又遺其羣臣書，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使者先送璽綬於琅邪王伉。王寅、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遣信要濬，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入萬，方舟百里，鼓譟入於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胡氏〕曰：「吳有荆揚交廣四州。漢獻帝興平二年，孫策始取江東；魏文帝黃初三年，吳王孫權始稱帝，傳四主，五十七年

而亡。」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一票騎將軍孫秀不賀，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爲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輾轉而吳已降，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夏四月，詔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者分詣荆揚撫慰，除其苛政，悉從簡易。琅邪王伷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陽。橫江今和州，丹陽在今歸州界，王濬破丹陽而後克西陵，則非江南之丹陽，並非枝江縣之丹陽城也。建平即歸州，西陵今宜昌府，荆門山在宜都縣西北五十里，夷道即宜都縣樂鄉，今松滋縣東。巴山在松滋西南十五里。江安即公安，吳南郡治此。巴邱今巴陵縣，夏口今漢口鎮，武昌今武昌縣，秣陵今江甯府，吳主所都也。零桂謂零陵桂陽二郡，零陵今永州府，桂陽今郴州，衡陽衡山以南也。項今項城縣，牛渚在太平府東，楊荷橋名在和州北。版橋在江甯縣西南四十里，按王渾之兵尙未渡江，版橋之戰似在江北，恐非江甯之版橋，闕疑可也。三山在江甯西南石頭城，今江甯西面城。）

杜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勸於講武，申嚴戍守，引瀝清水，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揚口在天門西，即中夏口也，自江陵東入漢川。）詔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其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果如濤所言。）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宏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後，有風

慮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勇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帝不聽。胡氏曰：「爲後諸胡亂華張本。」

惠帝元康六年，秦雍氏羌悉反，立氏帥齊萬年爲帝，圍涇陽。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威，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冬十月，詔以處爲建威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俱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以不救而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爲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涇陽今平涼府新平今邠州。）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爲國取恥。」彤駿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處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効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形而亦不能罪也。（梁山在乾州西北六陌在州東十五里，其後張華、陳準皆以趙梁二王雍容驕貴，師老無功，胡氏以爲一師久不決，坐自困敝，不任軍事也。）

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氏衆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彊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胡氏曰：漢元帝

時，匈奴單于請罷邊塞守備，侯應以爲不可，所謂不弛固守也。一疆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尙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犯，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遷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閩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甯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氐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遷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

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違覆車之軌，何哉？（胡氏曰：「車覆於前，不可遵其轍，當易路而行；若遵覆車之迹，則後車又將覆矣。」）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胡氏曰：「氐羌窮乏，勢必聚而侵掠，晉朝欲弭其害，故當傾穀以給之。」）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胡氏曰：「言關中居人，戎狄居半，今遷使歸其舊地，則秦中百姓，將食其所積之穀，以約率之，正得常居之半穀也。」）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覽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宏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胡氏曰：「劉淵之禍，江統固逆知之矣。」）正始中，毋邱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爲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爲長也。」朝廷不能用。（按中亭，今武功縣地。孟觀沈毅，有文武才用故也。）

永甯元年。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閭式詣益州刺史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馮該，尚該許之。朝廷論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武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廞者，將加封賞。

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厥爲己功，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尙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郡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爲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尙，求停至冬。辛冉及犍爲太守李苾，以爲不可。尙舉別駕杜弼秀才爲弼，說逼移利害。弼亦欲寬流民一年。尙用冉苾之謀，不從。弼乃致秀才版出還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尙言：「流民前因趙厥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胡氏曰：「流民安於蜀土，雖以朝命驅使還本，猶恐其不去，况欲設關以奪取其資財，是速之爲亂也。」）尙移書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待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民。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榜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首豪李任閻趙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衆。旬日間，過二萬人。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詣羅尙，求申期。式見營柵衝要，謀擄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回，乃辭尙還綿竹。尙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尙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綿竹，言於特曰：「尙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尙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爲變，亦非尙所能制。深宜爲備。」特從之。（胡氏曰：「閻式已覘知冉等之情。」）冬十月，特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絕巖以待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所虜矣。宜爲決計。」（胡氏曰：「欲一戰以決之也。」）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尙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尙。冉尙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胡氏曰：「辛冉爲廣漢太守，故稱之。尙言冉輕用兵，爲特所敗，使其勢愈張也。」）今若之何？於是六郡流



民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進兵攻冉於廣漢。尙遣李苾、費遠帥衆救冉，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敗，廣圍奔德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尙於成都。尙以書論閻式，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帥之才。」胡氏曰：「李苾字叔平。」式前爲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胡氏曰：「晉人稱方面專征之將，率曰節下。杜弢字景文。」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庸貧。胡氏曰：「謂往日流民初至蜀之時，無以自給，隨所往逐糧，出力爲人傭作。」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多熟，而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刀，以致爲變。卽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一特以兄輔弟驤子始、蕩、雄及李舍、含子國離、任、同、李攀、攀弟恭、上官鼎、任臧、楊衰、上官惇等爲將帥，閻式、李遠等爲僚佐。羅尙素貪殘，爲百姓患，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尙頗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按廣漢今潼川府遂寧縣，德陽今劍州西。）

太安二年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尙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羅尙保太城，遣使求和於特。蜀民相聚爲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曰：「納降如受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爲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更逆加疑忌，使之難叛乎？」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奩、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尙。岱以奩爲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陽太守任臧，共拒之。岱軍勢甚盛，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尙曰：「李特散衆就食，驕恣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尙使叡夜縋出城，宣旨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許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許之，遂還報尙。

二月，尙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蕩、李雄收餘衆，還保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臯破德陽，獲蹇碩，任臧，退屯涪陵。三月，羅尙遣督護何冲常深攻李流，涪陵民藥紳亦起兵攻流。流與李驥拒紳，何冲乘虛攻北營，氏苻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攢甲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會流等破深、紳，引兵還與冲戰，大破之。成、伯率其黨突出詣尙。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尙復閉門自守。蕩馳馬逐北，中矛而死。朝廷遣侍中劉沈假節統羅尙、許雄等軍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容留沈爲軍師，遣席蕩代之。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臯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從之。李驥、李雄迭諫，不納。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爲質於臯軍。胡兄離爲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臯軍。雄曰：「爲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奈何？」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爲魚肉，惟有同心襲臯，以取富貴耳。」衆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臯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荆州軍遂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胡氏曰：「赤祖當在綿竹東，涪陵，今綿州，非涪州。」按胡注極確。

新野王歆爲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爲亂。荆州以壬午詔書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號壬午兵，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督曹遣嚴急，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爲羣盜。時江夏大稔，民就食者數千口，張昌因之，誑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衆於安陸、石巖山，諸流民及避戎役者多從之。昌遂據江夏，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爲民主。」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河間所在起兵以應昌，旬月間衆至三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鬚。詔遣監軍華宏討之，敗於障山。歆上言：「妖賊夫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勅諸軍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騎校尉劉喬爲豫州刺史，甯朔將軍沛國劉宏爲荊州刺史。於是劉喬屯汝南，劉宏及前將軍趙驥、平南將軍羊伊屯宛。昌遣其將黃林、帥二萬人向

豫州劉喬擊卻之。詔以劉宏代，散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宏以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恆爲義軍都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別將陳貞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冰。於是荊江徐揚豫五州之境，多爲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爲務。劉宏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劉喬遣其將李楊等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前後斬首數萬級，昌逃於下雋山，其衆悉降。初，陶侃少孤貧，爲郡督郵，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而異之，命其子結友而去。後察孝廉至洛陽，豫章國郎中令楊暉薦之於顧榮，侃由是知名。既克張昌，劉宏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胡氏曰：「謂羊祜。」）謂「吾後當居身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時荆部守宰多缺，宏請補選，詔許之。宏敎功銓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宏表皮初捕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更以宏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宏下敎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親姻，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宏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按義陽在桐柏縣西南，安陸縣屬德安府，石巖山在其南十里。江夏，胡注云：「在安州雲夢縣東南。」按雲夢縣，今亦屬德安。障山在安陸縣東四十里，竟陵，胡氏引孫宗鑑曰：「自蔡州南至信陽軍，始有山路，迤邐至安陸，又兩驛至復州，皆平地，南至大江，並無邱陵之阻，渡江至石首，始有淺山，謂之竟陵者，陵至此而竟，謂之石首者，石至此而首也。」按竟陵，今安陸府天門縣也。下雋山，今通城縣之山。）

河間王容舉兵攻長沙王，又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昌已平，因欲與容共攻。廬志諫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若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王之事也。」參軍魏郡邵續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從。八月，容、穎共表：「又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元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元之、商，遣又還國。」詔曰：「容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率六軍，以

誅茲逆。其以又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容以張方爲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羈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列軍自朝歌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乙丑，帝如十三里橋。太尉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已已，帝還軍宣武場。庚午，舍於石樓。九月，丁丑，屯於河橋。壬午，張方、襄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於芒山。丁亥，帝幸偃師。辛卯，舍於豆田。大將軍穎進屯河南，阻清水爲壘。癸巳，羊元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申，幸繚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胡氏曰：「白沙在鄴城，東南河橋，卽富平津河橋。十三里橋在洛城西，去城十三里。」按富平津在孟縣南，卽杜預所造河橋也。宣武場在洛城北，面芒山，在城西北。偃師縣在洛城東北。豆田，胡氏引晉書五行志謂「在洛城東」。清水，胡氏謂爲「清濟之水」。則今榮澤縣也，似同達。疑今洛陽東鞏縣之濁水，如今人呼苦水鋪爲甜水鋪矣。」

太尉又奉帝討張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退屯十三里橋，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爲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旣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爲「穎兄弟可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穎：「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因致書於穎，爲陳利害，欲與之和。解穎復書：「請斬皇甫商等首，則引兵還鄴。」又不可。穎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塢，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胡氏曰：「京師危蹙如此，又雖戰勝，安得久耶？」按此見兵家不可不知糧道也。千金塢在洛城東，舊偃穀水以爲碓，今方決之，則水直下，而水碓不舂矣。」

承興元年。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宏求糧。宏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宏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李興願留為宏參軍，宏奪其手版而遣之。又遣洽中何松領兵屯巴東，為尚後繼。於時流民在荊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宏大給其田及種糧，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流民遂安。（按江陽縣，今瀘州。巴東，今夔州。巴郡，今重慶。涪陵，今彭水縣。）

七月己亥，東海王越奉帝北征，以越為大都督，徵前侍中稽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屢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恐。太弟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今主上為羣小所逼，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耶？」陳軫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己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稽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胡氏曰：「桃以夏熟者進御，秋桃非所以奉至尊而奉之，恤所無也。」）穎遣盧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胡氏曰：「孰謂帝為黷燕哉？」）魏土地記曰：「鄴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按今安陽縣為彰德府附郭縣，蕩陰，今湯陰縣，又在安陽南。是年三月，立成都王穎為皇太子，十二月復廢為成都王。

太弟穎怨東安王繇前議，八月，戊辰，收繇殺之。初，繇兄瑗邪恭王觀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胡氏曰：「導參東海王越軍事。」）導敦之從父弟也，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

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劾關津：「無得出貴人。」（胡氏曰：「關立於經塗要會處，以稽出入；津者，濟渡江河所必由之處。」）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胡氏曰：「舍長，守舍之長也。」）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胡氏曰：「元帝中興事始此。」）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爲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首就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果可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孰不願爲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嬴、疎屬。」（胡氏曰：「東嬴公騰，宣帝弟東武侯廋之孫，故云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耶？殿下發鄴官，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而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胡氏曰：「穎奔敗而失權，卒如淵之言。」）願殿下撫勉士衆，靖以鎮之。淵請爲殿下以二部推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爲鹿蠡王。（胡氏曰：「光武初，南單于入居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單于所徙庭也。」）按今汾州府永甯州東北也。離石，卽永甯州。

二年。劉宏遣劉喬及司空越書，欲使之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宏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蜂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今日爲忠，明日爲逆，翻其反而。」胡氏曰：「言是非反覆之易，阿又穎容之事，誠如此。」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杆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刺，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鬪，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天下大亂，宏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宏以從橫之事，宏怒斬之。胡氏曰：「益州之破，辛冉去羅尚，從劉宏冉以事尚者，事宏猶將不免於誅，况以從橫說之耶？」史言劉宏忠純。」

初，廣陵度支陳敏，討平石冰之亂，遂自謂勇略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敏以喪去職，司空越起敏爲右將軍，前鋒都督。越爲劉祐所敗，敏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東歸，至歷陽，敏爲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皆棄城走。敏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爲右將軍，賀循爲丹陽內史，周玘爲安豐太守，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爲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循詐爲狂疾得免，乃以榮領丹陽內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爲己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尙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任君子，使各盡懷，散椿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命僚佐推己爲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楚公，加九錫，列上尙書，稱被中詔，自江入沔，漢

奉迎鑿駕。太宰容以張光爲順陽太守，帥步騎五千詣荊州討敏；劉宏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汝南應詹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隨郡內史扈懷言於宏曰：「侃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宏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宏以自固。宏引爲參軍，資而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尙不負心，况大丈夫乎？」敏以陳恢爲荊州刺史，寇武昌，宏加侃前鋒督護以禦之。侃以運船爲戰艦，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爲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共破錢端於長岐。南陽太守衛展說宏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旣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宏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按：歷陽，今和州。安豐，今霍邱縣。順陽，今淅川。廬東，胡氏曰：「張光傳：『長岐之戰，光設伏於步路，苗光爲水軍，藏舟於河水。』」據此，長岐在江夏郡界，疑今黃陂縣地。）

光熙元年，甯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疆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衆，夷遂圍州城。李毅疾病，救援路絕，乃上疏言：「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不垂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尙存，加臣重辟，若臣已死，陳尸爲戮。」朝廷不報。積數年，子釗自洛往省之，未至，毅殺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甯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按：五苓夷，甯州附塞部落之名，今雲南曲靖等府，卽寧州也。）

懷帝永嘉元年，陳敏刑政無章，不爲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爲患；顧榮、周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遣榮等書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露，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更辱身殺人之朝，降節叛逆之黨，不亦羞乎？皇輿東返，俊彥盈朝，將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耶？」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得書甚慙，密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已爲內應，翦髮爲信。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其弟廣



武將軍昶，將兵數萬屯烏江，歷陽太守宏屯牛渚。敏弟處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司馬錢廣、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廣殺敏，宣言「州下已殺敏，敢動者誅三族。」廣勒兵朱雀橋南，敏遣甘卓討廣，堅甲精兵悉委之。顧榮慮敏之疑，故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耶？」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茲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坐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胡氏曰：「江西諸軍，謂劉準所遣臨江者也。」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胡氏曰：「橋卽朱雀橋也。建業城在秦淮水北，故卓收船傍南岸。」與玘、榮及前松滋侯相丹陽、紀瞻共攻敏。敏自帥萬餘人攻卓，軍人隔水語敏。衆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胡氏曰：「敏以顧榮爲丹陽太守，周玘爲安豐太守，故以稱之。」今皆異矣。汝等何爲？敏衆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揮之，衆皆潰去。敏單騎北走，追獲之於江乘，歎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我負卿，卿不負我。」遂斬敏於建業，夷三族。（按烏江，今和州東北江津也。朱雀橋，今江甯府城南，秦淮水上橋。）

西陽夷寇，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胡氏曰：「凡戰非有智巧以出奇取勝，而以力角力者，莫過於朱伺之說矣。按西陽，今光州、光山縣，其時山林未闢，故謂之蠻，猶宣歙謂之山越也。」

七月己未，以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胡氏曰：「時周馥鎮壽春，督揚州之江北，故睿督揚州之江南。」九月，戊申，睿至建業，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稼，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

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爲吳國內史，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壹爲從事中郎，周玘爲倉曹屬，琅邪劉超爲舍人，張闓及魯國孔衍爲參軍。壹粹之子，闓昭之曾孫也。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胡氏曰：「新謂自中原來者，舊謂江東人。」）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胡氏曰：「史言元帝能用王導，所以興於江左。」）

苻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與石勒收餘衆，將奔漢。冀州刺史譙國丁紹邀之於赤橋，又破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太傅越還許昌，加苻晞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丁紹甯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節。晞屢破彊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劇，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儂貸人，將無後悔耶？」固求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濤，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胡氏曰：「苻晞字道將。」按苻晞破汲桑於東陽，桑退保清淵，則赤橋宜在臨清州西馬牧在荏平。樂平宜如胡注爲冀州之樂平，今平定州樂平廢縣，建安中所置縣也。）

三年，帝之爲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卽位，以播爲中書監，繆允爲太僕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尙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太傅越疑朝臣貳於己，乃誣播等欲爲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胡氏曰：「越因繆播兄弟，以克河間，今又殺之，權勢之爭，可畏哉！」）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邵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

汝修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經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己死矣。」（胡氏曰：「何綏字伯蔚」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司馬光曰：「何曾議武帝偷情，取過目前，不爲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爲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爲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爲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胡氏曰：「劉淵之識略，非聰曜所能及也。」）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胡氏曰：「石勒起於胡羯，餓隸而能如此，此其所以能跨有中原也。」）以趙郡張賓爲謀主，臆爲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達明爲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聞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寧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爲軍功曹，勸靜咨之。漢主淵以王彌爲侍中，都督青徐、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西鄉，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分拒聰等。曠、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數萬之衆，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爲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耶？」融退曰：「彼善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於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初，匈奴劉猛死，右賢王去卑之子誥升爰，代領其衆，誥升爰卒，子虎立，居新興，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劉琨自將擊虎。秋八月，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

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爲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驍勝，怠不設備。九月，宏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王浚遣祁宏與鮮卑段務勿麋擊石勒於飛龍山，大破之，勒退屯黎陽。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胡氏曰：「西明門，洛城西面南頭第二門也。」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頰。壬戌，聰南屯洛水，胡氏曰：「洛水過洛城南。」淵救聰等還師，聰固請留攻洛陽。戊寅，聰親祈嵩山，留平晉將軍安陽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水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旣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軍在陝，糧食不支數日。」胡氏曰：「聰自宜陽而東，又南進屯於洛水，旣爲晉所敗，運軍在陝，糧道隔絕。」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裹糧發卒，更爲後舉，下官亦收兵穀，待命於充，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胡氏曰：「西澗封田，皆當在壺關東南。」按今潞安府壺關縣境也。長平，今澤州府高平縣西北，長子，在其北，屯留，在長子北，襄垣，又在屯留北，皆屬潞安府。新興郡，在今嵐縣。飛龍山，在正定府獲鹿縣南四十五里。黎陽，今濟縣。

四年，太傅越徵建威將軍吳興錢璩及揚州刺史王敦，璩謀殺敦以反，敦奔建業，告琅邪王睿。璩遂反，進寇陽羨，睿遣將軍郭逸等討之。周玘合鄉里與逸等共討璩，斬之。玘三定江南。胡氏曰：「惠帝永興元年，討石冰，永嘉元年，討陳敏，今又誅璩，是三定江南。」睿以玘爲吳興太守，於其鄉里置義興郡以旌之。按陽羨，今常州府宜興縣。胡氏曰：「時分吳興之陽羨及長城縣之西鄉，丹陽之永世爲義興郡。」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襲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於是馮翊嚴疑，京兆侯脫各聚衆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於漢。亂之初，生率由饑饉荒殘，卽饑饉也。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今日尙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征南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於淝陽，爲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河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淝口，聞簡敗，衆散而還。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淝陽今南陽府鎮平縣淝口，今襄陽府宜城縣地。自來京師仰漕於外，王衍無謀，惟知靜鎮，宜其及也。

太傅越既殺王延等，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於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殿內死人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

五年，太傅越既與苻晞有隙，河南尹潘滔尙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鈔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晞手詔使討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於項，祕不發喪，衆共推衍爲元帥，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範，範亦不受。範，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夏四月，石勒率輕騎追之，及於苦縣甯平城，大勝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王澹，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超，吏部尙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歎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有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璠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胡氏曰：「勒欲存之，以諸人儀觀之清楚耳。」璠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

勅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倫等至涪倉，遇勒戰敗，東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按苦縣，今歸德府鹿邑縣甯平城在其西南。涪倉，今許州長葛縣。）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佛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轅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詮，吳王晏，竟陵王楙，右僕射曹叡，尚書閻邱沖，河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遷帝及六重於平陽，石勒引兵出轅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尚書盧志奔并州。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耶？」（胡氏曰：「河南縣，屬河南尹，周東都王城，郊也。張方壘，在洛陽西七里平昌門，洛城南面東頭第一門。宣陽門，南面東來第四門。」按河南在洛陽城西四十里，平昌乃東頭第二門，東陽門東面中門，西明門西面中門，平陽府，聰所都也。）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爲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壺，爲從事中郎，江甯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頽，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甘卓爲湘州刺史，周訪爲尋

陽太守，又以揚武將軍陶侃爲武昌太守。

王彌與石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劉暉說彌，使召曹嶷之兵以圖勒。彌爲書使暉召嶷，且邀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勒游騎獲之，勒潛殺暉，而彌不知。彌聞勒擒苻晞，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獲苻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時勒方與乞活陳午相攻於蓬關，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曰：「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投我矣。陳午小豎不足憂，王公人傑，當早除之。」勒乃引兵擊瑞，斬之。彌大喜，謂勒實親己，不復疑也。冬十月，勒請彌燕於己，吾彌將往，長史張嵩諫不聽。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苻晞王畿潛謀叛勒，勒殺之，并晞弟純。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初，勒之爲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庸儒所知，君當還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胡氏曰：「勒書意度雄爽，此必張賓爲之。」）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爲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以爲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按蓬關在開封府祥符縣南。己吾今甯陵縣西南。葛陂今汝甯府新蔡縣。）

周顛奔琅琊王睿，睿以顛爲軍諮祭酒，前騎郡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

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顓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胡氏曰：「以王導比管仲也。」）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顓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之。陳韜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宏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墮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胡氏引金陵覽古曰：「新亭在江甯縣十里，近臨江渚，蓋近勞勞亭。」按宜在江甯縣西南二十里，西善橋之北。）

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託爲臻報仇。（胡氏曰：「素喜連木丸津，二部也。」）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爲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稟給饋還，願留者卽撫存之。廆少子鷹揚將軍翰（胡氏曰：「據載記翰於皝爲庶兄，皝廆第三子，則翰非少子也。」）言於廆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廆本爲名內實，幸災爲亂，封使君已誅本諍和，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率衆東擊連津，以翰爲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廆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釋疾病，屬其孫弈於廆，釋卒，廆召弈，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俊，幽州參軍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扞扞，千斤捷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廆，廆以抽爲長史，俊爲參軍。（胡氏曰：「史言封氏諸子，遂爲慕容佐命之臣。」按李臻與王浚約，共輔王室，而浚有異志，臻討之，遼東太守龐本，素與臻有隙，因乘虛襲殺臻，故鮮卑爲報仇。史言慕容翰及封釋子孫，見得人以興。）



六年。

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瑣瑯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爲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耶？」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胡氏曰：「言其不逆計勝敗，但勇於赴敵耳。」）各賜鎧馬一疋，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四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乎？去年旣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旣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爲吾不利耶？」（胡氏曰：「自古國於東南，率多爲自保之計，亦自量其力之不足以進也，賓料之審矣。」）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旣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髻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曰：「君旣相輔佐，當共成大功，奈何遽勸孤降此策？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馮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退還壽春。（按葛陂在汝南府新蔡縣西北，汝水枝津也。胡氏引水經注曰：「鄴城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之基。漢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燕，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枋頭，勒將濟河，恐冰邀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宜遣輕兵間道襲取，以濟大軍；大軍旣濟，冰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濟河，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衆降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衆猶數千，三

壘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飢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暫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急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爲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黨公。（按東燕，卽延津枋頭，胡氏引水經注曰：「淇水至黎陽入河，在遮害亭西十八里。漢建安九年，魏武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曰枋頭。」按今濬縣西南八十里淇門渡也。文石津，在延津東北，棘津在其稍西。襄國，今順德府邢臺縣。）

代公猗盧遣其子六修及兄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率衆數萬爲前鋒，以攻晉陽。猗盧自率衆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爲之鄉導。六修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自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粲、鎮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十一月，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擒劉豐，斬邢延等三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毒陽山、陳閭皮肉，山爲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還，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按劉曜入晉陽，劉琨求救於代，故猗盧救之。汾東，當在陽曲縣界。晉陽，爲太原縣，在汾水西。蒙山，胡注引五代志：「晉陽有蒙山。」按在今太原縣西北五里。藍谷，其山南面谷名。非魏收志石艾之蒙山也。毒陽山，一作牢山，在太原縣東北四十五里，非注所云今壽陽縣也。徙居陽曲，今山西

省會與劉曉隔汾水，且近代之援也。

廣平游論張豺擁衆數萬據苑鄉，受王浚假署；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疾陸眷弟四礪、文鴛，從弟末杯，部衆五萬，攻勒於襄國。疾陸眷屯於渚陽，勒遣諸將出戰，皆爲疾陸眷所敗。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衆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彼衆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衆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爲勇悍，而末杯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杯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鬪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擊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胡氏引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窰，突門旁爲囊，充窰狀，又置艾，寇卽入，下輪而塞之，鼓囊薰之也。」杜佑曰：「突門，擊城內爲闌門，多少臨事，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暫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侯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杯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旣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胡氏曰：「見其釋仗而寢，知其懈也，乃命遽出戰，所謂見兵勢者也。」城上鼓譟以助其勢。攻末杯帳，不能克而退。末杯逐之，入其壘門，爲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逃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鴛諫曰：「今以末杯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爲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皆勸勒殺末杯，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於渚陽，結爲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不能獨留，亦引兵還。勸召末杯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還遼西，末杯在

塗，日南向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胡氏曰：「孫武所謂親而離之，此其近之矣。然段氏專心附勒者，未極也。若匹碑文鴛，則終身與勒抗。」游綸張昉，請降於勒。按苑鄉，今順德府任縣東北。涪陽，涪水北也。水出那臺西北，東逕那臺北，內邱南，任縣北，而入大陸澤。胡注非也。

愍帝建興元年，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旣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胡氏曰：「孫權自吳徙丹徒曰京城，有京峴山在其東，其城因山爲壘，俯臨江津，故曰京口。」按今鎮江府城也。淮陰，今清河縣。

周顛屯潯水城，爲杜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冷口。侃曰：「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周顛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實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爲荊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顛，復以爲軍諮祭酒。按杜弢攻王澄，澄擊弢於作唐，今澧州安鄉縣也。澄棄江陵，徙治孱陵，今公安縣也。尋朝命庾顛代之，而建平流民叛，迎杜弢，顛狼狽失據，故屯潯水城。据事論之，不得在潯陽，而冷水亦非注所云云也。考澧州有潯水，楚辭「望潯陽，令極浦。」潯，潯音近，疑當爲澧州境。慈利縣本漢零陽縣，零水，今澧水也。故傳寫以冷爲零。沔江，注言卽沔口。按沔口，今漢口，在漢陽縣北，沔口，在縣西南。

漢趙染謂中山王曜曰：「魏允率大衆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使染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冬十月，庚寅，

夜入外城，帝奔射雁樓；樂焚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遙園。壬辰，將軍麴璆自阿城帥衆五千救長安。癸巳，樂引還，璆追之，與麴遇於零武，璆兵大敗。麴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麴引歸平陽（射雁樓在長安城中）。胡氏曰：「龍尾者，依城築道，陂陁漸高，登陣所由之道也。」按卽今城坡。逍遙園在城北，阿城在城西。零武，今咸陽縣東，有靈武故城，一名零武鄉。

二年。

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張威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威，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

中之地皆爲成有。成主雄以李鳳爲梁州刺史，任回爲甯州刺史，李恭爲荊州刺史。雄虛己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驥養民於內，李鳳等招懷於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漢嘉夷王冲歸，朱提審炤，建甯爨薑，皆歸之。已，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常憂瑣瑣微弱，遂爲石勒所滅，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然雄朝無儀品，爵位濫溢，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按楊難敵地，今成縣。漢中，今漢中府。成北界也。涪陵，今彭水縣。成東南界也。漢嘉，今雅州府。成西界也。朱提，縣今屏山縣南。建甯，今曲靖府南甯縣。成西南界也。）

石勒募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於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布效。琨大喜，移檄州郡。（胡氏曰：「浚現爲勒所玩弄而

不自覺，宜其相繼而覆亡也。」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衆不敢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孰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臺，手握強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送浚於襄國。浚自投於水，東而出之，斬於襄國市。籍浚將佐親戚家資，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於漢。按易水下注巨馬河，在今保定府新城縣。

三年。

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

佳人，何爲隨之？天下甯有白頭賊耶？」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胡氏曰：「長沙，弢之巢穴。」按南平，今公安縣。

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琦爲安南將軍，監荆梁益甯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迎琦於襄陽，爲兄子娶。琦女遂聚兵萬人，與琦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

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會乃遁去。會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會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甯。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會爲外援，不從。

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虞爲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攀、馬雋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衆情憤惋，又以虞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偵口，西迎杜會。虞爲攀等所襲，奔於江安。杜會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虞。虞督諸軍討會，復爲會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敦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宏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宏爲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宏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宏遣使僞降，侃知其詐，進擊宏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於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宏詣王敦降，廣州遂平。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按：涇口今漢陽府漢川縣地，鬱林今潯州府貴縣南。始興今韶州府小桂，胡氏謂爲桂林，陶貞白謂爲桂陽，恐皆非。此常在肇慶府界未詳所在，爾非小沛下相之比也。）

四年 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遠城縱火，煙起蔽天，使反

間給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礪石谷，允奔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思不及下，故諸將驕恣，而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謂北諸城悉潰，曜獲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曜素聞充賢，募生與之，既見，賜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召見，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八月，曜逼長安，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宏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漢兵強，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魏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魏允索琳退保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飢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麩數十餅，魏允屑之爲粥，以供帝，既而亦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取投降，以活士民。」因嘆曰：「誤我事者，魏索二公也。」使侍中宗徹送降牋於曜。索琳潛留徹，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琳以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琳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甲午，宗徹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東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宗徹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魏亦自殺。漢主聰以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諡節愍侯，以索琳不忠，斬於都市。（胡氏曰：「晉北地郡領



泥陽富平二縣。按泥陽，今耀州富平，卽今富平縣。礪石谷，今同官縣北之石盤山。靈武，今咸陽縣東有靈武故城，非在今甯夏府界之靈武也。涇陽，依胡注，泛指涇水之北，今三原、高陵、涇陽等縣皆是也。

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於坵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其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穀，外鈔胡賊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爲前驅，琨屯廣牧，爲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精強，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衆，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強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爲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澹軍，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奔代郡，韓據棄城走，并土震駭。樂平，今平定州南，建安中置郡。坵當依注作沾。漢沾縣，卽今樂平鄉也。胡氏曰：「廣牧在朔方，漢末移置涇南，屬新興郡，非故地也。」按此注極確，此廣牧在平定州壽陽縣。

干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胡氏曰：「胸中有城府者，多不能寬容；任數用術者，多不能用人；而宣帝能之也。」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德，班正朔於八荒，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旣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爲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

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之不貳之老，風俗淫僻，取尙失所。胡氏曰：「言所取者非所取，所尙者非所尙也。」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懸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靡，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胡氏曰：「劉實字子真，著崇讓論。」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胡氏曰：「劉頌字子雅，作九班之制。」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于舅姑，有殺戮妾媵。胡氏曰：「二事皆賈后爲之倡。」父兄弟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卷十四 通鑑晉紀

元帝建武元年。二月，漢主聰使從弟暢帥步騎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兵猝至，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於暢，暢不復設備。大饗渠帥皆醉，矩欲夜襲之，士卒皆懼懼。矩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踊躍爭進。矩選勇敢千人，使誦將之，掩擊暢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胡氏曰：「戰國時韓滅鄭，徙都之，故有故壘在新鄭。」按今新鄭縣屬開封府。宏農太守宋哲奔江東。辛巳，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兼及官屬等共上尊號，王不許，兼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卽晉王位，大赦改元。

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從之，立世子紹爲王太子，封次子哀爲琅邪王，奉恭王後。又以王敦爲大將軍，王導爲驃騎將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嶠、羲之弟子也。嶠之從母爲琨妻，琨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爲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沒，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江東，爲四海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士遠東高詣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胡氏曰：「晉室雖衰，慕容苻姚之興，其初皆借王命以自重。」）廆從之，遣長史王濟、倂海詣建康勸進。

八月，杜曾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王廆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廆曰：「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胡氏曰：「言當大爲部分，以備曾掩襲。」）未可便留。廆性矜厲自用，以伺爲老怯，遂西行。曾果還趨揚口，廆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雋從曾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雋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廆於甌山，病創而卒。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河、口，威震江、河。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恆督左

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胡氏曰：「楊正衡曰：『甄音堅。』戰陳有左拒右拒，拒方陳也。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也。晉以左右翼爲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允，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允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迫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按揚口壘，今安陸府天門縣，甄山，胡注以爲在竟陵，今漢川縣地。女觀湖在江陵縣東北，沔口，今漢口鎮。沌陽，在漢陽縣西，武當山，在今襄陽府均州。

太興二年，平州刺史崔恂，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恂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恂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爲崔恂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爲合而來，旣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恂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胡氏曰：「兵法所謂『合則能離之』，慕容廆有焉。」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遣使白廆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他慮，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廆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還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倚其無備，必破之策也。」廆乃聽翰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

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卽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廆使其子統與長史 裴、巖將精銳爲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廆至，驚悉衆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惶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按徒河縣，今錦州府錦縣；大棘城，廆所都，在錦州府義州西北。）

三年，祖、遜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遂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爲遜士衆豐飽，益懼。（胡氏曰：「先以囊盛土運之，潛所以疑之也。又使人擔米以餌豹兵，示之以實也。」）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遜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遜、潛進，屯封邱，以馮、鐵據二臺，遜、雅、邛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成，歸遜者甚多，境土漸感。先是，趙、固、上、官、己、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遜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遜節度。秋七月，詔加遜、鎮、西將軍。遜在軍，與將士同甘苦，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胡氏曰：「居兩界之上者，聽其兩屬，因以爲間。」）時遣游軍，僞鈔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遜、練、兵、積、殺，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遜、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胡氏曰：「遜、范、陽、人，其祖父墓在焉。」）因與遜、書、求、通、使、及、互、市，遜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遜、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遜，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遜、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遜、者，遜、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胡氏曰：「遜、聽、河、上、諸、塢、兩、屬，此、用、間、之、智、也。」）然石、勒、爲、遜、修、祖、父、墓，斬、童、建，而送其首，亦所以懈遜、推、鋒、越、河、之、心。」按陳川者，後漢、縣、蓬、

陂塢主，自稱陳留太守者也。川降石勒。故城在今開封府祥符縣北，汴水在其縣北。東燕城，在今延津縣，封邱縣在延津東南。雍邱，今杞縣。

四年。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襲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鴛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爲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爲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爲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爲復戰？請釋仗。」文鴛罵曰：「汝爲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甯鬪死，不爲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戰不已。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鄆。胡氏曰：「羅馬披意卽障泥也。」前執文鴛，文鴛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違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竺等輿觀起拜之，勒以匹磾爲冠軍將軍，文鴛爲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鴛、邵續皆爲後趙所殺。按厭次，今武定府惠民縣。

永昌元年。王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誦、鯁爲長史。敦將作亂，謂鯁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鯁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正月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爲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

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稜勳舍，乘輕舟逃歸於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顛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顛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虞仲狼抗無上，其意甯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敦遣參軍桓羅，說譙王丞，請丞為軍司。丞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丞檄長沙 虞 悝 為長史，會悝 遭母 喪，丞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思信未洽，卿兄弟相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狼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鄱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丞乃囚桓羅，以悝為長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 王循，衡陽太守淮陵 劉翼，春陵令長沙 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丞。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丞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丞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塞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 躡 跋 扈 竇 融 保 河 西，以奉光 武，卒受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耶？」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 躡 竇 可以文服，從容願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

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太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爲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尙疑之，竊曰：「今旣不爲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大所難，以彼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旣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合所能禦哉？迺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尙何顧慮耶？武昌旣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爲變，又遣參軍丹陽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爲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爲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假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卽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恆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翠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爲參軍，騫不可。乃遣參軍虞沖與騫偕至長沙。遣譙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荆湘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傾命，而止尙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按建昌郡，今岳州府衡陽，今湘潭縣。春陵縣，今永州府甯遠縣西北。湘東郡，今衡州府衡陽縣。江西，胡氏注云：



「戴淵時鎮合肥，在江之西也。」

二月，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虞，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胡氏曰：「周顛字伯仁，欲使顛保護導，以全其家也。」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宏，方寄卿以百里之命。」胡氏曰：「王導字茂宏。」是何言耶？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顛爲尙書左僕射，王邃爲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爲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宏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札少思，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宏爲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宏。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威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顛、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官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願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尙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琊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廡，帝執其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

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顛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旋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爲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胡氏曰：「言太子既有鈞深致遠之才，而又盡事親之禮，所以解敦不孝之誣也。」）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顛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官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顛曰：「二官自如明詔，臣等尙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顛避敦。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甯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敦參軍呂嶠嘗爲臺郎，性姦諂，鄙淵爲尙書，惡之，猶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作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胡氏曰：「周顛，汝南人，戴淵，廬陵人。」）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耶？」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顛及淵，顛被收，路經大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審憚，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爲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

「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顛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爲敦參軍，敦使卬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於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旣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胡氏曰：「分兵斷彭澤，湖口可使敦上下不得相通。」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徑還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魏又等攻湘州，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又拔長沙，丞等皆被執，又將殺虞，惺子弟對之號泣，惺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又以檻車載丞及易雄，送武昌，桓雄、韓階、武延從，丞不離左右，又見雄姿貌非凡，殺之，階延執志愈固。王廙承敦旨，殺丞於道中，階延送丞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忼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惟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旣而遣人潛殺之。（按石頭城，今江甯府城西，北隅城，因今清涼山爲壘，俗曰鬼臉城，言石狀奇險也。）金城，在句容縣北江濱。豬口，在今漢陽府沔陽州。彭澤縣，今屬九江府湘州，卽長沙也。）

明帝太甯二年 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駮，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帟入棺，勿以朝服斂。」是日薨。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謖等，使淑拜駮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救其境內。

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

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諱嶠者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日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胡氏曰：「錢鳳字世儀。」）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爲丹陽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旣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憤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胡氏曰：「溫嶠字太真。」）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寡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詹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爲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將事，庾亮領左衛將軍，吏部尚書卞壹行中軍將軍，郗鑒以爲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胡氏曰：「夫理順者難恃，勢弱則不支。以敦鳳同惡相濟，率大眾以犯闕，雖諸公忠赤，若只以臺中見兵拒之，是德周戴石頭之事，微郗鑒建請而召劉遐蘇峻殆矣。」）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尙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玩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

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逵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諸文武爲敦所援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豫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舉兵伐敦，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口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衆向京師，乃上疏以誅敦。臣溫嶠等爲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甯南岸，人情凶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嶠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己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年暹，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者佞臣亂朝，人懷不甯，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於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季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耶？」胡氏曰：「王應字安期。」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爲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也。」胡氏曰：「謂此事深駭衆聽，皆知敦應謀篡。」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大小，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不答。天以爲「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鑿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鈔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

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暉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敦聞合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敦尋卒，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楨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帥衆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棚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胡氏曰：「東軍謂沈充軍，西軍謂王含、錢鳳等軍也。」）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於吳。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允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於青溪，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胡氏曰：「荊州王舒，江州王彬。」）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爲恨。錢鳳走至闔廬洲，周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踞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於南桁。（按丹陽，今江寧府江寧南岸，秦淮南岸柵塘也。晉時緣秦淮兩岸作塘，樂湖，今日後湖，卽元武湖也，在臺城北。竹格渡，秦淮津名。南塘，疑今入府塘。鳳已渡秦淮，不得在其南也。青溪，今日大陽溝，於今四象橋入秦淮。吳興，今湖州。江甯，今江甯縣西南六十里之江甯鎮。闔廬洲，在江甯府東北江中。）

三年。五月，以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樛播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薄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一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胡氏曰：「皆令籍記而典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溼，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儲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旨也。

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謨帥荆司之衆，自嶠澗而東。胡氏曰：「時荊州仍屬晉，司州之地，多入後趙，劉曜得其民，處之關中者，使謨帥而東耳。」或曰：「劉聰以洛陽爲荊州，此所謂荆司，皆晉司州之衆也。」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戎，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塘。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皋關，與岳戰於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之，遏絕內外，岳衆飢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屯於金谷，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澗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氏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郭默復爲聰所敗，妻于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衆南歸。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爲

境矣。(按石梁在鞏縣，今日黑石渡。入特阪，在新安縣南。金谷在洛陽縣北。)

成帝咸和二年。冬十月，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壺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胡氏曰：「歷陽之與建康，一江之隔耳。」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之。」亮不從。壺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心縱毒蘊，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爲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爲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近違惟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郎將郭默爲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庾冰爲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即欲帥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一本以彊胡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宣遂絕約，不與之同。十一月，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



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胡氏曰：「姑孰臨江渚，舟船所湊，晉積鹽米於此。」亮方悔之。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允爲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爲左衛將軍，侍中褚裒典征討軍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胡氏曰：「宣城之西南山越居之，自吳以來，屢爲寇亂。」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烏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辛未，彝遂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彝退保廣德。按阜陵，今和州西三十里，故城在全椒縣東南，雷池在安慶府望江縣姑孰，卽當塗縣。胡氏曰：「慈湖在太平當塗縣北六十五里，沂江而上，過三山十餘里，至溧洲，自此過白土磯入慈湖矣。」按在今江甯縣西南八十里。宣城，今甯國府蕪湖縣屬太平府。廣德州，在宣城東。

三年春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於尋陽。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衆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於陵口，合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詔以卞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郭默、趙允等軍，及峻戰於西陵，壺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壺率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壺背灘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矜、旰，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勤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衆將陳於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衆皆棄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允俱奔尋陽，將行，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

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樞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胡氏曰：「言射不能殺賊，而反射殺樞工，自恨之辭也。」衆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翼曰：「至尊常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翼即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擁衛。帝以劉超爲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翼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褚翼令下，翼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初，姑孰既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侖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饈。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爲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爲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蓬蔭覆之，吟嘯鼓柁，泝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爲吳國內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都鑿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三月丙子，庾太后以憂崩。蘇峻南屯于湖。夏四月，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疆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愨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願命爲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胡氏曰：「謂內輔外禦，各有局分，不敢踰越也。」嶠屢說不能回，乃順侃意，遣使

謂之曰：「仁公且守。」胡氏曰：「漢魏以來，率呼宰輔岳牧爲明公，今嶠呼侃爲仁公，蓋取天下歸仁之義，言晉之征鎮，皆歸重於侃也。」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榮陽手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爲攜貳耶？宜急追信改書，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尙書。胡氏曰：「以侃爲盟主，與亮嶠列名上之尙書也。」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唇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獄之任，安危休戚，理旣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唯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胡氏曰：「謂侃子瞻爲峻所殺。」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愆斯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甯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卽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卽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奔，間行謂溫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胡氏曰：「晉都建康，糧運皆仰三吳，故欲先斷東道，王敦、蘇峻之亂，匡復之謀，郗鑒爲多。」五月，陶侃帥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

「庾元規乃拜陶士行耶？」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即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窋計，自姑孰遣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計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爲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恆，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鐵鐘興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纒繞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啓帝投孝經論語。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雷台，逼迫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爲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胤、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其家僮從軍，鬻其瓊珮，以爲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即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宏徽等拒之。胤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於茄子浦，嶠以兵習水。蘇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爲嶠前鋒，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敵不上岸擊之耶？」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由是饑乏。嶠表寶爲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胤潭監浙西軍事。都鑿都督州入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鑿節度。鑿帥衆渡江，與侃等會於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於荊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得衆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胡氏曰：「彝自廣德進屯涇縣。」

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縱守蘭石，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胡氏曰：「是時同盟諸將，無監軍事者，竊意季林、葦郗、鑿軍部將也。前史旣逸郗字，後人遂改鑿爲監。」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嚴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鑿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龔溢、口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皖因攻譙，國內史 桓宣，胡氏曰：「宣時屯皖，縣馬頭山。」寶往救之，爲渙、撫所敗，箭貫寶，髀微，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於溫嶠，寶進攻祖約，軍於東關，拔、合肥、戎、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爲內、應，秋、七、月，約、衆、潰，奔、歷、陽，蘇、峻、腹、心、路、丞、匡、術、賈、寧，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榘、腹、心，峻、雅、敬、導，不、許，丞、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泚、誘、丞，使、歸、順，九、月，戎、申、導、攜、二、子、與、丞，皆、奔、白、石，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

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徐來珍賊，不爲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胡氏曰：「溫嶠辭嚴義正，所以能留陶侃，共成大功。」）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耶？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如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突圍出外，留兵守之。郗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翔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今疆寇在近，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義衆，鎮壹三軍耶？」將斬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胡氏曰：「謂急攻蘇峻，健晃必還救之，大業之兵自解。」）侃從之。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允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允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醉望見允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耶？」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馬蹶，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鬪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潰。大潰。（胡氏曰：「一鼓禽峻，果如溫嶠之言。」）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閉城。

自守；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胡氏曰：「牛渚山，在當塗縣北二十里，山下有磯，津渡之處，與和州橫江渡相對。陵口當在牛渚山東北。」按今太平府東北采石鎮，即牛渚陵口。胡氏以爲東陵口，非也，當爲秣陵口，以峻由小丹陽來也。疑今橫山麓蔣陵，今日龍額覆舟山，在其西南，與相接。小丹陽在秣陵南三十里，今江寧府城南九十里，爲自太平至城東路。西陵疑覆舟山東顧宛溪，以爲松陵岡者，誤方位矣。青溪柵，在今淮青橋北。雲龍門，正殿門。宣陽門，苑城正南門。苑城，一曰臺城，以有臺省寺監，故名。太極前殿，正殿也。姑孰，水名，在太平府南。吳國，今蘇州府。會稽，今紹興府。于湖，即太平府。吳興，今湖州府。義興，今荆溪縣。茄子浦，在城西南大勝關江口。石頭，在茄子浦東北約二十里。蔡洲，直今北河口。江查浦，在今饒虹橋沙門浦，在今上新河。烽火樓，今戎樓。一曰望臺。宣城，今寧國府。涇縣，今其屬縣。蘭石，在其東北，今猶有石城。白石壘，今師子山下。江乘，在句容北，今龍潭。京口，今鎮江府。大業，在丹陽縣北，曲阿在其南，即丹陽縣。慶亭，在其東。湓口，今九江府德化縣。西皖，今安慶府懷寧縣。東關，潯須水東，在今巢縣。合肥，今廬州府附郭縣。白木陂，宜在今老菜市。注言東陵之東，非也。由橫江濟江者，率由蕪湖板橋、新林查浦，今峻由小丹陽，則由湖而至橫山脚秣陵關，此皆金陵所宜備也。）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爲何如？」對曰：「劉曜乘高侯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

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塢，勒請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後趙諸軍集於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鞏、訾之間。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榮陽戍。杜蕡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耶？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勢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己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於西陽門（胡氏曰：「西陽門，城西面南頭第一門。」）勒躬貫甲胄，出自闔闔門夾擊之（胡氏曰：「闔闔門，洛城西面北頭門。」）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踞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於冰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勿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耶？」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曜瘡甚，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己亥，至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久爲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耶？我殺石侖，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救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之乃殺曜。（按昭破石虎於高候，在聞喜縣北，故曰乘高候之勢。金墉城，洛陽西北隅小城，石門，今日閘，在榮澤縣北，舊榮澤出河處也。大塢，注引水經注，以爲靈昌津，在今延津縣成皋關，在汜水縣洛水之東。洛水，在鞏、訾、東、洛陽城之東。訾，杜氏注左氏云：「在鞏縣西南。」高馬關，在洛水東，今亦屬汜水縣。重門，在今輝縣西北，盟在永嘉四年，同圍河內之時。永豐小城，宜在邢臺縣。）



四年。春正月，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冠軍將軍趙允，遣部將甘苗擊祖約於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其將牽騰帥衆出降。蘇逸、蘇碩、韓晃，并力攻壽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鬪？」寶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蘇逸帥驍勇數百渡江而戰，溫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其衆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西軍惟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叢，并其二子播充、孫恭，及彭城王雄。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以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張健疑宏徽等貳於己，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西趨故鄣，郗鑒遣參軍李闓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按延陵，今江陽縣南，故鄣，今安吉縣北，平陵山在溧陽縣。）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轡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輕，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翼為丹陽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翼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始安忠武公溫嶠卒，以劉允為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言允非方伯才，司徒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允以仗侈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溫平南之意也。」（胡氏曰：「溫嶠為平南將軍。」）允矜豪日甚，專務商販，殖財百萬，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冬十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為右軍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懇於允。（胡氏曰：「默蓋自平蘇峻還至尋陽，而被徵也。」）允曰：「此

非小人之所及也。」（胡氏曰：「晉以後，文武之士，率稱小人，今西北之人猶然。」）默將赴召，求資於允，允不與。默由是怨允。允長史張滿等，素輕默，或保露見之。默常切齒。臘日，允餉默豚酒，默對信投之水中。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允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請免允官。」書下，允不即歸罪，方自申理。僑人蓋腕，掠人女爲妻，張滿使還其家，腕不從，而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張滿等日夜計議，惟忌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以爲然，帥其徒侯旦、門開襲允，允將吏欲拒默，默呵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三族。」遂入至內寢，牽允下，斬之，取出允僚佐張滿等，誣以大逆，悉斬之。傳允首於京師。詐作詔書，宣示內外，掠允女及諸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旣而停允故府，招引譙國內史桓宣，宣固守不從。（胡氏曰：「桓宣自去年歸溫嶠屯於武昌。」）

五年 春正月，劉允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己亥，大赦，梟允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默遣使送妓妾及絹，并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幼，詔令不出胸懷，劉允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特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聘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允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豫州刺史庾亮亦請討默，詔加亮征討都督，帥步騎二萬往與侃會。西陽太守鄧岳、武昌太守劉詡皆疑桓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不附租約，豈肯同郭默耶？」岳詡遣隨詣宣，觀之，隨說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賢子付隨耳。」宣乃遣其子戎與隨俱迎陶侃，侃辟戎爲掾，上宣爲武昌太守。郭默欲南據豫章（胡氏曰：「欲自尋陽而南據也。」）會太尉侃兵至，默出戰不利，入城固守，聚米爲壘，以示有餘。侃築土山

臨之。三月，庾亮兵至湓口，諸軍大集。夏五月，乙卯，默將宋侯，緡默父子出降。侃斬默於軍門，傳首建康。同黨死者四十人。詔以侃都督江州，領刺史。以鄧岳督交廣諸軍事，領廣州刺史。侃還巴陵，因移鎮武昌。庾亮還蕪湖，辭爵賞不受。《史言王導之懼謬遂非也。湓口，卽德化縣之湓浦。》

七年。趙主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秋，趙郭敬南掠江西，太尉侃遣其子平西參軍斌，及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敬旋救樊，宣與戰於涅水，破之，皆得其所掠。侃兄子臻，及竟陵太守李陽，攻新野，拔之，敬懼遁去。宣遂拔襄陽。侃使宣鎮襄陽，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輶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人不能勝。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史終言宣守襄陽之功。胡氏曰：「江西謂郟城，以東至歷陽也。」蓋自黃州府以下至安慶、廬州和州地也。涅水，在今南陽府新野縣。》

九年。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都尉石琚，城大，慕容廆，并力拒守。《胡氏曰：「城大猶城主也。一城之長，故曰城大。」》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琚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慕容廆遣慕容汗及司馬封弈等共救之。琚戒汗曰：「賊氣銳，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爲前鋒直進，封弈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兵大敗，死者大半。弈整陳力戰，故得免。蘭欲乘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爲將當務

慎重，審已最敵，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勢，誠多權詐，好爲潛伏，若悉國中之衆，自將以拒我，我縣軍深入，衆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倉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禽，無有餘理，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爲國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韓曰：「吾投身相依，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爲大國之計，且相爲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胡氏曰：「史言韓雖身在外，乃心宗國。」按徒河，今錦州府錦縣柳城，今土默特右翼旗牛尾谷在其北。）

長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六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雍梁交廣益甯八州刺史印傳棗戟。（胡氏曰：「自此以上，皆朝廷所授，故奉送之。」）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侃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加督護，統領文武。（胡氏曰：「史言陶侃綜理精密，雖病不亂。」）甲寅，輿車出臨津，就船將歸長沙，願謂愨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胡氏曰：「侃言不得早退，至於困乏如此，正坐參佐苦留之也。」）乙卯，卒於樊谿。（胡氏曰：「觀陶侃在西藩，顛末豈有非望之圖哉？晉史所記決指之事，折翼之夢，蓋庾亮之黨傳致之耳。」）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暮，尙書檄陶與親人曹詡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胡氏曰：「史言陶侃爲名流所推重如此。」按樊谿，即今武昌縣之樊口也。）

咸康四年 春正月，燕王曹宇遣都尉趙擊如趙，聽師期。趙王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人，悉拜龍騰中郎。會遼遣段屈雲、魏趙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虎乃以桃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帥舟師十萬出漂榆津，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帥步騎七萬爲前鋒，以伐遼。三月，趙擊還至棘城，燕王詡引兵

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與燕鬪；燕王自將而來，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爲卿所誤，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墮卿計中矣。」乃悉將見衆追之，設伏以待之。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趙王虎進屯金臺，支雄長驅入薊，段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太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爲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無能爲也。」遂過之。至徐無，段遼以其弟蘭既敗，不敢復戰，帥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將行，執慕容翰于泣曰：「不用卿言，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爲愧。」翰北奔宇文氏。遼左右長史劉庫盧謀、華悅等封府廬請降。虎遣將軍郭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獲其母妻，斬首三千級。遼單騎走險，遣其子乞特真奉表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虎入令支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徙段國民二萬餘戶於司雍，克平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者，皆擢敘之。（見京，今順天府雄縣。漂榆津，在天津府天津縣。大棘城，慕容氏之都，今錦州府義州西北。）令支，今永平府遷安縣。金臺，在易州東南。燕山，在玉田縣北。徐無，在遵化州西密雲山，在順天府密雲縣南二十里。）

趙王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專其利，欲伐之。大史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分師必無功。」虎怒，鞭之。皝聞之，嚴兵設備。趙士卒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內中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彊，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五月，戍千趙兵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帳下將慕容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略國民，兵彊穀足，不可復敵。竊覲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枝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元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疆寇在外，衆心恟懼，爭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彊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

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鮑問計於封弈，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爲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鮑意乃安。或說降，鮑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趙兵四面蟻附綠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引退。鮑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趙諸軍皆棄甲逃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閔父瞻，內黃人，本姓冉，趙主勒破陳午獲之，命虎養以爲子。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於諸孫。胡氏曰：「冉閔始此，石勒養石虎以自滅其種，石虎養冉閔併其種類而夷之，蓋天道也。」按棘城，燕都。今錦州府義川西北。內黃縣屬彰德府。

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於趙，既而中悔，復遣使求迎於燕。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衆三萬迎之。救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以尙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爲秋司馬。燕王虎自帥諸軍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鮑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爲燕所執。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叱令起。亮曰：「一身是貴人，義不爲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鮑。鮑以馬迎之，與語大悅，用爲左常侍。以崔蒞之女妻之。鮑盡得段遼之衆，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爲郎中令。趙王虎聞麻秋敗，怒，削其官爵。按三藏口，今承德府灤平縣。

五年夏四月，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尙彊，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河，爲伐趙之規。」

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以爲：「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之可否，繫胡之彊弱。胡之彊弱，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所據之地，同於魏世。勒死之後，虎拔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翦削外寇，一舉而拔金墉，再戰而擒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如振槁，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

爲能乎？將不能也。論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謂之無能爲；夫百戰百勝之彊，而以一城爲劣，譬如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且石遇偏師也，桓平北邊將也，所爭者疆場之事，利則進，否則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鎮名賢，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帥一國之衆，來決勝負，豈得以襄陽爲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塘欲阻河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始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比三鎮，反爲其用。胡氏曰：「洛陽關中而曰三鎮，併郭權據上郡爲三也。」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河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河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界，胡來攻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胡唯據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胡氏曰：「言祖邀與石勒對境時，勤僅有河北之地，比之今來石虎據有之地，止四分之一也。」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胡氏曰：「謂既至中原之後也。」尙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河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沂流，首尾百里。胡氏曰：「言水狹而急，舟不得駢爲一列而進也。」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若之何？今王土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氏曰：「南便於用舟，北便於用馬。」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胡氏曰：「蔡謨之議，量彼量己，深切著明，後郝鑒薦之自代，蓋有見乎此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秋八月，南昌文成公郝鑒疾篤，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胡氏曰：「謂中原之人，有戀土不肯南度者，以兵威逼遷之也。」）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胡氏曰：「蓋時議欲徙京口之鎮，

渡江而北，故鑿云然。太常臣諫，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辛酉，鑿卒，卽以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趙，詔遣光攻壽陽。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瑯琊，城壁相望，一城見攻，衆城必救。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以國之爪士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也。」乃止。胡氏曰：「此瑯琊，謂古瑯琊郡。趙旣取譙郡彭城下邳，又得壽春，故自壽春至瑯琊，城壁相望。南瑯琊在江乘之蒲洲上，渡江而西，歷陽合肥，至壽春，皆晉境。趙未能置城壁也。」按壽陽卽壽春，晉避簡文帝鄭太后諱改也。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胡氏曰：「吳都武昌，故屯重兵於邾城。」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玉虎惡之，以夔安爲大都督，帥石鑿、石閔、李農、張貉、李蕤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荆揚北鄙。二萬騎攻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河陰。胡氏曰：「水南爲陰，卽河南也。」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陷河南。胡氏曰：「晉人蓋置戍於河南，以備津要。」朱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安進據胡亭，寇江夏。義陽將軍黃冲、義陽太守鄭進皆降。事趙。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掠漢東，擁七千餘戶，遷於幽冀。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鎮石



城，聞邾城陷，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以輔國將軍庾懌爲豫州刺史，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諸軍事，假節鎮蕪湖。武昌，今武昌縣。邾城，今黃州府，與之南北相直。時江北無他城鎮，晉者，河陰，卽河南，疑宣城縣界。白石注引柰水，則在今巢縣。胡亭，據注乃今潁州府石城，卽竟陵郡，今安陸府鍾祥縣。史言庾亮書生，識度遠，魏陶桓公也。

趙王虎，東貴戚豪恣，乃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虎以撫軍將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管州牧，鎮令支。農帥衆三萬，與征北大將軍張舉攻燕。凡城，燕王以棧，廣城，大悅，縮乃禦難將軍，投兵一千，使守凡城。及趙兵至，將吏皆恐，欲棄城走。縮曰：「受命禦寇，死生以之。且憑城堅守，一可敵百，敢有妄言惑衆者，斬！」衆然後定。縮身先士卒，親冒矢石，舉等攻之，經旬不能克，乃退。虎以遼西迫近燕境，數遭攻襲，乃悉徙其民於冀州之南。令支，今永平府遷安縣西。凡城，今承德府建昌縣西。

六年，趙王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兵，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滹陽萬餘戶於兗、豫、雍、洛四州之地，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腰斬。凡得四萬餘匹，太閔於宛陽，欲以擊燕。燕王謂諸將曰：「石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復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冬十月，帥軍入自蠡，蠡塞，趙將當道者皆禽之。直抵薊城，趙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不敢出。燕兵進破武遂津，入自陽，所至焚燒積聚，略三萬餘家而去。按樂安，在永平府樂亭縣。白狼，今承德府建昌縣。宛陽，胡注以爲閔馬臺，則在臨漳縣。蠡塞，今古北口。武遂津，在安肅縣西。高陽縣，今屬保定府。

讀史兵略卷十四

# 讀史兵略

## 卷十五 通鑑晉紀

益陽胡林翼纂

康帝建元二年。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彊盛，今不取，必爲國患；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一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皝自將伐逸豆歸，以慕容翰爲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容輿，根將兵三道並進。高詡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皝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屬涉、夜干，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熟知涉、夜干之爲人，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從旁邀擊，斬涉、夜干。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戰而潰。燕軍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闡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詡善天文，皝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爲忠？」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后搜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焉用之？」皝默然。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并州刺史王翳自甘松出救之，比至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彪追擊破之。

穆帝永和元年。庾翼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鄰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

者。議者又曰：「庚爰之肯避溫乎？如今阻兵，恥懼不淺。」（胡氏曰：「言不能制爰之，將爲國恥，又有可懼者。蓋以王敦蘇峻待爰之也。」）充曰：「溫足以制之，諸君勿憂。」丹陽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鎮上流，以己爲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胡氏曰：「劉惔談客耳，其言桓溫無不中，蓋深知溫之才者，設使昱鎮上流，惔爲司馬，未足以敵燕秦。」）八月，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荆司雍益梁南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胡氏曰：「爲桓溫專制晉朝張本。」）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惔監河內諸軍事，領義成太守，代庚方之。爰之於豫章，溫嘗乘雪欲獵，先過惔，惔見其裝束甚嚴，謂之曰：「老賊欲持此何爲？」溫笑曰：「我不爲此，卿安得坐談乎？」（胡氏曰：「溫以此語答惔，盡之矣，溫亦知惔之悉其才，故發是言。」）

趙王虎以冠軍將軍姚弋仲爲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弋仲清儉，直，不治威儀，言無畏避。（胡氏曰：「虎之篡弋，仲正色責之，可以見其言無畏避矣。」）虎甚重之，朝之大議，每與參決，公卿皆憚而下之。武城左尉虎寵姬之弟也，嘗入弋仲營，侵擾其部衆，弋仲執而數之曰：「爾爲禁尉，迫脅小民，我爲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諫，乃止。（胡氏曰：「東武城縣屬清河郡，弋仲營於清河之灑頭。」按卽今廣平府清河縣。）

二年，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涼州刺史麻秋。（胡氏曰：「趙使麻秋攻涼州，故授以刺史。」）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冲請降。涼州震恐，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恆將之以禦趙，恆壁於廣武，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蓋明主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疆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

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胡氏曰：「張實分金城之令居枝陽二縣，又立永登縣，合爲廣武郡。」按廣武，今涼州府平番縣地。福祿縣，今肅州。

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爲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胡注：「出其險要，謂已踰險而出平地也。」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衝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闚覷，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爲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拜表卽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加撫都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爲前鋒。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三年春二月，桓溫軍至青衣，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右衛將軍福從兄鎮南將軍權、前將軍督堅等將之，自山陽趣合水，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督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碛渡向犍爲。三月，溫至彭模，議者欲分爲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胡氏曰：「偏敗，謂兩道並進，或一軍爲蜀所敗。」

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鎮軍將軍李位都迎詣溫降。督堅至犍爲，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勢悉

衆出戰於成都之笮橋。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夜開東門走，至葭萌，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一尋輿櫬而縛，詣軍門。溫解縛焚櫬，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按青衣縣今雅州府雅安縣，此疑爲青衣山，在嘉定府樂山縣東。山陽，卽青衣山南合水，卽大渡河入江之處，皆在樂山縣南。江南大江之南，江北鴛鴦碕，大渡河之渡，犍爲今犍爲縣南，敘州府宜賓縣彭模，今眉州彭山縣沙頭津，疑在犍爲縣東。溫由東循蜀江行，堅由西渡大渡河行也。比堅知之，復由東道行，故無及笮橋。胡氏曰：「水經注云：萬里橋西上曰夷橋，亦曰笮橋。」按今本作竺橋，而萬里橋東爲笮橋，成都之東南也。葭萌今保寧府昭化縣。）

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郎坦以城大難守，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甯戎校尉張璠從悛言，固守大城。秋帥衆八萬圍璠，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坦恨言不用，教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璠督諸將力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璠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虎以中書監石甯爲征西將軍，帥并州兵二萬餘人爲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於趙，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將軍、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揮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五月，秋與甯復帥衆十二萬進屯河南，劉甯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至於曲柳。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艾固諫。索邈曰：「君者一國之鎮，不可輕動。」乃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邈爲軍正將軍，帥步騎二

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甯於沙阜，寧退屯金城。虎復遣孫伏都、劉渾、帥步騎二萬會秋軍，長驅濟河，擊重華，遂城長最。艾、建牙普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邈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艾軍於神烏，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枹罕，今蘭州府河州。晉昌郡，今安西州。大夏，在河州西南。晉興，在西甯府碾伯縣。廣武，在涼州府平番縣。武街，武當作允，亦在平番縣。胡氏曰：「曲柳，在洪池嶺北。」今武威縣東南。沙阜，亦宜在武威。金城，今蘭州府。長最，胡氏曰：「在金城河北。」神烏，卽鷲鳥，在武威東南。

五年，趙故東官高力等萬餘人，誦戍涼州。胡氏曰：「石宣簡多力之士，以衛東官，號曰高力，置督將以領之。」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又赦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使之步推鹿車，致糧戎所。高力督定陽、梁犢，因衆心之怨，謀作亂東歸。衆聞之，皆踊抃大呼，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帥軍攻拔下辨。安西將軍劉甯自安定擊之，爲犢所敗。高力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甲兵，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攻陷郡縣，殺長吏二千石，長驅而東，比至長安，衆已十萬。樂平王苞，盡銳拒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趣洛陽。趙主虎以李農爲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衛軍將軍張賀度等，步騎十萬討之，戰於新安。農等大敗，戰於洛陽，又敗，退壁成臯。犢遂東掠樂陽，陳留諸郡。虎大懼，以燕王斌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洪等討之。弋仲將其衆八千餘人至鄴，求見虎。虎病未之見，引入領軍省，賜以己所御食。弋仲怒，不食，曰：「主上召我來擊賊，當面見授方略，我豈爲食來耶？且主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耶？」虎力疾見之。弋仲曰：「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爲盜，所過殘暴，何所能至？老羌爲汝一舉了之。」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於坐授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鎧跨馬於庭中，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於樂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涼州不屬後趙，此云涼州未詳。

蓋成其東界也。雍，今鳳翔縣。

燕平狄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劭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劭以新遭大喪，弗許。勳詣龍城，言於劭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爲後患。」劭曰：「鄴中雖亂，鄧恆據樂安，兵彊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虜乘高斷要首尾爲患，將若之何？」劭曰：「恆雖欲爲石氏拒守，其將士願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爲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出其不意，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劭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對曰：「用兵之道，敵彊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彊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耀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爲害乎！」折衝將軍慕容與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自武宣王以來，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耶？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劭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慕容評爲輔弼將軍，左長史陽騫爲輔義將軍，謂之三輔。慕容霸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按盧龍道在北樂安，即今樂亭縣在南，令支，今遷安在樂安之北。樂安此誤作安樂。）

征北大將軍褚裒上表請伐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後遣督護麋疑進據下邳，今宜速發，以成聲勢。」秋七月，加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兗



齊揚豫五州諸軍事。哀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爲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爲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爲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旣而才略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胡氏曰：「其後殷浩之敗，卒如蔡謨所料。」）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翕等戰於代陂，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陳遼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裒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按泗口今清河縣，魯郡今兗州府代陂，疑在沛縣。）

六年二月，燕王劭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容興于自四道出，螭螭塞。劭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以慕容恪解于亮爲前驅，命慕容興、嵯、槎山、通道、留世子曄守龍城。以內史劉斌爲大司農，與典書令皇甫真留統後事。霸軍至三陘，趙征東將軍鄧恆、惶、怖、焚、倉、庫，棄安樂，遁去。（胡氏曰：「安樂當作樂安。」）果如慕容霸所料。（一）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徒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安樂北平兵糧，與劭會臨渠。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與鄧恆走保薊口。乙巳，劭拔薊，執王佗，斬之。劭欲悉坑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曰：「趙爲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坑其士卒，卒恐不可以爲王師之先聲也。」劭入都於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甲子，劭使中部侯釐慕與句督薊中留事。自將擊鄧恆於薊口。軍至清梁，恆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劭謂慕容興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王但安臥，臣等自爲王破之。」劭不能自安。

內史李洪，從雋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李洪徐整騎隊還助之，早乃退走，衆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略盡，雋引兵還薊（胡氏曰：「雋之還薊，亦鹿勃早有以挫其銳，否則進攻魯日矣。」按東道入自寬城驛，至遷安縣，中道入自馬蘭關，至遵化州，西道入自古北口，至密雲縣，三陘，胡氏以爲在海陽縣，今永平府灤州臨渠，卽臨洶，今順天府三河縣魯口，今深州饒陽縣清梁，在今蠡縣。）

麻秋說苻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州可定，今不幸爲賢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一言終而卒。」健代統其衆，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來告喪，且請朝命。王朗之去長安也，朗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瑁爲司馬，關西夷夏皆應之。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趙官爵，以趙俱爲河內太守，戍溫，牛夷爲安集將軍，戍懷，治宮室於枋頭，謀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悉衆而西，以魚遵爲前鋒，行至盟津，爲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善，帥衆七千，自軹關入，臨別執善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旣濟焚橋，自帥大衆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張瑁弟先爲征虜將軍，帥衆萬三千，逆戰於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衆，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健遣雄徇渭北，氏首毛受屯高陵，徐磁屯好畤，羌首白犢屯黃白，各衆數萬，皆斬洪使，遣子降於健，苻善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九月，善與先戰於渭北，擒之三輔郡縣堡壁皆降。冬十月，健長驅至長安，洪瑁奔司竹（按溫今懷慶府溫縣，懷今武陟縣，枋頭在衛輝府濬縣，盟津卽孟津，在河南府孟津縣北，胡氏曰：「從河南入潼關，至華陰，從河北入軹關，自蒲津西渡河，至渭北，合兵以攻長安。」高陵縣屬西安府，好畤今乾州，黃白城在三原縣，司竹監在盩厔）

縣)

燕王雋與慕容恪皆愛賈堅之才，堅時年六十餘，恪聞其善射，置牛百步上，以試之。堅曰：「少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往往中之。」乃射再發，一矢拂脊，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觀者咸服其妙。《弧矢之妙如此》。

七年。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誠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受人厚遇，當爲復讎，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棄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弋仲亦遣使告於燕。燕主雋遣禦難將軍悅縮將兵三萬往會之。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將軍孫威拒琨於黃邱，皆敗。還士卒略盡。閔欲自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釁而擊之。且陛下親臨行陳，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法鏡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乃悉衆出與襄戰。悅縮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魏人望之，恟懼。《胡氏曰：「自棘城之敗，趙人固畏燕兵，見其至而勢盛，故恟懼。」》襄現縮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鄴。胡睦及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并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胡氏曰：「劉隗盧諶不能爲晉死，而卒死於兵，人誰不死，貴得其死所耳。」》閔潛遣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已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息。閔支解法鏡父子，贈韋謏大司徒。姚襄還瀟頭，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按長蘆在今冀州新河縣，黃邱在保定府東鹿縣。》

八年。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不知使君當何以鎮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

功也。胡氏曰：「嚴欲浩與桓溫兩釋猜嫌，降心相從，以圖國事也。」觀近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一胡氏曰：「一段龕張遇姚襄之徒，孔嚴固見其肺肝矣。」浩不從。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郎將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尚不能撫慰張遇，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宏攻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

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爲之盡力，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於晉，當固執臣節，無爲不義也。」弋仲卒，子襄秘不發喪，帥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千破之，屯於礪礪津。襄與秦兵戰，敗，亡三萬餘戶，南至榮陽，始發喪。又與秦將高昌李歷戰於麻田，馬中流矢而斃，弟萇以馬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子必不敢害萇。」會救至，俱免。襄遂帥衆歸晉，送其五弟爲質，詔襄屯礪城。襄單騎度淮，見謝尚於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按陽平縣，今東昌府莘縣。元城縣，今屬大名府。發千縣，今爲堂邑縣。礪礪，今在平縣。麻田，胡注以爲榮洛之間地名，則榮澤縣西也。

魏主閔旣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諸郡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魏，慕容容、魏等擊勤。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閔、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鮮卑乘勝鋒銳，且彼衆我寡，宜且避之，俟其驕惰，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衆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閔軍於安喜，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恪追之，及於魏昌之廉臺。閔與燕兵十戰，燕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燕人憚之。恪巡陳，謂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多步卒，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宜亟遣輕騎邀之。旣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爲三部，謂諸將曰：「

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爲方陣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兩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爲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胡氏曰：一恪以鐵鎖連馬，則閔兵雖致死，而陳不可破，兩軍從旁夾擊，則閔兵三面受敵，不敗何待？）圍閔數重，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爲燕兵所執，送於薊。已卯，閔至薊，雋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慕容霸軍至繹幕，段勤與弟思聰舉城降。甲申，雋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龕帥精騎萬人攻鄴。癸巳，至鄴，魏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幹使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且求救於謝尚。辛卯，燕人斬冉閔於龍城。（繹幕，今濟南府平原縣西北。安喜，今定州東。廉臺，地形志謂在毋極，今真定府無極縣西北也。）

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止幹使者，求傳國璽。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尚不能救，沈吟未決。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給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一幹以爲然，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於枋頭。幹帥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脫走入城。謝尚、姚襄共攻張遇於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善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戰於潁水之誠橋，尚等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尚奔還淮南，襄棄輜重，送尚於芍陂。尚悉以後事付襄。（胡氏曰：「謝尚既敗，姚襄知晉之不足恃，固有去晉之心，矧殷浩又從而速之乎？」）殷浩聞尚敗，退屯壽春。秋七月，秦丞相雄徙張遇及陳穎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胡氏曰：「張遇據有許穎，豈肯斂手受羈制於人乎？」）苻雄乘勝以兵威徙之。自此遇之死，命制於苻氏矣。（以右衛將軍楊羣爲豫州刺史，鎮許昌，謝尚降號建威將軍。（按倉垣在潁符西北。棘津，在潁縣南。延津縣北。誠橋，在許州芍陂，今壽州。）

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既而無功，復謀再舉。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胡氏曰：「一言殷浩不得辭其責也。」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胡氏曰：「保江之說，此王導佐元帝之規模，世之議者，譏其志難忍，取置中原於度外。若以量時度力，保固本根言之，此策未爲非也。至於引咎責躬，省民賦役，所謂善敗不亡，諸葛孔明街亭喪師之後，正亦如是而已。」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胡氏曰：「其後殷浩廢黜，卒如羲之之言。」又與會稽王昱牋曰：「爲人臣，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况遇難得之運哉？願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若不行，恐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也。」不從。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遜、據倉垣。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胡氏曰：「元帝建武元年，始立太學，今復以軍興廢。」

九年，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彊，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在壽春，恐其彊盛，囚襄諸弟，屢遣刺客刺之，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卒，弟懷代領部曲。浩潛遣懷帥衆五千襲之，襄斬懷，并其衆。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內史。初，浩陰遣人誘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

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僞許之，且請兵應接。冬十月，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尙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以爲一弱兒等容有詐僞，浩未應輕進。一不從。胡氏曰：「藉使梁雷果受浩間而殺健，浩亦未能越關陝以取長安，其欲乘荆黃眉之去而據洛陽，不過欲以修復園陵爲功耳。昱遂以爲真可立功而不聽王彪之言，宜桓溫得因以廢浩而制昱也。」浩以姚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許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復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昱謂彪之曰：「一言言無不中，張陳無以過也。」胡氏曰：「張陳謂張良陳平。」按梁國臺，今歸德府商邱縣。山桑，今潁州府蒙城縣北。譙城，亳州也。

十年，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東陽之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胡氏曰：「史言晉氏失權，由用殷浩違其才。」浩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既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擲爲令僕，足以儀型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尙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爲揚州刺史。胡氏曰：「東陽，唐爲婺州。信安，唐爲衢州治所。」按婺州，今金華府。今衢州府西安縣，卽信安縣也。

二月乙丑，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浙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桓溫別將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司馬勳略秦西鄙，涼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秦主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普、北平王碩、帥衆五萬軍於嶢柳，以拒溫。夏四月己亥，溫與秦兵戰於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衆。溫督衆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桓沖又敗雄於白鹿原。溫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灊上，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

雷弱兒等，與寔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擬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親官軍。」一推帥騎七千，襲司馬勳於子午谷，破之。勳退屯女媧堡。北海王猛少好學，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一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一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卿無比也。」一胡氏曰：「猛蓋指出溫之心事，以為溫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鎮服江東，非真有心於伐罪弔民，恢復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灊水，徑攻長安？此溫所以無以應也。然余觀桓溫用兵伐秦，至灊上，伐燕至枋頭，皆乘勝進兵，逼其國都，乃持重觀望，卒以取敗。蓋溫姦雄也，乘勝進兵，逼其國都，冀其望風畏威，有內潰之變也。逼其國都而敵無內變，故持重以待之，情見勢屈，敵因而乘之，故至於敗。蘇子由所謂以智遇智，則其智不足恃者，此也。」一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雄等戰於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猛為高官督護，欲與俱還。猛辭不就。一胡氏曰：「猛不肯從溫，溫豈不欲殺之耶？蓋溫軍已敗，忽忽退師，不暇殺之也。」一呼延嘉帥衆一萬，從溫還，寔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溫之屯灊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一按均口在襄陽府光化縣西南。鄉今浙川廳西。蓋水軍由漢水步軍入武關，及子午道，皆在長安東南上洛。今商州青泥。胡注謂在藍田。峽柳在藍田東南，即峽關也。白鹿原在其北。小城，子城也。女媧堡，疑在洋縣北。華陰，今縣屬同州府。

秦東海王雄攻喬乘於雍，丙申卒。秦主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耶？何奪吾元才之速也？」一胡氏曰：「一稱雄，字元才。」一贈魏王，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勳，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



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子堅襲爵，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胡氏曰：「苻堅事始此。」

十二年，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強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爲他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從。桓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與僚屬登平乘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胡氏曰：「王衍等尙清談而不恤王事，以敢夷狄亂華也。」八月己亥，至伊水，姚襄撤圍拒之，匿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赦三軍小卻，當拜道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無煩使人。」襄拒水而戰，溫結陳而前，親被甲督戰，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於洛陽北山，其夜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溫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許洛士女爲溫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襄西走，溫追之不及。宏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襄之爲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周成帥衆出降，溫屯故太極殿前，旣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表鎮西將軍謝尙都督司州諸軍事，鎮洛陽。以尙未卽至，留毛穆之、陳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衛山陵，徙陵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以歸。襄奔平陽。胡氏曰：「伊水在洛陽城南，洛陽北山北芒山也。」

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孫子曰：「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龕兵尙衆，未有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龕用之無術，以取敗耳。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日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

覽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爲高牆深塹以守之。齊人爭運糧以饋燕軍，龔嬰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龔悉衆出戰，恪破之於圍裏。胡氏曰：「時外築長圍，故戰於圍裏。」今先分騎屯諸門，龔身自衝盪，僅而得入，餘兵皆沒。於是城中氣沮，莫有固志。十一月丙子，龔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於薊。

升平元年。

魏襄將圖關中，夏四月，自北屈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敷城，曜武將軍姚益生，左將

軍王欽盧，各將兵招納諸羌胡，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秦將苻飛龍擊蘭擒之。襄引兵進據黃落，秦主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平北將軍苻道龍，驍將軍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將步騎萬五千以禦之。襄堅壁不戰。羌謂黃眉曰：「襄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然其爲人強狠，苦鼓譟揚旗，直壓其壘，彼必忿恚而出，可一戰擒也。」五月，羌帥騎三千壓其壘門而陳，襄怒，悉衆出戰，羌陽不勝而走，襄追之，至於三原。羌迴騎擊之，黃眉等以大衆繼至，襄兵大敗。襄所乘駿馬曰「鰲眉騮」，馬倒，秦兵擒而斬之。弟萇帥其衆降，襄載其父戈仲之柩在軍中，秦主生以王禮葬之。仲於孤營，亦以公禮葬之。漢北屈縣，今平陽府吉州。胡氏引水經注曰：「北屈西距河十里，孟門山在河上。」襄蓋自北屈渡河而屯杏城。杏城，今鄜州中部縣。敷城，今鄜州黃落，在洛川縣西南。三原縣，屬西安府，孤營在鞏昌府伏羌縣。

三年，秦王堅以王猛爲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強德，太后之弟也。酌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爲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妻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懼，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歎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冬十月，詔謝萬軍下蔡，郗曇軍高平，以擊燕。萬矜其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爲元帥，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

云：「諸將皆勤卒。」諸將益恨之。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而親造，厚相親託。既而萬帥衆入渦，以援洛陽。邠憂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爲燕兵大盛，故疊退，卽引兵還，衆遂驚潰。萬狼狽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乃止。既至，詔廢萬爲庶人，降疊號建武將軍。於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相次皆沒於燕。（下蔡，今鳳臺縣。高平，今金鄉縣。胡氏曰：「渦水至山桑入淮，潁水至下蔡入淮，謝萬之兵自下蔡而入渦，潁間。」按在今蒙城潁上間也。）

四年。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每遊東山，常以妓女自隨。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得與人同憂，召之必至。」一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爲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之。（胡氏曰：「東山在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安故居今爲國慶禪寺。」）

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奕于各帥衆數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南。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不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爲邊患，不如徙之塞外，以防未然。」堅從之。（謹邊防也。）

五年。燕河內太守呂護遣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鄴。三月，燕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真將兵五萬人，共討之。燕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顏請急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而多殺士卒，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拔，自取困辱。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雜間其黨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爲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

秋七月，護遣其將張興出戰，顏擊斬之。城中日蹙，真戒部將曰：「護勢窮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

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爲之備。」乃多課櫓楯，親察行夜者，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真所部，突圍不得出，恪引岳擊之，護衆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滎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哀帝興甯三年，燕太守恪將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土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使司馬悅、希、軍於孟津、豫州、刺史孫興、軍於成臯。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王胡之爲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燕衆，摧破之，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爲名，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率衆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至是，恪與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勿更畏懦而怠惰。」遂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赦之，必爲後患。」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司馬光曰：「沈勁可謂能子矣。取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蔡仲之命曰：『爾尙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太守恪爲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爲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者，故未嘗負敗。

海西公、太和二年，張天錫攻李儼、大夏、武始二郡，下之。常據敗儼兵於葵谷，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柵。

罕，造其兄子純，謝罪於秦，且請救。秦王堅使王猛與楊安救枹罕。天錫遣楊暹逆戰於枹罕東，猛大破之。遺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算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李儼猶未納秦師，王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請與儼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爲備，將士繼入，遂執儼，以立忠將軍彭越爲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罕。張天錫之西歸也，李儼將翼、肫說儼曰：「以明公神武，將士驍悍，奈何束手於人？王猛孤軍遠來，士卒疲弊，且以我請救，必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以得志。」儼曰：「求救於人，以免難，難既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若固守以老之，彼將自退。」猛責儼以不卽出迎，儼以賀肫之謀告猛，斬肫以儼歸，至長安。堅以儼爲光祿勳，賜歸安侯。（大夏任河州東南，武始，今狄道州。枹罕卽河州。）

燕太原王恪言於燕主暉曰：「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故臣得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篤，暉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版築，猶可爲相。况至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命匈奴曹轂發使如燕朝貢，以西戎主簿郭辯爲之副。燕司空皇甫真兄臚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臚爲散騎常侍，辯至燕，歷造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暉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辯還，爲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鑿機識變，惟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

三年，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爲蔭戶，國之戶口少於私家，倉庫空竭，用度不足。尙書左僕射廣信公悅縮曰：「今三方鼎峙，各有吞併之心，而國家政法不立，豪貴恣橫，至使民戶殫盡，委輸無入，吏斷常俸，戰士絕廩，官貨

粟帛，以自贍給，既不可聞於鄰敵，且非所以爲治，宜一切罷斷諸蔭戶，盡還郡縣。」燕主暉從之，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伏，無敢蔽匿，出戶二十餘萬。

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溫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胡氏曰：「慕容恪死，溫乃伐燕，自謂相時而動，可以制勝，豈知爲慕容垂所敗哉？」初，愔在北府，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胡氏曰：「京口兵可用，蓋山川風氣然也，豈必至謝元用之，而後敵人知畏哉？」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遣溫賤，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爲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愔賤，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已所統，溫得賤大喜，卽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內史。溫自領徐兗二州刺史。夏四月，溫帥步騎五萬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胡氏曰：「兵亂之餘，汴水填淤，未嘗有人浚治，故淺。」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辛丑，溫至金鄉，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於清水，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胡氏曰：「自清水入河，皆是汭流，又道里回遠，故言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爲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爲功力，百姓布野，盡爲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備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賒遲，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澀滯，且北上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胡氏曰：「郗超之謀略，豈常人所及哉！宜桓溫重之也。重之而不從其計者，直趨鄴城，決勝負於一戰，溫所不敢，頓兵河濟，以待來年，使燕得爲備，溫亦不爲也。」遣建威將軍檀元攻湖陸，拔之，獲燕慕容忠。燕主暉遣下邳王厲帥步騎二萬逆戰於黃墟，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

顛於林渚。曠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溫。臧不能抗，乃遣李鳳求救於秦。秋七月，溫屯武陽。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溫。溫至枋頭，曠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曠乃以垂代樂安王臧。帥荊陽王德等衆五萬以拒溫。垂表申允封孚，悉羅騰皆從軍。曠又遣樂嵩請救於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於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灑上，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爲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崤澗，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胡氏曰：「王猛之取李儼，其計亦出此。」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潁川，又遣姜撫報使於燕，以王猛爲尙書令，太子太傅。封孚問於申允曰：「溫衆強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允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爲，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故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胡氏曰：「溫之爲計正如此，申允料之審矣。」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胡氏曰：「溫攻秦而不渡灑水，攻燕而徘徊枋頭，人皆咎其不進，知彼知己，溫蓋臨敵而方有見乎此也。溫之智雖不足以禁暴定功，然其去衆入亦遠矣。」溫以燕降人段思爲鄉導，悉羅騰與溫戰，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洵、趙魏騰，又與梁干、津擊斬之。溫軍奪氣。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水運路塞。九月，范陽王德帥騎一萬，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李邽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以

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胡氏曰：「汴水，濟瀆，皆自北而南，恐追兵毒其上流，故鑿井而飲。」）行七百余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溫收散卒屯於山陽，深取喪敗，乃歸罪於袁真，奏免真爲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金鄉縣，今屬濟甯州。清水，卽澗水也。汶水，入澗水，同匯鉅野澤。在澗水之西，溫鑿之，引而東會澗水，自清水入河，由瓠子河入大河也。湖陸，今魚臺縣鉅野澤。東有黃水、黃湖、黃墟，宜在其側。高平，今金鄉縣。林渚，疑薛訓渚之比，亦在鉅野西。若注所云外黃，則在陳留。林鄉則在新鄭，不相比矣。武陽，今朝城。枋頭，在濬縣南。淇水入河處也。譙郡，今亳州。梁國，今歸德府。石門，疑石濟津，欲自濟水由別濮水以入河通運，非榮澤之石門也。以上皆濟甯曹州衛輝界。東燕，卽延津倉垣，今開封府襄邑。今睢州。山陽，今淮安府。）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身立功，將軍孫蓋等，推鋒陷陳，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爲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爲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不可不早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甯避之於外，餘非所議。」垂內以爲憂，而未敢告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豈非以主上幼沖，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耶？」垂曰：「然。汝旣知吾心，何以爲吾謀？」令曰：「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成寤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



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垂曰：「善。」十一月辛亥朔，垂請攻於大陸，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太傅評白燕主暉遣西平公強帥精騎追之，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強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一本欲保東都以自全，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王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一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隱於趙之顯原陵。世子令言於垂曰：『太傅忌賢疾能，構事以來，人尤忿恨。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若願衆心，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爲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以萬全。」行至河陽，爲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奔秦。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之臣，免罪爲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况萬乘乎？」

胡氏曰：「傍南山復還鄴者，蓋由中山常山山谷間南還也。顯原陵，趙王石虎虛葬處。按鄴中記云：『石虎葬鄴西北角，而水經注又云：『在東明。』』下臨水縣，又有石虎墓，故此曰虛葬處。」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太傅評貪味無厭，貨賂上流，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尙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爲：「一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綱頽紀紊，莫相糾攝。又官吏很多，踰於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擾。大燕戶口數兼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比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侵漁無已，行留俱窘，莫肯

致命故也。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民承風，競爲奢靡，彼秦與僭僻，猶能條治所部，有兼井之心，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修，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實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象，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疏奏不省。

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路秦，晉兵旣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

五年春正月，秦王猛遣燕州刺史武威王筑書曰：「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戎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一筑懼，以洛陽降。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讒毀日深。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悟，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復，乃將舊騎詐爲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走出，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節，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爲秦所厚，疑令爲反間，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猛遣梁成、鄧羌擊走之，留羌鎮金墉，以桓寅爲宏農太守，代羌戍陝城，而還。秦王堅以猛爲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卽受三事之賞，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暫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其勲從朕命。一夏四月，堅復遣猛督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堅送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盪關平上黨，長驅

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爲後慮也。一猛曰：「臣杖威靈，奉成算，儘平殘胡，如風掃葉，願不煩鑿與，親犯塵霧，但願速救所司，部置鮮卑之所。」堅大悅。秋七月，猛攻壺關，安攻晉陽。八月，燕主暉命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封孚問申允曰：「事將何如？」允歎曰：「一難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爲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今福德在燕，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猛留屯騎校尉荀長戎壺關，引兵助安攻晉陽，爲地道使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辛巳猛安入晉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於潞川。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評相持。壬戌，猛遣徐成規、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効戰以贖之。」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尙爾，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評爲人貪鄙，鄆固山泉鬻樵及水積錢帛如邱陵，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况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鄆中，燕主暉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當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權賣樵水專以貨殖爲心乎？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遂進，家國喪亡，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且趨使戰。評大懼，遣使請戰於猛。甲子，猛陳於涇源，而誓之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率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

將軍不能破勍敵，成敗之機，在茲一舉。將軍勉之。一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一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寢不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評單騎走還鄴，奉兵長驅而東。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寔命，一無所害。」一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一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一胡氏曰：「言軍士不敢私犯鄴民也。」一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一猛聞之，歎曰：「慕容元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一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一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鸞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屬上之言耶？」一戎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暉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孟高、艾朗等奔龍城。辛巳，秦王堅入鄴宮，暉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旣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郭慶追之，暉失馬，步走，慶追及於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暉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一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天子？」一執以詣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對曰：「狐死首邱，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一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一胡氏引鬪駟曰：「潞水，卽漳水也。」一按潞川在上黨西北，涇源，胡氏以爲涇源，又引溫公稽古錄，以爲聞喜之清源。杜佑以爲潞源，按濁漳水出長子縣發鳩山，則作潞源是也。安陽，今彰德府在鄴西南七十里。」

# 卷十六 通鑑晉紀

簡文帝咸安二年。秦丞相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辭章三四上，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無可委者。」猛爲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嘗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泰乃從命。至長安，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爲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

孝武帝寧康三年。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胡氏曰：「王猛事秦，亦知正統之在江南，徐光之論非矣。」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人患。」胡氏曰：「後卒如猛言。」宜漸除之，以便社稷。一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太元二年。初，中書郎鄒超，自以其父悖，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堂機，權怙優遊，散地，當憤邑形於辭。

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元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胡氏曰：「桓公謂桓溫、超、元同府。」見其使才，雖履展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元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胡氏曰：「晉人謂京口爲北府，謝元破俱難等，始兼領徐州，號北府兵者，史終言之。」敵人畏之。

三年，秦王堅遣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苟萇、尙書慕容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楊安帥樊鄧之衆爲前鋒，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苟池、毛當、王顯帥衆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河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爲虞。既而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衆移新守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糧糴山積，但稍遷漢河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秋七月，秦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遜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爲征南某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乎也。」秦王堅從之，使俱難、毛盛、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韋鍾、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魯陽關在汝州魯山縣西南三十里，接南陽府南召縣界。南鄉今浙川廳。武當令均州。襄陽在漢水南岸。彭城今徐州府淮陽今清河縣。盱眙今盱眙縣。魏興西城皆在興安府。）

四年，春正月，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爲後繼。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驚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爲一城。」

者，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鸞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胡氏曰：「光武用岑彭，吳漢以滅公孫述；晉武帝用王濬、王渾，以平孫皓；苻融、梁熙，未嘗離所鎮，皆上疏以諫。」）堅乃止。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丕命諸軍進攻之。二月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兗州刺史謝元帥衆萬餘救彭城，軍於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逵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元遣之。泓爲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謝元揚聲遣後軍將軍何謙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遂帥彭城之衆，隨謙奔元，超遂據彭城。三月癸未，使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前鋒督護趙福等至巴西，爲秦將張紹等所敗，亡七千餘人。虎生退屯巴東。夏四月戊申，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胡氏曰：「周虓字孟威，丁穆字彥遠，吉挹字祖沖。」）秦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璩之。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石安之弟也。謝元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元與田洛帥衆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元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元與何謙、戴遂、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元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謝安爲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留城在徐州府銅山縣西北，巴中卽重慶府巴西，卽保甯府巴東，卽夔

州府三阿，胡氏云：「今寶應縣。」涂中，今滁州。淮陰，今清河縣。淮橋，當在淮安府。君川，據注在盱眙縣北六里。

五年，初，秦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秦王堅命呂光執送長安赦之。春正月，復以重爲鎮北大將軍，鎮薊。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重之弟也，勇而多力，能制奔牛，射洞犂耳，自以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堅以洛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自伊闕趨襄陽，沂漢而上。洛謂官屬曰：「孤帝室至親，不得入爲將相，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陰計，欲使梁成、沈孤於漢水耳。」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以平規爲幽州刺史，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戍薊。夏四月，洛帥衆七萬發和龍，堅召羣臣謀之。呂光曰：「至親爲逆，天下所共疾，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也。」堅乃遣使讓洛，使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狹，不足以容萬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武都竇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北海公重悉薊城之衆，與洛會屯中山，有衆十萬。五月，竇衝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送長安。北海公重走還薊，呂光追斬之。石越自東萊浮海襲和龍，斬平規。幽州悉平，堅赦洛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

司馬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爲治，况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枉於爲逆，行險徼幸，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堅逮之，能無亡乎？」按伊闕在洛陽東南，中山今定州。西海郡，胡氏謂在居延，則今涼州府鎮番縣西北。

七年，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旅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



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舍道傍，無事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胡氏曰：「漢魏相有言：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其苻堅之謂與？」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

八年。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胡氏曰：「慕容垂、鮮卑也，姚萇，羌也。其國皆爲秦所滅，雖曰臣服，其實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嫻軍旅，苟爲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胡氏曰：「至此垂知堅必敗，方與兄子明言之。」甲子，堅發長安，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

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元爲前鋒都督，與韓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衆共入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元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胡彬曰：「元意不在棋，故不能勝安。」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嫻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袵矣。」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慕容垂拔項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將梁成等率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胡彬曰：「融持議以爲晉不可伐，今臨敵乃輕脫如此，亦天奪其鑿也。」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朱序來說石等，以爲強弱異勢，不如速降。」胡彬曰：「二年，堅執朱序於襄陽，拜爲度支尚書。」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大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入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

晉兵不得渡，謝元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兼彼寡，不如逼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威而殺之，萬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胡氏曰：「兩陳相向，退者先敗，此用兵之常勢也。」）謝元、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胡氏曰：「草行者，涉草而行，不敢由路，露宿者，宿於野次，不敢入人家，皆懼逼兵也。」）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四，縣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胡氏曰：「垂別擊郟城，不與肥水之戰，且持軍巖整，故諸軍皆潰，而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一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王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任意氣微恩，忘社稷之重。」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胡氏曰：「慕容垂此言，猶有君人之度。」）慕容德曰：「秦強而并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奈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爲王猛所賣，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此恩何可忘也？若氏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今天時已至，尙復何待？若殺秦主，據荊都，鼓行而西，三秦

亦非苻氏之有也。一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慕容暉屯鄆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榮陽，德復說暉起兵，以復燕祚，暉不從。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碁，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碁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胡氏曰：「言其喜甚也。史言安矯情鎮物，入臣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大敵壓境，一戰而破之，安得不喜乎？屐齒之折，亦非安之訾也。」一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按：潁口，今潁州府潁上縣。鄆城，在德安府安陸縣。硤石，在壽州北，淮水中，洛澗，在硤石東，肥水，東肥水也，在壽州東北。胡氏曰：八公山，在壽春縣北四里，青岡，去壽春三十里。）

秦王堅收集雜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麤備。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秘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心善其言，行至灇池，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鎮枝葉，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颺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况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權翼密遣壯士，繫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己馬，與僮僕趣河橋，伏兵發，同馳馬獲免。（河橋，在富平津，涼馬臺，在其西。）

慕容垂至安陽，遣參軍田山，修牋於長樂公丕，丕聞垂北來，疑其欲爲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郎姜讓諫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衛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丕從之，館垂於鄴西，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

叛秦，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也。」丕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且翟斌凶悖，必不肯爲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下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氏騎一千爲垂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卿爲謀垂之將，行矣勉之！」胡氏曰：「成都王穎使和演圖王浚，殷浩使魏憬圖姚襄，苻丕使苻飛龍圖慕容垂，智略不足以濟，其敗同一轍也。」垂請入鄴，城拜廟，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鎮，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衛乘輿，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取，必爲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爲人擒耳。」胡氏曰：「丕父子後卒如越之言。」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胡氏曰：「機事不密，則害成，苻飛龍固不足以辦垂，况其謀已泄耶？」垂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一乃託言兵少，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平原公暉遣使讓垂，垂使進兵，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爲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已令氏兵五人爲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氏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并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胡氏曰：「蓋言丕使飛龍圖已，故殺之也。」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暉使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雪先王之恥，請爲將軍斬此氏奴。」一乃擐甲直進，丁零之衆隨之，大敗秦兵，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克之，收萬餘人甲仗。慕容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

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盜丕駿馬數百匹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安陽，今彰德府安陽縣。丁零種落本居中山，苻堅遷之新安。陵雲臺在洛城西沙城，在河內，非魏郡之沙城也。蒲池在鄴城外，列人今廣平府肥鄉縣。

九年春正月，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爲盟主，斌從之。於是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返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垂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帥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耶是從。」農乃詣烏桓張曠，說之曰：「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曠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爲士卒，斬桑榆爲兵，裂擔裳爲旗，農假曠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讚、趙秋、慕容暉略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曠等共推農爲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胡氏曰：「言無賞以獎激之，則士不往赴戰也。」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間招庫儔官儔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叔，及叔兄汝陽太守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又遣蘭汗攻頓邱，克之。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爲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秋及參軍慕容騰擊越前鋒，破之。胡氏曰：「越之氣已挫矣。」參軍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宜急擊之。」農曰：「彼甲

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知其無能爲也。」向暮，農鼓譟出陳於城西，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柵。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秦兵披靡。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鎮守，既而相繼敗沒，人情騷動，所在盜賊羣起。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立世子寶爲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輪、舅子蘭審皆爲王。長樂公丕使姜讓誚讓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鄰好，何故鬧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胡氏曰：「一言氏處關西，鮮卑在東北，既不同風，族類又別也。」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甯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耳。」垂默然。胡氏曰：「姜讓之辭直，垂心內愧，故默然無以答。」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爲其主耳，何罪？一禮而歸之，遺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安，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壬子，垂攻鄴，拔其外郭，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二月，垂引丁零烏桓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鄉，築新興城以置輜重，遣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討不從命者。楷謂紹曰：「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惟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乃屯于辟陽，紹帥騎數百往說東胡王晏，晏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鳩民降者數十萬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

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館陶縣，今屬東昌府。康台澤，在臨清州邱縣東。頓邱，今濬縣西。新興城，在肥鄉東南。

三月，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強，示其衆，遂盛自稱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垂爲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爲雍州刺史，鎮蒲阪。徵雍州牧鉅鹿公勸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寶衝爲長史，姚萇爲司馬，以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亦起兵於平陽，有衆二萬，進攻蒲阪，堅使寶衝討之。夏四月，泓聞秦兵且至，懼，帥衆將奔關東，勸羸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爲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鼯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胡氏曰：「使持勸能用姚萇之言，慕容泓必東奔慕容冲，敗而無所歸，亦必就擒矣。」——勸弗從，戰於華澤，勸兵敗，爲泓所殺。萇遣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推萇爲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按華陰縣，今屬同州府，華澤宜在其北。

六月，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秦，軍於趙氏塢，使護軍將軍楊璧等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萇之弟鎮軍將軍尹買。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後秦人恟懼，有渴死者。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秦王堅歎曰：「天亦佑賊乎！」——按趙氏塢，安公谷，皆在西安府同官縣東北。

太保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兗二州刺史謝元爲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伐秦。元五



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元進據彭城。（胡氏曰：「此晉自淮泗北向之師也。」）九月，元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辛卯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冬十月，元遣陰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朗，軍至瑯邪，朗來降。朗堅之從子也。秦長樂公丕遣光祚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衆少不能赴。（胡氏曰：「秦以鄧羌張蚝爲萬人敵，是時鄧羌死矣，張蚝卒不能救秦之亡，是知徒勇而無謀者，無益於成敗之數也。」）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元遣牢之等據碭，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軍於河北，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拒之。劉襲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遠請救於元。致書稱：「欲假塗求糧，西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鄰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遠與參軍姜讓密謂膺曰：「今喪敗如此，長安阻絕，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爲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丕，乃改書而遣之。元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朝廷以兗青司豫既平，加元都督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諸軍事。

後秦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不然。燕人因其衆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使甯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衆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取之。（胡氏曰：「石虎之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取之。」）新平民望深以爲病。（胡氏曰：「民望，郡之賢豪爲一郡所宗嚮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萇至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欲降之，郡人遠西太守馮傑蓮勾令馮羽尚書郎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之州鎮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爲叛。」

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願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爲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爲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寔，寔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同官川在同官縣新平，今邠州。胡氏曰：「嶺北謂九巖之北，凡新平北地安定之地皆是也。」）

十年春正月甲寅，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於仇班渠，大破之。乙卯，戰於雀桑，又破之。甲子，戰於白渠，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王堅殿中將軍鄧邁，力戰卻之，堅乃得免。壬申，沖遣尙書令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於成貳壁，大破之，斬首三萬。二月癸未，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於城西，大破之，追奔至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爲沖所掩，引兵還。（胡氏曰：「萬乘之主，固不可乘危徼幸，然秦喪敗若此，乘諸將之勝氣以圖萬一之功可也。」）引兵而還，何歟？（一）三月，西燕主沖攻秦高陽公方於驪山，殺之，執秦尙書韋鍾，以其子謙爲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與之爲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奔。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沖，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阮之。（仇班渠、雀桑、白渠、顧宛、燧皆以爲在涇陽縣西北，則在渭北，洪北江以爲在長安縣，則在渭南。然白渠在渭北，顧說是也。成貳壁疑亦在涇陽。）

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於孫就柵，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擊敗之。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夏四月，牢之進兵至鄴，垂逆戰而勝，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卽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爲彊。」（胡氏曰：「瓦合言其勢不膠固，觸而動之，一瓦墜碎，則衆瓦俱解矣。」）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旣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胡氏曰：「兵法百里

而趨利者蹶上將，况二百里乎？」爭燕輜重，垂數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丕帥衆就晉穀於枋頭，牢之入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坐軍敗徵還。燕秦相持經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爲軍糧。（孫就柵疑在潞縣新城，董唐淵五橋澤皆在肥鄉縣北。）

五月，西燕主冲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冲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爲主，相與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爲西燕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此誠忠臣之義。然今寇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宜爲國自愛，蓄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秦也。」輔之民爲冲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冲，欲縱火爲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於烏合之虜，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致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不已，乃遣七百騎赴之。冲營縱火者，反爲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胡氏曰：「史言關中之人，乃心爲堅，而力不能濟，蓋天棄也。」）衛將軍楊定與冲戰於城西，爲冲所擒，定秦之驍將也。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胡氏曰：「秦王堅始也禁人學讖，及喪敗之極，乃欲用讖書，奔五將山以求免，其顛倒錯繆甚矣，蓋死期將至也。」）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子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六月，秦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西奔下辨，百官散逃，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西燕主冲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五將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五十里下辨，今成縣。）

秋七月，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太子宏至下辨，南秦州刺史楊璧拒之。（胡氏

曰：「苻堅破仇池，置南秦州。楊璧氏之種類，仕秦尚主，任居方面，以宏奔敗，拒而不納。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叛之。』信哉斯言！」宏奔武都，投氏豪強，熙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八月，後秦王苻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堅瞋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苻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為禪代。堅曰：「禪代聖賢之事，辨寔叛賊，何得為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苻有恩，尤忿之，數罵苻求死。辛丑，苻遣人益堅於新平佛寺，張夫入，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為之哀慟，苻欲隱其名，論堅曰：「壯烈天王。」

司馬光曰：「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為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九月，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弗聽。美水令捷為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為將軍計，莫若奉為盟主，以收衆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連王統、楊璧，合四州之衆，埽凶逆，甯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鑿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

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允爲庶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衛翰，帥衆五萬，拒光於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而遏歸國之衆，遣彭晃杜進，姜飛爲前鋒，與尤戰於安彌，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爲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宋泮，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爲附之？」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報君父之讎耳，豈肯如逆氏彭濟之所爲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殺泮及皓，又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宜禾，今鎮西府宜禾縣東。高樞谷，胡注謂在高昌西，今土魯番西也。伊吾關，則今哈密。美水，疑卽會水，今高臺縣。安彌，今肅州西郡，在山丹縣南。）

十一月，慕容農至龍城，休士馬十餘日，諸將皆曰：「殿下之來，取道甚速，今至此久留不進，何也？」農曰：「吾來速者，恐餘巖過山，鈔盜侵擾良民耳。巖才不踰人，誑誘飢兒，烏集爲羣，非有綱紀，吾已扼其喉，久將離散，無能爲也。今此田善熟，未收而行，徒自耗損，當俟收畢，往則藁之，亦不出旬日耳。」頃之，農將步騎三萬，至令支。巖衆震駭，稍稍踰城歸農。巖計窮出降，農斬之。進擊高句麗，復遼東、元菟二郡。還至龍城，上疏請繕修陵廟，燕王垂以農爲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鎮龍城，農於是創立法制，事從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課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前後至者數萬口。先是幽冀流民多入高句麗，農以驃騎司馬苻陽龐淵爲遼東太守，招撫之。（先是餘巖叛，垂使幽州將平規固守，勿戰，俟破丁零自討之，規出戰爲巖所敗，巖遂掠薊城，東據令支，垂乃令農會兵討之。）

慕容麟攻王克於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克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

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甯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一月，麟拔博陵，執充及苻鑑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為桓索頭之衆救充，不及而還。（按博陵，今深州安平縣。）

十一年十一月，秦尙書寇寗奉勃海王懿、濟北王和、自杏城奔南安。王安石登議立懿為主。衆曰：「勃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今三虜窺覷，宜立長君，非大王不可。」登乃為壇於隴東，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立世祖神主於軍中。（胡氏曰：「秦王堅，廟號世祖。」）載以輜輶，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凡所欲為，必啓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鉾為死休字。（胡氏曰：「言欲復讎，必死乃休也。」）每戰，以劍稍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後秦主萇以王禮葬秦主堅，及登，至改葬堅以天子之禮。（杏城，在鄆州中部縣西南，在鞏昌府。）

十二年，初，安次人齊涉聚衆八千餘家，據新柵降燕。燕主垂拜涉，魏郡太守既而復叛，連張願，願自帥萬餘人進屯祝阿之瓮口，招翟遼共應涉。高陽王隆言於垂曰：「新柵堅固，攻之未易猝拔，若久頓兵於其城下，張願擁帥流民，西引丁零，為患方深。願衆雖多，然皆新附，未能力鬪，因其自至，宜先擊之。願父子恃其驍勇，必不肯避去，可一戰擒也。願破，則涉不能自存矣。」垂從之。二月，遣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龍驤將軍張崇，帥步騎二萬，會隆擊願。軍至斗城，去瓮口二十餘里，解鞍頓息。願引兵奄至，燕人驚遽，德兵退走。隆勒兵不動，願子龜出衝陳，隆遣左右王末逆擊，斬之。隆徐進戰，願兵乃退。德行里餘，復整兵還，與隆合。謂隆曰：「賊氣方銳，宜且緩之。」隆曰：「願乘人不備，宜得大捷，而吾士卒皆以懸隔河津，勢迫之故，人思自戰。」（胡氏曰：「言兵為河津所隔，前有強敵，退則溺死，故思之而各自為戰也。」）故能卻之。今賊不得利，氣竭勢衰，皆有進退之志，不能齊奮，宜亟擊之。」德曰：「吾唯卿所為耳。」遂進戰於瓮口，大破之，斬首七千八百級。願脫身，保三布口。燕人進軍歷城，青兗徐

州郡縣壁壘多降；垂以陳留王紹爲青州刺史，鎮歷城。德等還師，新柵人冬鸞，執涉送之。（胡氏曰：「果如慕容隆所料。」）垂誅涉父子，餘悉原之。（新柵，胡氏曰：「在魏郡界。」疑今大名府大名縣界。張願自泰山進屯，視阿之，鎗口，鎗口，斗城，三布口，皆在今禹城縣。歷城縣屬濟南府，與禹城縣隔河。）

劉顯地廣兵強，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魏長史張表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必爲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復遣安同乞師於燕。（胡氏曰：「去年珪遣安同乞師於燕，以破窟咄，故此言復。」）劉衛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趙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顯奔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又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胡氏曰：「劉顯滅而拓拔氏強矣，爲慕容氏計者，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可以無他日亡國之禍。」按彌澤在馬邑南，今屬朔平府。）

呂光西平太守康甯，自稱匈奴王，殺湟河太守強禧以叛，張掖太守彭晃亦叛，東結康甯，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甯在南伺釁而動，若晃穆未誅，康甯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實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胡氏曰：「三寇，謂康甯、彭晃、王穆。」）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與寧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乃自帥騎三萬，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誅晃。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瑀歎曰：「今民將左衽，吾忍不救之耶？」乃與同郡索嘏起兵，應穆，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爲敦煌太守。旣而穆聽讒言，引兵攻嘏，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禽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遠之機也。」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穆引兵東還，未至衆潰，穆單騎走，驛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胡氏曰：「呂光新得河西黨叛於內，敵攻於外，雖數戰數勝，而根本不固，宜不足以貽

子孫也。按西平，今碾伯縣。湟河，今西甯縣。涼興郡，在安西州。驛馬縣，在肅州西。

十三年，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爲武威太守，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爲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光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強，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猶懼不濟，乃慕起鞅之爲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胡氏曰：「沮渠蒙遜兄弟舉兵，所以推段業爲重，亦由此言爲涼州人士所歸敬也。」）

魏王珪陰有圖燕之志，儀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爲兄弟。」胡氏曰：「魏與燕皆鮮卑種也，拓跋力微與慕容涉歸，並事晉室。」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爲比？」儀曰：「燕若不修德禮，欲以兵威自強，此乃將帥之事，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閼弱，范陽王自負材氣，（胡氏曰：「是時慕容德在燕，宗室中固自有與人不同者。」）非少主臣也。燕主旣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儀、珪母弟翰之子也。

十四年，後秦主苻，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秦主登升樓，遙謂苻曰：「爲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弑君賊苻，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苻不應。二月，秦主登留輜重於大界，自將輕騎萬餘攻安定。羌密造保克之。五月，苻與登戰，數敗，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登邀擊之於安邱，又敗之。秋七月，登攻後秦將吳忠，等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諸將勸苻決戰，苻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尙書令姚闐守安定，帥騎三萬襲秦，輜重於大界，克之。（胡氏曰：「重戰輕防，此苻登所以敗也。」）殺毛后及南安王，尙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人戰，衆寡不敵，爲後秦所執。毛氏罵且哭，苻殺之。諸將欲



因秦軍駭亂擊之，寔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胡氏曰：「兵勝者驕，兵怒者奮，以奮乘驕，則先敗而後勝者多矣。」姚萇見兵勢，所以收衆而止。大界宜在安定、新平之間。按後漢安定、今涇州鎮原縣。新平、今邠州，密造羌姓名，保卽堡。安邱在邠州長武縣，苟頭原在鎮原南。

十五年夏四月，秦將魏揭飛自稱衝天王，帥氏胡攻後秦將姚當成於杏城。鎮軍將軍雷惡地叛，應之，攻姚漢，得於李潤。後秦主寔欲自擊之，羣臣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符登、胡氏曰：「一時登趣長安，據新豐之千戶固。」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寔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氏胡起之者前後不絕。寔每見一軍至，輒喜，羣臣怪而問之。寔曰：「揭飛等扇誘同惡，種類甚繁，吾雖克其魁帥，餘黨未易猝平，今爲集而至，吾乘勝取之，可一舉無餘也。」胡氏曰：「此曹操取馬超、韓遂故智耳。」揭飛等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寔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其子中軍將軍崇帥騎數百出其後，揭飛兵擾亂，寔遣王超等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寔待之如初。惡地謂人曰：「吾自謂智勇傑出一時，而每遇姚翁，輒困固其分也。」寔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柵孔中，輒樹一木，以旌戰功。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大小已廣之矣。」寔曰：「吾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衆，營地惟小爲奇，豈以大爲貴哉！」

李潤鎮在同州府大荔縣西北。

十六年，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秦王堅滅代，柔然附於劉衛辰。及魏王珪卽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珪引兵擊之，柔然舉步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因張充言於珪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爲三日食，足乎？」胡氏曰：「凡北人用騎兵，各乘一馬，又有一馬爲副馬。」皆曰：「足。」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衆遁走。珪遣長孫嵩

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驅畜產奔走，數日至水必留，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里，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屋擊於平望川，肥追四候跋至涿邪山，四候跋舉衆降。胡氏曰：「是時魏盛跨有代北，柔然西奔南林山，蓋在大磧之西北。史帝紀作南商山。按平望川未詳。涿邪山，今三音諾顏右翼中未旂鄂爾克泊東南山。」

劉衛辰遣子直力鞬帥衆八九萬，攻魏南部。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大破直力鞬於鐵岐山南，直力鞬單騎走，乘勝追之，有五原、金津、南濟河，徑入衛辰國，衛辰部落駭亂。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衛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直力鞬於木根山，衛辰爲其部下所殺。十二月，珪軍於鹽池，誅衛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尸於河。胡氏曰：「報元年衛辰藉兵於秦以滅代之怨也。」自河以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太悉仗出勃勃以示使者曰：「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甯與之俱亡，何忍執以與魏？」乃送勃勃於沒奕干，沒奕干以女妻之。鐵岐山未詳。胡氏曰：「金津在五原郡宜梁，九原二縣間。悅跋城卽代來城，木根山在五原河西。」宋白曰：「青白鹽池在鹽州北。」按皆在今鄂爾多斯七旂界。

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胡氏曰：「善制敵者，能因事而爲功。苟曜反覆於苻姚之間，而長安去邇三百里耳，此姚氏腹脇之癰疽也，使萇召之，曜必不來，萇在長安，曜亦畏憚而不敢來，禁外出以誘之，曜亦疑而不敢來。二秦交兵，邊遠狎至，萇之北行，若不得已者，苟曜無疑畏之心，謂姚興居守爲無能爲者，輕於一來，卒以送死，姚氏腹脇之疾去矣。此非能因事而爲功乎？」萇敗登於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堡，洛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正，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

之一也；將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塵而進，前無橫陳，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雋，三也；董帥大衆，上下威悅，入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羣臣咸稱萬歲。（陰密今靈臺縣西路，承人姓名，此僅宜在鎮原縣東。）

十七年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劭遣其將翟都、侵陶館、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劭。夏四月，劭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永謀於羣臣，尙書郎海鮑遵曰：「一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郎太原張騰曰：「垂強劭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劭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胡氏曰：翟劭敗則西燕之亡形成矣。）六月，燕主垂軍黎陽，臨河欲濟。劭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汭流而上。劭亟引兵趣西津。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於河南。比明而營成，劭聞之，亟還攻鎮等營。垂命鎮等堅壁勿戰。劭兵往來疲喝，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鎮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津濟，與鎮等夾擊，大破之。（胡氏曰：燕主垂用兵於河上者，再溫詳則引兵徑濟而取之，翟劭則張疑兵於西而潛軍東渡，亦以決勝視敵之堅脆何如也。）劭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衆，北濟河，登白鹿山，憑險自守。燕兵不得進。農曰：「劭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候之。劭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衆。劭單騎奔長子西燕主永，以劭爲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劭謀反，永殺之。（魯口在饒陽縣，滹沱河故瀆口也。蘇康壘即在館陶縣。白鹿山，胡氏以爲在修武縣北滑臺，今滑縣。）

二十年，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衆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八千，爲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爲昏姻。」胡氏曰：「代王什翼犍兩娶於燕，皆早卒。哀帝隆和元年，什翼犍納女於燕，燕又以女妻之。」彼有內難，燕實存之，其施德厚矣。

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於我，奈何遽興兵擊之？拓跋珪，沈勇有謀。（胡氏曰：「珪字涉圭。」）幼歷艱難，兵精馬強，未易輕也。皇太子奮於春秋，志果氣銳。今委之專任，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垂怒，免湖官。秋七月，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狂於滑臺，長子之捷，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收稼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軍臨河，造船爲濟具。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珪使陳留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秦主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燕術士靳安言於太子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尸草野，不得歸矣。」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容嵩等以垂爲寶死，謀作亂，奉麟爲主，事泄，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横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胡氏曰：「太元十八年，慕容麟已知拓跋珪之必爲燕患矣，今乃輕之如此，豈其心自疑，而欲敗寶之師耶？其後寶不能守中山，而麟亦不能自立，同歸於亂而已矣。」而曇猛妄言驚衆，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司徒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麟以曇猛爲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謂魏兵騎行十餘里，卽解鞍寢，魏軍晨夜兼

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魏王珪夜部分諸將，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東馬口漣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願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留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鉅萬計。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樂（滑臺之捷，見太元十七年）；長子之捷，見上年。胡氏曰：「黑城在五原河北。」按今四子部落，旂界參合陂，在大同府陽高縣北邊牆外。蟠羊山，在今甯遠廳南。盛樂，今歸化城土默特旂。

二十一年 三月庚子，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帥部落三萬餘家鎮平城，垂至獵嶺，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爲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惟龍城兵勇銳爭先度，素不設備。閏月乙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帥麾下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聞虔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爲之設祭，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慙憤嘔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奔告於魏，云：「垂已死，輿尸在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胡氏曰：「青嶺，即廣昌嶺，在廣昌縣南，所謂五回道也。其南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蓋即天門也。獵嶺，在夏屋山東北，魏都平城，嘗獵於此，燕昌城在平城北。」按廣昌縣屬易州。夏屋山在代州。獵山在大同府山陰縣。燕昌城在大同縣平城，即縣治也。）

秋七月，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參軍事上谷張恂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八月己亥，珪大舉伐燕（胡氏曰：「兵無內應，與必勝之計，不可大舉。」）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左將軍雁門李粟將五萬騎爲前驅，別遣將軍封真等從東道出軍，都冀燕幽州。

九月，戊午，魏軍至陽曲，乘西山，臨晉陽，遣環城大譟而去騎。燕遼西王農出戰大敗，奔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將妻子帥數千騎東走。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及於潞川，獲農妻子，燕軍盡沒。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王珪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士大夫詣軍門，無少長皆引入，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敘。（胡氏曰：「史言拓跋珪所以能取中原。」）以中書侍郎張恂等爲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中山尹符謨曰：「今魏軍衆彊，千里遠鬪，乘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中書令睦遜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馬上齋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糧以資之也。且搖動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一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胡氏曰：「不據險拒戰，而嬰城自守，此慕容寶所以敗也。」）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軍事動靜悉以委麟。冬十月，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于栗磾、朔方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已酉，珪自井陘趨中山。李先降魏，珪以爲征東左長史，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苟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爲燕守。（胡氏曰：「中山、燕都，慕容德守鄴，慕容鳳守信都，皆重鎮也。」）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五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粟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山，已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帥衆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章武王寶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與鎮北將軍陽城王蘭乘城固守。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退屯儵陽。珪軍於薊口，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薊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

鋒旣敗，後陣方固，三也；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者，衆易敗，二；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一德從之，召青還。魏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珪惡之，沒根懼誅，十二月己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主寶以爲鎮東大將軍，沒根求還虜，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仗珪乃覺之，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衆，多獲首虜而還。〔胡氏曰：一史言慕容寶不能因降人爲間，以破魏。一按馬邑縣，今并入朔州，屬朔平府，句注山在朔州東南，軍都山在昌平州西，陽曲縣，今太原府治，安喜，今定州東三十里，韓信故道，胡氏曰：「自井陘伐趙之道也。」又曰：「新城，燕主垂攻鄴所築也。」〕

## 卷十七 通鑑晉紀

安帝隆安元年。燕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恟懼，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間之，射書入城中，言其狀。正月甲辰，風霾晝晦，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爲變矣。」儀以爲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帥其衆詣德降，且言儀師老可擊，德遣桂陽王鎮，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胡氏曰：一師克在和，將帥不和，敗之本也。一燕主寶使左衛將軍慕容暐，勝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珪自攻信都。壬戌，夜，燕宣都王鳳，踰城奔中山。〔胡氏曰：一鳳知珪至，膽破而走。〕一癸亥，信都降魏。寶聞珪攻信都，出屯深澤，遣趙王麟攻楊城，殺守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郡國募盜以擊魏。二月己巳，朔珪還屯楊城，沒根兄子醜提爲并州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帥所部兵還國作亂，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爲質。寶聞魏有內難，不許。〔胡氏曰：一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慕容寶徒欲乘拓跋珪之有內釁而困之，而不知己

之才略不足辦也。」使沈從僕射蘭真、賈珪負恩，悉發其衆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屯於曲陽之柏肆，營於漣水，北以邀之。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爲之援。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珪驚起棄營逃走，燕將軍乞特真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珪衣幘，既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募兵大敗。胡氏曰：「敵出其不意，故走；見敵之不整，乃還，善用兵者固觀變而動也。」還赴寶，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整衆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奪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寶恐爲魏軍所及，命士卒皆棄袍仗，兵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爲魏所係虜者甚衆，先是張袞嘗爲魏王珪言燕祕書監崔暹之材，胡氏曰：「據張袞傳，未嘗與暹相識也，聞其才而稱之。」珪得之，甚喜，以暹爲尙書，使錄三十六曹，任以政事。珪欲撫慰新附，深悔參合之誅。胡氏曰：「珪以燕人懲參合之禍，苦戰不下，故深悔之。」素延坐討反者，殺戮過多，免官，以奚牧爲并州刺史，牧與秦主興書稱頓首與之均禮，興怒，以告珪，珪爲之殺牧。己卯夜，燕尙書耶慕輿、皓謀弒燕主，寶立趙王，麟不克，斬關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初，燕清河水會，聞魏軍東下，表求赴難，燕主，寶許之。會初無去意，使征南將軍庫儔、倬、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千爲前鋒，崇，嵩之子也，倬等頓盧龍，近百日，無食，噉馬牛且盡，會不發，寶怒，屢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爲名，復留月餘，時道路不通，倬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魏疆弱，且張聲勢，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倬喜，簡給步騎五百人，崇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衆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是月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



凶勢沮屈，士馬死傷大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正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一寶然之，而衛大將軍麟每沮其議。（胡氏曰：一麟有異志，故沮隆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寶使人請於魏王，王欲還其弟觚，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珪許之。既而寶悔之。三月己酉，珪如盧奴，辛亥，復圍中山。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而陛下每抑之，此爲坐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彊弱懸絕，彼必不自退明矣。宜從衆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爲吾道此情也。」（胡氏曰：一隆初鎮龍城，與母俱北，及垂召隆伐魏，其母留龍城。）乃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寶，衆大忿恨，隆涕泣而還。是夜麟以兵劫左衛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弑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於是城中人情震駭。寶不知麟所之，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櫛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期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耶？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游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胡氏曰：一隆策固善，其如運命何？兵家因敗爲成，隆之智不足以及此也。使寶始終一從隆之說，猶可以免蘭汗之禍。）遼東高撫善卜筮，索爲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乃遍召僚佐，問其去留，唯司馬魯恭、參軍成茂願從，餘皆欲留。隆並聽之。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城中之

人皆涉珪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踊躍，欲與魏戰，而爲衛軍所抑。今聞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率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衆望，擊退魏軍，撫甯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爲忠臣也。一農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一胡氏曰：『農皆號爲有智略，而所見類如此；天之廢燕，智者失其智矣。』一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威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鑿，皆幼不能出城，隆遣入迎之，自爲鞍乘，俱得免。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魏王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旦。』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成，城中立以爲主，閉門拒守。珪盡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諭之曰：『慕容、寶已棄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爲乎？』皆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衆，故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願王建而唾其面。一胡氏曰：『王建既鼓成參合之誅，又阻止珪乘夜入中山，失計者再，故唾其面。』一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粟，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還。一深、澤、縣，今屬定、州，楊、城，在完、縣、東、南、曲、陽，胡、氏以爲下曲、陽，在今晉、州、西、澗、河，在其北，盧、龍、縣，在永、平、府，後燕、京、都，謂中、山也，治盧、奴、縣，在今定、州、東、南、無、極、縣、西、北，龍、川，謂相、龍、即、龍、城也，新城，在今安、肅、縣。』

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光、軍、於、長、最、遣、太、原、公、集、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率、衆、二、萬、救、之，未至，集、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浚、奔、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給、延、云：『乾、歸、衆、潰、奔、成、紀。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略、過、人，安、肯、望、風、自、潰，前、破、王、廣、樹、定，皆羸、師、以、誘、之，今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姦，宜整陳而前，使步騎相屬，俟諸軍畢集，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延、不、從，進與乾、歸、遇、

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姑臧。（成紀，今秦安縣。長最在蘭州府北。陽武下峽，在靖遠縣。臨洮，今岷州。武始，今狄道州。河關，今河州西。枹罕，卽河州。）

燕主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於阱城，麟不意寶至，驚駭，帥其衆奔蒲陰，復出屯望都，土人頗供給之，慕容詳遣兵掩擊麟，獲其妻子，麟脫走入山中。甲寅，寶至薊，殿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陽王隆所領數百騎爲宿衛，清河王會帥騎卒二萬，迎於薊南，寶怪會容止快狹，有恨色，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俱曰：「會年少，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等當以禮責之。一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得官驥，帥兵三千助守中山。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趣龍城，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寶於夏謙，寶不欲戰，清河王會曰：「臣撫教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致命，而虜敢自送，衆心忿憤，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我皆得之，何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整陳與魏兵戰，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書陽理曰：「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一因慷慨流涕，會旣敗魏兵，矜很滋甚，隆屢訓責之，會益忿恚，會以農隆皆嘗鎮龍城，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己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己，又知終無爲嗣之望，乃謀作亂。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之，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異圖，所仗者兵，兵已去手，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兼將相之任，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豫未許，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疑，宜早除之。」農隆曰：「今寇敵內侮，中土紛紜，社稷之危，有如累卵，會鎮撫舊都，遠赴國難，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動四鄰，逆狀未彰，而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會逆志已成，卿等慈恕，不忍早殺，恐一旦爲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至時勿悔自負也。」會聞之益懼。夏四月，癸酉，寶宿廣都黃榆谷，會遣其黨仇尼歸，吳提樂干，帥壯士二十餘人，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重創，執仇尼歸，逃入山中。會

以仇尼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寶欲討會，陽為好言以安之曰：「吾固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甲戌旦，會立仗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喪，餘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耶？」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羣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坐，寶目衛軍將軍葉與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走赴其軍，勅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葉與騰為名。丙子，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遙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城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大半，走還營。侍御郎高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會衆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山，開封公詳殺之。寶殺會母及其三子。遼西王農骨破見腦，寶手自裹創，僅而獲濟，以農為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胡氏曰：「冏當作阱，按洪氏謂阱城在蒲陰，則今完縣也，與望都縣俱屬保定府。夏謙澤胡氏謂在薊北二百餘里，則在古北口外。廣都在土默特右翼旗西南，黃榆谷在其西。」

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麐，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熒惑守東井，麐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闇弱，太原公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內要，彼常切齒，將為誅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強，二苑之人，多其舊衆，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為主，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麐夜以二苑之衆燒供範門，使詳為內應，事泄，詳被誅，麐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舉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時太原公纂方討段業，涼王光召使討麐。纂將還，諸將皆曰：「段業必躡軍後，宜潛師夜發。」纂曰：「業無雄才，憑城自守，若潛師夜去，適足張其氣勢耳。」乃遣使告業曰：「郭麐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早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麐舉事，必不虛發，吾欲殺纂，推兄為主，西襲呂宏，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為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

吾爲宏演矣。統至番禾，遂叛歸麟。宏，纂之弟也。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麟，大破之，乃得入姑臧。麟得光孫入於東苑，及敗而患，皆殺之。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與麟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略楊氏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破麟將王斐於城西，麟兵勢漸衰。胡氏曰：涼州治姑臧，有東西苑城。按番禾在永昌縣，休屠在鎮番縣。

中山饑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九月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龜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胡氏曰：「左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杜預註云：『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以爲忌日。」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十月丙寅，麟退阻泃水。甲戌，珪與麟戰於義臺，大破之，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鄯。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尙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張麗李沈先嘗降魏，復亡去，珪入城皆赦之，得燕軍綬、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班賞羣臣將士有差。新市，今正定府新樂縣。泃水，卽沙河，自山西繁時縣流入，經阜平縣南，又東南歷曲陽、行唐、新樂、定州界，至祁州合滋河。麟之退阻泃水，在新樂南也。西山，曲陽縣西北山。

二年，楊軌自恃其衆，欲與涼王光決戰。郭麟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宏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楊軌曰：「呂宏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乃與秃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乞基性褊急殘忍，不爲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爲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宏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徙治張掖，將追擊宏。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賴蒙遜以免。業城西安，以其將臧莫孩爲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爲之築家，非築城也。」業不從。莫孩尋爲呂纂所破。胡氏曰：「段業置西安郡於張掖東境。」

楊軌屯康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秃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

遣使降於西平王爲孤。軌尋爲羌首梁飢所敗，西奔儻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爲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爲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飢無經遠大略，可一戰擒也。」軌進攻西平，西平人田元明執太守郭倬而代之，以拒飢。遣子爲質於爲孤，爲孤欲救之，羣臣憚飢兵彊，多以爲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彊，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爲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飢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飢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飢，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爲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俘斬數萬，以田元明爲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澆河太守張稠，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爲孤。廉川在西寧府碾伯縣東，零海，今青海也。西平，今西寧府治。洪池嶺，在涼州府南，其南五郡：廣武，今平番縣；樂都，今碾伯縣；澆河，在巴燕戎格廳西南；澆河，在西寧縣北。碾伯縣南與西平而五也。龍支堡，在西寧東。

三年，武威王爲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儻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澆河。若留鎮澆河，從弟督引鎮嶺南，洛同鎮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豐夷夏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爲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胡氏曰：「乞伏與秃髮氏皆鮮卑也。」段氏嘗生，無能爲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胡氏曰：「謂光以子紹爲嗣也。」纂宏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豐、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爲孤曰：「善。」

〔漢隴西郡，今鞏昌府金城郡，今蘭州府。武威郡，今涼州府。張掖郡，今甘肅府。酒泉郡，今肅州。敦煌郡，今安西州。故曰本數郡之地。樂都，今碾伯縣。安夷，在西甯縣東。西平，即西甯縣。澆河，在西甯北。碾伯南，澆河在巴燕戎格。〕

廳西南嶺南，卽洪池嶺之南，今大通縣廉川，在礪伯縣東。浩臺在其東北。南涼，惟今西甯府境。漢金城郡臨羌，破羌二縣地爾。

二月丁亥朔，魏軍大破高車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頭。衛王儀別將三萬騎，絕漢千餘里，破其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萬餘頭。高車諸部大震。庚戌，魏征虜將軍庾岳破張超於勃海，斬之。魏主珪遣平城，分尙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吏部尙書崔宏通署數十里。三月己未，珪還平城，分尙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吏部尙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增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胡氏曰：「珪之崇文如此，而魏之儒風及平涼州之後始振。」按牛川，今察哈爾正黃旗地。

初秦主登之弟廣帥衆三千，依南燕王德，德以爲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胡氏曰：「乞活堡，晉惠帝時諸賊保聚之地。」會熒威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廣乃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德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衆討廣，斬之。和長史李辯，勸和反，和從辯，乃殺和，以滑臺降魏。魏尙書和跋引兵據其城。南燕慕容雲，斬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爲客，吾爲主人，今也，吾爲客，魏爲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胡氏曰：「微韓範之言，德若進攻滑臺，必至喪敗，固不待慕容超之時也。」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尙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胡氏曰：「滑臺當河津之要，魏自北渡河而南向晉，從清水入河，秦必順河而下，皆湊於滑臺，又其城旁無山陵可依，車騎舟師皆可以騁，故謂之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

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地形阻峻，足爲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昔爲燕臣，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胡氏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自三代之時，仲虺已有是言，夫子定書，弗之刪也。後人泥古專言王者之師以仁義行之，若宋襄公可以爲鑒矣。」既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尙書之議，與邦之言也。且今歲之初，彗星起奎婁，掃虛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爲脅，虛危爲齊，宜先取兗州，巡撫琅邪，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胡氏曰：「奴戶者，有罪沒爲官奴，公卿以下至九品官及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占蔭以爲客戶，是謂免奴爲客。」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灑然苦之。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義之子也，世奉天師道。胡氏曰：「天師道，卽張道陵之所傳也。」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冬十月，甲寅，恩陷會稽，疑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并其諸子。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秦王崇義與太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錡，吳郡陸義，吳興邱庭義，與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入士爲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相帥聚於會稽，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仙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



請誅之。自帝卽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爲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入郡皆爲恩有，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蠶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十二月，謝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擊邱厓，破之，與劉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甚，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搏菹，爲鄉閭所賤。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胡氏曰：「晉宋之制，參軍不署曹者，無定員。」使將數十人覬賊，遇賊數千人，卽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賊皆走，裕所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胡氏曰：「劉裕事始此。」初，恩聞入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旣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江以東，不失作句踐。」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差走。」胡氏曰：「江表傳，周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差走。』」故恩引以爲言。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高素破恩黨於山陰，斬恩所署守令陸瑒、邱厓、沈穆夫、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旣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乃稍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以元顯錄尚書事。時人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填塞，東第門可張羅矣。時軍旅數起，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上虞，今屬紹興府，會稽，紹興府治也。入郡，胡氏曰：「會稽臨海、永嘉、東陽、新安、吳興、義興也。」按今浙省及江南諸府地也，烏程屬湖州府，山陰，胡氏謂會稽郡城以北也。餘姚亦屬紹興，五郡者，入郡中除三

吳胡氏曰：「自龜山而東，至颯風、石堰、鳴鶴、松浦、蟹浦、定海，皆海浦。」

四年。謝琰以資望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爲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苻堅之衆百萬，尙送死淮南，孫恩小賊，敢死入海，何能復出？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既而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刑浦，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刑浦，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五月，己卯，至會稽，琰尙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爲帳下都督張猛所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甯朔將軍高雅之拒之。冬十一月，雅之與恩戰於餘姚，敗走山陰，死者什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衆擊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成句章，吳國內史袁，蔡，滬，濱，壘以備恩。崧，喬之孫也。浹口，在今鎮海縣東，招寶山下。刑浦，胡注云：「在山陰北三十五里。」句章，今慈谿縣。滬濱，今太倉州。嘉定縣西南。袁崧，注云：「當作袁山松。」

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瑜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彊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胡氏曰：「自漢以來，善爲夷狄謀者莫過此策矣。」且虛名無實，徒足爲世之資的，將安用之？」胡氏曰：「質受斧的受矢。」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胡氏曰：「王武威則一郡而已，王河西則欲兼漢四郡之地，此利鹿孤之志也。」以廣武公僂檀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

三月，孫恩北趣海鹽，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一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濱，裕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裕曰：「賊兵

善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旣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以爲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入衣，以示閒暇，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賊懼而退，裕乃引歸。五月，恩陷灑濱，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四千人。六月，甲戌，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輔國將軍劉襲柵斷淮口，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等備白石，左衛將軍王暕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衛京師。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衆既少，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鬪志，恩率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崖赴水者甚衆，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衆，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後將軍元顯帥兵拒戰，頗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他謀略，惟日禱蔣侯廟。恩來漸近，百姓恐懼，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沂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既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牢之已還至新洲，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甯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郁洲，爲恩所執。八月，詔以劉裕爲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亦隨而邀擊之。海鹽，今屬嘉興府。丹徒，今鎮江府治。淮口，秦淮入江之口，今觀音門。下關，北河口。大勝關等處。南岸，秦淮之南。查浦，今賽虹橋。白石，石壘。今獅子山。蒜山，今日銀山，在鎮江府城西，俯臨大江。新洲，在鎮江西南江中。郁洲，在海州東北海中。

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之計。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爲策。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爲卑辭以退敵，敵去之後，修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

「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碩德表隆爲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等五十餘家入質於長安。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

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胡氏曰：「姜紀時據晏然，焦朗據魏安。」朗遣其弟子嵩爲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儁檀赴之。比至，超已退，朗閉門拒之。儁檀怒，將攻之。鎮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儁檀乃與朗連和，遂曜兵姑臧，壁於胡阮。儁檀知呂超必來，斫營奮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儁檀營，儁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僞與儁檀通好，請於苑內結盟。儁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凌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儁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將軍苟安、國甯遣將軍石河、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儁檀之彊，遁還。（姜紀在晏然，今武威縣，焦朗在魏安，今古浪縣，東昌松，今古浪縣，西頭美，今永昌縣，皆屬涼州府。）

元興元年。張儂順謂元顯曰：「桓元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荆楚，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元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儂順曰：「元始得荊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他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元可取也。」元顯以爲然，乃遣儂順至京口，謀於牢之，牢之以爲難。儂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元。春正月，庚午朔，下詔罪狀桓元，以尙書令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又以鎮北將軍劉牢之爲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爲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儂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否，繫在前軍，而牢之」

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逆爲之所。」（胡氏曰：「逆爲之所，及禍患未來而先爲之圖，欲殺牢之也。」）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元，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再三不可。又以桓氏世爲荆土所附，桓沖特有遺惠，而謙、沖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荆、益、甯、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元禁斷江路，公私匱乏，以糗糧給士卒。元謂朝廷方多憂虞，必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及大軍將發，從兄石生密以書報之。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元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二月，元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爲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胡氏曰：「史言桓元畏怯劉牢之等，不能仗順取之。」）元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牢之素惡元顯，恐桓元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己功名愈盛，不爲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彊兵，欲假元以除執政，復伺元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元。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爲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牢之軍溧、洲，參軍劉裕請擊元，牢之不許。元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元交通。東海中尉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元，藉父叔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一，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元威望旣成，恐難圖也。」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元，如反覆手耳，但平、元之後，令我奈驃騎何？」（胡氏曰：「元顯爲驃騎將軍，故稱之。」）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元，請降。元陰欲誅牢之。元顯將發，聞元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辛未，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元已至南、桁。」元顯引兵欲還宮，元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元顯馬走入東府，唯張夔、順一騎隨之。帝遣侍中勞、元於安樂、褚。元入京師，稱詔解嚴，以元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徐、荆、江三州刺史，假黃鉞。元以劉牢之爲會稽

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敬宣請歸論牢之，使受命，元遣之。敬宣勸牢之襲元，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私告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耶？裕當反服還京口耳。」（胡氏曰：「反服，謂反初服也。」）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鎮北必不免。」（胡氏曰：「牢之以討孫恩功，進號鎮北將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元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胡氏曰：「此時劉裕已有誅元之心。」）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元。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胡氏曰：「王兗州，謂王恭。」）近日反司馬郎君，（胡氏曰：「司馬郎君，謂元顥。」）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一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乃帥部曲北走，至新洲，溢而死。（按：元軍過尋陽，不見官軍，見守者，不知防於險遠也。）元至姑孰，使人攻歷陽，則九江安慶以下，東西梁山以上，全無備也。溧洲，今烈山洲，在江甯縣西南。新亭，去江甯十餘里。南桁，卽朱雀航，今聚寶門內之橋也。東府，在今大中橋東。安樂渚，在新亭東。班瀆，今觀音門。江口，在新洲西南。）

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諶之曾孫也。神采清秀，雅有材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元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爲永嘉太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三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胡氏曰：「此固上之人失政所致，而人消物盡，亦天地之大數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以此觀之，容有是事。）

秦主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右僕射狄伯支等，將步騎四萬伐魏，興自將大軍繼之，以尙書令姚晃輔太子泓守長安，沒奔干權鎮上邽，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平攻魏乾壁六十餘日，拔之。秋七月，魏主珪遣毗陵王順及

豫州刺史長孫肥將六萬騎爲前鋒，自將大軍繼發以擊之。八月，珪至永安，秦義陽公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長孫肥逆擊，盡擒之。平退走，珪追之，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秦主興將兵四萬七千救之，將據天。魏軍糧以魏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爲敵所棲，深者爲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與魏未至，遣奇兵先據天，魏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內以防平之出，外以拒興之入。廣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阮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爲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興至蒲阪，憚魏之彊，久乃進兵。甲子，珪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阮之南，斬首千餘級。興退走四十餘里，平亦不敢出。珪乃分兵四據險要，使秦兵不得近柴壁。興屯汾，西憑壑爲壘，東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以爲薪蒸。冬十月，平糧竭矢盡，夜悉衆突西南圍，求出，與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爲應，興欲平力戰突免，平望興攻圍引接，但叫呼相和，莫敢逼圍。平不得出，計窮，乃帥麾下赴水死。諸將多從平赴水，珪使善游者鉤捕之，無得免者。執狄伯支及越騎校尉唐小方等四十餘人，餘衆二萬餘人，皆斂手就禽。興坐視其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聲震山谷。數遣使求和於魏，珪不許，乘勝進攻蒲阪。秦、晉公緒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珪聞之，引兵還。（乾、壁、柴、壁皆在汾水之東，今平、陽府臨汾縣界。永安，今霍州。天、渡、汾、水、津、渡、蒙、坑，在今曲沃縣北。）

三年，桓元篡立，常不自安。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或一日數出，遷居東宮，更繕宮室，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衆。元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元使，不受其命。璩、寶之孫也。傳檄遠近，列元罪狀，帥衆進屯白帝。（胡、氏曰：「史言劉裕未起，毛璩已仗義舉兵討元。」）劉裕從徐克、二州刺史桓修入朝，元謂于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元妻劉氏謂元曰：「

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元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邁弟毅，家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元。無忌曰：「桓氏疆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疆弱，苟爲失道，雖疆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胡注謂「舉大事難得一入爲主。」）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自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謀。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爲苻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來奔，朝廷以元德爲宏農太守。仲德見桓元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平昌孟昶爲青州主簿，桓宏使昶至建康，既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於是裕毅無忌元德仲德昶及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琊諸葛長民，河內太守隴西辛扈，振威將軍東莞童厚之，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爲桓宏參軍，裕使毅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宏，據廣陵。長民爲刁逵參軍，使長民殺逵，據歷陽。元德扈厚之在建康使之聚衆攻元，爲內應。刻期齊發，孟昶妻周氏富於財，傾貲以給之。絳色物盡縫以爲軍士袍。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元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二月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使居前，徒衆隨之齊入，即斬桓修以徇。修司馬刁宏，帥文武佐史來赴，裕登城謂之曰：「郭江州已奉乘輿返正於尋陽。」（胡氏曰：「郭江州，謂郭昶之也。」）時帝在尋陽，裕詭言以誑宏等。我等並被密詔，誅除逆黨，今日賊元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爲？宏等信之，收衆而退。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譁噪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既而返室，壞布裳爲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



其選？「穆之曰：一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署主簿。孟昶勸桓宏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宏方噉粥，卽斬之，因收衆濟江。裕使毅誅刁宏，推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爲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爲司馬，彭城人應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荆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元移還上宮。（胡氏曰：「元始遷東宮，今以裕起，移還上宮。」）召侍官皆入止省中。（胡氏曰：「侍官自侍中下至黃散之屬。」）加揚州刺史桓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桓修爲徐兗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元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胡氏曰：「自建康趣京口爲北上。」）元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爲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元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搏菹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初，袁真殺朱憲，憲弟綽往依桓沖，裕克京口，以綽子齡石爲建武參軍。三月，戊午朔，裕軍與甫之遇於江乘，將戰。齡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之元驍將也，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卽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檀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數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瞋目叱之，數辟身，裕黨俄至，射數中額而踣，裕援刀直進。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爲託。」裕斬之，厚撫其孤。裕以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憑之之從子也。元聞二將死，大懼，問羣臣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元曰：「民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元曰：「卿何不諫？」對

曰：「聲上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元默然。使桓謙及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衆合二萬。已未，裕軍食畢，悉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爲疑兵，數道並前，布滿山谷。元偵候者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元益憂恐，遣庾曠之帥精卒副援諸軍，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莫有鬪志。裕與劉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陳裕以身先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一不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燿天，鼓噪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元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決，因鞭馬而走，西趨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裕入建康，止桓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庚申，裕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於太廟，遣諸將追元。尙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元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臧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感，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元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胡氏曰：「史言劉裕有撥亂反正之才。」）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遠執長民檻車送桓元，至當利而元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遠棄城走，爲其下所執，斬於石頭。裕以魏詠之爲豫州刺史，鎮歷陽，長民爲宣城內史。初，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戚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丁卯，裕還鎮東府（白帝城在夔州府西，京口今鎮江府，廣陵今揚州府，歷陽今和州，劉裕登城，胡註云：「京口之金城謂城內子城。」江州，尋陽，皆九江府，大航，朱雀航也。二州之衆，時僑置兗州於廣陵，僑置徐州於京口也。竹里，即竹簾港，今石步橋北，覆舟山，在臺城東北，江乘，在句容縣北，羅落橋，即石步橋，東陵，今日孫陵岡，在鍾山南，東府城，在今大中橋東，當利口，在和州東南。）

桓元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元逼帝西上，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元留何澹之，郭銓與

郭昶之守隘口。丙戌，劉裕稱受帝密詔，以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中大將軍，因大赦。惟桓元一族不宥。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百官稱制，書教稱令書，以司馬休之監荆益梁甯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庚寅，元挾帝至江陵，桓石康納之。初，王謐爲元佐命臣，元之受禪，謐手解帝翼綬，及元敗，衆謂謐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謐內不自安，逃奔曲阿。元兄子歆引氏帥楊秋寇歷陽，魏詠之帥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共擊破之，斬楊秋於練固。元使庾稚祖、桓道恭帥數千人就澹之等，共守隘口。無忌道規至桑落洲，澹之等引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舫，羽儀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既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衆亦以爲然，乘勝進攻。澹之等大破之，遂克隘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禱還京師，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爲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登岸。時江陵路已絕，乃還豫章。裕素聞藩爲人忠直，引參領軍軍事。元收集荊州兵，會未三旬，有衆二萬，樓船器械甚盛。復帥諸軍，挾帝東下。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江北諸軍事，鎮山陽，以劉敬宣爲江州刺史。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昌孟懷玉帥衆自尋陽西上。五月癸酉，與元遇於崢嶸洲，毅等兵不滿萬人，而元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疆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元雖竊名雄豪，內實怯，加之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元常深舸於舫側，以備敗走，由是莫有鬪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大潰，燒輜重夜遁。元挾帝單舸西走。己卯入江陵，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闌中斫元不中，其徒更相殺害。前後交橫，元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卞範之在側。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爲侍衛。元將之漢中。

甯州刺史毛璠，璠之弟也。卒於官。璠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戴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江陵。壬午，遇元於枚回洲。祐之恬迎擊元，矢下如雨。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欲擊元。元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乘輿返正於江陵。甲申，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於太廟。毅等既戰勝，以爲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元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時桓謙匿於沮中，桓振匿於華容浦，聚黨得二百人，襲江陵。謙亦聚衆應之。閏月己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桓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瑯琊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我兄弟意耶？」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下馬歛容致拜而出。劉毅至巴陵，誅王稚徽，無忌道規進攻桓謙於馬頭。桓蔚於龍泉皆破之。無忌欲乘勝直趣江陵，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羸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靡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隆，馮該以兵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毅等上牋請罪。冬十月，劉裕領青州刺史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元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毅與無忌道規復自尋陽西上。至夏口，振遣馮該守東岸，孟山圖據魯山城。桓仙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水陸相援，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逼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潰，生禽山圖。仙客該走石城。十二月，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爲兗州刺史。（曲阿今丹陽縣。練固和州西北地。桑落洲在九江府東北十五里。時蓋於湓口築壘，故克湓口，始進據尋陽。疑湓水在江南，湓口城自在江北，今草市口地，如湓口在府西，不得越尋陽而攻之。且非據據矣。山陽今淮安府。崢嶸洲在今武昌縣西六十里。巴陵今岳州府。漢中今漢中府。枚回洲在江陵縣南。沮中今遠安縣。華容浦在今監利縣界。馬頭在江陵南岸，其北岸則江陵之江津口也。攻南岸者先克江北，攻北岸者先克江南，去其輔車之勢也。龍泉在江陵城西靈隆，在龍泉之西。夏口今漢口鎮。魯山城偃月壘皆在其西南。石

城，今鍾祥縣。荆揚二州江面形勢，大略具於此篇矣。

## 卷十八 通鑑音紀

義熙元年。春正月，南陽太守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桓蔚走江陵。己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辛卯，宗之擊破振將溫楷於柞溪，進屯紀南。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毅等擊破該於豫章口，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振還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衆皆潰，振逃於澗川。戊戌，大赦改元。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柞溪在江陵東北。紀南在江陵北。豫章口在江陵東。澗川在德安府西。

三年。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旣殺，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胡氏曰：「黃兒，興弟邕小字也。」）勃勃求婚於秃髮儁，儁不許。十一月，勃勃帥騎二萬擊儁，至於支陽，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儁帥衆追之。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健，御軍嚴整，未可輕也。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扼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儁檀將賀連怒曰：「勃勃敗亡之餘，爲合之衆，奈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之。」儁檀從之。勃勃於陽武下峽擊凌埋軍以塞路。胡氏曰：「擊冰塞路，置兵死地，使人自爲戰。」勒兵逆擊儁，檀大破之，追奔八十

餘里殺傷萬計，名臣勇將死者什六七。僂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鬪體臺。三城，今延安府膚施縣。支陽，今涼州府平番縣。漢溫圍縣，在蘭州府大河北岸。萬斛堆，在河南岸。陽武下峽，在靖遠縣。胡氏曰：「南山自羌中連延西平金城之界，東出秦雍，至於終南，皆此山也。」

四年。秦王興以禿髮僂檀外內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尙書郎韋宗往覘之。僂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入也。」胡氏曰：「僂檀之才，辨內足以欺其父兄，外足以欺敵人之規國者，而卒以敗亡者，輕用兵也。揆之於古，蓋智伯瑤之流，而才識又不及焉。」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僂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况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僂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僂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斂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僂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尙書尹昭諫曰：「僂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遣僂檀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一僂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僂檀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爲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漢口，長驅至姑臧。僂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僂檀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僂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僂檀攻之未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爲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僂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僂檀，慰撫河外，引兵還。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齊難以勃勃既遠，縱

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橫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胡氏曰：「姚弋弼之敗，秃髮未能爲秦患也。齊難之敗，則赫連之患熾矣。」按漢口在古浪縣，高平今固原州，河曲在甯夏府。）

五年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爲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鎮惡來奔，以爲臨澧令，鎮惡騎乘非長關弓甚弱，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鎮惡於劉裕，裕與語悅之，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鎮惡信然。」卽以爲中軍參軍。夏四月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瑯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胡氏曰：「慮南燕以奇兵斷其後也。」）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俎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救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敵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感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廣甯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

險，士有必死之志；（胡氏曰：「謂已得過大峴之險。」）餘糧棲敵，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蒐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暉等十餘人遁還廣固，獲其玉璽、釐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尙書郎張綱乞師於秦，司徒樂浪王惠曰：「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唇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尙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爲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一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胡氏曰：「董卓之入洛，計亦出此。」）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甯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初，興遣衛將軍姚弋仲、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爲



勃勃所敗，追強兵還長安。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張俊，自長安還，降於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元，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臨澧，今澧州安福縣。瑯琊，今諸城縣。大岷山，在沂水縣東北。臨朐縣，今屬青州府廣固，在青州府城西北。胡氏曰：「南燕兗州治梁父，緣梁山東下。」按謂由新泰博山至臨朐也。又曰：「五州者，謂超并州治陰平，幽州治發干，徐州治莒城，兗州治梁父，青州治東萊也。」東莞，今沂水縣。巨蕪水，在臨朐縣西。）

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羣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爲兒女子泣耶？」二月，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卻。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丁亥，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旣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司馬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騫，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蕇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符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天門，胡氏曰：「謂廣固內城。」）

南門也。」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耶？正以劉裕難與爲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胡氏曰：「孫泰徒黨本三吳之人，孫恩所掠者，又三吳人也。久在海中，故皆懷土思歸。」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胡氏曰：「何劉謂何無忌、劉毅也。」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爲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璽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爲也。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奔走，道覆順流而下，舟械甚盛。時克燕之間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書，乃引兵還。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之衆，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涿子，拳捷善鬪，未易輕也。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爲晚也。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彊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火艦逼之，衆遂潰奔。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無忌辭色無撓，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輿北走，就劉裕，旣而知賊未至，乃止。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卽命登

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衛建康。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既瘳，將行，裕遣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賊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真不及劉裕耶？」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循之初入寇也，使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荊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卽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於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爲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旣破毅，乃得審問，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虞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旣令彼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恐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旣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敗還者爭言其強盛。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初無忌毅之南討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衆頗信之。惟龍驤將軍虞邱進、廷折昶等以爲不然。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乘虛入寇，旣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疆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

官一乙丑，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瑯琊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鎮京口。粹毅之族弟也。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錢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裕，裕欲以萬全爲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既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旣而迴泊蔡洲，乃悅。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軼，用盧邱進計，伐樹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參軍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及毅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可知，吾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林子及將軍劉鍾、掾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陽郡。裕帥諸軍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陳於南塘。六月，以劉裕爲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

一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還尋陽，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甲子，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鮑思諮議參軍孟懷玉等帥衆追循。八月，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建威將軍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衆皆以爲：「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番禺縣，今廣州府治。始興，今韶州府。尋陽，今

九江府南康山，今南安府之山。長沙，今湖南省會。南康縣，在南安府東北百三十里。廬陵，今吉安府。豫章，今江西省會。南塘者贛水所匯也。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之，以通南路，其水東北曲，通豫章城東之東湖。若決此水，則水將四潰，舟楫無所用之。二城，註謂豫章尋陽是也。淮上，當作江上，今揚州府南瓜洲口。湘中諸郡，註以爲漢長沙零桂之地。二州，謂荆江、淮口。秦淮入江之口也。越城，在江甯城西南，今日淨業堂。查浦，在賽虹橋。藥園，在下關。廷尉在幕府山。白石，在師子山。張侯橋，疑今越城南岸來賓橋。此向朱雀航也。丹陽郡，在上元縣。東南南塘，疑今城西南之莫愁湖。南陵縣，屬甯國府。

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伐晉。縱以桓謙爲荊州刺史，譙道福爲梁州刺史，帥衆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前將軍荀林帥騎兵會之。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問，羣盜互起。荊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廣武將軍彭城到彥之入援建康。桓謙於道招募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懾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江陵。或謂：「宗之情未可測。」一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荀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道濟先進陷陳，謙等大敗。謙單舸奔荀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浦口，討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軍劉遵帥衆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九月，劉遵斬荀林於巴陵。天門，今澧州石門縣。枝江縣，今屬荊州府。江津，在江陵縣南大江北岸。浦口，在江陵城東。

冬十月，劉裕帥兗州刺史劉藩、兗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敬宣等，南擊盧循，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委焉。癸巳，裕發建康，徐道覆率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一循已平京邑，道覆來爲刺史。江漢士民咸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別爲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隘口。初，道規使遵爲遊軍，衆咸以爲「彊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衆心乃服。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爲虞。十一月，庚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卽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裕軍雷池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庚辰，循遣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裕悉出輕艦帥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威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煙炎漲天。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沈於水，衆並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卽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尙有數千人，徑還番禺。道覆走保始興。裕板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還建康。破冢在江陵江津之東。雷池在望江縣。大雷、雷池出江之口，在小雷西。左里在九江府東彭蠡湖口也。

燕廣川公萬泥，上谷公乳陳，自以宗室有大功，謂當入爲公輔。燕王跋以二藩任重，久而弗徵，二人皆怨。是歲，乳陳密遣人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與乳陳俱叛。跋遣汲郡公宏與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宏先遣使諭以禍福，萬泥欲降乳陳，不可。興謂宏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爲之備。」宏乃密令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

遺萬泥乳陳懼而出降。(時乳陳鎮白狼。白狼在承德府建昌縣南。)

七年。南涼王儁檀欲復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儁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苜蓿掠五千餘戶而還。將軍屈右曰：「今既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一衛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儁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儁檀嬰城固守，以子樂干爲質，以請和。蒙遜乃還。(番禾在永昌縣西，苜蓿在張掖縣東北。樂都今碾伯縣險阨，卽甘涼南山，碾伯在南山南故也。)

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黃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一夏四月，田子引兵抄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甯浦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初，九真太守李遜作亂，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朝廷以其子慧度爲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碣，破之。循餘衆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以步兵夾岸射之。循衆艦俱然，兵衆大潰。循知不免，先燒妻子，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并其父子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孫處字季高，蒼梧今梧州府鬱林今潯州府貴縣南甯浦今甯甯府橫州。九真在交州南。合浦今廉州府。石碣在交州東北。龍編交州治南津，交州南北皆大河也。)

八年。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爲：「齡石資名尙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爲益州刺史，帥甯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劼，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

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畧函邊曰：「至白帝乃開。」一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修之固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劉徽宣從內水伐蜀，至黃虎，糧盡而還，事在前。黃虎，卽黃澹水，在今潼川府射洪縣。涪城，今縣州與之相近。

九年

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滅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鎮涪城，以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

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誥，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一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子虜矣。」齡石從之。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誥引兵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牌，譙小苟塞打臯，滅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矣。」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一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衆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



道福逃於獠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於軍門。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賜爵豐城縣侯。（由合州，遂甯射洪，潼川，緜州，緜竹，漢州，至成都。曰：內水，由瀘州，富順，資陽，簡州，至成都。曰：中水，由敘州，犍為，嘉定，眉州，新津，雙流，至成都。曰：外水，廣漢，遂甯縣也。平模，卽彭模，聲近而誤。在今彭山縣。夾岸築城，夾江水也。江水逕彭山縣東，牛脾註作牛鞞，是也。漢牛鞞縣，今簡州西打鼻山。胡氏曰：「在彭山縣南十餘里。」按今在彭山東北。）

十二年二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琅邪王德文請啓行戎路，敬修山陵，詔許之。八月，甯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裕以琥珀治金創，得之大喜，命碎搏分賜北征將士。裕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瞻舉。又喜賓客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一丁已，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鎮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新野。太守朱超石，甯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宏之，趨武關，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九月，鎮惡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郿降鎮惡。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款附。進克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林子自汴入河，襄邑人董神虎聚衆千餘人來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兗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衛，宜遷其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胡氏曰：「姚萇之興也，以安定爲根本，後得關中，以安定爲重鎮，徙民以實之，謂之鎮戶。」（一）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爲嶺北所憚，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

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郡。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爲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置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爲社稷之累乎？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帥衆棄城北渡河。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遠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因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於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爲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何必揚旗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遂辭謝之。魏河內鎮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裕以書與之，題曰：「黑梢公麾下。」栗磾好操黑梢，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魏因拜栗磾爲黑梢將軍。冬十月，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臯，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鎮洛陽，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武衛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屯陳津，爲之聲援。甯朔將軍趙元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衆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道濟通，主簿閻恢、楊度皆禹之黨也。共疾元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爲朝廷所賣乎？」洸以爲然，乃遣趙元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元泣謂洸曰：「元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旣而成臯，虎牢皆來降，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龍驤司馬毛德祖與元戰於柏谷，元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元司馬蹇鑿冒刃抱元而泣。元曰：「吾創已重，君宜速去。」蹇曰：「將軍不濟蹇，去何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道濟。甲

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爲京觀。道濟曰：「一伐罪弔民，正在今日。一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衆。」閻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進。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置守衛。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修之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成洛陽。自淮肥向許洛者，由鳳臺縣沂淮入潁上阜陽之沙河，由此西北。沈邱、商水、西華、臨潁，而至許州。自許而長葛、新鄭、滎陽、汜水、鞏縣，以至洛陽。陽城，今登封。自許州而西，由禹州、郟縣，乃至。趨武關者，由襄陽、南陽二府出石門。自汴入河者，自汴水出滎澤之石門，以入河。開鉅野入河者，卽前桓溫枋頭之戰，自荷入鉅野澤，而西，復自南濟涉延津縣之別濮水，以入河也。漆邱，今在蒙城縣。項城縣屬陳州府。許昌，今許州。倉垣，今在開封府北。安定，今固原鎮原等處。郟縣在河南嶺北者，涇水以西。郟州，麟遊、陽隴州以北也。滑臺，今滑縣。枋頭，在濟縣南。成臯，卽汜水縣。陝、津、陝州之津，卽茅津。柏谷塢，在偃師縣。洛水南岸。鞏縣在洛水東。虎牢關在汜水縣。石關在偃師縣西。

十三年春二月，王鎮惡進軍湖池。毛德祖克蠡吾城。鎮惡引兵抵潼關。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又攻尹昭于蒲阪，不克。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爲大將軍，封魯公，使督武衛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騏救蒲阪。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蒲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衆，守之引日。王鎮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鎮惡合勢，并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胡氏引載記云：「紹留鸞守險，以絕道濟糧道。蓋鸞雖屯大路，亦據險而邀，絕糧道也。紹初遣胡翼度據東原，蓋與大路相爲唇齒，所謂據險也。及沈林子襲鸞，翼度不能救，何也？人心危駭，面受敵故也。」」鸞遣尹雅將兵與晉戰於關南，爲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

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一乃免之。丙子夜，林子將銳卒襲驚營，斬驚，殺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彤據河曲來降。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沂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弱，國多內難，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恆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又遣振威將軍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庚辰，裕引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留成碣磔。初，裕命鎮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鎮惡等乘利徑趨潼關，為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奈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且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其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今日之事，當自為將軍辦之，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鎮惡等遣馳使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乃親至宏農，說諭百姓，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丈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略。裕遣軍擊之，截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旽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卻月陳，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旽，魏人不解其意，皆

未動。裕先命甯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晁既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既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齎大鎗及稍千餘張，乃斷稍長三四尺，以鎗鎗之一，稍軌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干，魏人退還。畔城超石帥甯朔將軍胡藩、甯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主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甯朔將軍安豫護軍姚墨、河東太守唐小方帥衆二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爲固，欲以絕道濟糧，援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啓太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齊斧耳。」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讚既代秦，衆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太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嘉毛修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十萬。灑池在洛陽西百六十里，蠡吾城當依註作蠡城，灑池理所也。襄邑堡秦河北郡，皆在今芮城縣。蒲坂今蒲州府定城，在潼關西，渭水南，關南潼關之南也。河曲在蒲州府南，自淮水於今清河縣入泗水，由泗水至今沛縣入荷，卽清河也。本曰濟水，由濟沂河卽王仲德鉅野道也。碣磳津在今任平縣。九原疑在蒲州府南。

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魏，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弱而多病，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元，興復晉室，北擒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搗彭城，壽春，洛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窺伺國隙，陛下既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胡氏曰：「凡兵之動，知敵

之主，知敵之將，此之謂也。」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向不同，適足爲寇敵之資耳。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暉之種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子一身，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醜思報義，而乘時微利，盜有一方，結怨四鄰，擷豎小人，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爲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纒膠十觔，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臯、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

秋七月，太尉裕至陝，沈田子傳宏之入武關，秦戎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郎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八月，太尉裕至閿鄉，田子等將攻嶢柳，泓欲自將以禦裕軍，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傳宏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傾先進，宏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正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胡氏曰：「沈田子以千餘人敗姚泓數萬之衆者，置兵死地，人自爲戰也。」）斬敵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泓奔還灃上。初，裕以田子等衆少，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辛丑，太尉裕至潼關，以朱超石爲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角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猗之敗死，超石奔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鎮惡追之。秦主泓自灃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爲之援。鎮北將軍姚強與

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鎮惡。鎮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強死，難奔長安。讚退屯鄭城。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讚屯灩東，泓屯逍遙園。鎮惡沂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爲神。壬戌，旦鎮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既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倏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尙數萬人，鎮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歧矣。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衆騰踴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爲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詵等皆死，泓單馬還宮。鎮惡入自平朔門，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讚聞泓敗，引兵赴之，衆皆潰去。翼度降於太尉裕。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泓憮然不應，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鎮惡壘門請降。鎮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鎮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鎮惡迎於灩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裕邪？」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鎮惡盜取不可勝紀。裕以其功大，不問。咸譖諸裕曰：「鎮惡藏姚泓偽璽，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鎮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乃安。裕收秦兵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秦 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青泥城，在藍田縣東南；嶢柳，在其北；關鄉縣，在潼關東；秦嶺，在長安南；胡氏，自陽華循山西南至秦嶺，謂自華陰縣東南之陽華，藪而西南也。即呂氏、春秋九藪之一，自河入渭，沂而西也。香城，在同州府朝邑縣東；東石橋，在華州東；涇上，今咸陽縣東；胡註所謂陽陵也；鄭城，即華州東渭橋，在咸甯縣北；石積，疑爲積石，在石橋東；灩東，在臨潼縣；逍遙園，在長安北；平朔門，長安北門也。）

十一月，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

不欲留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長安，王鎮惡功爲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燒柳之捷，與鎮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宏之，屢言於裕曰：「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自足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衛瓘故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司馬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關之使爲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士，得之艱難，失之造次，使豐鄆之都，復輸寇手。荀子曰：『兼井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與文武賢才，共鎮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而歸。（河北魏境，故開汴伺而歸。）

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胡氏曰：「善用兵者，觀聲而動。」）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胡氏曰：「勃勃敗義真，取關中卒如買德之計。」）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璜，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屯青泥。（胡氏曰：「劉裕得洛陽而不能禁寇，讎窺伺於其側，使義真守關中而不能禁夏兵之斷潼關青泥，南歸彭城，席未煖而義真敗，既棄天下，肉未寒而四鎮失宜也。」）勃勃將大軍爲後繼。（上洛今商州，青泥在其西。）



十四年春正月，夏赫連瑣至涇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鎮惡。鎮惡謂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未幾，鎮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軍中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鎮惡至，傳宏之營計事。田子求屏人語，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宏之奔告劉義真，義真與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言鎮惡反，修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以冠軍將軍毛修之代鎮惡爲安西司馬。傳宏之大破赫連瑣於池陽，又破之於寨，婦渡斬獲甚衆，夏兵乃退。此地猶言北方，言涇北非郡名也。橫門，長安北出東頭第一門，池陽，今涇陽縣寨，婦渡，卽賈復渡，在慶陽府北十五里。

劉義真年少，賜與左右無節，王修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修於義真曰：「王鎮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修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真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修。修既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真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瑣夜襲長安，不克。夏王勃勃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真東歸，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鎮長安。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救義真，輕裝速發，既出關，然後可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又命中書侍郎朱超石慰勞河洛。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真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韋華奔夏，赫連瑣帥衆三萬追義真，建威將軍傅宏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目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真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宏之勦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宏之恩皆爲王買德所禽。胡氏曰：「買德先屯青泥，故二將爲所邀而見禽。」司馬毛修之與義真相失，亦爲夏兵所禽。義真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真識其聲，出就之，曰：

原书空白

武帝永初三年。魏將南伐。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急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否則爲圍中之物。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戎虎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奚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恆嶺。爲斤等聲援。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景度司馬陽瓚爲魏所執。不降而死。於是泰山。高平。金鄉等郡皆沒於魏。魏兵逼虎牢。宋青州刺史竺夔鎮東陽城。遣使告急。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共救之。洛陽。今河南府。虎牢。今汜水縣。滑臺。今滑縣。此當時大河南岸三城。餘城俱殘燬矣。天關。卽天門。恆嶺。恆山之嶺。皆在今廣昌縣。胡氏所謂「卽慕容垂襲魏平城之路。一是也。泰山。今泰安府。高平。今金鄉縣。東南。金鄉。在其西北。一縣而兩郡分治也。東陽城。今青州府東城。」

營陽王景平元年。檀道濟軍於彭城。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夷禾稼。魏軍至。無所得食。乃以刁雍爲青州刺史。撫慰土民。皆送租供軍。彭城。今徐州府臨淄縣。屬青州府。竺夔之策。有山險水險者能行。若平陸則晉時之堡塢。邊民之寨。皆是也。而山險亦宜倣川西之礪始能爲清野之法。此制流寇者所宜急講也。」

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軍驚擾。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攻之益急。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敗走。德祖出兵與表大戰。從

朝至哺，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初，德祖在北，與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多所治定。胡氏曰：「此曹操間韓馬之智也。」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

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甍，魏人填其三重，爲糧車以攻城。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垣挽之，令折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墮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濟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豫州刺史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克之，因留綏撫井上租糧。魏主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臯，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北城三十許步，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陳，大峴已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一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己巳，道濟軍於臨朐。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許昌今河南許州。大峴山在沂水縣北，臨朐縣南，臨朐縣北去青州四十五里。）

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狸軍高橋，皆畏魏兵彊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飢疫，魏仍急攻之，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一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

豆代田執德祖以獻將佐在城中者皆爲魏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疲死者亦什二三  
(湖陸今魚臺縣項城縣屬陳州府高橋在阜陽縣西肥水口按檀道濟以所領兵少不能分赴故陷也)

文帝元嘉三年

帝欲誅徐羨之傅亮并發兵討謝晦春正月晦弟黃門侍郎暉馳使告晦晦問何承天曰

「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殊願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尙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旣殊逆順又異境

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衆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衛軍諮議參軍瑯邪顏邵謀舉

兵邵欽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

「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因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郡以授之」晦即於坐命超爲司馬領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爲長史南郡如故登之蘊之孫也帝以王宏檀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宏弟曇首

又爲常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宏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一乙丑道濟至建康丙寅下詔暴羨之亮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

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統或不卽罪朕當親帥六師爲其過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卽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躡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是日詔召羨

之亮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甗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又誅晦子世休帝將討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

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

陳而擒也。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莫不由盡其宜。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此皆王宏、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晦。晦以弟邈爲竟陵內史，將萬人總留任。帥衆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於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張邵，何承天以邵兄益州刺史茂度與晦善，曰：「邵意趣未可知，不宜遽擊之。」晦以書招邵，邵不從。二月，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擅征北尋至，東軍方彊，惟宜速戰。」登之懼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又攻洲口柵陷之，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道濟既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關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邈等七騎北走。邈肥壯不能乘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已卯，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檻送建康。於是誅晦、邈，及其兄弟之子，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義陽在信陽州西，荊州之北也。夏口卽漢口。南義陽，僑郡在荊州界。雍州，謂襄陽府。新林，多陶竈，在江甯縣西南。西善橋，今猶然。破冢在江陵縣南。湘州長沙府也。彭城洲在臨湘縣巴陵、岳州府也。隱圻在彭城洲東。忌置洲在彭城洲西。延頭在安陸縣北。馬頭在江陵大江之南。）

四年。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爲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爲後繼，南陽王伏真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輕千爲前候。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三

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胡氏曰：「去國遠關，人皆致死，故其鋒不可當。」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六月，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胡氏曰：「藏匿其衆，以少衆至城下，誘其出戰。」夏將狄子玉降魏，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胡氏曰：「患其不出戰也。」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民居。魏軍士有得罪亡犇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胡氏曰：「使魏主用間，亦不如是之巧，殆天啓之也。」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天不助人，且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胡氏曰：「言先定必勝之計，故千里行師，不可以風雨之故，變易成算於一日之間。」賊倉進不止，後軍已絕，官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胡氏曰：「言風在人用之，分兵出其後，順風擊之，則風爲我用，豈有常勢哉？」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犄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犇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

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槩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尙書僕射問至，奉夏主之母出走。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乙巳，魏主入城，獲夏主公卿將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初，夏世祖性憂修，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葺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娥清、太僕邱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遂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統萬城，夏主勃勃都也。在今靖邊縣東北，無定河北，西拉烏蘇河南邊牆外。平城，魏主都，今大同府城。大磧，疑今歸化城北。拔鄰山，在府谷縣北邊牆外。君子津，西上邽，今秦州。高平，今固原州。雍，今鳳翔府。

八月壬子，魏主還至平城，以所獲頒賜留臺百官有差。魏主爲人壯健，鬚勇，臨城對陣，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修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蕭仁云：「天子以四海爲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爲。蕭何之對，非雅言也。一每以爲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至於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之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違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帝曰：「鷹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

五年，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邱堆、娥清軍合。斤馬多疲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爲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爲賊殺，當坐贖誅。今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爲計乎？」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



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爲辭。頡曰：「今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猶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前搏戰，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遂擒之。（平涼府在秦州東北三百十里，安定今鎮原縣在平涼東北。）

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平。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爲殿下之有，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水道，城中飢渴，死者大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噪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初，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爲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一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既而遣尙書郎王杵送伐還秦，并遺暮末馬千匹及錦罽銀繒。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西平今西寧府西北，樂都在其東南，捫天嶺在今西寧西北。）

六年，以江夏王義恭爲都督荆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帝以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國家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胡氏曰：「感念致王業之艱難，而尋繹爲治之理也。」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胡氏曰：「西門豹性剛急，常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寬緩，常佩弦以自警。」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許當

不須改作，日求新異；（胡氏曰：「江左謂荊州爲西楚。」）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稱酒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胡氏曰：「詳觀宋文帝此書，則江左之治稱元嘉，良有以也。」）

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內外羣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胡氏曰：「崔浩之料宋人審矣，帝後屢出兵爭河南，卒以自弊。吳呂蒙不肯取魏，徐州正慮此耳。」）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并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號哭之聲，至今未已。况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彊，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鬪虎狼也。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鈔，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奈何止之？一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四月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陵公樓伏連居守。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會柔然之庭。五月，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粟水。（胡氏

曰：「兼馬者，每一騎兼有副馬也。」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去，莫相收攝。紇升蓋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聞有魏寇，帥衆欲就其兄，遇長孫翰，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紇升蓋既走，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無人收視。魏主循粟水西行，至菟園水。胡氏曰：「在燕然山南。」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秋七月，引兵東還。東道向黑山，疑在今薩拉齊廳南。大娥山，疑在烏喇特三旂西。粟水，疑卽漢之姑且水。今翁金河，柔然庭，疑在杭愛山南。今西庫倫也。菟園水，疑卽漢之郅居水。今鄂爾坤河，塞北地名，無可考實，謹依地望推之而已。

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鉞於醉器中，夜有所見，卽以鉞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東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魏主必爲之舉筋，或立嘗而還。魏主嘗引浩出入臥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厄繼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甲兵。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勅尙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七年，魏南邊請將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病，不可行師。且彼旣嚴備，則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

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簡幽州以南勦兵，助己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卻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乃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力舉兵必不利。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戎兵集河上以備之。

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到彥之自淮入泗，水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乃沂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將悉收衆北渡。戍子魏碣礮戎兵棄城去。戍戎滑臺戎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爲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鄆，爲諸軍節度。庚戌，魏洛陽虎牢戎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於潼關。於是司充旣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心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戎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旣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須昌在東平州西北，四鎮謂金墉、虎牢、滑臺、碣礮也。碣礮在平平縣界，靈昌津在延津縣界。

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鄆城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鄆城東，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義隆乘

盧濟河，則失山東矣。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僭兒情見，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鄜城，今鄜州，河之中流，非蒲州也。山東謂太行山以東。

到彥之、王仲德、汾河置守，還保東平。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不治，既久，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虜於江南，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給之曰：「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禦之，大功旣立，牽鍾未晚。」聳夫從之，旣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一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遠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慶將軍陸俟進攻虎牢，辛巳，拔之，尹冲降魏。委粟津當作富平津。七女津在東平西北岸。

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僞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鶉觚原爲方陳，以自固，魏兵就圍之。鶉觚原今靈臺縣。

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爲一宜使竺靈秀助朱脩

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况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授任之旨邪？」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僱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馬耳谷，卽馬耳關，在萊蕪縣。引舟入濟，自在平大河四瀆，津入濟，至歷城也。自清入濟，卽此道。四瀆，津一名清河，歷涓湖入濟。

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衆下鶉觚原，魏武衛將軍邱眷擊之，夏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者餘衆，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十二月，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

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善而善之，以爲北高平太守。彥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盡，府藏武庫爲之空虛。它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上問尙書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上旣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

八年，春正月，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道濟等進至濟上，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草穀，道濟軍乏。

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朱修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薰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修之及東郡太守申謨，虜獲萬餘人。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心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按此清水，則桓溫自巨野入清水之清水，卽濟水也。壽張在東平州西南，高梁亭疑在東阿縣北。濟上後魏之濟州，卽在平西南，碯碯城。歷城今濟南府。此軍始終緣濟水行。）

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疏，以爲：「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常侍。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一帝復遣刺客呂元伯刺之，一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元伯詐爲降人，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宋人爲謀未已，不殺元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爲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

十年，魏主徵陸俟爲散騎常侍，出爲懷荒鎮大將。未期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貽孤，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耶孤必敗，高車必叛。」帝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耶孤而叛。帝大驚，立召俟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爲，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

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胡氏曰：「魏裴潛去代郡而為桓，叛事亦如此。」）帝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即日復以為散騎常侍。（按懷荒錄：今太僕寺右翼牧場地。）

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氏羊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楊難當因思話未至，法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敗法護參軍魯安期等，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冬十一月丁未，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為梁秦二州刺史。（梁南秦二州，即漢中府也。白馬，戎在沔縣西北。晉昌，今石泉縣。葭萌，今昭化縣。晉壽，今廣元縣。洋川，今在西鄉縣北。西城廢縣，在今興安府。）

十一年，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為前驅，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礪頭。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戎拔之。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拔黃金戎而據之。溫棄州城，退據小城，使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三月，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甲子等共擊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氏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承之斷相長數尺，以大斧推之一，稍輒貫數人，氏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閏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氏敗走，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初，桓希既敗，氏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傳欲皆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為刺史，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為氏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鎮南鄭。（胡氏曰：「自此梁州治南鄭。」按礪頭，即興安府治所。黃初中，所立魏興郡是也。）



「胡氏引水經注曰：『鐵城與黃金戎相對，一城在山上，一城在山下。』按在今洋縣西。水注云：『卽酉水，與下桃城同在洋川，卽洋縣也。』南城今褒城縣。大桃疑亦在洋縣上庸，今竹山縣。新城今房縣。南鄭今漢中府治。」

十三年。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一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一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一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閒，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孺。又殺司空參軍薛彤，商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胡氏曰：爲後魏人入寇，帝思道濟張本。）

十六年。魏主遣尙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言：『牧犍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誅，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而遠方乘虛遠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被必駭擾，不知所爲，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爲然。』一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宏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尙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被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尙書李順（胡氏曰：一伐夏之役，浩順有隙，順以使涼爲魏主所寵待，浩愈惡之。）順使涼州凡十二返，魏主以爲能，及議伐涼州，順與尙書古弼皆曰：『自溫園水以西至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多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瓊城百里之內，地不生草，人馬飢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衆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

「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驍。』若無水草，畜何以蕃？（胡氏曰：『漢書地理志曰：『涼州土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驍。』』）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澆灌乎？此言大爲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爲之遊語，謂我目不見，便可欺耶？』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六月，甲辰，發平城，命公卿爲書以讓河西王牧健，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旣臨，面縛舉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爲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尙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爲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大宰陽平王杜超爲後繼。以平西將軍源賀爲鄉導，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旣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河西王牧健聞有魏師，驚曰：『何爲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望風奔潰。八月，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健，令出降，牧健聞柔然欲入，魏邊爲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順，謂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爲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勅，以釋汝疑。』九月，姑臧城潰，牧健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雜胡降者又數十萬。（按自雲中濟河，自君子津濟也，在偏關縣東北邊牆外。上郡屬國城，注引班志云：『在鞏茲。』今米脂縣西榆林縣南涼州城外，四面皆谷水通流，水發南山下，流爲哈拉泊，卽休屠澤也。）

魏主以索傲爲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向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爲意，傲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

禮，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胡氏曰：「漢景帝末，文翁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詣京師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由是大化。至今巴蜀好儒雅，文翁之教也。克亦勝也。」）言文翁以柔勝而常爽以剛勝也。一）立教雖殊，成人一也。一）陳留江，寓居諒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法，亦拜中書博士。

二十年，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爲四道。樂安王範、建甯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爲後繼。魏主至鹿渾谷，馮跋連可汗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以爲：「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爲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鹿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旣而獲柔然侯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徐行。」魏主深恨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驢耳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之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按鹿渾谷，疑在四子部落西。胡注所言鹿渾海，卽阿勒坦托輝泊，弱洛水，今曰錫拉木倫河，石水，卽巴彥鄂博海，皆在漠南。）

二十二年，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一）廬水胡蓋吳聚衆反於杏城。（胡氏曰：「蓋吳，蓋安定廬水胡種，而分居杏城。」）有衆十餘萬。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拓跋統帥衆討吳，統敗死。吳衆愈盛，民皆渡渭奔南山。魏主發高平，敕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攝井秦雍三州兵屯渭北。十一月，吳遣別部帥白廣平西掠新平。

安定諸胡，皆聚衆應之。又分兵東掠臨晉，巴東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死於河者三萬餘人。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蜀薛永宗聚衆以應吳。胡氏曰：「蜀人遷居河東者，謂之河東蜀。居絳郡者謂之絳蜀。居關中赤水者謂之赤水蜀。」擊擊聞喜，聞喜縣無兵仗，令憂惶無計。縣人裴駿，帥厲鄉豪擊之。永宗引去。魏主命薛謹之子拔糾合宗鄉。胡氏曰：「宗謂薛之宗族，鄉謂鄉人。」壁於河際，以斷二寇往來之路。庚午，魏主使殿中尙書拓跋處直等將二萬騎討薛永宗。殿中尙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西平公寇提將萬騎討白廣平。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按杏城在今中部縣。南山終南山。新平今邠州。安定今鎮原縣。薛晉今朝邑縣。巴東注作巴東是也。聞喜縣今屬絳州。

二十三年春正月，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衆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圍其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胡氏曰：「據南史薛安都傳，諸薛家於河東汾陰，世爲強族。」其族人安都先據宏農，徙城來奔。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聞蓋吳在長安北，魏主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今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趨之一日可到，到則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魏主不從，自渭南向長安，至戲水。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二月，丙戌，魏主至長安。丙申，如整厓。歷陳倉，還如瑯城。所過誅民夷與蓋吳通謀者。乙拔等諸軍大破蓋吳於本城。東雍州絳州也。宏農今靈寶縣。汾陰今樂河縣。洛水橋，胡氏謂華陰之洛水是也。戲水在郿潼縣東。整厓縣在長安西。陳倉今寶雞縣。雍今鳳翔縣。史言奸民始於謠言。

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使貢亦薄陋。帝遣交州刺史檀香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胡氏曰：「慤叔父少文，高尚不仕，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

和之伐林邑，慤自奮請從軍，詔以慤爲振武將軍，和之遣慤爲前鋒。陽邁聞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帝詔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栢戍，遣府戶曹參軍姜仲基等詣陽邁，陽邁執之，和之乃進軍園林邑，將范扶龍於區粟城。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慤潛兵迎擊毗沙達，破之。按此皆越南國地，謹依水經注言之。日南在區粟之西，朱吾在其南，又南始爲林邑國，交州則在其東北也。

常以魏寇爲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爲：「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譚和親之約，今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爲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陣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募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鈎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箠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濟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僂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扶龍，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

之寶，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交櫛蕭然。（按象浦，在朱吾東南，林邑東北，盧容水西也。）

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倕曰：「長安險固，風俗豪伎，平時猶不可忽，况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游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衆已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倕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爲害。吳天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爲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高涼王那亦以倕計爲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之。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倕。倕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會安定盧水胡劉超等聚衆萬餘人反，魏主以倕威恩著於關中，復加倕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鎮長安。倕乃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倕爲無能爲也。倕既至，諭以成敗，誘納超女與爲姻戚，以招之。超自恃其衆，猶無降意。倕乃帥其帳下親往見超，超使人逆謂倕曰：「從者過三百人，當以弓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供。」倕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倕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倕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爲限。」既飲，倕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

二十七年，河北諸山蠻寇雍州，建武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二萬人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胡氏曰：「乘高臨下，矢石之勢所及，過於平原相遇者，故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胡氏曰：「斬木登山，八道並進，蠻救首救尾之不暇，故震恐而奔潰。若一道而進，蠻聚兵據險拒戰，雖欲斬木而登山，庸可得乎？」）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柁所聚穀，以充軍食，前後斬首三千級，虜二萬八千餘口，降者

二萬五千餘戶。幸諸山大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屢之擊之，命諸軍屯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蠻兵散走。龍所據險固不可攻，屢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降，悉遷於建康，以爲營戶。《胡氏曰：「史言諸慶之，又能持久以弊諸蠻。」按河北諸山蠻，在今隨州涇山等處。雍州卽襄陽府營戶，不隸守宰，賦役不同，供雜營造也。」

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帝聞之，勅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南頓。太守鄭琨、潁川太守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鐸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與臧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櫓，壞其南城。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憲督厲將士苦戰，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齋三日糧襲之。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爲五軍，遣參軍劉泰之、垣謙之、臧肇之、尹定、左常侍杜幼文、殿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直趨汝陽。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魏人失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繼，復引兵擊之，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爲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爲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將兵逆拒之，質等擊斬乞地真。夏四月，魏主引兵還。《梁川疑指汝州之川，楚之梁邑也。若如胡註所言，則在大同府邊外，不得奄至矣。南頓今項城縣，潁川今許州懸瓠，今汝甯府汝陽縣，時在懸瓠北。」

上欲伐魏，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元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碣礫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館穀弭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畫謀，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劬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秦、六州三五民丁，情使暫行，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趨碭碭。秋七月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斌與慶之留守碭碭，使王元謨進圍滑台，雍州刺史隨王誕遣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顥，祖奮武將軍曾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宏農。後軍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之。季明遂誘說士民，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鐸遣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魏荊州刺史魯爽，鎮長社，棄城走。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僕蘭再虎牢。鐸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台，命太子晃屯漢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元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元謨貪憤好殺，初圍滑台，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杜佑曰：「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散，因燒矢內葦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元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



中卽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元謨不卽其長帥，而以配私暱。（胡氏曰：「卽就也。言不能就其長帥而用之，使各爲部隊，而以其人分配私所愛暱者。」）家付匹布，貴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元謨不從。（胡氏曰：「元謨豈不知爲車營可憑而戰哉？蓋於時已有走心矣。」）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台，撫慰城中，且登城視元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鼙鼓之聲，震動天地。元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元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爲前鋒，據石濟，在滑台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元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况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爲急？」元謨不從。（胡氏曰：「使元謨從護之計，急攻而得滑台，魏兵隨至固無以善其後也。」）及元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元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蕭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元謨，慶之曰：「元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元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胡氏曰：「魏主小字佛狸。」）控弦百萬，豈元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斌欲固守碭，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碭孤絕，復作朱修之滑台耳。」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閭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胡氏曰：「耳學，謂雖未嘗目覽書傳，能以耳聽人所講說者而學之。」）斌乃使元謨戍碭，敬坦護之據滑口，自帥諸軍還歷城。（六州，宋青州治齊郡，今青州府；冀州治歷城，今濟南府；徐州治彭城，今徐州府；豫州治汝南，今汝南府；兗州治泰山，今泰安府；南兗州治廣陵，今揚州府；緣江五郡，謂南、東、海、南、東、莞、晉）

陵今鎮江常州二府緣淮三郡謂臨淮淮陵下邳今邳州泗州等處揚治丹陽今江甯府南徐治南東海今鎮江府兗南兗州也江治尋陽今九江府魏濟州治碭今在平縣樂安今博興縣宏農今陝州靈寶縣由此入潼關也熊耳山在盧氏縣東按安和等似由朱陽關間道入陝也汝南今汝寧府上蔡縣在其北七十里長社今長葛縣魏豫州治虎牢今汜水縣漢南今歸化城石濟在延津縣清東清水以東濟水東也清口胡註引戴延之清口在今汶上縣或云南通淮則今清河縣恐皆非此四瀆津入濟之口在今歷城縣西也

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爲盧氏令使帥其衆爲鄉導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宏農辛未拔之擒魏宏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宏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胡氏曰：「自閏月以下皆柳元景攻關陝事。」）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襄陽尙書長孫真趣馬頭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趨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楚王廷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稽元徽將兵向留城文恭爲魏所敗步尼公遇元徽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以爲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溺死者殆半詔以柳元景爲宏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晃過堤帥衆二萬度嶠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唯著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胡氏曰：「一軍之將謂之軍主副將謂之軍副。」）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勦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旂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

且至日長，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墮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爲虜盡力，屈乃降，何也？」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威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軍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注起等進攻潼關，魏戎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傑所在蠶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胡氏曰：「關中之地四面阻山，時羌胡皆依山而居，自爲聚落。」）上以王元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安都斷後，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爲襄陽太守。（胡氏曰：「此以上柳元景攻關陝事。」）魏永昌王仁攻魏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間行取至。（胡氏曰：「一取至，謂取至壽陽也。」）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願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庖，祖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南平王鑠使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抱鎖亡奔盱眙。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舉城固守。（胡氏曰：「自此以上，魏兵向壽陽事。」）按百丈崖在盧氏縣南，壽陽今壽州，馬頭郡在其西北，鍾離郡在其東北，卽鳳陽府也。鄒山今鄒縣之鄒，繹山清西，清東，此指泗水言。蕭今蕭縣，留在銅山縣北，苞橋，泡水之橋，在豐縣，水在豐北，橋在豐東，泡水支津上，其東爲沛縣。尉武亭疑在鳳臺縣淮水北岸。

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沈慶之以爲歷城兵少，食多，欲爲函箱車陳，以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

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惟二議彌日未決。胡氏曰：「沈慶之之議，自彭城趨歷城，猶曰主於進，何勗之議，則主於奔退耳。」長史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局嚴固，欲去莫從耳。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污公馬蹄。」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必與此城共存沒。張長史言不可易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台，以望城中。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蒙駝。明日，魏主使尙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紹裘，餉，蒙駝，及騾。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我亦不攻此城，何爲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悉，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種鹽，胡鼓，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不齋樂具。」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懂幹來。」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具，李尙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孝伯又曰：「王元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柳止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遠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元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之爲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元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有以數十萬衆，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鎮軍聖略，用兵有機，不用相語。」孝伯曰：「魏主嘗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虜馬

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莫蕩定有期，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胡氏曰：「兵交使在其間，史言行人善於辭令，亦足以增國威。」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已未，魏兵至淮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軍潰，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元譏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爲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爲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胡氏曰：「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於昆陽，諸葛恪以二十萬敗於合肥，故曰用兵之計，攻城最下。」）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爲諸君保之，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甯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王弼曰：「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甯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既攻城不拔，卽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

遷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五江濱，自采石至於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慰。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魏主擊瓜步山，爲蟠道，於其上設氈屋。魏主不飲河南水，以囊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臺駝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魏主得黃甘卽噉之，并大進鬪酒。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一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鬱洲在海州東海中，戲馬臺在徐州府城南，雲龍山下。瓜步山在六合縣廣陵，今揚州府山陽，今淮安府。橫江，今和州。于湖，今當塗縣。采石在太平府北二十里。暨陽，今江陰縣。倉城在石頭城南，今曰倉巷。）

二十八年 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衛率尹宏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胡氏曰：「北兵欲退，慮南兵之追截，故舉火以示威。」）尹宏習知北人軍情，因言於上，自晉氏失取劉石以來，始有六夷之名。（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江夏王義恭以碣石不可守，召王元讓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碣石。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蕃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質，質封浚，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壑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魏主遺質書曰：「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敝使丁

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滅井州賊；氏羌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胡氏曰：「言於魏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養懷爾自恃四足，屢犯邊，王元讓退於東，申坦散於西，爾知其所以然耶？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胡氏曰：「謂冥冥之中，大期將至，天使之然，非由人事爲之也。」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餐有桑乾，爾有幸得爲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耶？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劍刃，欲令我揮之爾身耶？」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鏡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胡氏曰：「以魏主誓言其兵闖死，正滅國中賊也。因而攜之，術莫近乎此矣。魏主得質，此書豈不悔前所與質書乎？」爾等正朔之民，何爲自取廢滅，豈可不知轉禍爲福耶？」胡氏曰：「中原之民，本稟漢晉正朔，故謂之正朔之民。」井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疆繩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旣夜，繩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明旦，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胡氏曰：「句絕，謂衝車至著城身也。」頽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勅彭城斷其歸路。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環曰：「今兵不多，惟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胡氏曰：「示若欲自盱眙渡淮而北，以追截其後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質以環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胡氏曰：「已嘉璞之功，又益嘉其讓。」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或告一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破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一諸將皆請行，義恭不許。明日，驛使至上，勅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





水戰。乃進策曰：「駿少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變，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魯元景、宗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癸丑，武陵王軍於鵠頭，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甯步，使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爲陳逆順。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己未，軍於溧洲，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還還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癸亥，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爲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斌統步軍，裕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墮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爲之溢。劭手斬退者不能禁，簡之死。斌被劭劬，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頰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甯。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劭殺義恭十二子。劭及弟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王，拜蘇侯神爲驃騎將軍，以濬爲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鏐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於新亭，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

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卽位儀注。己巳，王卽皇帝位。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於瓜步。先是，世祖遣甯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爲之後繼。劭遣殿中將軍燕釗等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釗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絕東軍。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昶漢聞官軍已度，卽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器械鼓蓋充塞路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丹陽尹尹宏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劭燒聲及袞冕，服於宮庭。斌宣令所統使皆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修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於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爲軍士所殺，剗腸剖心，諸將燔其肉，生噉之。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濟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汙濬劭所居齋，嚴道育王鷄，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冲、尹宏、王羅漢等皆伏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

（五洲在蕪水縣，時駿方討西陽蠻也。巴水在其西，今日巴河鎮。西陽今黃州府尋陽，今九江府。東西梁山，今太平府與和州對岸兩山。鵲頭在銅陵縣。江甯，今日江甯鎮。淮上，秦淮之上。南洲，卽太平府溧洲。卽烈山洲，皆在江甯縣西南。新亭在江甯鎮北四十五里。死馬澗在其東。西陵在今蘄山縣。奔牛塘在今武進縣西。破岡，瀆在丹陽縣。方山埭在上元縣東南。大航，卽朱雀航，臨淮水上。北對朱雀門。渚，卽緣秦淮之渚。六門，胡註謂一臺城六門，大司馬門、東華門、西華門、萬春門、太陽門、承明門也。）

卷二十 通鑑宋紀

孝武帝孝建元年。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爲內兄，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質迺遣密信說義宣，以爲「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爲他人所先。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質帥九江樓船爲公前驅，已爲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雖韓白更生，不能爲建康計矣。」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爲義宣子探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二月，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爲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魯爽號征北將軍，質加魯宏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謨之、將萬人就宏，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謀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己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爲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衛將軍王元謨爲豫州刺史，命元景統元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爲兗州刺史。三月己亥，內外戒嚴，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爲江州刺史，柳元景爲雍州刺史，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參軍韋崧將萬人襲江陵。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質至梁山，夾陝兩岸，與官軍相拒。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恭爲湘州刺史，朱修之爲荊州刺史。（胡氏曰：「義宣爲荊、湘二州刺史而反，故二州皆命代，以朱修之效順，使制其後，故命以荊州。」）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

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與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爽不能進，留軍大岷，使魯瑜屯小岷。上復遣鎮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使安都帥輕騎追之，丙戌，及爽於小岷，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奔散，瑜亦爲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璜寶奔東海，東海人殺之。義宣至鶴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之書，爽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元景軍於采石，元謨以質衆盛，遣使來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胡氏曰：「質少輕薄，無檢爲文帝所嫌。」今藉西楚之疆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胡氏曰：「柳元景屯南州，爲梁山後鎮，若取之，則梁山之路中絕。」萬人綴梁山，則元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胡氏曰：「沈慶之、薛安都等在江西，柳元景、王元謨等與義宣相持，若質計得行，建康殆矣。」義宣將從之，劉湛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宄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胡氏曰：「因西南風急而攻西壘，東壘之兵難以逆風赴救。」子反方度東岸，就元謨計事，聞之馳歸，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求救於元謨，元謨不遣，參軍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元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胡氏曰：「此以上皆梁山交戰事。」修之斷黑鞮山道，據險自守，秀攻之，克，屢爲修之所敗，乃還江陵。修之引兵躡之，或勸修之急追，修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追也。」胡氏曰：「兵法有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朱修之此戰近之。」元謨使護之告急於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疆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

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元護，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自請攻東城，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謙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屯兵西岸，質與謙之進攻東城，元護督諸軍大戰，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謙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逃走，閉戶而泣。荊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爲，亦走。其衆皆降散。（按梁山，州疑在梁山西南，陵宋時戍名，在今繁昌縣界。胡氏曰：「小岷，在合肥東，大岷，又在其東。」馬鞍山，在襄陽西南，西城，東城，梁山二城也。）

六月，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給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冲爲武昌郡，質往投之。冲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掇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并誅其黨。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歡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步，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荊州帶甲尙萬餘人，左右瞿靈寶誠義宣，使撫慰將佐，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惛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稍稍離叛。秀北走。（胡氏曰：「秀自襄陽敗退，將及江陵，聞敗北走。」）義宣不能自立，欲從秀去，乃攜息，陷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廡。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

「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秀赴水死，就取其首。上使王公入座，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爲計。書未達，庚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蔡超、顏樂之等。」（按宋武昌郡今武昌縣，宋江夏郡治今江夏縣，南湖今梁子湖在江夏武昌之南。）

大明三年，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爲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夏四月乙卯，詔駁誕爵爲侯，遣之國。詔書未下，先以羽林禁兵配兖州刺史垣闓，使以之鎮爲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闓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誕與明寶成使明晨開門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執成，勒兵自衛。天將曉，明寶與闓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開門擊闓殺之。明寶從間道逃還，詔內外纂嚴，以始興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充州刺史，將兵討誕。慶之至歐陽，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愍齋書說慶之，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其家。上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來會。兖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誕見諸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誕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易還耳，卿能爲我盡力乎？」衆皆許諾。誕乃復還。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請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護送。」六月，上命沈慶之爲三烽於桑里，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劉誕舉三烽。置書督趣，前後相繼。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

具。胡氏曰：「爲樓車推進以攻城，故曰行樓。」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於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隊主沈允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妻皆自殺。（按歐陽，今儀徵縣南一餞港，白土新亭，皆在揚州府城北。海陵，今泰州。桑里，胡注云：「在廣陵城西南。」）

明帝泰始二年，春正月甲午，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元謨副之，討晉安王子勛。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爲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時元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乙未，子勛即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閔，據睢陵，應建康。安都遣其從子直閣將軍索兒、太原太守傅靈越等攻之。帝召尋陽王長史孔覲爲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華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瑛入東慰勞。瑛說覲以一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覲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與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爲義興，業至長塘湖，卽與延熙合。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相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官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咸布在官省，若繩之以法，則

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無憂。」上善之。（胡氏曰：「蔡興宗豈特以方嚴自將，蓋識時審勢者也。」）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上遣之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夷凶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而羣迷相煽，搆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訓譬，并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委妻子於瑕邱，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僉楚壯士，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輿資甚厚。丙午，上親總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爲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劉劬、甯朔將軍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將軍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覲。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子弟皆已附覲，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將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覲遣其將孫曇瑒等軍於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沈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殿中御史吳喜



以主書事世祖，稍遷河東太守。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乃遣之。喜性寬厚，百姓聞其來，皆望風降散。徐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拔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劉熙遣其將楊元等拒戰，喜兵力甚弱，元等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勇有膽力，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馳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懷明、永道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 江方與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孔覲將孫曇、程扞宗，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項隆與諸將謀曰：「扞宗城猶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程等，壬戌，曇、程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喜軍至義鄉，遂入吳興，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奔會稽。上以四郡既平，乃留喜使統懷明等諸將，東擊 會稽，召永等北擊彭城，方興等南擊尋陽。丁卯，喜軍至錢塘，孔瑛、王曇生奔浙東，喜遣彊弩將軍 農夫等引兵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擊斬庾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制，戊寅，上虞令 王曇起兵攻郡，覲逃奔崎山，車騎從亭中，張綏封府庫以待吳喜。己卯，王曇入城，綏執尋陽 王子房於別署，縱兵攻郡，覲逃奔崎山，車騎從亭中，民縛孔覲送吳，吳謂之曰：「此事孔瑛所爲，無預卿事，可作首辭，富相爲申。」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吳乃斬之。顧琛、王曇生、袁拱等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臨陳，斬

事七人其餘皆原宥。鄧琬性鄙閹貪吝，遣孫冲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爲前鋒，據赭圻。冲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楫已辦，糧仗亦整，三軍踴躍，人爭効命，便欲公流挂帆，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席定矣。」子勛加冲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爲右衛將軍，統鄆、荆、湘、梁、雍五州兵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鵠洲。孝祖負其誠節，陵轍諸將，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按南州，今太平府。虎檻，胡氏謂「在蕪湖縣西南江中」。睢陵，今睢甯縣屬徐州府。五郡，東揚州所屬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也。吳郡，今蘇州。吳興，今湖州。義興，今宜興。晉陵，今常州。長塘湖，卽洮湖，在荆溪縣西。益州，今成都府。巴郡，今重慶府。永世，在溧陽南。廣德州，北。尋陽，今九江府。豫州，今汝甯府。兗州，今泰安府。埭邱，在汝陽縣。延陵，在丹陽縣南。晉陵，九里者，胡氏謂「在晉陵西北九里也」。一晉陵，今常州府。奔牛，在常州府西南。曲阿，今丹陽縣。破岡瀆，在丹陽縣。雲陽，七埭之一也。南河東郡，今松滋縣。國山，在荆溪西南三十里。吳城，胡注言「卽泰伯城，在義興西南」。一則與國山故城相近矣。長橋，在荆溪上。義鄉，在長興縣西北。四郡，謂晉陵、義興、吳興、吳郡也。會稽，今紹興府。浙東，今溫台等處。黃山浦，在諸暨縣東。柳浦，胡注謂「卽今杭州治」。西陵，今在蕭山縣。上虞，在紹興東百二十里。峭山，亦在紹興府。赭圻，在繁昌縣西。鵠洲，在銅陵。廬江，二縣江中。）甯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賴之。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入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欲不斃得乎？一三月庚寅，衆軍水陸並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爲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湖帥五百人降於亮，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一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甯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胡氏曰：「攸之方興皆甯朔將軍，故言名位相亞。」一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一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

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賴，鋒鏑交，輿尸而返，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弱，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勦力耳。一方興甚悅，許諸。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豈可自措同異也？」

（胡氏曰：一沈攸之成尋陽之功，攝也；郢城之敗，驕也。）辛卯，方興帥諸將進戰，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北至姥山而還。孫冲之於湖白口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壬辰，詔以沈攸之爲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冲之還，謁尾留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各散還，共保濃湖。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以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

（胡氏曰：一荒郡荒縣，極邊郡縣，被兵荒廢者也。賜之者，以郡守縣令及參佐等職名賜之。）軍中食少，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均其豐儉，弔死問傷，身自隱卹，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鵠尾，并舊兵九十餘萬。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司徒中兵參軍蔡那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那進戰不願。吳喜既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寶，至於赭圻。攸之帥諸軍圍赭圻，常寶等糧盡，告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創，僅得還營。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甯朔將軍沈懷寶等，納降數千人。

（按姥山，卽慈姥山，在當塗縣西北。湖白口，今荻港江渡也。鵠尾，鵠洲之尾，在廬江縣南。濃湖，在故南陵縣。石頭，河者也。納降數千人，其將已斬，則此虜從愚民爾。數只數千，故無他患。）

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劬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齎一月糧，既與劬相持，糧盡，叔寶

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呂安國聞之，言於勗曰：「劉順精甲八千，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當不戰而走矣。」勗以爲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齋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且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陳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順衆潰走。淮西就常珍奇於是，勗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歛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按橫塘在合肥西，淮西胡注謂懸瓠是也。今汝甯府。

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顥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顥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鵝尾。顥本無將略，性又怯懦，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顥借襄陽之資。顥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胡氏曰：「兩敵相向，勝負之決，存亡繫焉。袁顥乃欲留襄陽之資，以經理私宅，子勗既敗，都下兩宅豈顥有哉？」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爲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

諸軍與袁顥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旣阻，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去大軍不遠，下臨河湫，船下必來泊岸，又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衝要之地，莫出於此。」沈攸之與喜並贊其策。會龐孟蚪引兵來助，殷琰劉劭遣使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攸之曰：「孟蚪蟻聚，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

兵救勦，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與世。與世帥其衆，泝流稍上，尋復退歸。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尙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與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爲之備。一夕四更，值便風，與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既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秋七月，戊戌，夕，與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與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己亥，與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胡氏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將士欲迎擊之，與世禁之曰：「賊來尙遠，氣盛而矢驟，驟既易盡，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湫，與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與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顛并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攸之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胡氏曰：「以牛皮冒艦，以禦矢石，因謂之皮艦。」斬獲千數。是日，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與世。未至錢溪數十里，顛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勸軍中不得妄動。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顛駭懼。攸之曰：「暮引歸。」與世既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與世不敢進。八月，胡帥輕舸四百，由鵲尾內路欲攻錢溪，既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鬪，若步戰恆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瘡疾住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與世吾之所悉，自當走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胡遣別將王起將百舸攻與世，與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顛怒胡不戰，謂曰：「糧運艱塞，當如何？」胡曰：「彼尙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泝流越彼而下耶？」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迎糧。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令遣衆軍援接。與世遣壽寂之任農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顛營悉虜其資實。按錢溪今銅陵縣西南梅根港也。從荻港渡江，自江北行。

上至梅根港也。胡氏曰：「鵲州在江中，江水分流，故有內路外路。鵲頭，在銅陵利國山，山麓也。貴口，在池州府南，貴池水入江口也。」

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冬十月，乙亥，命鎮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羸之所宥，亦已多矣。况安都外據大鎮，密運邊陲，地險兵彊，攻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外叛，將爲朝廷肝食之憂。」上不從。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胡氏曰：「蔡興宗蕭道成人地雖殊，所見不異，蓋識時達變，惟智者能之。文武無二道也。」安都聞大兵北上，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魏遣鎮東大將軍尉元、鎮東將軍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鎮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荆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翊奇出西道救懸瓠。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爲之備。魏師至無鹽，募閉門拒守。安都之召魏兵也，畢衆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上以衆敬爲兗州刺史。衆敬子元賓在建康，先坐它罪誅，衆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邱，衆敬請降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衆敬悔，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於稔。西河公石上至蔡常珍奇帥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卽入城。中書博士鄭義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據其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義曰：「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爲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時薛安都據徐州已叛，復降，故蔡蕭之言云無鹽，今東平州。畢衆敬時在兗州，今兗州府也。瑕邱，今滋陽縣。稔縣在城武縣西北。上蔡在汝甯府北七十里。懸瓠在汝水南。時尋陽兵潰，晉安王遇害，故曰南方已平。

劉劭圍壽陽，自首春至於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尋陽既平，上使中書爲詔諭殷琰。蘇興宗曰：「天下既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真，非所以速備方難也。」不從。琰得詔謂劉劭詐爲之，不敢降。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即殺之，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尋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離沮。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諫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乃使詳出見劉劭，詳說劭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劭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劭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劭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民貲財，秋毫無所失，壽陽人大悅。

蕭惠開在益州，多任刑誅，蜀人猜怨。於是晉原一郡反，諸郡皆應之，合兵圍成都。城中東兵不滿二千，惠開悉遣蜀人出，獨與東兵拒守。蜀人聞尋陽已平，爭欲屠城，衆至十餘萬人。惠開每遣兵出戰，未嘗不捷。上遣其弟惠基自陸道使成都，赦惠開罪。惠基至涪，蜀人遏留惠基，不聽進。惠基帥部曲擊之，斬其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降，城圍得解。上遣惠開宗人寶首自水道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己功，更獎說蜀人使攻惠開。於是處處峰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與寶首進逼成都。衆號二十萬。惠開欲擊之，將佐皆曰：「今慰勞使至而拒之，何以自明？」惠開曰：「今表啓路絕，不戰則何以得通使京師？」乃遣宋甯太守蕭惠訓等將萬兵與戰，大破之。生擒寶首，囚於成都，遣使言狀。上使執送寶首，召惠開還建康。上問以舉兵狀，惠開曰：「臣唯知順逆，不識天命，且非臣不亂，非臣不平。」上釋之。（晉原今崇慶州，涪今縣州。）

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於下。穰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轡重於武原。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胡氏曰：「受降如受敵，

尉元得之。」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元不禮於薛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魏。元知之，不果發。元使李珠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永，絕其糧道。又破穆之於武原。下磔在徐州府南。武原在邳州西北八十里。伽口社。

三年。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大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永足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爲魏所虜。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邱，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毫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咸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效死。故西摧北蕩，寓內塞開，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買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爲戎，惜乎！若以嚮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爲而起哉！高祖蟻蟲生介冑，經啓疆場，後之子孫，日威百里，播穫堂構，豈云易哉！」（按呂梁山在徐州府東。淮陰，今清河縣。淮北四州，注謂青、冀、徐、兗也。豫州淮西，謂汝南、新蔡、譙、梁、陳、南頓、潁川、汝南、汝陰諸郡也。蓋自是疆域以淮爲斷，而山東、河南皆失。）

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元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紹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宥守梁都，并州刺史房崇吉守升城，輔國將軍張謙守圍城，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肥城、糜溝、垣苗等，皆不附於魏。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爲之繼援。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爲一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敵入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爲備。」胡氏曰：「師速而疾者，略也。略謂略地也，無暇於攻城圍邑。白曜以形形申纂，故料其不爲備也。」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



乃引兵偽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白曜欲盡以無鹽入爲軍賞。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爲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白曜將攻肥城，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胡氏曰：「此卽李左車教韓信以破趙之勢，而喻燕故智也。」白曜從之。肥城果降，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廢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胡氏曰：「史言慕容白曜能用鄒範之計以取勝。」房崇吉守升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軍事韓麒麟諫曰：「今勍敵在前，而阬其民，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爲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崇吉脫身走，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疆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胡氏曰：「春秋之時，諸侯交兵，謀人之軍師者，多能以此覘敵。鄒範亦祖其故智耳。」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下梁鄒平，樂陵，然後案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爲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若進爲文秀所拒，退爲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既廣，雖劉或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復願，猶懷

僥倖之心，臣愚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或北顧之意，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旣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爲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川，猝未可拔也。」按宿豫，今宿遷。睢陵，在徐州府東南百三十里。今日睢甯。淮陽，在清河縣西南。此沿淮戍處也。無鹽，今東平州梁鄒。今鄒平縣。升城，東太原郡治所在，今長清縣東北。團城，在今沂水縣。肥城，在今泰安府糜溝。疑爲沙溝，在長清縣。垣苗，在平陰縣。盤陽，今淄川縣。陵，今武定府東陽城。今青州府治所。清泗泗水也。東安，在沂水南三十里。沂水入泗水，泗水入淮，皆經今邳州南。

五月，沈攸之自送運米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間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求軍迎接。」一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既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既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卽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秋七月，上復遣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爲「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爲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強遣之。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充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鎮淮陰。胡氏曰：「去年僑立徐州於鍾離，今使道成屯淮陰爲沈攸之後鎮。」

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爲朐山戍主。朐山，瀕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固城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今得百餘人還，爭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一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戎軍速往相助逐之。」一舟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人據城，遣羸弱入島，人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爲軍備甚盛，乃退。朐山，在今海州。固城，在今沂水縣。艾塘，注作義塘，在贛榆縣。

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瘞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阻其氣。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創重入保顯達營。丁酉夜，衆潰，攸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睢水入泗，古亦在邳州南。）

四年，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衆寇武津，豫州刺史劉劭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公闕于拔於汝陽臺，東獲運車千三百乘。魏復寇義陽，劭使司徒參軍孫臺擊破之。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上以其書示劉劭，劭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天亡有期，臣以爲虜自去冬陷藉王土，罄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無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臣竊尋元嘉以來，倉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疆弱，王師至彼，必盡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一上乃止。（胡氏曰：一史言劉劭諳識邊情，一按武津城在上蔡縣東，汝陽臺在汝陽縣。）

五年，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正月乙丑，魏人拔東陽，文秀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一魏人，執之去其衣，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一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一白曜還其衣，爲之設饌，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著梧王元徽二年，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材板，合手裝治，數日即辦。丙戌，休範率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一楊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望執錄二豎，以謝冤魂。一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劭，僕射劉秉，右衛將軍蕭道成，辦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

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薄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乎？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顧謂劉劭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卽日內外戒嚴，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前南充州刺史沈懷明、石頭、樂備入衛殿省。時倉猝不暇，援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甯朔將軍黃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文豪別將兵趣臺城，自以大眾攻新亭壘。道成率將士悉力拒戰，自己至午，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以數十人自衛，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乃與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爲質。二子至，道成卽斬之。休範置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恆、鍾爽諫不聽。時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逢休範兵，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爲驗，衆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驪攻新亭甚急。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搏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道成與黑驪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乘

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文豪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桁南；（胡氏曰：「朱雀桁，即大航也，在秦淮水上；以其在朱雀門外，故名。桁與航同。」）黑驃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劉劭於石頭，劭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甯可開桁自弱邪？」劭不敢復言。道隆趣劭進戰，劭度桁南戰敗而死。黑驃等乘勝度淮，道隆棄衆走還臺，黑驃兵追殺之。（胡氏曰：「蕭道成所謂諸貴不須競出者，正慮此也。」）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俄而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耶？」許公與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道成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諸君諦視之，名刺皆已焚，勿憂懼也。」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衛宮省。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難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靜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驃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敬兒等又破黑驃等於宣陽門，斬黑驃及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按白下城，在今江甯府城西北，儀鳳門之師子山。東府城，在通濟門內東北。新林浦，今西單橋去新亭不十里。臨滄觀，在新亭南。皂莢橋，疑今鐵心橋。朱雀航，在今聚寶門內城濠上。南岡，即新亭南山。承明門，臺城北門。杜姥宅，在臺城南宣陽門臺城外苑城南門也。）

秋七月癸巳，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尙書奏：「敦煌僻遠，介居西北強寇之間，恐不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羣臣集議，皆以爲然。給事中韓秀獨以爲敦煌之置已久，雖逼強寇，人習戰鬪，縱有草竊，不爲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闐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今徙就涼州，不唯有威國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餘里，防邊甚難。二虜必有交通闐闐之志，若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引外寇，爲國深患，不可

不慮也。一乃止。按敦煌，今安西州，在嘉峪關外。其西南則吐谷渾，今青海也。其北則柔然。

四年。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景素乃與參軍殷彌、垣慶延、沈容、左暄等謀爲自全之計。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即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微聞其事，遣僧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令舉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臺。秋七月，祗祖率數百人自建康奔京口。云：「京師已潰亂，一勸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祗祖叛走，即命纂嚴、己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李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討之。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爲都統。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與之偕行。胡氏曰：「道成知黃回不附己，既使之討景素，又使之討沈攸之，二難既平，然後殺之，則足以知回於當時有幹略，而道成智數，又一時所不及者。」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戰。」道成屯元武湖，冠軍將軍蕭贖鎮東府，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長，悉稱詔賜死。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垣祗祖、沈容皆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殷彌等固爭不能得。農夫等既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有鬪志。景素本乏威略，將擾不知所爲。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不發。張保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進擊水軍。甲午，張保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爲臺軍所破。臺軍既薄城下，容先帥衆走。祗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奔退。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并其三子，同黨垣祗祖等數十人，皆伏誅。按京口，在建康之東北，故道成屯臺城北之元武湖，湖卽今後湖也。竹里在石步橋西，自臺城至江濱要地。

也。西渚，胡注謂在京口城西，則今運河入江處也。萬歲樓，疑在京口城外。

順帝昇明元年。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親善楊運長等惡攸之密與高道

慶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弒主簿宗儼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有素蓄十數行常輜在稱襁角云「是明帝與己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稱襁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棄郡奔夏口柏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十二月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遺道成書以爲「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奈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殫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官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懼懼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巖代鎮東府撫軍行參軍蕭映鎮京口戊辰內外集嚴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爲荊州刺史右衛將軍黃回爲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初道成以世子蹟爲晉熙王變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變爲揚州以蹟爲左衛將軍與變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蹟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蹟乃薦變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爲武陵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蹟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必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爲其內我爲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蹟行至尋陽未得朝廷處分衆欲倍道趨建康蹟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爲湓口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蹟奉變鎮湓口悉以事委山

圖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棹櫓，立水柵，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蹟真我子也。」以蹟爲西討都督，蹟啓山圖爲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鎮尋陽，蹟以爲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鎮湓口。伎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爲前驅，司馬劉攘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巳，伎之至夏口，自恃兵彊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暫泊黃金浦。」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宗儻之勸伎之攻郢城，臧寅以爲：「郢城兵雖少而地險，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郢城豈能自固。」伎之從其計，欲留備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乙未，將發，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參軍焦度於城樓上肆言罵伎之，且穢辱之。伎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伎之不能克。（時豫州橋置於今壽州。梁州，今漢中府。司州，今信陽州。湘州，今長沙府。巴陵，今岳州府。夏口，今漢口。鎮鄧州，時治今武昌府江夏縣。按治江夏者，以漢口爲衝要，猶治尋陽者，以湓口爲要。夾江南北立城，否則長江之險，敵與我共之矣。魯山在大江西，漢水南。黃金浦，注云：一在鸚鵡洲上，一則在武昌府西大江中也。西渚，注云：一鸚鵡洲西渚，一則江浦也。）

蕭道成出頓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爲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伎之收衆聚騎，造舟冶械，包藏禍心，於今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迴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難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捷，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蹟問伎之於周山圖。



山圖曰：「攸之相與鄉鄰，數共征伐，頗悉其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蕭贖遣軍主桓敬等入軍據西塞，爲世隆聲援。攸之獲郢府法曹范雲，使送書入城，餉武陵王贊糧一控，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乃赦之。」攸之遣其將皇甫賢向武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西陽，武昌太守臧渙降於攸之，西陽太守王毓奔淝城，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甯太守張護等將萬人擊之。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回等軍至西陽，沂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人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世隆開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向旦，攸之帥衆過江，至魯山，軍遂大散，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爲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擗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既斬攸之的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之下，遂襲江陵。攸之的使子元琰，與兼長史江，又別駕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謂爲軍來，又宣開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琰奔龍洲，爲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之二子四孫。攸之的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爲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益於樸林，已已，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擊之以楯，覆以青氍，徇諸市郭，送建康。（按西塞山在大冶縣東，武昌今武昌縣，西陽今黃州府，淝城即淝口城，建甯左郡今麻城縣，沙橋在荊州府東，龍洲在公安縣，華容今監利縣，屬荊州）

府。

卷二十一 通鑑齊紀

高帝建元元年。

帝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以崇簡易。」給事黃門郎崔祖思上言以爲：「人不學則不知道，此悖逆禍亂所由生也。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彫耗民財，宜開文武二學，課臺府州國限外之人，各從所樂，依方習業。」胡氏曰：漢書賈山傳：「使皆務其方，而高其節。」若有廢惰者，遣還故郡，經藝優殊者，待以不次。又今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羣下猶安習侈靡，宜寢進朝士之約，素清修者，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以郡縣遷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競作威福，營私納賂，公私勞擾。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上表極陳其弊，員外散騎郎劉思效上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民嗷嗷，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修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陛下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上皆加褒賞。淮南宣城二郡，此當時所謂雙頭郡也。蓋僑立淮南郡於宣城郡界上也。

二年，魏將薛道標引兵趣壽陽，上使齊郡太守劉懷慰作冠軍將軍，薛淵書以招道標。魏人聞之，召道標還，使梁郡王嘉代之。二月，丁卯朔，嘉與劉昶寇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曰：「願同戮力，以雪讎恥。」魏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狸入寇，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堰肥水，堰北築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

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晡時決堰下水，魏攻城之衆，漂墮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魏師退走。（胡氏曰：「此立堰於西北者，西北虜衝也。」又因上流之勢，可決以灌虜。今安豐有小史埭，卽崇祖決堰處。」按在今壽州東北。）

三年春正月，魏人寇淮陽，圍軍主成買於甬城，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與軍主周盤龍等救之。魏人緣淮大掠，江北民皆驚走，渡江成買力戰而死，盤龍之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深入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或告盤龍云：「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稍，直突魏陳，所向披靡，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父子兩騎榮擾，魏數萬之衆，莫敢當者。魏師遂敗，殺傷萬計。魏師退，安民等引兵追之，戰於孫溪，緒又破之。二月，丁酉，游擊將軍桓康復敗魏師於淮陽，進攻樊諸城，拔之。垣崇祖之敗魏師也，恐魏復寇淮北，乃徙下蔡戍於淮東，旣而魏師果至，欲攻下蔡，聞其內徙，欲夷其故城，已酉，崇祖引兵渡淮，擊魏，大破之，殺獲千計。（按甬城，注作角城是也。今清河縣孫溪，緒，胡註云：「在淮陽之北，清水之濱。」疑在桃源界樊諸城，在桃源東。）

魏薛虎子爲彭城鎮將，遷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虎子上表以爲：「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切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飢寒，公私損費。今徐州夏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漕汴通流，足以溉灌，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暨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備，公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魏人從之。虎子爲政，有惠愛，兵民懷之。會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以賊汙爲虎子所案，各遣子上書告虎子與江南通。魏主曰：「虎子必不然。」推案果虛。（按大亂之後，民卒流亡，荒土甚衆，屯田積穀，中興之基也。）

四年，魏以荊州巴氏擾亂，以鎮西大將軍李崇爲荊州刺史，將之鎮，鼓發陝秦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煩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從之。崇遂輕將數十騎，

馳至上洛，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久之，徙兗州刺史，充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虞，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胡註引地輿志）太和十一年，置陝州。一是年太和七年也，當考按上洛，今商州也。本日荊州。太和十一年改曰洛州。

武帝永明四年，初太祖命黃門郎虞玩之等檢定黃籍，上卽位別立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既遠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監呂文度啓上一籍被却者，悉充遠戍。一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寓之，因以妖術惑衆作亂，攻陷富陽三吳，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春正月，寓之攻陷錢唐，吳郡諸縣令多棄城走，寓之稱帝於錢唐，立太子，置百官，遣其將高道度等攻陷東陽，殺東陽太守蕭崇之，又遣其將孫泓寇山陰，至浦陽江，浹口戍主湯休武擊破之，上發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擊寓之。臺軍至錢唐，寓之衆烏合，畏騎兵，一戰而潰，擒斬寓之，進平諸郡縣。臺軍乘勝，頗縱抄掠，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葉市、左軍將軍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冶。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使通事舍人丹陽劉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曹陽縣在杭州府西南九十里，錢唐今杭州府錢塘縣，東陽今金華府山陰，今紹興府首縣，浦陽江，胡注以爲「曹娥江」，按浦陽江一名錢清江，在山陰之西，曹娥江一名上虞江，在山陰之東，二水源流各殊，未可合爲一也，此恐係傳寫之訛，浹口戍，在今甯波府鎮海縣。）

五年，春正月，荒人桓天生，自稱桓元宗族，與雍司二州蠻相扇動，據南陽故城，請兵于魏，將入寇。丁酉，詔假丹陽尹蕭景先節總帥步騎，直指義陽司州諸軍，皆受節度，又假護軍將軍陳顯達節帥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諸軍皆受顯達節度以討之。（雍州治襄陽，今襄陽府司州治義陽，今信陽州，宛今南陽縣，葉今葉縣。）

桓天生引魏兵萬餘人至泚陽，顯達遣僧靜等與戰於深橋，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泚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荒人胡邱生起兵懸瓠以應齊，魏人擊破之。邱生來奔，天生又引魏兵寇舞陰，舞陰戍主殷公懋拒擊破之，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創退走。三月，以顯達爲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五月，魏尚書公孫邃、上谷公張儵帥衆與天生復寇舞陰，公懋擊破之。天生還竄荒中。（泚陽在今河南南陽府泌陽縣西，深橋，胡注引載僧靜傳，距泚陽四十里。懸瓠，今汝甯府舞陰，在泌陽縣西北，舞陽城在今舞陽縣西。）

魏春夏大旱，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餓死者多。六月，癸未，詔內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逮于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富貴之家，童妾炫服，工商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羸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實，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民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乏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秋七月己丑，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胡氏曰：「魏都平城，郊畿之外，置關於要路以譏征。」）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按軍興以糧餉爲急，故言積儲者，摘錄數篇，以志其略。齊州，今山東濟南府。）

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况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祐又上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方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

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帝善之。

六年夏四月，桓天生復引魏兵據隔城，詔游擊將軍曹虎督諸軍討之。輔國將軍朱公恩將兵踏伏，遇天生遊軍，與戰破之，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萬餘人來戰，虎奮擊大破之，俘斬二千餘人。明日，攻拔隔城，斬其裏城太守角烏，復俘斬二千餘人。天生棄平氏城走。（隔城在桐柏縣西北，平氏城在桐柏縣西。）

陳顯達侵魏，魏遣拓拔斤拒之。顯達攻禮陽，拔之，進攻泚陽，城中將士皆欲出戰。鎮將韋珍曰：「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且共堅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後擊之。」乃憑城拒戰，旬有二日，珍夜開門掩擊顯達還。（禮陽在桐柏縣西三十里，泚陽在泌陽縣西，後魏置樂陵鎮于此。）

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犂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見，日可增倍，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犂，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可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戎事，餘三犂自舉腹心。」上以其事下會稽，會稽行事顧憲之議，以爲：「始立牛犂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稅也，乃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己功，或禁遏他道，或空稅江行。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其，去乏從豐，良由飢饉，犂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尙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屢蠲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若準不副言，懼貽譴詰，必百方侵苦，爲公買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率皆卽日不宜于民，方來不便于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上納之而止。（胡氏曰：「西陵在越州、蕭山縣西十二里，牛犂，卽今西興、堰，用牛挽船，因曰牛犂。浦陽、南北津，則今之梁湖、堰是也；北津、柳浦，則今之曹娥、堰是也；柳浦、柳，則今杭州、江干、浙江、亭北，跨浦、橋、柳是也。按越州，今紹興府。）

十一年 魏主至肆州，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爲盜者三人，以徇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爲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慎。」於是軍中肅然。

司馬光曰：「入主之于其國，譬猶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黈纁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于四遠也。彼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于境內，今獨施于道路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爲仁也，不亦微乎？况赦罪人以撓有司之法，尤非人君之體也。惜也。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肆州今山西忻州）

明帝建武二年 魏主南侵，二月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望。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賦詩，道遇甚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戊申，魏主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丙辰，至鍾離，上遣左衛將軍崔慧景、甯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強，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郎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與太子右率蕭誅等徑上賢首山，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衆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己未，誕等追擊破之。魏久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柵斷水路，夾築二城。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閭上表，以爲：「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曩者國家止爲受降之計，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同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爲大鎮未平？」（胡氏曰：「宋

時淮上以壽陽廣陵爲大鎮，故云。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鎮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不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胡氏曰：「久於屯戍，魏師已老，齊以生兵攻之，是之謂以新擊舊。魏以孤軍守孤城，勞於備禦，齊師迭出而攻之，士有餘力，是之謂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胡氏曰：「言將士效死弗去，而城破身沒，雖忠勇奮發而無益於國事。」魏主乃還濟淮，餘五將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爲直閣將軍。軍主人奚康生應募，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魏主假康生直閣將軍。魏主使前將軍揚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爲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團，播播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衆，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既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魏軍既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逼，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爲武，不勝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從之。八公山在壽州北，少東五里。鍾離卽鳳陽府，在壽州東北一百八十里。義陽在信陽州賢首山，與義陽隔灑水。邵陽洲在鳳陽府北淮水中。魏蓋於淮南北岸，夾築兩城，以斷援兵也。

魏主之在鍾離，仇池鎮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胡氏曰：「去年十一月，魏遣劉藻向南鄭。魏梁州刺史治仇池，齊梁州刺史治南鄭。」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柵以拒之。英曰：「彼帥賤，莫相統一，我選精卒并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



修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絮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恟懼，錄事參軍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固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兵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爲後拒，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儲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氏，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軍還仇池。（胡氏曰：「英乘勝深入，後無繼援，雖僅獲全軍而返，亦已危矣。」按仇池在成縣。）

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俟克城則遣之。待中兼左僕射李冲表諫曰：「秦川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軌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南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唯漢北之與江外耳。（胡氏曰：「漢北謂柔然，江外謂齊，唯此二國未爲魏民。」）羈之在近，豈汲汲於今日也？宜待疆宇既廣，糧食既足，然後置邦樹將，爲吞併之舉。今壽陽鍾離，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東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藩甯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郡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若輕遣軍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權，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而論，不戍爲上。」魏主從之。（按魏雍州，今西安府。涇州，今涇州。岐州，今鳳翔府。南鄭，今漢中府。赭城，卽裕州之堵陽城，與新野皆屬南陽府。）

四年。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真度勸魏主先取樊鄧。真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吹唇拂地。九月辛丑，魏主留諸將攻穰陽，自引兵南下。癸丑，至宛，夜襲其郛，克之。房伯玉嬰內城拒守。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斑衣，戴虎頭帽，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應弦而斃，乃得免。丁未，魏主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爲獨取麤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穰陽，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對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叟、長縑、盧張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臣所以不敢爲之，解上而已。」魏主益賢之。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叔業啓稱：「北人不樂遠行，惟樂鈔掠，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十一月，新野人張賸帥萬餘家，據柵拒魏。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丁丑，詔遣度支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庚午，魏主南臨河水。戊寅，還新野。將軍王曇紛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郭，魏戍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傅承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承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承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乃夜分兵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狐燭火，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是夜，康祚臣果引兵斫承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火旣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叔業侵魏，楚王彧肅復令承

擊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戎，令填外塹，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即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具邱縣男。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修期耳。」（胡氏曰：「魏荊州此時猶治齊陽，先取樊鄧，所以廣封略。」按樊、襄陽之樊城，鄧州也。虹城，舊爲縣，今省入泗州五河縣。南青州治黃郭戍，今海州贛榆縣。太倉口，胡氏以爲在魏東豫州界，則今光州息縣也。楚王戎在新蔡縣。）

魏以氏帥楊靈珍爲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來降，送其母及子於南鄭，以爲質。遣其弟婆羅阿卜珍將步騎萬餘，襲魏武興王楊集始，殺其二弟集同、集衆，集始窘急請降。魏主以河南尹李崇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將兵數萬討之。崇槎山分道出，氏不意，表裏襲之，羣氏皆棄。楊靈珍散歸，靈珍之衆滅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遣從弟建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鷲峽。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峽之口，聚礮石，臨崖下之，以拒魏兵。崇命統軍慕容拒帥衆五千，從他路入，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鷲峽，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遂克武興。梁州刺史陰廣宗、參軍鄭獻等將兵救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卜珍，生擒猷等。靈珍奔還漢中。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爲都督秦梁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安集其地。（魏立梁州於仇池，今成縣也。立南梁州於武興，今略陽縣。赤土縣，在今階州。龍門戍，在洛漢水西鷲峽，卽塞峽，在建安水上，皆在今成縣。從他路入，見攻山寨者，當彼小路樵徑也。）

永泰元年三月庚寅，魏主將十萬衆，羽儀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築襄陽岸，乃去如涇陽。辛亥，如懸瓠。魏鎮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涇陽，以救義陽。魏南充州刺史孟表守涇陽，糧

盡食草木皮葉。叔業所積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別遣軍主蕭瓚等攻龍亢。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承、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承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鎮三將詣懸瓠，藻、聰免死，徙平州。承奪官爵，黜肅爲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期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軍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叔業還保渦口。按湖陽在唐縣南，渦陽今蒙城縣。魏之南兗州也。龍亢在懷遠縣西北。平州今永平府。渦口、渦水入淮之口在懷遠縣東南。

夏四月，王敬則反，帥實甲萬人過浙江。張瓌遣兵三千拒敬則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簣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衆。至晉陵，南沙人范修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而過。邱仲孚爲曲阿令，敬則前鋒奄至，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爲合易離。今若收船艦，擊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如此，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五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康。按敬則在會稽，今紹興府，故過浙江。松江今吳江縣南，吳淞江口也。晉陵今常州府。南沙在常熟縣西北。陵口，據胡註引陸游言，在呂城，則今丹陽縣東也。曲阿，秦縣名，卽丹陽長岡埭。在今丹陽縣西南珥村鎮。瀆水卽今丁義河、白鶴河諸水。胡氏曰：「湖頭，謂元武湖頭，其地東接蔣山西巖下，西抵元武湖隄，地勢坦平，當京口大路。」按

今太平門外板閘也。

東昏侯永元元年二月，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圍城四十日，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顯達又遣軍主莊邱黑進擊南鄉，拔之。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張烈固守。甲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丁酉，魏主至馬圍，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兵歸路。顯達引兵渡水，西據麋子山，築城，人情沮恐，與魏戰屢敗。魏武衛將軍元嵩免胄陷陳，將士隨之，齊兵大敗。戊戌，軍主崖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間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左軍將軍張千戰死，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軍入均口，廣平馮道根說顯達曰：「均水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鄴城，陸道步進，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詔以道根爲均口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慧景亦棄順陽走還。按馬圍城在鄧州東北七十里。南鄉，今浙川廳順陽郡治。此均口在光化縣西。麋子山在均水西，分磧山今所謂分界山。漢水在光化南。均口，即均口，水自山就平，皆迅急也。鄴城，魏人僑立，即光化縣治。

二年，裴叔業以豫州叛降魏。二月，魏遣李醜、楊大眼、奚康生赴之，魏兵未渡淮。己亥，叔業病卒，僚佐多欲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定。前建安戍主安定席法友等以元護非其鄉曲，恐有異志，共推裴植監州。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瑣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豫州刺史蕭懿將步軍三萬屯小岷，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懿遣裨將胡松、李居士帥衆萬餘屯死虎驃，騎司馬陳伯之將水軍沂淮而上，以逼壽陽。軍於碭石，壽陽士民多謀應齊。

者。康生防禦內外，閉城一月，援軍乃至。丙申，彭城王勰、王肅、擊松伯之等大破之，進攻合肥，生擒叔獻。統軍宇文稠言於勰曰：「建安淮南重鎮，彼此在衝，得之則義陽可圖，不得則壽陽難保。」勰然之，使福攻建安，建安戍主胡景略面縛出降。（按建安，戍在商城縣。時豫州已治壽陽矣。瑯邪時治白下城，今江寧府城西北，師子山下，小峴山在合肥縣東七十里，死虎在壽州東，破石在鳳台縣北。）

三月，崔慧景據廣陵叛，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威節，都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即收衆濟江，慧景遣使奉寶元爲主，帝遣馬軍主威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閣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爲數城以拒之。寶元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倉善戰，又輕行不糞食，以數筋緣江，載酒食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刪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胡氏曰：一城中即湖頭所築壘中也。）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威、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威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游苑，恭祖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興威走，不得入宮，逃淮，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御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衆心稍安。竹里之捷，覺與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察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軍主胡松、李居士

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舉火，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敵，不從。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懿軍味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衆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中出懿，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按自廣陵、濟江、京口爲衝要，故守京口。京口今鎮江府也。竹里在石步鎮，今江甯府東北。湖頭在蔣山西。查剛在竹里東北。胡氏曰：「築道陂，以上蔣山，若龍尾之垂地，因曰龍尾。」按此即今所云龍頸，非築道使成也。北籬門、臺城外、郭門、樂游苑在元武湖南。六朝時，江甯府城北隅爲臺城，東南隅爲東府，西面曰石頭，南城西曰越城，其南十五里曰新亭，綠秦淮爲籬籬門。凡六。

六月，冠軍將軍驛騎司馬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魏彭城王綏拒之，援軍未至。汝陰太守傅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伯之防淮口甚固，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船即渡，適上南岸，齊兵亦至，會夜，永潛入城。綏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復見，不意卿能至也。」綏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卻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秋八月乙酉，綏部分將士與承并勢擊伯之於肥口，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脫身遁還淮南，遂入於魏。按淮口，胡註謂汝水入淮之口，在潁州府、阜陽縣、肥口，在壽州東北。淮南者，壽州乃漢淮南郡治也。

蕭懿既死，十一月，其弟衍以襄陽叛，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櫂，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

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胡氏曰：州謂荊州，官屬府謂西中郎府官屬。）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胡氏曰：襄陽被邊人皆習兵，故荊州人畏之。）加以唇亡齒寒，甯不關同邪？我合荊雍之兵，鼓行而東，雖韓白復生，不能爲建康計。况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齋書與穎，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既行，衍謂張宏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膂，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穎大懼，計無所出，夜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穎達亦勸穎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穎使前汝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卽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其餘衆，請降。穎、曹、盧、西中郎、馬夏侯，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以南康王寶融，教嚴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衍爲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蕭穎爲都督，行留諸軍事。穎、曹有器局，既舉大事，虛心委已，衆情歸之。以別駕南陽宗夫及同郡



中兵參軍劉坦，諮議參軍樂藹，爲州人所推信，軍府經略，每事諮焉。穎川夫各獻私錢穀，及換借富貲以助軍；長沙寺僧素富，鑄黃金爲金龍，數千兩埋土中，穎川取之，以資軍費。穎川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况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按檀溪在襄陽縣西南，江安，今公安縣，長沙寺，注云在江陵。）

和帝中興元年，二月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爲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胡氏曰：「謂船自中流而下，敵人夾岸射之，其箭交至也。」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河漢。使郢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乃使茂等帥衆濟江，頓九里。張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等游遏江中，絕鄧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衆，會於夏口。府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衆曰：「湘土人情，易擾難信。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爲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胡氏曰：「湘州領長沙、桂陽、零陵、衡陽、魯陽、湘東、邵陵，始興、臨賀，始安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按竟陵，今安陸府，鄧，今武昌府，西陽，今黃州府，武昌，今武昌縣，魯山，在漢口，鄖城，今德安府，九里，注云去鄖城九里，石橋浦，疑在江夏縣西，加湖，在黃陂縣，夏首，卽漢口。）

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齋蕭穎胄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倉山必阻，沔路益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被若懼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拒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兩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况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哉？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胡氏曰：「蕭衍此計，可謂有英雄之略矣。」卿爲我輩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按武口，今曰沙口，在黃岡縣，陽邏鎮西，漁湖城，白陽壘，皆在黃陂縣。）

秋七月，蕭衍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己未，程茂、薛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爲誓與衍。張冲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胡氏曰：「明帝時，張冲爲青冀二州刺史，以房長瑜爲治中。」）謂孜曰：「前使君忠實，吳天、耶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

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敢也。一攷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爲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鄧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爲「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宏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爲然。衍命衆軍，卽日上道。綠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宏策逆爲圖畫，如在目中。（胡氏曰：「鄧叡未克，蕭衍則違衆議，駐兵漢口，而不輕進，圖萬全也。鄧叡既克，衍違督諸軍直指建康，乘勝勢也。逆爲圖畫者，畫綠江可立頓及次宿之地爲圖，使諸將按之，以爲進止。」）

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游騎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九月，衍至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簡二尙方，二治囚徒以配軍。（胡氏曰：「建康有左右二尙方，東西二治。」）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甯，景宗始至，營壘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直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阜茨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命茂進據越城，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僧珍據白板橋。居士覘知僧珍衆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壘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壘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有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旛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卻，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稍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閣將軍席豪發憤突陣而死。豪驍將也，旣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而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

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成實、東昏、甯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瑯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揚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按白門，卽白下城之門，在臺城西，師子山下。江甯鎮，在新亭西南四十五里。阜茨橋，在江甯縣南，今日鐵心橋。赤鼻邏，今日赤石磯，在江甯縣城東南隅，今日金陵驛。新林，今日西單橋。越城，今日淨業堂。道士墩，在今蟠龍廟。籬門，注云：「西籬門。」今日柵欄門。白板橋，今板橋。宣陽門，苑城南門。西明門，苑城西門，皆在今江甯府治。

魏鎮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絕。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建業窮威，魚游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爲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併吞無日。」事寢不報。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戎，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并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唯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山川水陸，皆彼所諳，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倏忽而

至，未易當也。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十一月，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爲都督淮南諸軍事，鎮南大將軍揚州刺史，使爲經略。既而不果。胡氏曰：「使魏從二臣之計，畫江爲境，不待侯景之亂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胡氏曰：「謂西陽以西盡歸蕭衍，歷陽以下猶屬建康也。」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鬪，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鎮，網紀庶方，藩城棋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胡氏曰：「謂若蕭衍平定江南，勢必用兵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胡氏曰：「此謂江南用兵之常勢。」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胡氏曰：「此謂魏師赴壽春之路。」便是居我喉要，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州之卒頓於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於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益宗遂入寇，建甯太守黃天賜與益宗戰於赤亭，天賜敗績。按：沔陰，胡氏曰：「水南曰陰。」襄陽在沔南也。黑水，今曰黑龍江，在漢中府褒城縣，卽襄水也。太史公曰：「楚有三俗，淮沛、陳汝、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揚徐二州者，魏揚州治壽陽，徐州治彭城。兩荆，魏置荊州於穰城，東荊州於沔陽也。隨隨郡，雍、襄陽二豫，謂魏置豫州於汝南，東豫州於新息也。南關，謂陰山關。按：陰山關在今光州。延頭，在今德安府。赤亭，在麻城縣西。

東昏侯旣敗，蕭衍使張宏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宏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鑿臣、茹法珍、梅蟲兒、王暄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盡，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檢尙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

加訊辯，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瘞逆徒之死亡者，誅茹法珍等。

始興內史王僧粲，自稱湘州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長沙人皆欲汎舟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主尹法略拒僧粲。前湘州鎮軍鍾元紹潛結士民數百人，刻一翻城應僧粲，坦聞其謀，陽爲不知，理訟至夜，城門不閉以疑之。元紹未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元紹在坐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元紹首服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郡遂安。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平，楊公則還州，僧粲等散走。公則克己廉慎，輕刑薄賦，頃之，湘州戶口幾復其舊。

# 讀史兵略

## 卷二十二

### 通鑑梁紀

### 益陽胡林翼纂

武帝天監元年。齊和帝東歸，以蕭憺爲都督荆湘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爲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荆人大悅。

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帥其徒數百人，因運荻炬，東仗入南北掖門，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殺衛尉洸，陽侯張宏策。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上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衆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領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聞難引兵赴救，盜乃散走，討捕悉誅之。（按南北掖門，宮城南北門。雲龍門，臺城西門也。）

二年。冬十月，魏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傅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高祖珍將三千騎爲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墮遠斤侯，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胡氏曰：「其周防若怯，而臨戰則勇。」）城未畢，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遷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祖珍，破之。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爲豫州刺史。（按東關，在巢縣。大峴山，在合肥縣。淮陵、橋縣，在鳳陽府。九山、灣，淮水津要也。在盱眙縣。關要城，在東關。潁川、橋縣，在霍山縣。大峴城，在合肥縣東。白塔、牽城、清溪二城，皆在淮上。阜陵，在全椒縣。梁豫州時治晉熙，今安慶府。五年始治合肥也。）

三年。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卻，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胡氏曰：「魏自去年十月圍義陽，蔡道恭卒於今年五月，自此以上，謂道恭疾未甚之前。」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兄子尚書郎僧繇，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秋七月，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擢兵遊獵而已。上復遣甯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上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僞北以誘之，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攬甲執銳，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高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胡氏曰：「馬仙琕力戰，使曹景宗以大軍繼之，魏必敗退，義陽全矣。」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三關戍將聞之，亦棄城走。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爲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胡氏曰：「史言英伐其功，故深賞傅永，能爲之陳列。」按鑿峴疑在合肥大小峴山間。上雅山，卽士雅山，在信陽州。今日大木山。三關，卽黃峴、武陽、平靖，在信陽州南，湖北應山縣北。春秋之大隧，直轅冥阨也。

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豪無隱，每爲上言事，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己。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爲刺史。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鄧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爲刺史。上遣馬仙琕、蔡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按竹敦在信陽州。麻



陽，在麻城縣北。

九月，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指授方略，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恆代，按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仍遭旱飢，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討。彼遊騎之寇，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按沃野鎮在河套北，懷朔鎮在歸化城。）

四年，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進取蜀，以爲一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旣絕，胡氏曰：「自襄陽西行，遵陸可以至蜀，梁州旣入於魏，則陸路斷矣。」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裙屐少年，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旣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竟內，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魄，四可圖也。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關，庸蜀士卒驚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旣克以阻，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今若不取，後圖便難，况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甯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巒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所以然者，圖實力也，况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逼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

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髮  
髮中白日，夜戰懼，何可爲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  
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胡氏曰：「魏已得劍閣，進取成都，涪當其衝，梁兵由  
內水而上，救成都，涪亦當其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爲萬  
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遞，恆多擾動；昔在南之日，以其  
統緒勢難，曾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惟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  
學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網無由廁迹，是以鬱快多生異圖。比道遷建義之始，嚴元思  
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以還，  
不勞征伐，自爲國有。（胡氏曰：「李雄譙縱取蜀東，不能過墊江，以苻秦兵力之盛，取梁益如反掌，墊江以東，  
苻秦不能有也。邢巒之圖蜀，亦規墊江以西而已。蓋地利足恃也。我朝自紹定，失蜀彭大雅遂城渝爲制府，支持  
西蜀且四十年，渝古墊江之地也。」）魏主不從。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爲益  
州刺史，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遂不能定蜀。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按劍閣在劍州  
北，南安卽劍州也。其西南梓潼，又西南則綿州，卽涪也，去成都益近矣。）

五年 二月 乙丑 徐州刺史昌義之與魏平南將軍陳伯之戰於梁城，義之敗績。臨川王宏使記室吳興邱  
遷爲書遺伯之曰：「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主上屈法申  
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而將軍魚游於佛鼎之中，鷲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感  
乎？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庚寅，伯之自壽陽，梁城擁衆八千來降，魏人殺其子虎牙，詔復以伯之爲西豫州刺  
史，未之任，復以爲通直散騎常侍。（胡氏曰：「不使之出當邊鎮，恐其復叛也。」）久之，卒於家。（按梁城晉所僑

立梁郡也，在鳳陽縣西南。

五月辛未，太子右衛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預，執城主馬成龍。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超等攻小峴，未拔。叡行圍柵，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苟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遂至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魏將楊靈允帥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允，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退還淝湖，或欲保三。又叡怒曰：「甯有此耶？」命取繳扇、麾幢、櫛之堤下，示無動志。魏人來擊堤，叡親與之爭，魏兵卻，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辛巳，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羊以萬數。叡體素羸，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按宿預，卽宿遷縣，魏之南徐州也。梁城在鳳陽縣，梁之北徐州也。梁南徐州治今鎮江，故此曰北徐州。梁此後豫州治合肥縣，肥水在城西，卽施水也。下流入淝湖，在合肥西南。三，又今日三河鎮。東陵鄉在商城縣。）

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引兵渡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

「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退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敗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遣以巾幘。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嘆曰：「使始與吳平爲帥而佐之，豈有爲敵人所侮如是乎？」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怒，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於下邳，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鄉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乙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爲變，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縋食饋之。時義之軍梁城，聞洛口敗，與惠紹皆引兵退。（按洛口在鳳陽縣西南，梁城之東，梁城又在八公山東。此見梁武之遠才用人，不待老之將至，耄已及之矣。）

冬十月，魏中山王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爲：「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自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况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疲弊死傷，不問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修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巒又表以爲：「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爲得失之計，不願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士卒

自弊。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齋多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甯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乃召鬱還，更命鎮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

六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州兩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之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威其後，人有未及同者，因以土塗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以來，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魏主復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胡氏曰「元英違衆議，志在必克，鍾離恃義陽之勝而驕也。」兵法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又曰「兵驕者敗。」其謂是與？上命陳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勅曹景宗曰「韋叡之鄉望。」胡氏曰「曹景宗，新野人，韋叡以京兆著姓，居襄陽，既同州鄉，而韋爲望族。」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胡氏曰「杜佑通典曰「凡築城，下闊與體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爲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

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日築土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役二萬三千五百人。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糞，並計之大功之內。城濠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太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擊濠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計功日出三文，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爲數，則百里可知。〔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勅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勸結軍爲陳，大眼聚騎圍之，勸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勸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勸子黠請下城以避箭，勸不許。軍中驚，勸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胡氏〕曰：「此確鬪也。兩軍營壘相逼，旦暮接戰，勇而無剛者，不能支久。韋勸於此，是難能也。比年襄陽之守，使諸將連營而前，如韋勸之略，城猶可全，不至誤國矣。」

〔牧人過淮北伐芻藁者，皆爲大眼所略。〕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卻之，壘成，使別將趙葦守之，有抄掠者，皆爲葦所獲。是後始得從芻牧。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令景宗與勸各攻一橋，勸攻其南，景宗攻其北。〔胡氏〕曰：「魏於邵陽洲兩岸立橋，南橋以接元英之兵，北橋以接楊大眼之兵。」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勸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劍等，乘鬪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葦，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勸遣報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滅水上，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糧器械，山

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勳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胡氏曰：「史言韋勳有功不伐。」）詔增景宗勳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按陰陵大澤，在定遠縣西，潁水注以爲渙水，是也。在靈璧五河二縣之北。）

七年。冬十月，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自號平北將軍，求救於司州馬仙琕。時荊州刺史安成王秀爲都督，仙琕欲求應赴，參佐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以自存，援之宜速，待勅雖舊，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荷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魏以尙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衆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窮於利欲，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巒帥騎入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決戰，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十一月，魏主聞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兵，弗許。英至懸瓠，輒與巒共攻之。十二月己未，荷兒等開門出降。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甯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棄城走。英追擊斬之。魏華陽太守辛祥與婁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按楚王城在新蔡縣鮑口，汝水津也，在汝甯府北。）

八年。春正月，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胡氏曰：「東關卽武陽關。」）又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胡氏曰：「五統，五統軍之衆，西關卽平靖關也。」）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先是，馬仙琕使

雲騎將軍馬廣屯長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峴。丙申，英至長薄，戍戎，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遣冠軍將軍彭嬰生、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英故縱之使入城，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胡氏曰：「廣峴，卽黃峴關。」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琕亦棄城走。上使南郡太守韋叡走兵救仙琕，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怯。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中山王英急追仙琕，將復邵陽之取，聞叡至乃退，上亦有詔罷兵。胡氏曰：「東關，卽武陽關，西關，卽平靖關。然則九里關爲中關也。長薄，卽長陵關。松峴，卽松子關。廣峴，卽黃土關。皆在三關東南。今羅田、麻城二縣北。」

十年三月，琅邪民王萬壽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劉晰，據胸山，召魏軍。魏徐州刺史盧昶遣郟城戍副張天惠、琅邪戍主傅文驥相繼赴胸山，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遣兵拒之，不勝。夏四月，文驥等據胸山，詔振遠將軍馬仙琕擊之。魏又遣將軍蕭寶實、趙遵將兵據胸山，受盧昶節度。五月，仙琕圍胸山，稷權頓六里，以督饋運，上數發兵助之。昶本儒生，不習軍旅，冬十一月，胸山城中糧樵俱竭，文驥以城降。十二月，庚辰，昶引兵先遁，諸軍相繼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及墮手足者三分之二。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僵尸相屬，魏兵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昶單騎而走，棄其節傳儀衛俱盡。至郟城，借避節，卽以爲軍威。魏主命黃門侍郎甄琛、馳驅饋昶，窮其敗狀。唯寶實全軍而歸。昶之在胸山也，御史中尉游肇言於魏主曰：「胸山，蒼爾僻在海濱，卑溼難居，於我非急，於賊爲利，爲利故必致死以爭，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大。假令得胸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聞賊屢以宿豫求易胸山，若必如此，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爲大。」魏主將從之。會昶敗，遷肇侍中。仙琕爲將，能與士卒同勞逸，所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屏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爲



之用。（按東海、琅邪二郡，劉宋僑置青州所領，卽今海州、朐山，在州南四里。郟城縣，今屬沂州府。梁、青、冀二州，治海州東。郁州山，史載蕭宏、盧昶，皆見時主，用達其才。馬仙琕，周知壁壘，村落險要，則聞帥之要也。）

十二年。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胡氏曰：壽陽北山，卽八公山也。）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胡氏曰：漢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尊止宿堤上，吏民爭叩頭救止，尊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同還。吏民咸壯尊之勇節。）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親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揚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謂崇還北，因有稱。豫州刺史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郎韓方興、單舸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此因大水，顛顛爲衆所推，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甯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絢戰敗，神追拔其脅，絢走，爲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按尉升湖，在壽州北。）

十三年。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於鍾離。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塊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按浮山、塊石，皆在泗州盱眙縣。西史言用弗詢之謀。）

十五年。先是，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碛石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魏遣將軍崔亮攻西碛石，又遣蕭寶寅決淮堰。亮攻破石，未下。至是歲正月，亮與崇約水陸俱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爲使持節鎮軍大將軍，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爲行臺，節度諸軍。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寶寅遣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垣孟孫等於淮北。平至碛石，督崇亮等水陸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上使左衛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卻之，上使義之與直閣王神念沂淮救碛石。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婁生夾淮爲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旣斷，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胡氏曰：「吾國之失襄陽，亦以水陸援斷而諸將不進也。」平部分水陸攻碛石，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衆。按鳳臺縣北淮濱，兩岸有山，破曰碛石，東西築城。淮北曰西碛石，魏境也。下蔡在淮西岸，去鳳臺縣三十里，梁城在東北。

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梁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梁東注，又縱反閘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梁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堰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碛石戍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隴，其水清激，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初，堰起於徐州境內，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已必掌其事。旣而康絢以他管來監作，豹子甚慚。俄而救豹子受絢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初，浮山堰成而復潰，疑爲蛟龍所爲，乃運東西治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伐樹爲井幹，填石加土，緣淮百里，木石俱盡。按此卽洪湖高堰之椎輪也。黎集韻爲欸之或體，廣韻欸，北人呼水地名。

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張齊，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法僧嬰城自守，境內皆叛。法僧遣使問道告急於魏，魏驛召鎮南軍司傅豎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將步騎三千以赴之。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餘里，九遇皆捷。五月，豎眼擊殺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獫聞豎眼至，皆喜，迎拜於路者相繼。齊退保白水，豎眼入州，白水以東，民皆安業。魏梓潼太守苟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百有餘日，士卒死傷過半。戍副高景謀叛，劉氏斬景及其黨與數十人。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城外，爲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絞而取水，城中所有雜物悉儲之。豎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爲平昌縣子。六月，張齊數出白水，侵魏葭萌。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蚪，攻信義將軍楊興，起殺之，復取白水。宵朔將軍王光昭，又敗於陰平。齊親帥驍勇二萬餘人，與豎眼戰。秋七月，齊軍大敗，走還小劍。大劍諸戍皆棄城走，東益州復入於魏。按葭萌在廣元縣，武興今略陽縣，白水在昭化縣西北。陰平在廣元縣，非鄧艾陰平道也。大小劍山皆在劍州。康絢旣還，張豹子不復修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爲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尙書右僕射李平以爲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闖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爲：「一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拔，或值貪污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閔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買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

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胡氏曰：「自古至今，守邊之兵，皆病於此。」）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以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胡氏曰：「正光四年，破六韓拔陵，衛可孤等反，孝昌初年，雲中沒矣。」）

普通二年。六月，丁卯，義州刺史文僧明、邊城太守田守德、擁所部降魏，皆蠻首也。魏以僧明爲西豫州刺史，守德爲義州刺史。秋七月，丁酉，以大匠卿裴邃爲信武將軍，假節督衆軍討義州，破魏義州刺史封壽於檀公岷，遂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魏以尙書左丞張普惠爲行臺，將兵救之，不及。以裴邃爲豫州刺史，鎮合肥。邃欲襲壽陽，陰結壽陽民李瓜花等爲內應，邃已勒兵爲期，日恐魏覺之，先移揚州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故城，若爾便相侵逼，此亦須營馱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揚州刺史長孫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修白捺之意，宜以實報之。」錄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狡數，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悟曰：「錄事可亟作移報之。」侃報移曰：「彼之篡兵，想別有意，何爲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勿謂秦無人也。」邃得移，以爲魏人已覺，即散其兵，瓜花等以失期，遂相告發，伏誅者十餘家。（按梁義州在羅田縣東北，邊城郡在黃岡縣北，檀公岷，卽大別山，在羅田東北，與霍邱西南分界處，今長陵關所在之山，疑春秋以來之大別，必非禹貢之大別也。魏義州在霍邱西南，檀公岷北，今壽州西北二十里，有馬頭城，其東有白捺，戍東南有歐陽戍。）

初，高車王彌俄突死，其衆悉歸嚙噠；後數年，嚙噠遣彌俄突弟伊匄，帥餘衆還國，伊匄擊桑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衆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表稱：「本國大亂，姓氏別居，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鴟望，待拯乞，依前恩，給臣精兵一萬，送臣積北，撫定荒民。」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

袁翻，以爲：「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投首，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讎恥，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鬪，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雖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爲後患。劉石是也。且蠕蠕尙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衆，處處某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婁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婁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婁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援，此安邊與保塞之長計也。若婁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與其國者，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勦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反覆，不過爲遁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按高車，今伊犁。噶噠，今卜哈爾。柔然，今內外喀爾喀也。一曰蠕蠕。西海，註云：「非王莽所立之西海郡，蓋在居延海。」然則今額濟納舊土爾扈特旗地也。金山，今阿爾泰山。）

四年春二月，柔然大飢，阿那瓌帥其衆入魏境，表求賑給。己亥，魏以尙書左丞元孚爲行臺尙書，持節撫諭柔然，將行，表陳便宜，以爲：「蠕蠕久來強大，昔在代京，常爲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稽首請服。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道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使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閒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反叛，具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元懷荒二鎮之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輜車，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

爲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甲申，魏遣尙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謹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屏居田里，不求仕進，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纂聞其名而辟之。後帥輕騎出塞，覘候，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蕪之間，又遣人升山指揮，若部分軍衆者。鐵勒望見，雖疑有伏兵，自恃其衆，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鐵勒所識，乃使二人各一乘馬，突陣而出。鐵勒以爲謹也，爭逐之。謹帥餘軍擊其追騎，鐵勒遂走，謹因得入塞。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廝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怒，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胡氏曰：「爲後改鎮爲州，無及於事，張本。」按柔元鎮，直今陽高縣北。懷荒鎮在其東，直今懷安縣北。郁對原未詳。）

五年 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夏四月，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推敕勒酋長胡琛爲高平王，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彧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爲大王計矣。」彧許爲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鈞復遣勝出覘武川，武川已陷，勝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五月，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兵敗，彧坐削除官爵。安北將軍李叔仁又敗於白道，賊勢日盛。魏主引丞相尙書侍中黃門於顛陽殿，聞之曰：「今寇速恆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尙書元修

義請一盡重臣督軍鎮恆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改鎮爲州，朔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旣往難追，聊復略論耳。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遺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寅等皆曰：「如此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寇戎，欲以慰悅彼心，豈敢導之爲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更遣臣北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才。」帝不許。

司馬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旣不能用，及亂生之後，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爲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其是之謂矣。一破六韓拔陵，沃野鎮民也，聚衆殺鎮將糧反。按沃野鎮，今喀爾喀右翼界，武川鎮，今察哈爾右翼廂紅旂界。懷朔鎮，今托克托城界。高平鎮，疑今固原州。雲中、五原，皆在懷朔鎮界。白道谷，在武川鎮北。金陵，在雲中，今歸化城界。

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二夏爾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政刑殘虐，在下皆怨。六月，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擒彥政，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爲帥。大提自稱秦王。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秋七月，甲寅，魏遣吏部尚書元脩義帥諸將討莫折念生。崔暹達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於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門高子弟，以死防遏，非惟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本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卽爲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邊兵之格，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之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材，乃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

事聚斂，或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蹤，政以賄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國。胡氏曰：一師速而疾，邊人見其不能盡敵，而反意遂輕之。一尙書令臣崇，求改鎮爲州，抑亦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爲亂，攻城掠地，所過夷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葶鎗平，而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逵巡復路，相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一書奏不省。胡氏曰：爲魏主思崇深之言張本。一丁丑，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攻仇鳩，河池二戍。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等擊破之，斬首千餘級。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國，將佐以城民勁勇，二秦反者皆其族類，請先收其器械。子建曰：「城民數經行陣，撫之足以爲用，急之則腹背爲患。」乃悉召城民慰諭之。旣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內外相顧，卒無叛者。八月，魏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凡食少兵精，利於速戰，糧多卒衆，事宜持久。今隴賊猖狂，非有素蓄，雖據兩城，本無德義。其勢在於疾攻，日有降納，遲則人情離沮，坐待崩潰。夫颯至風舉，逆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令，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不守，併軍敗散，則兩秦遂強，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斯廢矣。宜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由麥積崖以襲其後，則併隴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未至，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甲午，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東西部救勒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魏主始思，幸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丙申，下詔諸州鎮軍，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一按夏州，今靖邊縣北。東夏州，今延安府。豳州，今慶陽府之甯州。涼州，今涼州府。仇鳩水，在河池水西，皆今成縣界。東益州，今略陽縣，故武興國也。兩城，註謂天水高平，今秦州與固原州也。併軍，註謂隴阪東，元志之軍，謂魏先



遣雍州刺史元志計莫折大提也。兩秦謂念生據天水，張長命殺南秦州刺史崔遊叛，據南秦州也。南秦，治駱谷。魏岐州，治鳳翔府。朔州，卽托克托城。雲中，今歸化城。

秀容人乞伏莫于聚衆攻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于乞真殺太僕卿陸延，秀容首長爾朱榮討平之。榮，荆健之元孫也。其祖代勤嘗出獵，部民射虎，誤中其髀，代勤拔箭，不復推問，所部莫不感悅。官至肆州刺史，賜爵梁郡公，年九十餘而卒。子新興立，新興時，畜牧尤蕃息，牛羊駝馬，色別爲羣，彌漫川谷，不可勝數。魏每出師，新興輒獻馬及資糧，以助軍。高祖嘉之，新興老，請傳爵於子榮許之。榮神機明決，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桀。胡氏曰：「爾朱榮事始此。」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段榮、太安竇泰皆往依之。按秀容，今忻州。侯景，懷朔鎮人。司馬子如，雲中人。賈顯度，中山人。皆邊方故出將材。

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盡，煮馬皮而食之，衆無貳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萬。將佐皆曰：「今四方離叛，糧盡援絕，不若父子俱去。」子雍泣曰：「吾世荷國恩，當畢命此城，但無食可守，故欲往東州，爲諸君營數月之食。若幸而得之，保全必矣。」乃帥羸弱詣東夏州，運糧，延伯與將佐哭而送之。子雍行數日，胡帥曹阿各拔邀擊擒之。子雍憐遣人齎書救一城中努力固守。圍城憂懼，延伯諭之曰：「吾父吉凶未可知，方寸焦爛，但奉命守城，所爲者重，不敢以私害公。諸君幸得此心，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奮勵。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禮事之。子雍爲陳禍福，勸阿各拔降。會阿各拔卒，其弟柔生竟帥其衆隨子雍降。子雍見行臺北海王顥，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令其先驅。時東夏州圍境皆反，所在屯結，子雍轉鬪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全。子雍懷之子也。」胡氏曰：「史言源氏諸子皆有才具，而天降喪亂，終無救魏氏之衰也。」

六年，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禍及己，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謂

曰：「吾欲與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甯死見文陵松柏，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正月，庚申，法僧殺行臺高諒，稱帝，改元，立諸子爲王，魏發兵擊之。法僧乃遣其子景仲來降。安東長史元顯和麗之子也，舉兵與法僧戰，法僧擒之，執其手，命使共坐。和顯不肯曰：「與翁皆出皇家一朝，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法僧猶欲慰諭之。顯和曰：「我甯死爲忠鬼，不能生爲叛臣。」乃殺之。上使散騎常侍朱异使於法僧，以宣城太守元略爲大都督，與將軍義興陳慶之、胡龍牙、成景雋等將兵應接。

莫折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爲西征將軍，西道都督，帥衆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寅軍于馬崑，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爲公參賊勇怯。」一乃選精兵數千，西度黑水，整陳向天生營。寶寅軍於水東，遙爲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揚威脅之。徐引兵還，天生見延伯衆少，爭開營逐之，其衆多於延伯十倍。感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寶寅喜曰：「東君之勇，關張不如。」延伯曰：「此賊非老奴敵也，明公但安坐觀老奴破之。」癸亥，延伯勒兵出寶寅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寅破苑川，俘其民以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死官軍之至，宜矜而撫之，奈何助賊爲虐，慕以爲賤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之。（按黑水在整屋縣，馬崑在興平縣西二十五里，小隴山在隴州，苑川今寶雞縣。）

夏四月，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伊夔生討之，不克。蕭寶寅、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且新有功，遂唱議爲先驅擊之。別造大盾，內爲鎖柱，使壯士負以趨，謂之

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自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且乞緩師，實延伯未及閱視，宿勤明達引兵自東北至，降賊自西競下，腹背擊之，延伯上馬奮擊，逐北徑抵其營，賊皆輕騎，延伯軍雜步卒，戰久疲乏，賊乘間得入排城，延伯遂大敗，死傷近二萬人，實寅收衆退保安定，延伯自取其敗，乃繕甲兵，募驍勇，復自安定西進，去賊七里，結營壬辰，不告實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平其數柵，賊見軍士採掠散亂，復還擊之，魏兵大敗，延伯中流矢卒，士卒死者萬餘人，時大寇未平，復失驍將，朝野爲之憂恐，於是賊勢愈盛，而羣臣自外來者，太后問之，皆言賊弱，以求悅媚，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按魏涇州，卽今涇州，安定，今鎮原縣。

十二月，辛雄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王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蠻左亂常，已歷數載，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之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

七年。秋九月，葛榮旣得杜洛周之衆，胡氏曰：「魏主武泰元年，葛榮方并杜洛周，此得鮮于脩禮之衆也。」北趣瀛州，魏廣陽忠武王深，自交津引兵躡之。辛亥，榮至白牛，纒輕騎掩擊，章武莊武王融，殺之，榮自稱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深聞融敗，停軍不進。侍中元晏，密言於太后曰：「廣陽王盤桓不進，坐圖非望，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際，恐非陛下之純臣也。」謹聞之，謂深曰：「今女主臨朝，信用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恐禍至無日。謹請東身詣闕，歸罪有司。」遂徑詣陛下，自稱于謹，有司以聞，謹備論深忠款，兼陳停軍之狀，太后意解，遂捨之。深引軍還趣定州，定州刺史楊津，亦疑深有異志，深聞之，止於州南佛寺。經二日，深召都督毛

謚等數人，交臂爲約，危難之際，期相拯恤，謚愈疑之。深走出，謚呼噪逐深，深與左右閒行至博陵界，逢葛榮游騎劫之，詣榮，榮遂殺深。（按北趣瀛州者，時葛榮在定州，瀛州今河間府，交津今武強縣之交津口，非武安之交漳口。武安今涉縣也。白牛邊在博野縣博陵，今安平縣。）

冬十一月，夏侯亶等軍入魏境，所向皆下。辛巳，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宣猛將軍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丁亥，縱李憲還魏，復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豫州，以夏侯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離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

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怠。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華夷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游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清官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強暴自息矣。」不聽。

大通元年，春正月，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博陵崔楷爲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置，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愛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滅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旣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彊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一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辛未，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胡氏曰：「藩翰之任，保境安民上也，全城却敵，次也，死於城郭，豈得已哉？崔楷闔家并命，其志節有可憐矣。上之人實有罪焉。」遂圍冀州。

魏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爲：「師出有功，在於將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失其人，則三河方爲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志逸氣浮，軒肩扼腕，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疆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屢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怒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夫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悛，以順討逆。如此，則何異厲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哉！一弗聽。」

秋七月，魏陳郡民劉獲、鄭辯，反於西華，改元天授，與湛僧智通謀。魏以行東豫州刺史曹世表爲東南道行臺，以討之。源子恭代世表爲東豫州諸將，以賊衆彊，官軍弱，且皆敗散之餘，不敢戰，欲保城自固。世表方病背腫，輩出呼統軍，是云寶謂曰：「湛僧智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辯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也。曩聞獲引兵欲迎僧智，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僧智自走矣。」乃選士馬，付寶暮出城，比曉而至，擊獲大破之，窮討餘黨悉平。僧智聞之，遁還。辯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集將吏面責子恭，收辯斬之。（按西華縣，今屬陳州府。此見賊之初起，一戰可滅，兵貴神速也。）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陸，魏將軍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胡氏曰：「武陽關，義陽三關之一也。」）冬十月，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爲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東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口。

司馬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胡氏曰：「湛僧智自是年正月，攻圍東豫州。」）

「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按魏東豫州，治廣陵城，今息縣也。魏司州治襄陽，卽武陽三關之北。）

領軍曹仲宗，東官直閣陳慶之，攻魏渦陽。詔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散騎常侍費穆，引兵奄至。放營壘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免曹下馬，據胡牀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放，勸之子也。（胡氏曰：「梁之將帥，韋勸一人而已。」）魏又遣將軍元昭等衆五萬，救渦陽。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陳慶之欲逆戰，韋放以「魏之前鋒，必皆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諸君若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帥麾下二百騎進擊破之。魏人驚駭。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弊。聞魏人欲築壘於軍後，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議引軍還。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胡氏曰：「去年慶之入壽陽，至此涉歷一年。」）糜費極多，今諸君皆無關心，唯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胡氏曰：「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當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韋放簡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魏諸營。陳慶之陳其俘馘，鼓譟隨之。九城皆潰，追擊之，俘斬略盡。尸咽澗水，所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按渦陽，魏之南兗州地。今蒙城縣。胡氏曰：「自肥河口，沂淮西上，得駝澗，其難南對永壽館，北至耶河。」）

二年

春正月，蕭寶寅圍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恆農，行臺左丞楊侃謂稚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

不如北取蒲阪，度河而西入其腹心。」（胡氏曰：「此亦魏武之故智也。」）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旣解，長安可坐取也。若愚計可取，願爲明公前驅。」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脩

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河東治在蒲阪，西逼河澗，封疆多在郡東，脩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穉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恆農北渡，據石錐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觀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脩義亦逃逸，與鳳賢俱請降。丙子，穉克潼關，遂入河東。按馮翊郡，今同州府，恆農，今陝州。蒲阪，今蒲州府。河東，卽蒲阪。安邑縣，今屬解州。虞坂，在平陸縣。石錐壁，在虞鄉縣。石錐山。）

是時爾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雋，先在杜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劉貴先在爾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鬻，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高歡懷朔鎮人，尉景善無人，蔡雋廣甯人。）

秋八月，葛榮引兵圍鄴，衆號百萬，游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啓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召從子肆州刺史天光，留鎮晉陽，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自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隘口，以侯景爲前驅。葛榮爲盜日久，胡氏曰：「梁普通七年，葛榮得鮮于脩禮之衆，寇掠河北。」橫行河北，爾朱榮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俱辦長繩，至則縛取。」自鄴以北，列陳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勒軍士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悉降。

以賊徒既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大喜，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以檻車送葛榮赴洛，冀定滄瀛，殷五州皆平。初，宇文肱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其子泰在脩禮軍中，脩禮死，從葛榮，葛榮敗爾朱榮，愛泰之才，以爲統軍。冬十月丁亥，葛榮至洛，魏主御闔闔門引見，斬於都市。（按汲郡今衛輝府，肆州今忻州，隘口今磁州，唐河在今定州西。）

卷二十三 通鑑梁紀

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衆皆曰：「杲衆彊盛，宜以爲先。」行臺尙書薛琠曰：「邢杲兵衆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諸將多欲擊杲，魏朝亦以顥爲孤弱不足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鉅城進拔榮城，遂至梁國。魏邱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申，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顥登壇燔燎，卽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濟陰王暉業帥羽林兵二萬，軍考城。慶之拔攻其城，擒暉業。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榮陽，尙書僕射爾朱世隆鎮虎牢，侍中爾朱世承鎮嶧。乙丑，內外戒嚴。戊辰，北海王顥克梁國。顥以陳慶之爲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昱擁衆七萬據榮陽。慶之攻之未拔，顥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天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沒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算矣。天穆之衆皆是仇讎，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卽相帥蟻附而入。癸酉，拔榮陽，執昱。（胡氏曰：「楊昱輕慶之兵少，不料其肉薄急攻，故城



陷。傳曰：「敵無小，不可輕也。」又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諸將三百餘人，伏顯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榮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衆意。」顯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舉兵下都，袁昂爲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擊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按鉅縣在宿州西南，榮城注引杜氏左氏注云：「沙隨，卽沙陽亭，一曰堂城，榮堂形近而訛。」在今甯陵縣。梁國，今歸德府古睢陽城也。此考城在河南岸，今歸德府界，非衛輝府之今考城也。嶧，嶧嶧，嶧阪也，在偃師南五十五里。

魏主將出避顯，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魏主入河內。臨法王或、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顯。丙子，顯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戶。顯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爲後援，魏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馳往圍暄。晝夜急攻，暄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衆四萬，攻拔大梁，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顯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顯，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爲隨我北渡。」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顯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行，遂引兵渡河。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鉅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按大梁，注謂陳留浚儀縣，今開封府。

爾朱榮聞魏主北出，卽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卽日南還，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費穆至洛陽，顯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顯旣得志，密與臨淮王或、安豐王延明謀叛。

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爲之備，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胡氏曰：「陳慶之非爾朱榮敵也。是時梁之諸將，又皆出慶之下，使相與繼進，至洛與元顥互相猜阻，亦必同歸於陷沒，梁兵之不進，梁之幸也。武帝不務自治，而務遠略，所以有侯景之禍。」）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衆十倍，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爲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胡氏曰：「馬佛念有戰國策士之氣，然必有非常之才，然後可以行非常之事。陳慶之爲足以辦此。」）爾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効；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顥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乎？爲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况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容容，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爲桴筏，間以舟楫，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既遠，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爲筏，自馬渚西破石夜渡，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顥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慶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須髮爲沙門，聞行出汝陰，還建康。（胡氏曰：「慶之所以得免者，亦由嵩高水漲，追兵不急，於軍士死散之時，得以挺身逸去，否則必爲爾朱榮所擒矣。」）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顥自轅轅南出，至臨穎，從騎分散，臨穎縣卒江豐斬之，傳首洛陽。（按長子縣屬潞安府，河中渚，卽河陽三澗之一，在孟縣南，破石塢，在陝州東南，嵩高水，注言潁水，確甚。慶之所以順水至汝陰也。汝陰，今潁州府，轅轅山，在偃師縣，臨穎縣屬許州。）

九月，魏爾朱榮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旣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旣少，不可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爲平州刺史，鎮范陽。

二年春二月，萬俟醜奴侵擾關中，魏爾朱榮遣武衛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勍敵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榮悅，以爾朱天光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驃騎大將軍，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文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尙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蜀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尙少，淹留未進，榮怒，遣騎兵參軍劉貴乘驛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益之。三月，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菩薩僕射萬俟侖，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薩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菩薩隔水而語，稱揚國威。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水淺可涉之處，岳卽馳馬東出，賊以爲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橫岡，設伏兵以待之，賊半度岡東，岳還兵擊之，賊兵敗走。胡氏曰：「岳旣還兵擊賊，伏兵又發，故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俄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度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夏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天時將熟，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覘

侯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將兵五千，據險立柵。胡氏曰：「侯伏侯，虜三字姓。」其餘千人以下，爲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皆縱遣，諸柵聞之，皆降。胡氏曰：「唐末高仁厚平阡能等，亦用此術。」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真閔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因大呼，衆皆披靡，無敢當者。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胡氏曰：「萬俟醜奴，胡琛之將也。普通六年，破魏將崔延伯，其衆始盛。蕭寶寅，大通元年叛魏，至二年敗奔醜奴，及是皆平。」按雍治長安，北雍治華原，今耀州。岐州治鳳翔府，南岐州治兩當縣。赤水蜀賊，蜀人之在華州者也。武功縣在渭水北。平亭在涇州北，細川在靈臺縣。

萬俟醜奴既敗，自涇豳以西至靈州，賊黨皆降於魏，唯所署行臺萬俟道洛帥衆六千，逃入山中不降。時高平大旱，爾朱天光以馬乏草，退屯城東五十里，遣都督長孫邪利帥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潛與城民通謀，掩襲邪利，并其所部皆殺之。天光帥諸軍赴之，道洛出戰而敗，帥其衆西入牽屯山，據險自守。爾朱榮以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以詔書黜天光爲撫軍將軍，雍州刺史，降爵爲侯。天光追擊道洛於牽屯，道洛敗走入隴，歸略陽賊帥王慶雲。道洛驍果絕倫，慶雲得之甚喜，謂大事可濟，遂稱帝於水洛城，置百官，以道洛爲大將軍。秋七月，天光帥諸軍入隴，至水洛城，慶雲道洛出戰，天光射道洛中臂，失弓還走，拔其東城，賊併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渴乏，有降者言：「慶雲道洛欲突走。」天光恐失之，乃遣人招諭慶雲，使早降曰：「若未能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慶雲等冀得少緩，因待夜突出，乃報曰：「請俟明日。」天光因使謂曰：「知須水，今相爲小退，任取澗水飲之。」賊衆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士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胡氏曰：「此卽拒馬槍也。」）杜佑曰：「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縱橫安檢長丈，銳其端，以塞要路。」昏後繞城布

列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馳馬突出，遇槍馬各傷倒，伏兵起，即時擒之。軍士緣梯入城，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窮窘乞降。丙子，天光悉收其仗而阮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州皆降。步兵校尉宇文泰從賀拔岳入關，以功遷征西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彫弊，泰撫以恩信，民皆感悅。曰：「早遇宇文使君，吾輩豈從亂乎？」按涇，今涇州。豳，今慶陽府甯州。靈州，今屬甯夏府。原州，今固原州。牽屯，山在平涼縣隴隴山也。在平涼西，隆德靜甯界。略陽，今秦安縣。水洛城，在靜甯州。三秦，謂秦州、治天水，今秦州也。東秦，治杏城，今中部縣。南秦，治駱谷，今成縣之南。河，今河州。渭，今鞏昌府瓜，今安西州。涼，今涼州。鄯，今西甯府。

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鬪，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表者，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高歡爲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詣兆辭，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爲犄角之勢。兆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爲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胡氏曰：「爲歡起兵討爾朱，張本。」按晉州，今平陽府。蜀人徙居汾西，依山者曰山蜀。

十二月，高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欲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爲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是月，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保，無它慮。」遂行。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德歡，相與誓爲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井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凌暴。胡氏曰：「契胡，爾朱之種人也。」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

殺；（胡氏曰：「自破六韓拔陵、杜洛周之敗，其衆盡歸葛榮，皆六鎮人也。」）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胡氏曰：「詭爲遜辭，使兆不疑已。」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胡氏曰：「賀拔允字阿鞠泥。」兆以歡爲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胡氏曰：「魏改六鎮爲州，葛榮部衆皆六鎮人，故曰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一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汙人境內，請令就食山東。」胡氏曰：「并肆，冀定瀛相殷以太行常山爲限，并肆在山西，餘州皆在山東，歡欲引衆就食山東，正欲遠兆，得以從容收衆心，因之以起兵也。」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胡氏曰：「時爾朱兆與其羣從已構嫌隙，故紹宗以此言諷之。」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囚紹宗，趣歡發歡自晉陽出隘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來賜追，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度水，與歡坐幕下，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胡氏曰：「古之豪雄，推赤心置人腹中者，必其威望有以服其心，智力足以制其命，然後行之，以安反側，然亦未至如爾朱兆之輕率也。」）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爲旁人所構間，大家何忍復出此言？」（胡氏曰：「歡之此言，亦謬爲恭敬耳。」）兆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與敵，若英雄乘之而

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北雖驍勇，凶悍無謀，不足圖也。」（胡氏曰：「史言舉大事者，必審而後發。」）且日北歸營，復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歡衣，歡乃止。北隔水肆罵，馳遣晉陽，北腹心念賢，領降戶家屬別爲營，歡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殺之。士衆感悅，益願附從。（按：紇豆陵步審居河西，今阿拉善額魯特也。秀容卽忻州，晉陽今太原府，河謂汾河，太原在汾東也。平樂注言當作樂平，今樂平縣并入平定州。石鼓山在忻州陽曲川，今定襄縣。隘口在磁州襄垣縣，今屬潞安府。漳水在縣南。）

是歲，詔以陳慶之爲都督南北司等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慶之引兵圍魏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等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等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漕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按：梁北司州治義陽，南司州治安陸，今德安府。潁州今爲府。溱水在汝甯府。楚城在信陽州。）

三年，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鷄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鷄，執刺史元巖，乃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授甲，將十餘騎馳擊之。乾在城中，繩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敖曹馬稍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屯壺關，大王山六旬，乃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旨，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隘口。說歡曰：「爾朱酷逆，痛結神人，凡曰有知，孰不思奮。明公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下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悅，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諸李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胡氏曰：「殷州西山，廣阿之西山也。」）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券免責，鄉人甚敬之。時

盜賊盡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爲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一如言，賊皆避舍。及葛榮起，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櫨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卻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爲趙李所破。」（胡氏曰：「李氏趙郡之大姓，時號爲趙李。」）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弑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筆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客，未卽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僬僬，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輒洗，其人可知。」（胡氏曰：「以周公漢祖之事責歡也。」）還吾刺，勿通也。一門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耶。」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未，（胡氏曰：「高乾字乾邕。」）時乾已見歡，歡給之曰：「從叔輩，何肯來？」（胡氏曰：「歡與乾兄弟同出於勃海，故稱從叔。」）元忠曰：「雖羸，並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爲明公主人。」（胡氏曰：「魏冀州治信都，高乾邕兄弟據之，故云然。」）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一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胡氏曰：「史言高歡能收衆心，以傾爾朱。」）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營租米，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歡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以布裙，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赦曹乃與俱來。（胡氏曰：「赦曹以歡敘羣從子姪之禮，乃來，孰謂其羸？」）按冀州卽信都，殷州卽南趙郡，今隆平縣。趙郡卽趙州，滄州在冀殷二州東北，瀛州在滄西，幽又在瀛西，定在幽西，皆二州北境。



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助庸人，假妖術以惑衆，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厭，豈肯戮力致死？與吾兵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一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胡氏曰：「史言用兵不可徒信占驗而無方略。」又曰：「固城在中山城東北，安國城西南。」按據此在定州東北也。

六月，魏高歡將足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千，與歡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胡氏曰：「爾朱兆擅命并汾，此亦高歡僞爲兆符也。」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胡氏曰：「孫騰尉景旣爲鎮人請留，必又因其願留之情，扇動之於下，此當以意會也。」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皆號慟，聲震原野。歡乃諭之。胡氏曰：「先感動其心，而後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共推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笑。」胡氏曰：「高歡先立法制，以齊其衆，故能成大事。史言盜亦有道。」衆皆頓額曰：「死生唯命。」歡乃推牛饗士，庚申起兵於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帥衆救之。胡氏曰：「高乾預歡密謀，而使之救殷州，此不過使之誘禽爾朱羽生耳。」乾輕騎入見爾朱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胡氏曰：「高歡反謀非一日矣，及爾朱羽生授首，方言反決，蓋其初猶有疑李元忠高乾

鬻之心，元忠既舉兵逼殷州，乾鬻又斬羽生，歡乃深悉二人之心，而冀殷之勢已合，於是決反。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爾朱氏。魏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恃其彊，不以爲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元忠棄城奔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高歡。冬十月，爾朱兆出井陘，軍於廣阿，衆號十萬。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殺衛可孤，罪一也；天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爲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甯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邇，骨肉構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歡將與兆戰，而畏其衆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韶曰：「爾朱氏外亂天下，內失英雄心，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鬪，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辛亥，歡大破兆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按善無，今石玉縣。廣阿，今隆平縣。南趙郡治也。）

四年春正月，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歡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胡氏曰：「穴城下爲地道而未成，恐其土頽落，而不得究功，故施柱地道，旣成，乃焚其柱，故城陷入地。」）壬午，拔鄴擒劉誕，以楊愔爲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陵。三月丁丑，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爲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

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耶？」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爲合之衆，豈能爲敵？但能同心戮力，往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北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歡令封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紫陌，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煩更配也。」庚申，北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繫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北望見歡，遙責歡以叛已。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北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胡氏曰：「敬宗年號永安，故以稱之。」）歡曰：「我昔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耶？」（胡氏曰：「對兩軍發其陰謀，以正爾朱之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北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北等大敗，賀拔勝與杜德於陳降歡，北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胡氏曰：「謂紹宗諫北，使歡統州鎮兵，而北不用也。」）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北還晉陽，仲遠奔東郡。（按鄴卽相州，今臨漳縣，洹水在其南，紫陌在其東。）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參軍陽叔淵馳赴北中，簡閱敗卒，以次內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都長安，宜先內我，以爲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

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灤、陂、津，爲人所擒，送於椿所。椿使行臺長孫稚詣洛陽奏狀，別遣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爾朱彥伯時在禁直，稚於神虎門啓陳高歡，義功既振，請誅爾朱氏，節閔帝使舍人郭崇報彥伯，彥伯復狼走出，爲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闔闔門外。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尙近，悅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悅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秦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俱襲長安，秦帥輕騎爲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歡以岳爲關西大行臺，岳以泰爲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之。（按北中胡氏曰：「即北中郎府，在河橋北岸，灤陂津在其西。」）

丞相歡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夫人望，留之則爲腹心之疾。且吐萬人雖復敗走，（胡氏曰：「爾朱兆，字吐萬人。」）猶在并州，高王方內撫羣雄，外抗勅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爲城，黃河爲壘，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啓而不就徵。

五年。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守險隘，出入寇鈔，魏丞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都督寶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泰奄至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秦軍，驚走，追破之於赤嶺，衆並降散。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攜爾朱榮妻子及兆餘衆詣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兆之在秀容，左

右皆密通款於歡，唯張亮無啓疏，歡嘉之，以爲丞相府參軍。（按赤嶺嶺，卽離石山，在永甯州北。）

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耶？」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胡氏曰：「項羽不殺沛公，曹操之追劉備，桓元之降劉裕，類如此耳。有天命者，固非人之所能圖也。」）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知所屬。公若引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韓氏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爲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爲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刁侯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唯曹泥附於歡。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按雍，今西安府華縣，今同州府東華縣，疑卽今華州。岐，今鳳翔府南岐，今兩當縣。雍，今甯州原，今固原州。河，今河州。渭，今鞏昌府涇，今涇州。夏，今榆林府東夏，今延安府秦，今秦州。南秦，今成縣。梁，今漢中府南梁，今略陽縣。東梁，今安康縣。巴，今巴州。益，今成都府。東益，當爲西益，今廣元縣。此胡注所言二十州也。）

六年，春二月，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趙賁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胡氏曰：「曹泥附高歡，岳不從宇文泰之言，急於致討，蓋欲報高歡禽伊利之役耳，亦忿兵也。」）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既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雷紹

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衆以爲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卽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旣死，岳衆未有所屬。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不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衆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韓襄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一衆以爲一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旣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據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泰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令朔周帥衆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爲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尙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胡氏曰：一英雄之姿表，與其舉措，必有異乎人者，以侯景之凶狡，宇文泰一語折之，辭氣俱下，良有以哉。李密見唐太宗，不覺驚服，事亦類此。）遂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使景與散騎常侍張華原、義甯太守王基勞泰，泰不受，欲劫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毗至平涼，軍中已奉宇文泰爲主，魏主乃以泰爲大都督，卽統岳軍。（按水洛城在靜甯州西，彈箏峽在平涼縣河曲在靈州。）

宇文泰與侯莫陳悅書，賞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

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七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胡氏曰：「平涼在隴山之北，取道涇州東赴洛。」）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胡氏曰：「一言進兵討悅也。」）左傳曰：「詰朝相見。」（魏主問泰以「安秦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涼一藩不然，終爲後患。」原州刺史歸素爲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卽入據城門。高平令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爲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於平涼。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衆軍畢集，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夏四月，軍出木峽關，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卽降，泰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泰，請爲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泰，泰卽以弼爲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旣敗，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人，棄軍逃走，自乘驃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泰使原州都督賀拔穎追之，悅望見追騎，益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薛澄爲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卽剖賜將士。（按高平卽原州，今固原州，木峽關在其西南隴山之口也。略陽在秦安縣東上邽卽秦州。）

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叛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胡氏曰：「于謹間關兵中有年矣，今乃遇宇文氏，卒以功名自見，豈所謂知己者耶？抑際遇自有時也。然謹事廣陽王深，所陳策畫，不過隨時設變，今事宇文泰，則勉之以迎天子，而成興王之業，蓋知宇文泰之才足以有爲，所謂

量而後入也。」

六月，魏主下制書，數高歡罪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生死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胡氏曰：「江陵舊楚之郢都，在其界內。」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臺而動，中策也。舉三荆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宇文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楊椿與長史宇文側出關候接。胡氏曰：「候接，魏主也。」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勒兵南出，以高敖曹爲前鋒，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宏農，勝軍於汝水。胡氏曰：「賀拔勝，蓋出魯陽屯襄城界，僅越境而止耳。」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魏主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遂勅椿停行。椿歎曰：「頃榮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反濟趣并州。胡氏曰：「別道而進，示將擬高歡之後。」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胡氏曰：「以迎魏主也。」魏主使斛斯椿與長孫稚、王斌之、鎮虎牢、長孫子彥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鎮滑臺。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魏主遣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爲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魏主知之，斬怙。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款，不報。丙午，歡引軍渡河，魏主問計於羣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未決，斌之與椿爭權，棄椿還，給魏主云：「高歡兵已至。」丁未，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灑西南陽王別舍，鈔



門惠臻負靈持千牛刀以從。衆知魏主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賈湛亦逃歸。武衛將軍獨孤信單騎追魏主，魏主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魏主西奔長安，李賢遇於嶠中，已酉，歡入洛陽，舍於永甯寺，遣領軍婁昭等追魏主，請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棄城走。赦曹帥勁騎追魏主，至陝西，不及。魏主鞭馬長驚，糗漿乏絕，三二日間，從官唯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魏主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卽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羣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吏部尙書崔孝芬、都官尙書劉歊、度支尙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猷，間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奉門下事。歡推司徒清河王賈爲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尙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魏主，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詣陵廟，卿等功也。」魏主及左右皆流涕。秦備儀衛迎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虜，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魏主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爲宮，大赦，以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尙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尙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尙書毛遐、周惠達爲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按長壽津在滑臺東，石濟津在延津東北，宇文泰所謂一處得度，大事去矣是也。野王卽河內縣，河流在其南，洛口在河內西南，灋西則已至新安縣西，嶠中在永甯縣陝西陝州城西，湖城又在陝州靈寶西，今閿鄉縣，其西有稠桑驛，東陽驛在渭南縣。）

賀拔勝之在荊州也，表武衛將軍獨孤信爲大都督，東魏旣取荊州，魏以信爲都督三荊州諸軍事，尙書右

僕射，東南道行臺大都督，荊州刺史，以招懷之。蠻首樊五能，攻破淅陽郡，以應魏。東魏西荊州刺史辛纂，欲討之。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淅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少遣兵，則不能制，賊多遣，則根本虛弱，脫不如意，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可縱賊不討？」廣曰：「今所憂在心腹，何暇治疥癬？聞臺軍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使完壘撫民，以待之，雖失淅陽，不足惜也。」纂不從，遣兵攻之，兵敗，諸將因亡，不返城。民密召信，信至武陶，東魏遣恆農太守田八能，帥羣蠻拒信於淅陽，又遣都督張齊民，以步騎三千出信之後。信謂其衆曰：「今士卒不滿千人，首尾受敵，若還擊齊民，則土民必謂我退走，必爭來邀我，不如進擊八能，破之，齊民自潰矣。」遂擊破八能，乘勝襲穰城，纂勒兵出戰，大敗，還趣城，門未及闔，信令都督楊忠爲前驅，忠叱門者曰：「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生，何不避走？」門者皆散，忠帥衆入城，斬纂以徇，城中懾服。信分兵定三荆，居半歲，東魏遣高敖曹、侯景將兵奄至城下，信兵少不敵，與楊忠皆來奔。按三荆者，今魯山縣、南陽府、鄧州也。鄧在西，故曰西荊州。淅陽又在西，今淅川廳也。

大同元年，春正月，東魏大行臺尙書司馬子如，帥竇泰、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泰軍於霸上，子如與軌同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時修城未畢，梯倚城外，比曉，東魏人乘梯而入。刺史王羅臥尙未起，聞閣外匈匈有聲，袒身露髻，徒跣持白梃大呼而出，東魏人見之驚，卻罷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胡氏曰：「兵以氣勢爲用，兵之勇怯，恃主帥以爲氣勢。王羅勇於赴敵，而其左右又勇於戰，此其所以於不備不虞之中，而能卻敵也。」按此華州，非注所言鄜縣，乃今同州也。子如蓋聲言攻潼關，而潛師從蒲津濟爾，不然，未破潼關，何以至鄜縣之華州乎？魏太和十一年，以同州爲華州華山郡。

二月，東魏儀同三司婁昭等攻兗州，樊子鵠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守東平，昭攻拔之，遂引兵圍瑕丘，久不下，昭以水灌城，己丑，大野拔見子鵠計事，因斬其首以降。始，子鵠以衆少，悉驅老弱爲兵，子鵠死，各散走，諸將勸

婁昭盡捕誅之。昭曰：「此州不幸，橫被殘賊，跂望官軍，以救塗炭，今復誅之，民將誰訴？」皆捨之。（按東平郡，今范縣，瑕丘，今滋陽，以水以泗水也，在城東。）

三月，魏丞相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泰用武功蘇綽爲行臺郎中，居歲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乃擢綽爲著作郎。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胡氏曰：「意在問綽，不在觀漁。」）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胡氏曰：「初臥而聽，繼起而整衣危坐，又不覺膝之前席，蓋綽之言深，有以當泰心，久而愈敬也。」）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胡氏曰：「計帳者，計來歲課役之大數，以報度支；戶籍者，戶口之籍。」）後人多遵用之。（胡氏曰：「世有有爲之主，必有能者出爲之用，若謂天下無才，吾不信也。」）

二年，春正月，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塔涼州刺史普樂，劉豐，復叛，降東魏。魏人圍之，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東魏丞相歡，發阿至羅三萬騎，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魏師退，歡帥騎迎泥，及豐，拔其遺戶五千以歸。（胡氏曰：「高歡豈不欲與宇文爭靈州哉？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也。」）以豐爲南汾州刺史。（按水灌靈州，大河也。南汾州，今吉州。）

東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爲大行臺并州刺史，求入朝輔朝政，丞相歡不許；丞相主簿孫，孫爲之請，乃許之。

二月，丁酉，以澄爲尚書令，加領軍京畿大都督。魏朝雖聞其器識，猶以年少期之。既至，用法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肅。引并州別駕崔暹爲左丞，吏部郎親任之。司馬子如，高季式，召孫舉，劇飲醉甚而卒。丞相歡親臨其喪，子如叩頭請罪。歡曰：「卿折我右臂，爲我求可代者。」子如舉中書郎魏收，歡以收爲主簿。他日，歡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治文書，不如我意，司徒嘗稱一人謹密者爲誰？」季式以司徒記室陳元康對曰：「是能夜中聞書，快吏也。」召之一見，卽授大丞相功曹掌機密，遷大行臺都官郎。時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歡或出，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與功曹趙彥深同知機密，時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歡甚親之，曰：「如此人誠難得，天賜我也。」彥深名隱，以字行。

三年，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度河。魏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度，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霸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爲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薄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卽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薛孤延爲殿，一日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自商山轉關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綱等

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瓘走歸敖曹；敖曹以爲鄉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胄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戰拒之，仲遵傷口，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敖曹以杜弼爲洛州刺史，敖曹創甚，曰：「恨不見季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卽以季式爲濟州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衆，力戰全軍而還。（按廣陽，在今同州府。時竇泰猶在潼關，故宇文泰云然。小關，胡氏云：「在潼關之左，唐時謂之禁谷。」按今在關南一里，風陵度，在潼關大河北，馬牧津，在潼關廳南，上洛，今商州。）

九月，丞相歡將出兵拒魏，杜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爾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賊，令汝安甯，汝何爲疾之？」（胡氏曰：「史言高歡雜用夷夏，有撫御之術。」）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敖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敖曹在列，則爲之華言，敖曹返自上洛，歡復以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以司空侯景爲西道大行臺，與敖曹及行臺任祥、御史中尉劉貴、豫州刺史堯雄、冀州刺史万俟洛，同治兵於虎牢。

閏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恆農。歡右長史薛琚言於歡曰：「西賊連牟錢鏜，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竇矩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

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秦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秦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齋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秦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秦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寶，秦懷諫而來，所謂忿兵。」胡氏曰：「漢魏相曰：『爭恨細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羅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秦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覺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秦至，引兵會之，候騎告歡，軍且至，秦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秦從之，背水東西爲陳，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胡氏曰：「言欲盡死力戰，以決勝負。」譬如獬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溽，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旣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胡氏曰：「使斛律羌舉之計，行西魏殆哉。」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胡氏曰：「史言東魏將士皆恃衆輕敵，故敗。」兵將交，秦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擊之。胡氏曰：「一時東魏之師萃於左拒，于謹等與之合戰，李弼引右拒之騎兵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弼弟惲，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秦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秦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

去，營皆空矣。一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囊舵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胡氏曰：「沙苑之戰，宇文泰不敢乘勝追高歡，邯山之敗，歡不敢乘勝追泰，蓋二人者，智力相敵，足以相持，而不足以相斃也。」還軍涇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植柳一株，以旌武功。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敖曹聞歡敗，釋囚農，退保洛陽。按壺口山在吉州西南，沙苑在大荔縣南，接朝邑界。已酉，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戶間，賢自接檢收鎧仗，賊歛起，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王季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趣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荆，賀拔勝率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剗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郎中。西魏洛州治上洛，今商州，猗氏縣屬蒲州府。

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

引兵至城下，脩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脩義爲晉州刺史。（汾州，卽吉州。絳州，卽今絳州。洪洞縣，今屬平陽府。晉州，卽平陽府也。）

獨狐信至新安，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逼洛陽。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旣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獨狐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惟河東柳蚪在陽城，裴諷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諷之爲開府屬。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都督梁迥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泰以偉爲北徐州刺史，彥穆爲滎陽太守。（新安縣，屬河南府。大石嶺，在洛陽縣。南陽城，今登封縣。潁川，今許州。潁州，今長葛縣。廣州，今魯山縣。梁州，今開封府。）

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峰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爲：「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爲？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潁川，背城爲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峰乘勝逼之。祥退保苑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貴爲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爲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孝寬名叔裕，以字行。（陽翟，今禹州。苑陵，今新鄭縣。陽州，今宜陽縣。）

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衆近萬人，攻城剽野。十二月，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



內之郡，不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按濟州，今東昌府濮陽，在開州西南。陽平，今華縣也。）

四年。秋七月，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於金塘，太師歡帥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圍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尙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陣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弼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恆農。泰進軍灤東，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率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胡氏曰：「景置陳北據河橋者，慮兵有利鈍，先保固其北歸之路也。南屬邙山，可以見其兵多矣。景軍參用馬步，其置陳堅固，宇文泰以輕騎來，見其陳勢如此，斂兵不進可也。遽前合戰，亦屢勝而驕耳。」）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高永樂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胡氏曰：「言得其頭，西魏將以開國賞之也。」）追者斬其首去。歡聞之，如喪肝膽，杖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敖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萬俟普尊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

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歎名其所營地爲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和，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所在，皆棄其卒先歸。李虎、念賢等爲後軍，見信等退，卽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輒踏數人，陷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卻，祐徐引還。魏主至恆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恆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祐追及泰於恆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爲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敘。」泰留思政鎮恆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扶風公王羅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羅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闕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請「青雀等爲合，不能爲患」。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蟄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爲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

弊精銳尙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一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入咸陽，斬思慶，禽伏德，南度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嶠，不及而還。歡攻金塘，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塘而還。（穀城縣西臨穀水在今洛陽縣西。孝水在其城南，瀍水在洛陽縣東北，五龍渠，西河，陽南城。注云：「在河橋南岸。」）洛故城在孟縣南，洛陽北子城，古者城內有小城，卽子城，一曰金城，大城外城也。嶠卽二嶠，在永寧縣。

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爲防蠻都督，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爲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尙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爲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延孫以澄清伊洛爲己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婿京北韋法保爲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旣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修宮室，使外兵郎中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間道西走，與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卽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爲其長史楊伯蘭所殺。法保卽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恆誘魏邊民，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乃詐爲道恆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謀入遣之。琛管琛果疑道恆，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恆及琛。嶠瀾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恆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伊川郡今嵩縣北，華州在杏城。此猶韋孝寬之刺南兗州，蓋虛銜也。嶠卽嵩縣盧氏之山民也。廣州卽魯山縣，亦嶠州也。東洛州，河南府也。伏流，故縣在嵩縣西南百里，接盧氏內鄉二縣界，汝水所出也。孔城，防在洛陽縣南。張白塢在宜陽縣西北。陽州卽宜陽也。嶠，謂二嶠，瀾，謂

瀾池。玉壁城，在今稷山縣南十二里。有峭澗，所以保瀾；有玉壁，所以保蒲津關。

七年，魏丞相泰欲革易時政，爲疆國富民之法，大行臺度支尚書兼司農卿蘇綽，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泰甚重之，嘗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不得居官。東魏丞相歡，以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爲匹。魏自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相帥內徙，就食齊晉。歡因之以成霸業，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州郡，鞠爲茂草，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幽瀛滄青四州，傍海煮鹽，軍國之費，靡得周贍。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胡氏曰：「史言高歡於兵荒之餘，能紓民力。」）

九年，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出爲北豫州刺史。二月，以虎牢叛，降魏。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爲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灤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邙山爲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灤，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陣以待之。（胡氏曰：「歡欲堅陣以持之，待其疲渴而後戰，故云然。」）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耶？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並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齡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耶？」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

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于惠等爲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歎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少，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梁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梁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從傍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蹠，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于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馬，願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泰遂入關屯眉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過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尙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恆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是恆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泰求自貶，魏主不許，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文達力戰功多，泰欲以雍岐北雍三州

獲之，以州有優劣，使探奪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各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旣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啓丞相歡而罷之。（柏谷疑在洛陽縣西北。）

十一年夏六月，上遣交州刺史楊暕討李賁，以陳霸先爲司馬，命定州刺史蕭勃會暕於西江。勃知軍士憚遠役，因詭說留暕，暕集諸將問計。霸先曰：「交趾叛換，罪由宗室，遂使溷亂數州，逋誅累歲。定州欲偷安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當死生以之，豈可逗撓不進，長寇沮衆也？」遂勒兵先發，暕以霸先爲前鋒。至交州，賁帥衆三萬拒之，敗於朱鴛，又敗於蘇歷江口。賁奔嘉甯城，諸軍圍之。（定州、南定州也。今貴縣、朱鴛在交州西南，蘇歷江卽水經注之次一水，在朱鴛西，嘉甯城又在其西北，皆在今越南國中。）

卷二十四 通鑑梁紀

中大同元年，李賁復帥衆二萬，自獠中出屯典澈湖，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陳霸先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疲勞，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爲合，易爲摧殄，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應。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賁衆大潰，竄入屈獠洞中。（典澈湖注云：「當在新昌界。」無考。）

冬十月，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宰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胡氏曰：「於汾水上流決而移之，不使近城。」）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爾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士李業與孤虛法，聚

攻其北；北，天險也。（胡氏曰：「天險，自然之險也。」）孝寬掘長塹，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禽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胡氏曰：「鼓排吹之，火氣入地道，故敵人在其中者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及，莫不摧毀，無能禦者。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旣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並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又於城四面穿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胡氏曰：「高歡嘗用此術攻鄴，以擒劉誕，故復用之於玉壁。」）孝寬於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倉曹參軍祖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珽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苦攻，凡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共七萬人，共爲一家。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有星墜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庚子，解圍去。魏以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公。時人以王思墜爲知人。

魏大行臺度支尚書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爲己任。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間。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嘗謂「爲國之道，當受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諡，又乘宿昔相知之心，何爲而可？」尚書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步送出同州郭外。泰於車後酌酒言曰：「尚

嘗平生爲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與共定天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落於手。（武功縣屬乾州同州府時宇文泰營所在。）

大隋元年，春正月，東魏勃海王歡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可欺犯。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無問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皆不任用。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遇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由是文武樂爲之用。世子澄秘不發喪，唯行臺左丞陳元康知之。侯景自念己與高氏有隙，內不自安，辛亥，據河南叛，歸於魏。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懷朔，暴顯等，遣軍士二百人，載仗暮入西兗州，欲襲取之。刺史邢子才覺之，掩捕盡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由是景不能取。諸將皆以景之叛，由崔暹，澄不得已，欲殺暹，以謝景。陳元康諫曰：「今雖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澄乃止，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

秋九月，上命蕭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侯景犄角。癸卯，淵明軍於寒山，去彭城十八里，斷流立堰，待中羊侃監作堰，再旬而成。東魏徐州刺史太原王則嬰城固守，侃勸淵明乘水攻彭城，不從。諸將與淵明議軍事，淵明不能對，但云：「臨時制宜。」冬十一月，東魏大將軍澄，使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金門郡公潘樂爲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公但推赤心於斯人，景不足憂也。」乙酉，以紹宗爲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初，景聞韓軌來，曰：「噉猪腸兒，何能爲？」聞高岳來，曰：「兵精人。」凡諸將無不爲所輕者。及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救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耶？」澄以廷尉卿杜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要，胡氏曰：「杜弼臨發從軍，澄方問以政事之要，蓋弼在歡府，夙有聲稱，故問之也。」可爲戒者，使錄一二條。弼請口陳之，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



一人使天下之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紹宗帥衆十萬據蒙屯峴，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且曰：「又勸出戰，亦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丙午，紹宗至城下，引步騎萬人攻潼州刺史郭鳳，營矢下如雨，淵明不能起，命諸將救之，皆不敢出。北兗州刺史胡貴孫謂譙州刺史趙伯超曰：「吾屬將兵而來，本欲何爲？今遇敵而不戰乎？」伯超不能對。貴孫獨帥麾下與東魏戰，斬首二百級。伯超擁衆數千，不敢救。初，侯景常戒梁人曰：「逐北不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衆不能支，一一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東魏兵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爲信，爭共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及貴孫、伯超等皆爲東魏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郭鳳退保潼州。紹宗進圍之。十二月甲子朔，鳳棄城走。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豈教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托關隴，依憑姦僞，逆主定君臣之分，僞相結兄弟之親。」胡氏曰：「謂侯景先降西魏也。」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胡氏曰：「謂侯景不見容於西魏也。」以金陵逍遙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孰圖身。」胡氏曰：「此以下皆言侯景歸梁之心迹。孰，古熟字通。言進孰熟之辭於梁，以爲容身之圖。」而僞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鄰好，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黃雀而忘深窵，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偏覆不掉，狼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疊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爲臣，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獲禍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彼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蕩舟稱力，年旣老矣，耄又及之，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胸，謬治清淨。」胡氏曰：「此數語曲盡帝之心事。」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豎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殼，無救府藏之虛，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鵲蚌相持，我乘其弊。」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侯景圍

譙城不下，退攻城。父拔之。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闔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大將軍澄待之甚厚。紹宗引軍擊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士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爲欲送客，爲欲定雌雄耶？」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陳。景閉壘，俟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兵遂敗。（胡氏曰：「被短甲執短刀，入敵陳力戰，此必死之兵也。紹宗之敗，不亦宜乎？其後景用此以敵陳霸先，亦此術耳。惟陳堅不可破，是以一敗不能復振，卒以走死。」）紹宗墜馬，劉豐生被傷，潁州刺史張遵業爲景所擒。紹宗、豐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者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二人軍於水北，光輕騎射之。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勦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度水南，慕容紹宗教汝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胸，光易馬隱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斬而捨之。光走入譙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開府儀同三司段韶夾渦而軍，潏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出而卻走，草溼火不復然。景與紹宗相持數月，景食盡，司馬世雲降於紹宗。（胡氏曰：「至是則侯景潰敗之形成矣。」按寒山在銅山縣東南，橐駝峴疑在銅山縣西北。潼州在睢甯縣。譙州治渦陽城，卽今蒙城縣。城父聚在其西北。）

二年 春正月己亥，慕容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侯景。景誑其衆曰：「汝輩家屬已爲高澄所殺。」衆信之。

紹宗遙呼曰：「汝輩家屬並完若歸，官動如舊。」被髮向北斗爲誓。景士卒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帥所部降於紹宗。景衆大潰，爭赴渦水，水爲之不流。景與腹心鼓騎自破石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陣詬之曰：「跛奴欲何爲耶？」景怒，破城殺詬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胡氏曰：「人臣苟有才，必養寇以自資。東魏之世，彭樂慕容紹宗同一轍耳。」）景旣敗，不

知所適；時鄴陽王範除南豫州刺史，未至，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爲嚮導。景夜至壽陽城下，黯以爲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敕，不敢開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黯懦而寡智，可說下也。」乃遣壽陽徐思玉入見，黯遂開門納景。景遣其將分守四門。朝廷聞景敗，未得審問，太子詹事何敬容詣東宮敬容曰：「得景遂死，深爲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太子於元圃自講老莊，敬容謂學士吳孜曰：「昔西晉祖尙元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甲寅，景遣儀同三司于子悅馳以敗聞，併自求貶削。優詔不許。乙卯，卽以景爲南豫州牧，本官如故；更以鄴陽王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光祿大夫蕭介上表諫曰：「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救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卓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矣。侯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遠，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比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國，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辰，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乎？事迹顯然，無可致惑。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朝政，但楚襄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著尸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南豫州，今壽州。合州，今合肥。）

二月，東魏旣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大將軍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朝廷未之許。澄謂貞陽侯淵明曰：「先

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奉爲魏主，井及先王，此乃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信，致此紛擾；知非梁主本心，當是侯景扇動耳。宜遣使諮論，若梁主不忘舊好，吾亦不敢違先王之意；諸人並卽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乃遣省事夏侯辯奉啓於上，稱：「勃海王宏厚長者，若更通好，當聽淵明還。」上得啓流涕。胡氏曰：「此所謂婦人之仁也。帝於是墮高澄術中矣。」與朝臣議之。右衛將軍朱異、御史中丞張綰等皆曰：「靜寇息民，和實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命貞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胡氏曰：「侯景之反覆，何容蕭介知之？高澄之姦詐，傅岐知之？梁朝非果無人也，武帝不能決擇而用之耳。」異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異言，賜淵明書曰：「知高大將軍禮汝不薄，省啓甚以慰懷，當別遣行人，重敦鄰睦。」僧辯還過壽陽，侯景竊訪知之，搆問具服，乃寫答淵明之書，陳啓於上。景又致書於朱異，餉金三百兩，異納金而不通其啓。胡氏曰：「史言朱異昧利而不顧患。」己卯，上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學隙已深，仰憑威靈，期雪讎恥，今陛下復與高氏連和，使臣何地自處？乞申後戰，宣暢皇威。」上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今高氏有使求和，朕亦更思偃武，進退之宜，國有常制，公但清淨自居，無勞慮也。」景又啓曰：「臣今蓄糧聚衆，秣馬潛戈，指日計期，克復趙魏，不容軍出無名，故願以陛下爲主耳。今陛下棄臣遐外，南北復通，將恐微臣之身，不免高氏之手。」胡氏曰：「景言至此，辭意迫切，獸窮則搏，能無及乎？」上又報曰：「朕爲萬乘之主，豈可失信於一物？想公深得此心，不勞復有啓也。」景乃詐爲鄴中書，求以貞陽侯易。景上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詳，且百戰之餘，甯肯束手就繫？」謝舉朱異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上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賣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胡氏曰：「景之反謀，彰灼如此，梁之君臣若罔聞

知其亡宜矣。」

夏四月，東魏遣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大都督劉豐生等，將步騎十萬，攻魏王思政於潁川；思政命臥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四面陵城，思政選驍勇開門出戰，岳兵敗走。岳更築土山晝夜攻之，思政隨方拒守，奪其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

秋八月，鄱陽王範密啓侯景謀反，時上以邊事專委朱異，動靜皆關之，異以爲必無此理。上報範曰：「景孤危，寄命譬如嬰兒，仰人乳哺，以此事勢，安能反乎？」範重陳之曰：「不早翦撲，禍及生民。」上曰：「朝廷自有處分，不須汝深憂也。」範復請以合肥之衆討之，上不許。朱異謂範使曰：「鄱陽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自是範啓異，不復爲通。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異曰：「景數百叛虜，何能爲？」救以使者付建康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戊戌，景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異爲名，異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異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異曰：「外間謗讒，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恤入言？」岐謂人曰：「朱彥和將死矣，特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之鑿，其能久乎？」景西攻馬頭，遣其將宋子仙、東攻木柵，執戍主曹瓌等，上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折箠答之。」（胡氏曰：「此卽朱異謂景數百叛虜，何能爲之說也。君驕昏而臣貪昧，禍至不懼，以自取敗亡。」）敕購斬景者，封三千戶公，除州刺史。以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諸軍，以討景。九月，景聞臺軍討之，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彼衆我寡，必爲所困，不如棄淮南，決志東向，帥輕騎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拙速，宜卽進路。」景乃留外弟王顯貴守壽陽。癸未，許稱遊獵出壽陽，人不之覺。冬十月，庚寅，景揚聲趣合肥，而實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庚子，詔遣甯遠將軍王質，帥衆三千巡江防遏。景攻歷陽太守莊鐵，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

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乃留儀同三司田英、郭駱守歷陽，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江上鎮戍，相次啓聞，上問討景之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爲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菽，密以濟景。景將濟，慮王質爲梗，使謀視之。會臨川太守陳昕啓稱：「采石急須重鎮，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上以昕爲雲旂將軍，代質戍采石。徵質知丹陽尹事。質去采石而昕猶未下，諸謀告景云：「質已退。」景使折江東樹枝爲驗，謀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己酉，自橫江濟於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朝廷始命戒嚴。景分兵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竇。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欲於下流邀景。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與其徒先潰走。子一收餘衆，步還建康。太子見事急，戎服入見上，稟受方略。上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內外軍事悉以付汝。」太子乃停中書省，指授軍事。物情惶駭，莫有應募者。朝廷猶不知臨賀王正德之情，命正德屯朱雀門，甯國公大臨屯新亭，太府卿韋黯屯六門，繕修宮城，爲受敵之備。己酉，景至慈湖，建康大駭。御街人更相劫掠，不復通行。赦東西冶，尙方、錢署及建康繫囚，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利器都督城內諸軍事，以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南浦侯推守東府，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始興太守元貞守白下。韋黯與右衛將軍柳津等分守宮城諸門，及朝堂、攝諸寺、庫公藏錢，聚之德陽堂，以充軍實。庚戌，景至板橋，遣徐思玉來求見上，實欲觀城中虛實。上召問之，思玉出，景啓言：「异等弄權，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异甚慚悚。上遣中書舍人賀季勞景於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進曰：「朱异等亂政，除姦臣耳。」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

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搨，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辛亥，景至朱雀桁南，太子以臨賀王正德守宣陽門，東宮學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門，帥宮中文武三千餘人管桁北。太子命信開大桁以挫其鋒，正德曰：「百姓見開桁，必大驚駭，可且安物情。」太子從之。俄而景至，信與帥開桁始除一船，見景軍皆著鐵面，退隱於門。信方食甘蔗，有飛箭中門柱，信手甘蔗應弦而落，遂棄軍走。南塘游軍沈子睦、臨賀王正德之黨也，復閉桁度景。太子使王質將精兵三千援信，至領軍府遇賊，未陳而走。正德帥衆於張侯橋迎景，馬上交揖，既入宣陽門，望闕而拜，獻欬流涕。隨景渡淮，景軍皆著青袍，正德軍並著絳袍，碧裏，既與景合，悉反其袍。景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一衆乃小安，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奔京口，謝禧、元貞、乘白下走。津主彭文粲等以石頭城降景，景遣其儀同三司于子悅守之。壬子，景列兵繞臺城，旛旂皆黑，射啓於城中曰：「朱異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若誅朱異等，臣則斂轡北歸。」上問太子：「有是乎？」對曰：「然。」上將誅之，太子曰：「賊以異等爲名耳，今日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上乃止。景繞城旣匝，百道俱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侃使擊門上爲窾，下水沃火。太子自捧銀鞍往賞戰士，直閣將軍朱思帥戰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方滅。賊又以長柯斧斫東掖門，門將開，侃擊扇爲孔，以槊刺殺二人，斫者乃退。景據公車府，正德據左衛府，景黨宋子仙據東宮，范桃棒據同泰寺。景取東宮妓數百，分給軍士，東宮近城，景衆登其牆，射城內。至夜，景於東宮置酒奏樂，太子遣人焚之，臺殿及所聚圖書俱盡。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作尖頂木驢，石不能破。胡氏曰：「杜佑曰：『以木爲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闊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溼牛皮蒙之，人蔽其下，鼻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用以攻城，謂之木驢。』」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俄盡。胡氏曰：「杜佑曰：『燕尾炬，縛葦草爲之，分爲兩歧，如燕尾狀，以油

蠟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侃之作雉尾炬也，施鐵鏃，以油灌炬，擲驢上焚之。」景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整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景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絕內外，又啓求餘宋昇等。城中亦射賞格出外，曰：「有能送景首者，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昇與張紹議出兵擊之，上問侃。侃曰：「不可。今出入若少，不足破賊，而徒挫銳氣。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昇等不從，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鸞爲景所獲，執至城下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鸞曰：「久以汝爲死矣，猶在耶？」引弓射之。景以其忠義，亦不之殺。莊鐵慮景不克，託稱迎母，與左右數十人趣歷陽，先遣書給田英、郭駘曰：「侯王已爲臺軍所殺，國家使我歸鎮。」駘等大懼，棄城奔壽陽。鐵入城不敢守，奉其母奔尋陽。十一月，戊午朔，刑白馬，祀蚩尤於太極殿前，臨賀王正德，卽帝位於儀賢堂，大赦，改元正平，以景爲丞相，妻以女。於是景營於闕前，分其兵三千人攻東府，南浦侯推拒之，三日不克。景自往攻之，矢石雨下，宣城王防閣許伯衆潛引景衆登城。辛酉，克之，殺南浦侯，推及城中戰士三千人，載其尸聚於杜姥宅。遙語城中人曰：「若不早降，正當如此。」景聲言：「上已晏駕，雖城中亦以爲然。壬戌，太子請上巡城，上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譟流涕，衆心纔安。江子一之敗還也，上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誓當碎首以贖前罪，不死闕前當死闕後。」乙亥，子一啓太子，與弟尙書左丞子四、東宮主帥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賊伏兵不動。子一呼曰：「賊輩何不速出？」久之，賊騎出，夾攻之。子一徑前引槊刺賊，從者莫敢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兄俱出，何面獨還？」皆免胄赴賊子四中，槊洞胸而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絕。景初至建康，謂朝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離沮，景恐授兵四集，一旦潰去，又食石頭常平諸倉，既盡，軍中乏食，乃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



升至數萬錢，人相食，餓死者十五六。乙丑，景於城東西起土山，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王已下，皆親負土執畚鍤於山上，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募敢死士二千人，厚衣袍鎧，謂之「僧騰客」。分配二山，晝夜交戰不息。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胡氏曰：「景自瀘陽之敗，南走馬頭，此當塗之馬頭郡也。在東，今自壽陽西攻馬頭，壽州之馬頭戍也。在西，木橋在荆山西。」按譙州，南譙州也。今滁州丹陽郡，今江甯縣南九十里小丹陽也。慈湖在太平府東北四十里，板橋在慈湖東北四十里南塘，疑今江甯城西南之莫愁湖。）

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聞景圍臺，賊丙寅戒嚴，移檄所督 湘州 刺史 河東王譽，雍州 刺史 岳陽王督，江州 刺史 當陽公大心，鄧州 刺史 南平王恪等，發兵入援。朱異遣景書爲陳禍，福景報書並告城中士民，以爲：「梁自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試觀今日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何得之？僕所以趣赴闕庭，指誅權倖，非傾社稷。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

長江 天險，二曹所歎，吾一葦航之，日明氣淨，自非天人允協，何能如是？幸各三思，自求元吉。」

已，湘東王繹遣司馬吳暉，天門太守樊文皎等，將兵發江陵。陳所爲景所擒，景與之極飲，使昕收集部曲，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儀同三司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帥所部襲殺王偉，宋子仙，詣城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上大喜，敕鑄銀券賜桃棒曰：「事定之日，封汝河南王，卽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

太子恐其詐，猶豫不決，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太子召公卿會議，朱异傳岐曰：「桃棒降必非謬，桃棒旣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

太子終不能決，桃棒又使昕啓曰：「今止將所領五百人，若至城門，皆自脫甲乞朝廷開門，賜容事濟之後，保擒侯景。」太子見其懇切，愈疑之。俄而桃棒爲部下所告，景拉殺之。陳所不知，如期而出，景邀得之，逼使射甯 城中曰：「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衷甲隨之，昕不肯，期以必死，乃殺之。邵陵王綸行至鍾離，聞景已

渡采石，綸晝夜兼道，旋軍入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窮者什一二。遂帥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永安侯確、安南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等，步騎三萬自京口西上。景遣軍至江乘，拒綸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路，必與賊遇，不如徑指鍾山，突出廣莫門，出賊不意，城圍必解矣。」綸從之。夜行失道，迂二十餘里。庚辰，旦營於蔣山。景見之大駭，悉送所掠婦女珍貨於石頭，具舟欲走，分兵三道攻綸。綸與戰破之。時山巔寒雪，乃引軍下愛敬寺。景陳兵於覆舟山北。乙酉，綸進軍元武湖側，與景對陳不戰。至暮，景更約明日會戰。綸許之。安南侯駿見景軍退，以爲走，卽與壯士逐之。景旋軍擊之，駿敗走。趣綸軍。伯超望見，亦引兵走。景乘勝追擊之，諸軍皆潰。綸收餘兵近千人，入天保寺。景追之，縱火燒寺，綸奔朱方。士卒踐冰雪，往往墜足。景悉收綸輜重，生擒大春等而還。丙戌，景陳所獲綸軍首虜，錯仗及大春等於城下，使言曰：「邵陵王已爲亂兵所殺。」霍俊獨曰：「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其背，俊辭色彌厲。景義而釋之。是日晚，鄱陽王範遣其世子嗣與西豫州刺史裴之高、建安太守趙鳳舉各將兵入援，軍於蔡洲，以待上流諸軍。範以之高督江右援軍事。景悉驅南岸居民於水北，焚其廬舍，大街已西掃地俱盡。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鎮鍾離，上召之入援。正表託以船糧未集，不進。景以正表爲南兗州刺史，封南郡王。正表乃於歐陽立柵，以斷援軍。帥衆一萬，聲言入援，實欲襲廣陵。密書誘廣陵令劉詢，使燒城爲應，詢以告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十二月，會理使詢帥步騎千入，夜襲正表，大破之。正表走還鍾離，詢收其兵糧歸，就會理，與之入援。癸巳，侍中都官尙書羊侃卒。城中益懼。景大造攻具，陳於闕前。大車高數丈，一車二十輪。丁酉，復進攻城，以蝦蟆車運土填塹。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將步騎一萬入援。建康庚子，發公安繹，又遣竟陵太守王僧辯將舟師萬人，出自漢川，載糧東下。方等有俊才，善騎射，每戰親犯矢石，以死節自任。胡氏曰：「爲人臣子，固當以身許國，然存其身者，所以存國也。兩陳相向，勝負未分，危機交急，親犯矢石，以帥厲將士，可一用之耳，豈可以爲常哉？方等以死節自任，以親犯矢石爲常，此其所以

敗死於湘川也。若方等者，謂之必死之將可也。若論臣子大節，則全其身以全國家，斯得謂之忠孝矣。」（壬寅，景以火車焚臺城，東南樓材官吳景，有巧思，於城內構地爲樓，火纒滅，新樓卽立，賊以爲神，賊因火起，潛遣人於其下穿城，城將崩，乃覺之。吳景於城內更築迂城，狀如卻月以擬之，兼擲火，焚其攻具，賊乃退走。太子遣洗馬元孟，恭將千人，有大司馬門出，孟恭與左右奔降於景。己酉，景土山稍逼城樓，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外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單二土山，景衆見飛橋，趨出，崩騰而走，城內擲雉尾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積死於城下。胡氏曰：「死於城下者，豈真賊哉？侯景驅民以攻城，以其黨迫威於後，攻城之人，退則死於賊手，進則死於矢石，嗚呼！積死於城下者，得非梁之赤子乎？」乃棄土山不復修，自焚其攻具。材官將軍宋嶷降於景，教之引元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爲洪流。上徵衡州刺史韋粲爲散騎常侍，以都督長沙、歐陽、潁、監州事，還至廬陵，聞侯景亂，粲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出橫江，粲就內史劉孝儀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豈可輕信人言，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官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 大心，遣使邀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藩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接應，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至南州，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渡仲禮。丙辰夜，粲仲禮及宣猛將軍李孝欽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南陵太守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王遊苑。粲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之高，自以年位，取居其下，議累日不決。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實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德，豈應復挾私情，以

沮大計，祭請爲轄軍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楯？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爲大都督，宣城內史楊白華，遣其子雄，將郡兵繼至，援軍大集，衆十餘萬，緣淮樹柵，景亦於北岸樹柵以應之。之高與弟之橫，以舟師一萬屯張公洲，景囚之高弟姪子孫，臨水陳兵，連鏢列於陳前，以鼎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再發皆不中。景帥步騎萬人於後，緒挑戰，仲禮欲出擊之。祭曰：「日晚我勞，未可戰也。」仲禮乃堅壁不出，景亦引退。丙辰晦，仲禮夜入祭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祭頓青塘。祭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所必爭，頗憚之。仲禮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兵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允助之。（黃城大路，疑龍潭驛路也。徑指鍾山，則由其南繞青龍山北行，廣漢門北門也。朱方即丹徒縣。鍾離在今鳳陽縣東。歐陽，今儀徵縣南一飲港。公安縣屬荊州府。漢口自漢川出江也。大司馬門臺城南門。廬陵縣屬吉安府。湓城在九江府江北岸。南洲，太平府也。張公洲，即蔡洲，在今江甯府城西南，北河口江中。後褚，胡注云：「在中興寺前。」按中興寺，在新亭，則近今沙洲圩也。青塘，胡注云：「青溪塘。」一則今城內八府塘，然非石頭中路矣。存參。）

三年 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霧，章祭軍迷失道，北及青塘，夜已過半，立柵未定；侯

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祭，祭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允以舟師截其後。叔允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祭營，左右牽祭避賊，祭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仲禮將及景而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於淖，賊聚稍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窟，吮，瘡，斷血，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仲禮亦氣索，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 大連，新淦公 大成等，自東道並至。庚申，列營於桁南，亦推柳仲禮爲大都督。甲子，湘東世子 方等及王 留，辯，軍，至，已，

太子遷居永福省。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繫以長繩，寫救於內，放以從風，冀達衆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爲厭勝，射而下之。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爲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爲直閣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徽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渡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文皎戰死。遷仕遁還。仲禮神情傲很，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卽縱兵剽掠。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尙書省爲薪，徹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軍士無脰，或煮鹽薰鼠捕雀而食之，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鈔掠無所獲。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未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僞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軍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修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太子以城中窮困，自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宜且許其和，更爲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胡氏曰：「太子綱疑范桃棒之來降，而信侯景之請，和何其昧也。」）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并求宣城王暕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官宮，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卻援軍。」

耳，我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爲質？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爲侍中，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瑒與于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歃血爲盟。既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恐南軍見驕。」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庚子，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瑒合衆三萬，至於馬印洲。景慮其自白下而上，啓云：「請北軍聚還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卽勸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乙卯，景又啓曰：「適有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及譙州，俟得壽陽卽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旣在南岸，須於京口渡江。」庚戌，景又啓曰：「永安侯確直閣趙威方類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卽當引路。」上遣吏部尚書張綰召確，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旣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一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那那得辭？」確意尙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持其首去。」伯超揮刀眈確曰：「伯超識君侯，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胡氏曰：「景凡所請上，父子無不從，求以卻其攻，乃所以速其攻也。」上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廚蔬茹皆絕，乃食雞子。綸因使者暫通，上雞子數百枚，上手自料簡，歔歔哽咽。湘東王繹軍於鄂州之武城，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信州刺史桂陽王暕軍於西峽口。託云：「俟四方援軍。」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贲，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陸，食子未下。贲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贲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渡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奈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蒺首橋在今江甯甯管內。江右四州，註謂「南豫、西豫、合光二州。」按南豫州

今壽州也。西豫州，今安慶府也。合州，今廬州府。光州，今光州也。馬卬洲，今江甯府城北觀音門大洲。江潭苑，在今江甯城西南西善橋。武口，今黃岡縣之陽邏堡。青草湖，在洞庭湖南。西峽口，卽夔州府東江口。此言侯景之禍，朱異及簡文召之。

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退，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闈，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遂上啓陳帝十失，上覽啓，且慚且怒。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爛汁滿溝，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惟聚妓妾，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駸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戊午，南康王劄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進軍。旣而鴉仁等曉猶未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伯超望風退走。胡氏曰：「寒山之敗，元武湖側之敗，及此時之敗，皆趙伯超爲之也。」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俊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俊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効。」俊發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俊曰：「負恩忘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沈俊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耶？」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闕前水，（胡氏曰：「石闕前水，景決元武湖以灌城者也。」）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蒲飲，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勳、熊曇朗恨之。丁卯夜，向曉，勳、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卻。乃排

闖入啓上，云：「城已陷。」上安臥不動，曰：「猶可一戰乎？」確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

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劉豐生建策，堰涪水以灌之；城多崩頽，岳悉衆分休迭進。（胡氏曰：「言分兵爲十數部，甲休則乙進，乙休則丙進，逮至癸休，則甲復進矣。如是則攻者得番休，而應者不勝其勞矣。」）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而炊。太師宇文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有長社以北，皆爲陂澤，兵至獲，不得前。東魏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城上人以長鈞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上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時潁川治長社，今長葛縣，涪水在其北。）

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爲功。」澄從之，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六月，長社城中無鹽，人病饑，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齋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遣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州爲鄭州，禮遇思政甚重。西閭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



太師泰，并致書於浙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泰，具以啓聞。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諳，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胡氏曰：「史言宇文泰不求廣地之名，而審計利害之實。」

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受高祖密詔徵兵，以湘東王繹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並加位號。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癸丑，益殺正德。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爲王。景仲由是附景，陰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朝廷遣曲陽侯勃爲刺史，軍已頓朝亭。」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益於閣下，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鎮廣州，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南海今廣州府。朝亭據注在廣州府東北三十里。

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繹疑僧辯觀望，案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耶？今日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悶絕久之方蘇，卽送獄。泉震怖不敢言，僧辯毋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伐湘州。八月己亥，泉軍於石椁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於橘洲，戰及溺死者萬餘人。譽退保長沙，泉遂引軍圍之。譽遣人告急於岳陽王督，督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二萬騎二

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爲城中都督。乙卯，督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督軍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顛有舊，密邀之。乙丑，顛與兄爰，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部降於繹。繹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大寶，奉督母龔，保林，登城拒戰，督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澗水，不可勝紀。張纘，病，足督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爲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督至襄陽，岸，奔，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燾。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爲都督，數，泉，十，罪，命，舍，人，羅，重，權，與，僧，辯，偕，行，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曰：「鮑，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權，宣，令，鎖，之，牀，側，泉，爲，啓，自，申，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湘州，今，長，沙，府，竟，陵，今，安，陸，府，信，州，今，夔，州，府，石，棹，寺，在，長，沙，府，北，橘，洲，在，其，西，南，東，對，長，沙，城，新，興，橋，立，於，荆，州，注，云，杜，顛，蓋，領，新，興，郡，而，從，軍，在，襄，陽，也。」澗水，卽，建，陽，河，出，荆，門，州，而，注，江，陵，長，湖，廣，平，僑，郡，在，新，野，縣，西。）

吳興，兵力，寡，弱，張，嶷，書，生，不，閑，軍，旅，或，勸，嶷，效，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鑿，嶷，歎，曰：「袁，氏，世，濟，忠，貞，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二，耳。」九，月，癸，丑，朔，子，鑿，軍，至，吳，興，嶷，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鑿，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嶷，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爲，幸。」景，猶，欲，全，其，一，子，嶷，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并，殺，沈，浚。（吳，興，今，湖，州，府，吳，郡，今，蘇，州，府，張，嶷，死，節，文，臣，之，軌，範，也，惜，不，能，陳，力，就，列，耳。）

十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偁，等，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猶，不，能，克，君，以，區，區，之，衆，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未，若，且，留，始，興，遙，張，聲，勢，

保泰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度江，即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胡氏曰：「元蘭，謂元景仲及蘭裕也。」〕今京都覆沒，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

簡文帝大寶元年，陳霸先發始興至大庾嶺，蔡路養將二萬人，軍於南野，以拒之；路養妻姪蘭蕭摩訶，年十三，單騎出戰，無敢當者。杜僧明馬被傷，霸先救之，授以所乘馬，僧明上馬復戰，衆軍因而乘之，路養大敗，脫身走。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南野縣，今南安府。）

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灤頭，獲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衆。馬岫以安陸別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於是漢東之地，盡入於魏。二月，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督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旆北。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略爲質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爲封梁，以安陸爲界，請同附庸，並送質子，貿還無承敦鄰睦。」忠乃還。（安陸，今德安府安陸縣也。灤頭，今安陸鎮名。石城，今鍾祥縣。岳陽王督，以湘東之逼，故入魏爲附庸。魏使楊忠救之，故繹云然。建北，即建陽河之北。）

侯景遣任約于慶等帥衆二萬攻諸藩，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况於手足肱支，豈可相害？今社稷危取，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贖，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惟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弟若陷洞庭，不戰兵刃，雍州疑

追，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一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且曰：「督引楊忠來相侵逼，頗違談笑，用卻秦軍。曲直有在，不復自陳。臨湘且平，幕便卽路。」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時綸不受江州之讓，而兵西上也。）

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相與入山谷江湖，采草根木葉菱芡而食之，所在皆盡。死者蔽野，富室無食，皆爲面鵠形，衣羅綺，懷珠玉，俯伏牀帷，待命聽終，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邱隴焉。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盡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每戰勝，專以焚掠爲事，斬刈人如草芥，以資戲笑，由是百姓雖死，終不附之。（此梁武之信佛，朱异之謀國致之也。）

初，燕王宏奔高麗，使其族人馮業，以三百人浮海奔宋，因留新會，自業至，孫融世爲羅州刺史，融子寶，爲高涼太守。高涼洗氏，世爲蠻酋，部落十餘萬家，有女多籌略，善用兵，諸洞皆服其信義，融聘以爲寶婦。融雖累世爲方伯，非其土人，號令不行。洗氏約東本宗，使從民禮，每與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雖親戚無所縱舍，由是馮氏始得行其政。六月，高州刺史李遷，據大鼻口，遣使召寶，寶欲往。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應召太守，必欲詐君共反耳。」寶曰：「何以知之？」洗氏曰：「刺史被召援臺，乃稱有疾，鑄兵聚衆，而後召君，此必欲質君以發君之兵也。願且無往，以觀其變。」數日，遷果反，遣主帥杜平虜將兵入儼石城，角梁以逼南康，霸先使周文育擊之。洗氏謂寶曰：「平虜驍將也，今入儼石，與官軍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爲也。君若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卑辭厚禮告之，曰：『身未敢出，欲遣婦參。』彼聞之，必喜而無備。我將千餘人，步擔雜物，唱言輸賂，得至柵下，破之必矣。」寶從之。遷果不設備，洗氏襲擊，大破之。遷走保甯都。文育亦擊走平虜，據其城。洗氏與霸先會於儼石，遣寶曰：「陳都督非常人也，甚得衆心，必能平城，君宜厚資之。」湘東王暉以霸先爲豫州刺史，領豫章刺史。（新會縣屬廣州府羅州，今化州。高涼，今陽江縣。大鼻口，在江西吉安府城南二十里。儼石卽儼江之十八

灘，自瀾州至萬安，江中多大石，故名瀾石。魚梁城，在萬安縣南五里。瀾州府，即古南康郡也。時霸先城崎頭而居之，在大庾縣東。按遷仕在州句，人多疑之。顧氏祖禹謂：「李遷仕及馮寶，皆奉命授臺，其軍皆至江西境內，遷仕中道作亂，故寶妻洗氏得以迅速成功。曾見古本陳書，遷仕在柵，無能爲也。俗本訛柵爲州，遂啓後人之疑。」

魏宇文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庸調一切蠲之。胡氏曰：「唐府兵之法，本諸此。凡受田之丁，歲輸粟，謂之租，隨鄉所出，每丁歲輸絹、綾、絁布、綿、麻，非蠶鄉，則歲輸銀，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糈，六家供之，合爲一府。每府一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廣陵王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闔而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

二年正月，庚戌，湘東王繹遣護軍將軍尹悅、安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將兵二萬，自江夏趣武昌，受徐文盛節度。三月，文盛等克武昌，進軍蘆洲，任約告急，侯景自帥衆西上，攜太子大器從軍，以爲質，留王偉居守。閏月，景發建康，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約分兵襲破定州刺史田龍祖於齊安。壬寅，景軍至西陽，與文盛夾江築壘。癸卯，文盛擊破之，射其右丞庾式和墜水死。景遁走還營。夏四月，鄧州刺史蕭方諸年十五，以行事鮑泉和弱，常侮易之。恃文盛軍在近，不復設備，日以捕酒爲樂。景聞江夏空虛，乙巳，使宋子仙、任約帥精騎四百由淮內襲鄧州。丙午，大風疾雨，天色晦冥，有登陣望見賊者，告泉曰：「虜騎至矣。」始命閉門。子仙等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綵辨其鬚，見子仙至，方諸迎拜。泉匿於牀下，子仙俯窺，見泉素髻，間綵，驚愕，遂擒之。及司馬虞豫，送於景所。景因便風，中江舉帆，遂越文盛等軍。乙未，入江夏。文盛衆懼而潰。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巴州刺史丹陽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龢、官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東擊景。文盛以下，並受節度。戊申，僧辯等軍至巴陵，聞鄧州已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邱，以逸待勞，無慮。」

不克。」又謂將佐曰：「賊若水步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巴陵城小而固，僧辯足可委任，景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自岳陽、武州刺史杜顛，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將兵五千守夏首，宋子仙將兵一萬爲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 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綠江成邏，望風請服，景拓邏至於隱磯。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壬戌，景衆濟江，遣輕騎至城下，問：「城內爲誰？」答曰：「王領軍。」騎曰：「何不早降？」僧辯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景肉薄，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景士卒死者甚衆，乃退。僧辯遣輕兵出戰，凡十餘返，皆捷。景被甲在城下督戰，僧辯著綬乘輿，奏鼓吹巡城，景望之，服其膽勇。五月，侯景晝夜攻巴陵，不克，軍中食盡，疾疫死傷大半。湘東王 繹遣晉州刺史蕭惠正將兵援巴陵，惠正辭不堪，舉胡僧祐自代。僧祐時坐謀議忤旨，繫獄，繹卽出之，拜武猛將軍，令赴援。戒之曰：「賊若水戰，但以大艦臨之，必克；若欲步戰，自可鼓棹直就巴邱，不須交鋒也。」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五千據白墳，以待之。僧祐由他路西上，約謂其畏己，急追之。及於芋口，呼僧祐曰：「吳兒，何不早降？走何所？」僧祐不應，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法和有異術，隱於江陵 百里洲，衣食居處，一如苦行沙門，或豫言吉凶，多中人，莫能測。侯景之圍臺城也，或問之曰：「事將何如？」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不據自落。」一固問之，法和曰：「亦克，亦不克。」及任約向江陵，法和自請擊之，繹許之。壬寅，約至赤沙亭。六月甲辰，僧祐、法和縱兵擊之，約兵大潰，殺溺死者甚衆，擒約，送江陵。景聞之，焚魯胥，遁。以丁和爲鄂州刺史，留宋子仙等衆號二萬，戍鄂城，別將支化仁、鎮齊山、范希榮行江州事，任延和、夏侯威生守晉州，景與麾下兵數千順流而下。丁和以大石磕殺鮑泉，及虞豫，沈於黃鶴磯。任約至江陵，繹赦之。巴州刺史余孝頃，遣兄子僧重將兵救鄱陽，于慶退走。繹以僧辯爲征東將軍，尙書令僧祐等皆進位，號使引兵東下。法和請還，既至，謂繹曰：「侯景自然平矣。蜀賊將至，請守險以待之。」胡氏曰：「法和知武陵王 紀必東下。」

一乃引兵屯峽口。庚申，僧辯至漢口，先攻魯山，擒支化仁，送江陵。辛酉，攻郢州，克其羅城，斬首千級。子仙退據金城，僧辯四面起土山攻之。豫州刺史荀朗自巢湖出濡須邀景，破其後軍。胡氏曰：「荀朗起兵據巢湖，帝密詔授豫州刺史，使討景。」景奔歸船，前後相失。太子船入柵陽浦，船中腹心皆勸太子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左右？吾今若去，是乃叛父，非避賊也。」因涕泗嗚咽，即命前進。宋子仙等困感，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安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古龕帥精勇千人，攀堞而上，鼓譟奄進。水軍主朱遙帥樓船，暗江雲合。子仙且戰且走，至白楊浦，大破之。周鐵虎生擒子仙，及丁和送江陵殺之。江安侯圓正爲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內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釁自此起矣。陳霸先引兵發南康，巖石舊有二十四灘，會水暴漲數丈，三百里間，巨石皆沒。霸先進頓西昌。七月，湘東王繹以長沙王韶監郢州事。丁亥，景還至建康。辛丑，僧辯乘勝下盜城，霸先帥所部三萬人將會之，屯於巴邱。西軍乏食，霸先有糧五十萬石，分三十萬石以資之。八月，僧辯前軍襲于慶，慶棄郭，賊城走。范希榮亦棄尋陽城走。晉熙王僧振起兵圍郡城，僧辯遣沙州刺史丁道貴助之。任延和等棄城走。湘東王繹命僧辯且頓尋陽，以待諸軍之集。按蘆洲在武昌縣西，齊安今黃岡縣。淮內注以爲洲內。巴陵，卽巴邱，今岳州府。岳陽，今湘陰縣。武陵，今常德府。隱磯在臨湘縣江北岸。湘浦在巴陵縣。白陵疑在臨湘西北。羊口在華容縣。赤沙亭在華容縣南百里。洲在枝江縣東。魯山在漢陽縣。晉州，今安慶府。黃鶴磯，今江夏縣城西北。巴州刺史，遙領也。時孝頃起兵新吳，今奉新縣也。峽口注云：「巫峽之口。」接在巴東縣。柵陽浦在桐城南。白楊浦注云：「去郢州未遠。」蓋在江夏縣東。西昌，今泰和縣。巴邱，今峽江縣。郭，厥城，在蘄水縣東。

卷二十五 通鑑梁紀

元帝承聖元年。湘東王命王僧辯等東擊侯景。二月，庚子，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癸卯，僧辯使侯瑱襲南陵，鵠頭二戎克之。戊申，僧辯等軍於大雷。丙辰，發鵠頭。戊午，侯子鑿還至戰鳥，西軍奄至。子鑿驚懼，奔還淮南。景遣謝答仁攻劉神茂於東陽，程靈洗、張彪皆勒兵將救之。神茂欲專其功，不許營於下淮。或謂神茂曰：「賊長於野戰，下淮地平，四面受敵，不如據七重瀨，賊必不能進。」不從。神茂偏裨多北人，不與神茂同心。別將王煜、鄺通並據外營，降於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棄城走，神茂孤危，亦降於答仁。答仁送之建康。癸酉，僧辯等至蕪湖，景守將張黑棄城走，景聞之，甚懼，下詔赦湘東王繹，王僧辯之罪，衆咸笑之。侯子鑿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景遣其黨史安和等將兵二千助之。三月，己巳朔，景下詔欲自至姑孰，又遣人戒子鑿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往年任約之敗，良爲此也。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鑿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彊，勢將遁矣，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鑿爲水戰之備。丁丑，僧辯至姑孰，子鑿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鵝舫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鑿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鑿大敗，士卒赴水死者數千人。子鑿僅以身免，收散卒走還建康。據東府。僧辯留虎臣將軍莊邱慧達鎮姑孰，引軍而前，歷陽戍迎降。景聞子鑿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而臥，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庚辰，僧辯督諸軍至張公洲。辛巳，乘潮入淮，進至禪靈寺前。景召石頭津主張賓，使引淮中舩艦及海糧以石碇之，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至於朱雀街十餘里中，樓櫓相接。僧辯問計於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在青溪，竟不度岸，賊登高望之，表裏俱盡，故能覆我師。徒今圍石頭，須度北岸，諸將若不能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壬午，霸先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入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子鑿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景使王偉守臺城。劉神茂至



建康丙戌，景命爲大剽，先進其足，寸寸斬之，以至於頭。胡氏曰：「劉神茂始導侯景取壽陽，及其度江，又爲爪牙，東南之禍，神茂實爲之，其死晚矣。」丁亥，僧辯進軍招提寺北，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彊制弱，何故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乃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將軍王僧志、陳僧志、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胡氏曰：「弩矢之力，可以及遠，橫截其後，箭鋒所到，敵必驚卻。」景兵乃卻，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兵繼進，景兵敗，退據其柵。景將盧暉略守石頭城，開北門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稍執刀，左右衝陳，陳不動，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入臺，召王偉責之曰：「爾令我爲帝，今日誤我。」偉不能對，繞闕而藏。景欲走，偉執鞶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耶？官中衛士猶足一戰，棄此將欲安之？」景曰：「我昔敗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度江平臺城，降柳仲禮，如反掌。今日天亡我也。」因仰觀石闕，歎息久之。以皮囊盛其江東所生二子，掛之臺後，與房世貴等百餘騎東走，欲就謝答仁於吳侯子鑒。王偉、陳慶奔朱方。僧辯命裴之橫、杜龕屯杜姥宅，杜巖入據臺城。僧辯不戢軍士，剽掠居民，男女裸露，自石頭至於東城，號泣滿道。是夜軍士遺火焚大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戊子，僧辯命侯瑱等帥精甲五千追景。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何以爲禮？」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己任，成濟之事，請別舉人。」王乃密諭宣猛將軍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太宗已殂，豫章王棟及二弟橋、穆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巖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辛卯，遇買臣呼之就船，共飲未竟，並沈於水。王偉與侯子鑒相失，直瀆戍主黃公喜獲之，送建康。僧辯命羅州刺史徐嗣徽鎮朱方。壬辰，侯景至晉陵，得田遷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夏四月，王僧辯啓陳霸先鎮京口。白茅灣在德化縣北，與宿松縣接界。南陵鵲頭二戍皆在銅陵縣，戰鳥圻在其北大江中。東陽今金華府，下淮今蘭谿縣，七里灘在桐廬縣。張公洲卽蔡洲，禪靈寺在

江甯城西門內有禪靈渚，石頭城南也。自石頭至朱雀航，即今石頭門至聚寶城門也。落星山，今清涼山西阜。招提寺，疑今靜海寺。西州，西今石城門內大街。西明門，苑城西門。直隸在城東北石步鎮。自張公洲至此，皆今江甯府城境。

謝答仁計劉神茂還至富陽，聞侯景敗走，帥萬人欲北出候之。趙伯超據錢塘拒之，景進至嘉興，聞伯超叛，乃退據吳。已酉，侯景追及景於松江，景猶有船二百艘，衆數千人，頃進擊敗之，擒彭雋、田遷、房世貴、蔣壽樂、王伯醜、頃生、剖雋腹，抽其腸，雋猶不死，手自收之，乃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將入海，頃遣副將焦僧度追之。景以羊鷓爲庫直都督，待之甚厚，鷓隨景東走，與景所親王元禮、謝葳蕤密圖之。景下海，欲向蒙山，已卯，景晝寢，鷓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驚，將依之，鷓拔刀叱海師向京口，因謂景曰：「吾等爲王効爲多矣，今至於此，終無所成，欲就乞頭，以取富貴。」景未及答，白刃交下，景欲投水，鷓以刀斫之，景走入船中，以佩刀扶船底，鷓以稍刺殺之。索超世在別船，葳蕤以景命召而執之。南徐州刺史徐嗣徽斬超世，以鹽內景腹中，送其尸於建康。僧辯傳首江陵，截其手，使謝葳蕤送於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初，景之五子在北齊，世宗刺其長子面而烹之，幼者皆下蠶室，齊顯祖卽位，夢獼猴坐其御牀，乃盡烹之。（富陽縣，今屬杭州府，錢塘杭州附郭縣也。嘉興，今爲府。松江，分震澤水，於今長洲縣西下海，從上海縣出口也。蒙山，在蒙陰縣。胡豆洲，今鎮江府北江中。）

扶風民魯悉達，糾合鄉人，以保新蔡，力田蓄穀。時江東饑亂，餓死者什八九，遺民攜老幼歸之，悉達分給糧廩，全濟甚衆。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將兵，從王僧辯討侯景，景平，以悉達爲北江州刺史。（南新蔡，今黃梅縣。北江州，今黃岡縣。）

五月，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尚書辛術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隔平，侯景之士，取

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於義何得復爭？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衆七萬，攻之甚急。僧辯使左衛將軍杜叔敬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北遁，猶以通好不窮，追也。辛術遷吏部尚書，自魏遷鄴以後，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齊世宗少年高朗，所弊者疏，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愔風流，統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考之前後，最爲折衷。（秦郡今六合縣士林，在其縣東。）

魏達、奚武遣尚書左丞柳帶韋入南鄭，說宜豐侯循曰：「足下所固者險，所恃者援，所保者民。今王旅深入，所憑之險不足固也。白馬破走，首豪不進，所望之援不可恃也。長圍四合，所部之民不可保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欲誰爲爲忠乎？豈若轉禍爲福，使慶流子孫耶？」循乃請降。開府儀同三司賀蘭德願聞城中食盡，請攻之。大都督赫連達曰：「不戰而獲城，策之上者，豈可利其子女，貪其貨財，而不愛民命乎？且觀其士馬猶彊，城池尚固，攻之縱克，則彼此俱傷，如困獸猶鬪，則成敗未可知也。」武曰：「公言是也。」乃受循降，獲男女二萬口而還。於是劍北皆入於魏。（南鄭今漢中府。）

王琳領身下士，所得賞賜，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江淮羣盜。從王僧辯平侯景，與杜龕功居第一。然在建康，侍寵縱暴，僧辯不能禁，僧辯以官殿之燒，恐得罪，欲以琳塞責，乃密啓湘東王諸誅琳，王以琳爲湘州。琳自疑及禍，使長史陸納帥部曲赴湘州，身詣江陵陳謝，謂納等曰：「吾若不返，子將安之？」咸曰：「請死之。」相泣而別。冬十月，至江陵，王下琳吏，別以王子方略爲湘州刺史，以黃璠漢爲長史，使與太舟卿張載至巴陵，先據琳軍。載有寵於王，而御下峻刻，荊州人疾之如讎。羅漢等至琳軍，陸納及士卒並哭，不肯受命，執羅漢及載。王遣人往諭之，納對使者劓載腹，抽腸以繫馬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以羅漢清謹而免之。納與諸將引兵襲湘州，時州中無

主納遂據之。十一月，又襲擊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澗口，破之。道貴奔零陵，其衆悉降於納。上聞之，遣使徵司徒王僧辯、右衛將軍杜顛、平北將軍裴之橫，共討納。初，侯景之亂，零陵人李洪雅據其郡，上卽以爲營州刺史。洪雅請討納，上許之。丁道貴收餘衆，與之俱。納遣其將吳藏、龔擊破之。洪雅等退保空雲城，藏引兵圍之。納請降，求送妻子，上遣人至納所。納衆皆泣曰：「王郎被囚，故我曹逃罪於湘州，非有他志也。一乃出妻子付使者，使者至巴陵，時宜豐侯循軍巴陵，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一乃密爲之備。納果夜以輕兵繼至，十二月壬午，晨去巴陵十里，衆謂巴至，卽鼓譟，軍中皆驚，循坐胡牀於壘門望之。納乘水夾攻，矢下如雨，循方食甘蔗，略無懼色，徐部分將士擊之，獲其一艦，納退保長沙（澗口，古作澗口，在醴陵縣南，營陽郡，今道州，空雲城，卽空冷峽，在醴陵，澗口之北）。

二年 春三月，陸納遣其將吳藏、潘烏黑、李賢明等，下據車輪。王僧辯至巴陵，宜豐侯循讓都督於僧，僧辯弗受，上乃以僧辯循爲東西都督。僧辯軍於車輪，納夾岸爲城以拒之。納士卒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敢輕進，稍作建城以逼之。納以僧辯爲怯，不設備。五月甲子，僧辯命諸軍水陸齊進，急攻之。僧辯親執旗鼓，宜豐侯循親受矢石，拔其二城，納衆大敗，步走保長沙。僧辯進圍之。僧辯坐壘上，視築圍壘，吳藏、李賢明、帥銳卒千人，開門突出，蒙楯直進，趨僧辯，時杜顛、杜龔並侍左右，甲士衛者止百餘人，力戰拒之。僧辯據胡牀不動，裴之橫從旁擊藏等，藏等敗，賢明死，藏脫走入城。（車輪，注以爲距長沙不遠，湘江上。）

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紀以爲潼州；楊灋琛求爲黎州刺史，紀以爲沙州，二人皆不悅。乾運兄子略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甯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不如送款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略將二千人，鎮劍閣，又遣其壻樂廣，鎮安州，與灋琛皆潛通於魏。魏太師秦，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

刺史尉遲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呂陵始爲前軍，至劍閣，略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迥至涪水，乾運以州降。迥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攜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尾援成都。迥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聞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圓照責之。對曰：「侯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既稱尊號，不可復爲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爲：「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爲然。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己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蔽川，護軍陸法和築二城於峽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帝拔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使助法和拒紀。宣猛將軍劉棻與之俱。六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絕鐵鎖。法和告急相繼，上復拔謝答仁於獄，以爲步兵校尉，配兵使助法和。又遣使送王琳，令說論陸納。乙未，琳至長沙，僧辯使送示之。納衆悉拜且泣，使謂僧辯曰：「朝廷若赦王郎，乞聽入城。」僧辯不許，復送江陵。法和求救不已，上欲召長沙兵，恐失納，乃復遣琳許其入城。琳既入，納遂降。湘州平，上復琳官爵，使將兵西援峽口。武陵王紀遣將軍侯觀將衆七千，築壘與法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如家人禮。納既平，湘州諸軍相繼西上。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逼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懼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言。」紀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其度支尚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奉業知紀必敗，啓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胡氏曰：「史官上兄弟皆阻兵而安忍。」紀以黃金一斤爲餅，餅百爲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罽綉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爲賞。甯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稱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符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王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觀，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遊擊將軍樊猛追擊之。紀衆大

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絕紀屬籍，賜姓饜，饜氏乙未，王僧辯還江陵，詔諸軍各還所鎮。澶州，今之縣州，黎州，今廣元縣，沙州，今昭化縣，西北安州，今劍州，涪水，在縣州，江州，今彭山縣，峽口，在夔州府東。

魏尉遲迴圍成都，五旬，永豐侯馮履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迴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馮與官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迴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北。吏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馮及圓肅並爲開府儀同三司，以迴爲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庚子，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吏部尚書宗懷，御史中丞劉敷，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胡氏曰：「建業與齊止隔一江，固也。獨不思江陵介在江北，逼近襄陽，岳陽有復讎之志，宇文有啓疆之思乎？」且古老相承云：「荊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黃門侍郎周宏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宏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宏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爲如何？」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祖，左祖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荊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非爲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胡氏曰：「史官上懷居違卜，以成亡國之禍。」按九十九洲在江陵縣西六十里。

分屬枝江、松滋二縣界。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將襲建康，納湘潭侯退；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衆繼之。爾霸先在建康聞之，自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之。冬十月，已酉，僧辯至姑孰，遣婺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弼彪與興太守襲之，橫築壘東關，以待齊師。閏月，丁丑，瑱與元建戰於東關，齊師大敗，溺死者萬計，湘潭侯退復歸於鄴，僧辯還建康。（婺州今金華府南，豫州時治太平府。）

三年夏四月，柔然寇齊肆州，齊主自晉陽討之，至恆州，柔然散走，齊主以二千餘騎爲殿，宿黃瓜堆。別部數萬騎奄至，齊主安臥，平明乃起，神色自若，指畫形勢，縱兵奮擊，柔然披靡，因潰圍而出，柔然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餘里，獲奄羅辰妻子虜三萬餘口，令都督高阿那肱帥騎數千塞其走路，時柔然軍猶感阿那肱以兵少，請益，齊主更減其半，阿那肱奮擊，大破之，奄羅辰超越巖谷，僅以身免。（胡氏曰：「同一高阿那肱也，齊文宣用之，則致死以破敵，後主用之，則賣主以求生，蓋厲威猶可使之知懼，濫恩不足以得其死力也。」）

五月，魏直州人樂熾、洋州人黃國等作亂，開府儀同三司田宏賀若敦討之，不克。太師秦命車騎大將軍李遷哲與敦共討熾等，平之，仍與敦南出，徇地至巴州。巴州刺史牟安民降之，巴僕之民皆附於魏。熾首向五子王，陷白帝，遷哲擊之，五子王遁去，遷哲追擊破之，秦以遷哲爲信州刺史，鎮白帝。信州先無儲蓄，遷哲與軍士共采葛根爲糧，時有異味，輒分嘗之，軍士感悅，屢擊叛蠻，破之，羣蠻懾服，皆送糧餼，遣子弟入質，由是州境安息，軍儲亦贍。（直州今興安府，洋州今西鄉縣，巴州今屬保甯府，白帝今夔州府，卽信州也。）

六月壬午，齊步大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遲留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襲盱眙，齊冀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頹於宿預，廣陵、涇州皆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彊者從之，爾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

同三司敬顯儒等圍宿預，自引兵倍道趣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意，薊師猝至，望風退走。劄進擊，超遠破之，同趣廣陵，霸先解圍走。杜僧明遣丹徒、瑯、彪還秦郡。吳明徹圍海西鎮，將耶基固守，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之十旬，卒不能克而還。涇州今天長縣，石梁河在其西北。盱眙亦在其西北。宿預在宿遷東南，秦郡今六合縣。海西在海州南。

秋九月乙巳，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如之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直據丹陽，上策也。」胡氏曰：「謂東還建康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陣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總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甯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黃羅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胡氏曰：「江陵諸將，胡僧祐其巨擘也，識見如此，烏能敵于謹哉？」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丙寅，謹至樊鄧，梁王督帥衆會之。丁卯，帝停講，老子內外戒嚴。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庚午，復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爲大都督，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侯瑱、程靈洗等爲前軍。杜僧明、吳明徹等爲後軍。胡氏曰：「王僧辯一聞徵命，當投袂勤王，可也。外言部分諸軍，不聞星馳電赴，江陵覆沒，僧辯之罪也。」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嬪御皆泣。陸法和聞魏師至，自瑱州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鄂州，不須動也。」十一月，帝大閱於津陽門外，遇北風暴雨，輕輦還宮。癸未，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甲申，護克武甯，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爲之，周圍六十餘里。王公已下各



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魏軍夜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至柵下。戊子，雋州刺史裴畿、弟新興太守機、武昌太守朱買臣、衡陽太守謝答仁、開枇杷門出戰，裴機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爲湘東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內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遙爲聲援。是夜，帝巡城，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帝裂帛爲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答仁等開門出戰，背敗還。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居長沙寺。買臣按劍進曰：「唯斬宗懷、黃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黃何罪？」二人退入衆中。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刺史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爲魏人所獲。梁王督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腰領分矣。」政詭對曰：「唯命。」督鎖之至城下，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督怒，使速殺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負戶蒙楯，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褒、答仁、買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質於于謹，以請和。魏軍之初至也，衆以王僧辯子侍中顛可爲都督，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爲都督。城中諸軍事，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散。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斫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答仁、買臣諫曰：「城中兵衆猶彊，乘闌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祇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問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卽授城中大都督，郤

以公主。既而召王褒謀之，以爲不可；答仁請入不得，歐血而去。謹徵太子爲質，帝使褒送之。帝遂去羽儀文物，白馬紫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梁王督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甚爲督所詰辱。乙卯，于謹令開府儀同三司長孫儉入據金城，儉乃留帝於主衣庫中，書郎殷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城陷，失其母。時冰雪交積，凍死者填滿溝塹，不害行哭於道，求其母尸，無所不至，見溝中死人，輒投下捧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哭不輟聲，如是七日，乃得之。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戎巴陵，于謹逼帝，使爲書召王僧辯，帝不可。郭外城也。羅城，正城也。其中猶有金城。石梵，在安陸府界。津陽門，江陵南面東來第二門。武甯，治樂鄉城，在荆門州北九十里。批杷門，郭門也。馬頭，在江陵縣江南岸。帝王讀書，詎同文士。梁元所讀書，焚之可也。

魏立梁王督爲梁主，資以荊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督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督備禦，內實防之。胡氏曰：「魏克江陵，因取襄樊之地，此正滅魏取虞之計。督雖悔之何及矣。」以前儀同三司王悅留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胡氏曰：「宋渾天儀，元嘉十三年，錢樂之所鑄也。梁銅晷表，武帝所造。」大玉徑四尺，及諸禮物，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督將尹德毅說督曰：「魏虜貪怵，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請于謹等爲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胡氏曰：「謂還建康卽位也。」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宏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胡氏曰：「匹夫之行，小廉小謹，以自託於鄉黨。」督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

虜，又失襄陽，督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辯、陳霸先等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爲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毅、宗懷、殷不害及尚書右丞吳興、沈炯，至長安。太師泰皆厚禮之。泰親至于謹第，宴勞極歡，賞謹奴婢千口，及梁之寶物并雅樂一部，別封新野公。謹固辭不許。謹自以久居重任，功名既立，欲保優閒，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泰識其意，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遽爾獨善？」遂不受。

徽帝紹泰元年。春三月，魏太師泰遣王克、沈炯等還江南。胡氏曰：「去年江陵陷，王克等入長安。」泰得庾季才厚遇之，令參掌太史。季才散私財購親舊之爲奴婢者。泰問：「何能如是？」對曰：「僕聞克國禮賢古之道也。」胡氏曰：「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式商容閭，封比干墓，所謂禮賢也。」今鄧都覆沒，其君信有罪矣。搢紳何咎？皆爲阜隸。鄙人羈旅，不敢獻言，誠竊哀之，故私購之耳。」泰乃悟曰：「吾之過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

夏六月，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乘間出擊瑒等軍，大破之。城中食盡，煮草木根葉及靴皮帶角食之，與士卒分甘共苦，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貞陽侯淵明立，乃命瑒等解圍，瑒還鎮豫章，齊人以城在江外難守，因割以還梁。儼歸，望齊主，悲不自勝。齊主呼前，執其手，脫帽看髮，歎息久之。

杜龕恃王僧辯之勢，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儻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禰暹長城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吳郡太守王僧智、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陳蒨至長城，收兵纔數百人。冬十月，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相視失色。蒨言笑自若，部分益明。衆心乃定。泰晝夜苦攻數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興屬縣卒皆霸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射不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人。文育軍稍卻，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霸先聞文育軍不利，辛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

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曾辯之甥也。曾辯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及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襲據石頭，遊騎至闕下，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闕賊者斬。」一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帥衆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等奔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霸先遣韋載、族弟翽、齋書論載、丁丑載及杜北叟皆降。霸先厚撫之，以翽監義興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使文育討翽，故長城將軍黃他、攻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甯遠將軍裴忌助之。忌還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羣之僧智以為大軍至，輕舟奔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為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嗣徽。任約、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柳達摩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絕彼之糧，運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胡墅，燒齊船千餘艘。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輪，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仍遣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稜守之。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柵，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甲辰，嗣徽等攻冶城柵，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留柳達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齊援。十二月癸丑，安都襲秦郡，破嗣徽柵，俘數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大懼。丙辰，霸先對冶城立航，悉度衆軍，攻其水南二柵。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督兵疾戰，從火燒柵，齊兵大敗。爭舟相擠，溺水者以千數，呼聲震天地，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甯，據要險。嗣徽等水步不敢進，頓江甯浦口。霸先遣安都將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械。己未，霸先四面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庚申，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不繼，朝

臣皆欲與齊和，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爲質。霸先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違衆議，謂孤愛曇朗，不恤國家，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爲孤力鬪也。」乃以曇朗及永嘉王莊丹、陽尹王冲之子珉爲質，與齊人盟於城外。將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徐嗣徽任約皆奔齊，收齊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長城，今長興縣，在湖州西六十里。湖州，卽吳興也。義興，今宜興縣。高州，今高州府。石州，今藤縣。譙，今淞州。秦，今六合縣。南豫州，今太平府。東西掖門，臺城東西門。合州，今合肥縣。冶城，在今上元縣。治西，安州。今定遠縣。楚州，今鳳陽縣。淮州，今山陽縣。胡墅，在江浦縣南岸。卽石頭城。今日浦口城。侯景故壘，宜在今江甯縣之金陵驛倉門。今日倉巷。在上元縣治西，其水則秦淮支流也。在冶城南。石頭城，依今清涼山築壘，故無水。

太平元年。春正月，陳蒨、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龕與蒨等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讎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大破之。旣而杜泰降於蒨，龕尙醉未覺。蒨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惜俱奔齊。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爲王僧辯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陳蒨、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彪兵敗，走入若耶山中。蒨遣其將吳興章昭達追斬之。東陽太守留異饋蒨糧食，霸先以異爲縉州刺史。（東揚州，今紹興府。若耶山，在其南。東陽郡，即縉州，今金華府。）

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三月，戊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約、嗣徽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內盛主黃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淪城，未克，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巡撫諸軍。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五月，甲申，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霸先

遣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以禦之。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陁，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舡，艫與戰，跳入艦中，斬陁，仍牽其艦而還。嗣徽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還。胡氏曰：「追梁山之軍，還建康，以禦齊師。」一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游騎至臺，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內外募嚴。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德。」一抽梁上馬先進，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生擒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霸先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彥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安都與齊將王琳寶戰於龍尾，軍主張纂戰死。丁未，齊師至幕府山，霸先遣別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數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乏食，殺馬驢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衆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元武湖西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相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高以禦，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霖，霸先將戰，謂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媪以鴨肉數鬻。乙卯，未明，蒨食比曉，霸先帥麾下出幕府山，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一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擊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於臨沂。其江臨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駭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丁巳，衆軍出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赦，己未，解嚴，軍士以賞俘質酒，一人裁

得一醉。庚寅，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朗。竊先啓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明州註在日南，此遙領也。出柵口，出和州之裕溪口入江也。梁山謂東梁山，今太平府之博望山，丹陽縣今江甯縣南九十里之小丹陽鎮。秣稜故治，今秣稜關。方山在秦淮東，今猶曰方山。馬牧宜在蟠龍廟板橋北十里也。青墩七磯在蕪湖縣東北。自丹陽步上蘇峻攻城路也。倪塘在方山西北，今曰英鄉白城，今方山北之石碓。耕壇今祈澤寺前。皆上元縣東南地。瓜步在六合縣東南，今曰斷崖口。龍尾在鍾山東北。幕府山，今觀音門山。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北郊壇，晉成帝之北郊，在覆舟山南。梁山北郊，在元武湖北。臺城北也。引元武湖水南逕臺城，入秦淮，支流曰潮溝。齊軍於湖及潮溝之間，故泥淖。霸先軍大壯觀山，今北土山之麓，故燥，皆神策門外地也。自白下出其後，自儀鳳門外獅子山東趨也。臨沂縣在觀音門。江乘縣在上元東北。句容縣北界。攝山，今棲霞山。南州，今太平府。南徐州鎮江府也。

初，余孝頃爲豫章太守，侯瑱鎮豫章，孝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使其從弟齋守豫章，悉衆攻孝頃，久不克，築長圍守之。秋七月，癸酉，侯平發兵攻齋，大掠豫章，焚之，奔於建康。瑱衆潰，奔淝城，依其將焦僧度。僧度勸之奔齊，會憲先使記室濟陽蔡景歷南上說瑱，令降瑱，乃詣闕歸罪。瑩先爲之誅侯平、丁亥，以瑩爲司空。南昌民熊曇朗世爲郡著姓，曇朗有勇力，侯景之亂，聚衆據豐城爲柵，世祖以爲巴山太守，江陵陷，曇朗兵力侵疆，侵掠鄰縣。侯大在豫章，曇朗外示服從，而陰圖之，及瑩敗走，曇朗獲其馬仗。新吳，今奉新縣，在南昌府西百二十里。豐城縣在南昌南百二十里。巴山，今崇仁縣，在豐城南。

初，侯景之亂，臨川民周續起兵郡中，始興王毅以郡讓之而去。續部將皆郡中豪族，多驕橫，續裁制之，諸將皆怨，相與殺之。續宗人迪，勇冠軍中，衆推爲主。迪素寒微，恐郡人不服，以同郡周敷族望高顯，折節交之，敷亦事迪甚謹。迪據上塘，數據故郡，朝廷以迪領臨川內史。時民遭侯景之亂，皆棄農業，羣聚爲盜。唯迪所部獨務農桑，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樸，不事威儀，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內有女伎

投繩破筏，傍若無人，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附之。（臨川，今撫州府。上塘，當作工塘，在臨川縣東南四十里。）

卷二十六 通鑑陳紀

武帝永定元年。蕭勃起兵廣州，遣歐陽頔及傅泰、蕭孜爲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帥諸軍討之。頔屯豫章之苦竹灘，泰據臨口城，孝頃出豫章據石頭。文育軍少，船孝頃有，船在上牢；文育遣焦僧度襲之，盡取以歸，仍於豫章立柵。軍中食盡，諸將欲退，文育不許，使人間行遣周迪書約爲兄弟，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弱，乘故船沿流俱下，燒豫章柵，僞若遁去者。孝頃望之大喜，不復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據芋韶，頔退入泥溪。文育遣周鐵虎等襲頔，擒之。盛陳兵甲，與頔乘舟而宴，巡臨口城下，使其將丁法洪攻泰，擒之。孜、孝頃退走。勃在南康，聞頔等敗，軍中凶懼。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攻勃殺之。（南江州，今奉新縣。苦竹灘，在豐城縣南。臨口城，在南昌縣西南。石頭津，在南昌府章江門外十里。上牢水，在奉新縣東北。芋韶，在新建縣南百里。泥溪，在新金縣。德州，在越南界。衡州，即東衡州，今韶州府也。）

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爲兩城，各據其一。多設船艦，夾水而陳。四月，侯安都潛師夜燒其船艦。周文育帥水軍，安都帥步軍，進攻之。孜、孝頃逃歸新吳。文育等引兵還陳。蕭先以歐陽頔聲著南土，以爲衡州刺史，使討嶺南。頔至嶺南，諸郡皆降，遂克廣州，嶺南悉平。（新吳，今江西 奉新縣。衡州，今廣東 英德縣。）

王琳大治舟艦，將攻陳。蕭先遣侯安都、周文育將舟師二萬，會武昌以擊之。冬十月，安都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自豫章會之。安都聞陳受禪，歎曰：「吾今茲必敗，戰無名矣。」胡氏曰：「始者以王琳不應梁召而討之，猶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今既受梁禪，則安都之師爲無名。」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部下交爭，稍不相平。軍至鄖州，琳將潘紳陀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克，而王琳至弇口。（胡氏曰：「弇口，弇水入



江之口，正對北岸大軍山。安都乃釋郢州，悉衆詣沌口，留沈泰一軍守漢曲。安都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安都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大敗，安都、文育及裨將徐敬成、周鐵虎、程靈洗皆爲琳所擒，泰引軍奔歸。琳引見諸將與語，鐵虎辭氣不屈，琳殺鐵虎，而囚安都等，總以一長鐵繫之，置琳所坐榻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又遣其將樊猛襲據江州。十一月，譙淹帥水軍七千，老弱三萬，自蜀江東下。胡氏曰：「譙淹自墊江東下爲周所逼也。言蜀江以別湘江。」欲就王琳，周使開府儀同三司賀若敦、叱羅暉等擊之，斬淹，悉俘其衆。梁之郢州，今武昌府，弇口，卽塗水口，今謂之金口。沌水入江，在漢陽縣西南。漢曲，卽漢陽鎮。

二年，正月，王琳引兵下，至淪城，屯於白水浦，帶甲十萬。琳以北江州刺史魯悉達爲鎮北將軍，上亦以悉達爲征西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上遣安西將軍沈泰襲之，不克。琳欲引軍東下，而悉達制其中流，琳遣使說誘，終不從。己亥，琳遣記室宗麟求援於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白水浦，今德化縣地。北江州，今黃岡縣北。

衡州刺史周迪欲自據南川。胡氏曰：「自南康至豫章之地，謂之南川。」乃總召所部入郡，守宰結盟，齊言入赴，上恐其爲變，厚慰撫之。新吳洞主余孝頃遣沙門道林說王琳曰：「周迪、黃法氈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爲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輕車將軍樊猛、平南將軍李欽、平東將軍劉廣德將兵八千赴之，使孝頃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爲。南川入郡，謂南康，今贛州府。宜春，今袁州府。安成，今安福縣。廬陵，今吉安府。臨川，今建昌府。巴山，今崇仁縣。豫章，今南昌府。豫甯，今武甯縣也。臨川，故郡，今撫州府。

二月，齊北豫州刺史司馬肖難，以齊主昏虐滋甚，陰爲自全之計，曲意撫循所部。肖難尙高祖女，情好不睦，

公主訴之上黨王煥之亡也，鄴中大擾，疑其赴成臯。胡氏曰：「齊北豫州治虎牢，成臯之地也。」（一）消難從弟子瑞爲尚書左丞，與御史中丞畢義雲有隙，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北豫州采風聞，先禁消難典籤家客等。消難懼，密令所親參軍裴藻託以私假間行入關請降於周。三月甲午，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軍楊忠帥騎士五千迎消難，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三遣使報，消難皆不報。去虎牢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城四面峭絕，但聞擊柝聲。武親來，麾數百騎西去，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齊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城。胡氏曰：「鎮城即防城大都督之任。東城，虎牢城之東偏也。北史作東障。」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物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至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水。」已而果然，乃徐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周以消難爲小司徒。（按北豫州今汜水地。度水，度洛水也。）

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瑊與領軍將軍徐度帥舟師爲前軍以討王琳。秋七月，高州刺史黃法氈、吳興太守沈恪、甯州刺史周敷合兵救周迪。敷自臨川故郡斷江口，分兵攻余孝頃別城，樊猛等不救而沒。劉廣德乘流先下，故全獲。孝頃等皆棄舟引兵步走，迪追擊盡擒之，送孝頃及李孝欽於建康，歸樊猛於琳。甲辰，上遣謝哲往諭琳。八月辛未，詔臨川王禧西討，以舟師五萬發建康，上幸洽城守送之。琳在白水浦，周文育、侯安都、徐敬成、許王子晉以厚賂子晉，乃僞以小船依欄而釣，夜載之上岸，入深草中，步投陳軍，還建康。自劫上引見，並宥之。戊寅，復其本官。謝哲返命，琳請還湘州，詔追衆軍還。癸未，衆軍至自大雷。（接高州，即崇仁縣甯州，即撫州府江口盱水口，非大江也。大雷，在宿松縣。）

三年夏五月，周文育、周迪、黃法氈共討余公颺。豫章太守熊曇朗引兵會之，衆且萬人。文育軍於金口。（胡氏曰：「自豫章西南入象牙江，至金溪口。」公颺詐降，謀執文育，文育覺之，囚送建康。文育進屯三陂，王琳遣

其將曹慶帥二千人救余孝勸慶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其衆攻周迪及安南將軍吳明徹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曇朗因其失利謀殺文育以應衆愛監軍孫白象聞其謀勸文育先之文育不從時周迪棄船走不知所往乙酉文育得迪書自齎以示曇朗曇朗殺之於坐而併其衆因據新淦城曇朗將兵萬人襲周敷數破之曇朗單騎奔巴山（按象牙江在南昌府南八十里即章江西曲名也金溪口往奉新之小溪三陂又在其西南新淦故城在今臨江府城東北非今縣治也）

冬十月王琳聞高祖乃以少府卿孫瑒爲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永嘉王莊出屯濡須口齊揚州道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爲之聲援十一月乙卯琳寇大雷詔侯瑒侯安都及儀同徐度將其禦之安州刺史吳明徹夜襲淦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擊明徹大破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因引兵東下（琳出屯裕溪口而反西寇大雷郡不解其理大雷郡今望江縣也疑齊奉永嘉王出濡須爾）

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乙未高州刺史紀機自軍所逃還宣城（胡氏曰：「軍所侯瑒軍前也。」）據郡應王琳涇令賀當遷討平之琳至柵口侯瑒督諸軍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磯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軍勢甚盛瑒進軍虎檻洲琳亦出船列於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卻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於沙中浪大不得還浦及旦風靜琳大浦治船瑒等亦引軍退入蕪湖周人聞琳東下遣荊州刺史史宥將兵數萬乘虛襲鄂州孫瑒嬰城自守琳聞之恐其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陳軍齊儀同三司劉伯球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別遣慕容子會將鐵騎二千屯蕪湖西岸爲之聲勢丙申瑒令軍中晨炊葶食以待之時西南風急琳自謂得天助引兵直趣建康瑒等徐出蕪湖躡其後西南風翻爲瑒用琳擲火炬以燒陳船皆反燒其船（胡氏曰：「逆風而用火攻此王琳所以敗也。」）瑒發拍以擊琳艦（胡氏曰：「戰船前後置拍竿以拍敵船。」）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其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

軍士溺死者什二三；餘皆棄船登岸，爲陳軍所殺殆盡。齊步軍在西岸者，自相蹂踐，並陷於蘆荻泥淖中，騎皆棄馬脫走，得免者什二三。擒劉伯球、慕容子會，斬獲萬計，盡收梁齊軍資器械。琳乘舫，冒陳走，至淦城，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奔齊。先是，琳使侍中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侍衛永嘉王莊及敗，左右皆散。泌以輕舟送莊，達於齊境，拜辭而還，遂來降。胡氏曰：「自此江南皆爲陳有矣。按宣城，今甯國府涇，其屬縣也。柵口，卽濡須水出江之口，東關在其水東，其水導自巢湖，故水長而舟隨以下。虎檻洲，在蕪湖江中，發拍以機發石也。蓋古掩之遺制，始見於此。」

三月，周軍初至鄧州，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三千餘口。周人起土山長梯，晝夜攻之，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孫瑒兵不滿千人，身自撫循，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死戰。周人不能克。胡氏曰：「史言千人一心，雖大敵不能克。鄧人之死戰不下者，畏江陵之俘戮也。」乃授瑒柱國、鄧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僞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守之備。一朝而具，乃復拒守。既而周人聞瑒敗，陳兵將至，乃解圍去。瑒集將佐謂之曰：「吾與王公同獎，梁室勤亦至矣，今時事如此，豈非天乎？」遂遣使奉表，舉中流之地來降。琳之東下也，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氈、帥舟師將赴之。熊曇朗據城列艦，塞其中路。胡氏曰：「熊曇朗時據豫章。」迪等與周數共留之。琳敗，曇朗部衆離心，迪攻拔其城，虜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之，傳首建康，盡滅其族。齊軍先守魯山，亦棄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以右衛將軍吳明徹爲武州刺史，以孫瑒爲湘州刺史。瑒懷不自安，固請入朝，徵爲中領軍，未拜，除吳郡太守。按武州，今常德府。

秋八月，周軍司馬賀若敦帥衆一萬，奄至武陵。武州刺史吳明徹不能拒，引軍還巴陵。江陵之陷也，巴湘之地，皆入於周。周使梁人守之，太尉侯瑱等將兵逼湘州，敦將步騎救之，乘勝深入，軍於湘川。九月，乙卯，周將獨孤盛將水軍與敦俱進。辛酉，遣儀同三司徐度將兵會侯瑱於巴邱，會秋水汎溢，盛敦糧援斷絕，分軍抄掠，以供資。

費。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胡氏曰：「此擅道法量沙之故智也。」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卽遣之。瑱聞之，良以爲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爲久留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瑒等無如之何。先是，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雞鴨以餉瑒軍。敦慮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瑒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胡氏曰：「唐裴行儉詐爲糧車以破突厥，亦用此策。」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瑒者，敦乃別取一馬，率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來是再三，馬畏船不上。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乘長船馬以招瑒軍，詐云：「投附。」瑒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瑒猶謂之詐，並拒擊之。十月，瑒襲破獨狐盛於楊葉洲。盛收兵登岸，築城自保。丁酉，詔司空侯安都、帥衆會瑒南討。武陵，今常德府，卽武州也。巴州，今岳州府。湘州，長沙府也。巴邱山，在岳州西南。羅州，今湘陰縣。楊葉洲，疑是楊林浦，在岳州府北，非武昌縣之洲也。）

十一月，齊主徵前開府長史盧叔虎爲中庶子，問以時務。叔虎請伐周，曰：「我彊彼弱，我富彼貧，其勢相懸；然干戈不息，未能并吞者，此失於不用彊富也。輕兵野戰，勝負難必；是胡騎之法，非萬全之術也。宜立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若彼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爲我敵，所損糧食，咸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一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來往，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齊主深善之。（平陽，蒲州，皆今府名。）

二年，春正月，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侯瑒與賀若敦皆持日久，瑒不能制，乃借船送敦等度江，敦慮其詐不許，報云：「湘州我地，爲爾侵逼，必須我歸，可去我百里之外。」瑒留船江岸，引兵去之。敦乃自拔北歸，軍士病死者什五六。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晉公護以敦失地無功，除名爲民。（天門，今石門）

縣南平，今安鄉縣。義陽，分安鄉置者。河東，今松滋縣。宜都縣，今屬荊州府。

二月，周人以小司徒韋孝寬嘗立勳於玉壁，乃置勳州於玉壁，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諜，齊人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周人皆先知之。有主帥許盆，以所戍城降齊，孝寬遣諜取之，俄斬首而還。離石以南，生胡數萬，抄掠而居於齊境，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之，乃發河西役徒十萬，甲士百人，遣開府儀同三司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懼不敢前。孝寬曰：「計此城十日可畢，城距晉州四百餘里，吾一日創手，二日敵境始知，設使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二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縱火，齊人以爲軍營，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按稷山縣在汾北，山在汾南，玉壁城在稷山西南。此所築城，疑在太平襄陵二縣間。介山在萬泉縣東。）

初，高祖以帝女豐安公主妻留異之子貞臣，徵異爲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帝卽位，復以異爲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屢遣其長史王劭入朝，劭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恆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使往來。琳敗，上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實以兵襲之。異出軍下淮，以拒恪，恪與戰而敗，退還錢塘。異復上表遜謝，時衆軍方事湘鄆，乃降詔書慰諭，且羈縻之。異知朝廷終將討己，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十二月丙午，詔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討之。（按縉州，東陽郡，今金華府。信安嶺，今常山玉山嶺路也。在衢州府西安縣西。下淮，疑在蘭溪縣。縉州，東北路。建德，則嚴州府附郭縣。縉州，西北路也。）

三年，帝徵江州刺史周迪出鎮淩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趁且願，並不至。其餘南江首帥，私署令長，多不受召。朝廷未暇致討，但羈縻之。豫章太守周敷，獨先入朝，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豫章。迪以敷素出己下，深不平之，乃陰與留異相結，遣其弟方興襲敷，敷與戰破之。又遣其兄子伏甲船中，詐爲買人。

欲襲淩城；未發事覺，尋陽太守監江州事晉陵華皎，遣兵逆擊之，盡獲其船仗。上以閩州刺史陳寶應之父爲光祿大夫，而寶應以留異女爲妻，陰與異合。盧荔弟寄流寓閩中，寄嘗從容風以逆順，寶應輒引它語以亂之。寶應嘗使人讀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蹶然起坐，曰：「可謂智士。」寄曰：「通一說殺三士，何足稱智？豈若班彪、彭王命，誠所歸乎？」異始謂臺軍必有錢塘，上既而侯安都步由諸暨出永康，異大驚，奔桃枝嶺，於巖口豎柵以拒之。安都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乘輦指麾容止不變。因其山勢，進而爲堰，會潦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發拍碎其樓堞。異與其子忠臣脫身奔晉安，依寶應，安都虜其妻及餘子，盡收鎧仗而還。異黨向文政，據新安，上以貞毅將軍程文季爲新安太守，帥精兵三百輕往攻之，文政戰敗，遂降。文季，靈洗之子也。（陳氏建國，程靈洗、蕭摩訶等俱爲健將。閩州，今福州府。臺軍由錢塘逆水上，由桐廬、蘭溪也。今由紹興府之諸暨出金華之永康，二縣則步道出其東矣。桃枝嶺，在縉雲縣、縉州南，崎嶇盤曲，將五十里，險巖曰挑花隘。晉安郡，卽福州、新安，今徽州府）。

四年，初，周人欲與突厥，木杆可汗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爲后，遣御伯大夫楊蕃及左武伯、太原王、慶往結之。齊人聞之懼，亦遣使求昏於突厥，賂遺甚厚。木杆貪齊幣重，欲執蕃等送齊，蕃知之，賁木杆曰：「太祖昔與可汗共敦鄰好，蠕蠕部落數千來降，太祖悉以付可汗使者，以快可汗之意。如何今日遽欲背恩忘義，獨不愧鬼神乎？」木杆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吾意決矣。當相與共平東賊，然後遣女。」蕃等復命，公卿請發十萬人擊齊，柱國、楊忠獨以爲得萬騎足矣。九月，戊子，遣忠將步騎一萬與突厥自北道伐齊；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步騎三萬自南道出平陽，期會於晉陽。十二月，忠拔齊二十餘城，齊人守涇、嶺之隘，忠擊破之。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之。己丑，自恆州三道俱入。時大雪數旬，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齊主自鄴陪道赴之。戊午，至晉陽，斛律光將步兵三萬屯平陽。己未，周師及突厥逼晉陽，齊主畏其疆，戎服帥宮人欲東走避之。趙郡王、叡、河間王

孝琬叩馬諫，孝琬請委叡部分，必得嚴整；帝從之，命六軍進止，皆取叡節度，而使并州刺史段韶總之。（陜嶺，在代州南，桑乾、鰲沱在其北，汾水在南，蓋分水嶺也。恒州，卽大同府。）

五年，春正月，庚申朔，齊主登北城（胡氏曰：「晉陽北城也。」）軍容甚整。突厥各周人曰：「爾言齊亂，故來伐之，今齊人眼中亦有鐵，何可當耶？」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下去城二里許，諸將咸欲逆擊之。段韶曰：「步卒力勢，自當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陳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至，齊悉其銳師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周師大敗而還。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以往，七百餘里，人畜無遺。段韶追之，不敢逼，突厥還至陜嶺，凍滑，乃鋪氈以度，胡馬寒瘦，膝下皆無毛，比至長城（胡氏曰：「長城，卽文宣所築者。」）馬死且盡，截稍杖之以歸。達奚武至平陽，未知忠退，斛律光與書曰：「鴻鵠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武得書亦還，光逐之，入周境，獲二千餘口而還。初，齊顯祖之世，周人常懼齊兵西度，每至冬月，守河推冰，及世祖卽位，嬖倖用事，朝政漸紊，齊人推冰以備周兵之逼。斛律光憂之曰：「國家常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乎？」（西山，太原府城之西山，長城，今大同府北之邊牆。）

初，周太祖之從賀拔岳在關中也，遣人迎晉公護於晉陽，護母閻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晉陽，齊人以配中山官；及護用事，遣間使入齊求之，莫知音息。是時周人以前攻晉陽不得志，謀與突厥再伐齊，齊主聞之，大懼，許遣護母西歸，且求通好，先遣其姑歸。秋八月，周遣柱國揚忠會突厥伐齊，至北河而還。周皇姑之歸也，齊主遣人爲護母作書，言護幼時數事，又寄其所著錦袍以爲信驗。護得書，悲不自勝，齊人與護母使更與護書，邀護重報，往返再三。時段韶拒突厥軍於塞下，九月，齊主使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主也，既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若據移書，卽送其母，恐示之以弱，不如且外許之，待和親堅定，然後遣之，未晚。」齊主不聽，卽遣之。（胡氏曰：「護母至長安，席未及煖，而洛陽之師已出，



卒如段韶之言。」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更集諸部兵，遣使告周，欲與共擊齊，如前約。閏月乙巳，突厥寇齊。幽州晉公護新得其母，未欲伐齊，恐負突厥約，更生邊患，不得已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散隸秦隴巴蜀之兵，并羌胡內附者，凡二十萬人。冬十月甲子，周主授護斧鉞於廟庭。丁卯，親勞軍於沙苑，癸酉，還宮。護軍至潼關，遣柱國尉遲迥帥精兵十萬爲前鋒，趣洛陽。大將軍權景宣帥山南之兵，趣懸瓠。少師楊綱出軹關（按北河，今偏關以北者無關，鄂爾多斯境也。沙苑在同州府南。懸瓠，今汝甯府。軹關在濟源縣。）

周迪復出東，與宣城太守錢肅鎮東興，以城降迪。吳州刺史陳詳將兵擊之，詳兵大敗。迪衆復振。南豫州刺史周敷帥所部擊之，至定川，與迪對壘。迪給敷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盟。」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殺。陳寶應據晉安，建安二郡，水陸爲柵，以拒章昭達。昭達與戰不利，因據上流，命軍士伐木爲筏，施拍其上。會大雨，江漲，昭達放筏，衝寶應水柵，盡壞之。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合戰，上遣將軍余孝頃，自海道適至，并力乘之。十一月己丑，寶應大敗。逃至莆口，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昭達追擒之，并擒留異及其族黨，送建康斬之。異子貞臣以尙主得免。寶應賓客皆死。上聞虞寄嘗諫寶應，命昭達禮遣詣建康，既見，勞之曰：「管甯無恙，一以爲衡陽王掌書記。」按東興嶺者，由建昌新城達程建之光澤縣路也。定川在臨川縣北五十二里。晉安，今福州府。建安，今建甯府。莆口，卽莆田，今興化府。）

初，周楊綱爲邵州刺史，鎮捍東境二十餘年，數與齊戰，未嘗不捷。由是輕之。既出軹關，獨引兵深入，又不敵。備甲辰，齊太尉婁叡將兵奄至，大破綱軍，綱遂降齊。權景宣圍懸瓠，十二月，齊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太原王士真，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之。景宣使開府郭彥守豫州，謝徽守永州，送士真、世怡及降卒千人於長安。周人爲土山地道以攻洛陽，三旬不克。晉公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爲齊兵必不敢出，唯張斤候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救洛陽。畏周兵之彊，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曰：「

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闖逼，乃腹心之病，請奉詔南行。」齊主曰：「朕意亦爾。」乃令詔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丁巳，齊主亦自晉陽赴洛陽。段韶自晉陽行五日，濟河，會連日陰霧。壬戌，韶至洛陽，帥帳下三百騎，與諸將登邙阪，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與周軍遇，韶即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陳以待之。韶爲左軍，蘭陵王長恭爲中軍，斛律光爲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恟懼。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遠來爲寇，何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人以步兵在前，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卻，以誘之，待其力弊，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瓦解，投墜溪谷，死者甚衆。蘭陵王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鏞城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乃下弩手救之。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邙山至穀水三十里中，軍資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庸公王雄在後，勒兵拒戰。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陳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唯餘一奴一矢，雄按稍不及，光者文餘。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生將爾見天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勵，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達奚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事，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權景宣亦棄豫州走。楊忠引兵出沃野，應接突厥軍糧，不給，諸軍憂之，計無所出。忠乃招誘稽胡酋長，咸在坐，詐使河州刺史王傑勒兵鳴鼓而至，曰：「大眾宰已平洛陽，欲與突厥共討稽胡之不服者。」坐者皆懼，忠慰諭而遣之。於是諸胡相帥饋輸，軍糧填積，屬周師罷歸，忠亦還。晉公護本無將略，是行也，又非本心，故無功。與諸將稽首謝罪，周主慰勞罷之。（邵州，今垣曲縣。軹關，在其東。豫州，卽懸瓠，今汝甯府也。永州，在信陽州東北。河陽，今孟縣。太和谷，芒山谷名。穀水，在其西。沃野鎮，今喀爾喀右翼也。）

六年。秋七月，上遣都督程靈洗，自鄱陽別道擊周，迪破之。迪與麾下十餘人，竄於山穴中，日月浸久，從者

亦稍苦之。後遣人潛出臨川市魚鮓，臨州太守駱牙執之，令取迪自効；因使腹心勇士隨之入山，其人誘迪出獵，勇士伏於道傍，出斬之。丙戌，傳首至建康。

天康元年。秋八月，周信州蠻冉令賢、向五子王等，據巴峽反，攻陷白帝，黨與連結二千餘里。周遣開府儀同三司元契、趙剛等，前後討之，終不克。九月，詔開府儀同三司陸騰、督王亮、司馬裔討之。騰軍於湯口，令賢於江南，據險要，置十城，遠結涪陽蠻爲聲援。自帥精卒固守水邏城。騰召諸將問計，皆欲先取水邏。後攻江南，騰曰：「令賢內恃水邏，金湯之固，外託涪陽輔車之援，資糧充實，器械精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克，更成其氣。不如頓軍湯口，先取江南，蕩其羽毛，然後進軍水邏，此制勝之術也。」乃遣王亮帥衆度江，旬日拔其入城，捕虜及納降各千計，遂間募驍勇，數道進攻水邏。蠻帥冉伯犂、冉安西素與令賢有仇，騰說誘，賂以金帛，使爲鄉導。水邏之旁有石勝城，令賢使其兄子龍真據之，騰密誘龍真，龍真遂以城降。水邏衆潰，斬首萬餘級，捕虜萬餘口。令賢走，追獲斬之。騰積骸於水邏城，側爲京觀，是後羣蠻望之，輒大哭，不敢復叛。向五子王據石墨城，使其子寶勝據雙城，水邏既平，騰頻遣諭之，猶不下，進擊皆擒之，盡斬諸酋，首長捕虜萬餘口。信州舊治白帝，騰徙之於八陣灘，北以司馬裔爲信州刺史。小吏部辛昂奉使梁益，且爲騰督軍糧，時臨信楚合等州，民多從亂，昂諭以禍福，赴者如歸，乃令老弱負糧，壯夫拒戰，咸樂爲用。使還，會巴州萬榮郡民反，攻圍郡城，邊絕山路，昂謂其徒曰：「凶狡猖狂，若待上聞，孤城必陷，苟利百姓，專之可也。」遂募通開二州得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直趣賊壘，賊以爲大軍至，望風瓦解，一郡獲全。周朝嘉之，以爲渠州刺史。信州今夔州府，巴峽在巴東縣西二十里，白帝城在夔州府西，湯口在雲陽縣，涪陽在澧州，水邏城、石勝城在夔州北，石墨城、雙城在巴東縣南，八陣灘在奉節縣西。臨州，今日忠州，楚州，今重慶府，合州，今亦曰合州，巴州，萬榮郡，今巴州，通州，今綏定府，開州，今開縣，渠州，今渠縣。

臨海王光大元年。夏四月，湘州刺史華皎，聞韓子高死，內不自安。胡氏曰：「皎與劉師知、韓子高皆爲文帝所親任，二人旣死，故皎不自安。」繕甲聚徒，撫循所部，啓求廣州，以卜朝廷之意。司徒安成王 瑒，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遣使潛引周兵，又有歸於梁，以其子元爲質。五月，癸巳，瑒以丹陽尹吳明徹爲湘州刺史。甲午，瑒遣明徹帥舟師三萬趣鄧州。丙申，遣征南大將軍淳于量，帥舟師五萬繼之。又遣冠武將軍楊文通，從安成步遣出茶陵、巴山太守黃法慧，從宜陽出醴陵，共襲華皎，並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鄧州刺史程靈洗，合謀進討。六月壬寅，以司空徐度爲車騎將軍，總督建康諸軍，步道趣湘州。華皎使者至長安，梁主亦上書言狀，且乞師。周人議出師應之。司會崔猷曰：「前歲東征，死傷過半，比雖循撫，瘡痍未復。今陳氏保境息民，共敦鄰好，豈可利其土地，納其叛臣，建盟約之信，與無名之師乎？」晉公護不從。閏六月，戊寅，遣襄州總督衛公直，督柱國、陸通，大將軍田宏、權景宣、元定等，將兵助之。八月，皎遣使誘昭達，昭達執送建康，又誘靈洗、靈洗斬之。皎以武州居其心腹，遣使誘都督陸子隆，子隆不從。遣兵攻之，不克。巴州刺史戴僧朔等，並隸於皎。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遂爲之用。司徒瑒恐上流守宰皆附之，乃曲赦湘、巴二州。九月，乙巳，悉誅皎家屬。梁以皎爲司空，遣其柱國王操，將兵二萬助之。周權景宣將水軍，元定將陸軍，衛公直總之，與皎俱下。淳于量軍夏口，直軍魯山，使定以步騎數千圍鄧州。皎軍於白螺，與明徹等相持。徐度、楊文通，由嶺路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士家屬。皎自巴陵，與周、梁水軍，順流乘風而下，軍勢甚盛。戰於沌口，量、明徹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西軍大艦，受其拍；西軍諸艦，發拍皆盡，然後量等以大艦拍之，西軍艦皆碎沒於中流。胡氏曰：「戰船置拍竿，發之以拍敵船。」西軍又以艦載薪，因風縱火，俄而風轉自焚，西軍大敗。皎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岸，徑奔江陵。衛公直亦奔江陵。元定、孤軍進退無路，斫竹開徑，且戰且引，欲趣巴陵。巴陵已爲徐度等所據。度等遣使僞與結盟，許縱之還國，定信之，解仗執度。度執之，盡俘其衆，並擒梁大將軍李廣，定憤恚而卒。皎黨曹慶等四十餘人，并伏誅。明徹乘勝攻梁、河東，拔

之。周衛公直歸罪於梁柱國殷亮，梁王知非其罪，然不敢違，遂誅之。周與陳既交惡，周沔州刺史裴寬，白襄州總管，請一益戍兵，并遷城於羊蹄山，以避水。總管兵未至，程靈洗舟師奄至城下，會大雨，水暴漲，靈洗引大艦臨城發拍，擊樓堞皆碎，矢石晝夜攻之，三十餘日。陳人登城，寬猶帥衆執短兵拒戰，又二日，乃擒之。（安成，今安福縣。茶陵州，今屬長沙府。宜陽，今宜春縣。醴陵縣，今屬長沙府。武州，今常德府。巴州，今岳州府。白螺山，在監利縣江北岸。南河東郡，在松滋縣。沔州，今漢川縣。羊蹄山，胡氏謂卽陽臺山，在漢水南三十五里。）

二年，周梁州恆稜獠叛，總管長史南鄭趙文表討之。諸將欲四面進攻，文表曰：「四面攻之，獠無生路，必盡死以拒我，未易可克。今吾示以威恩，爲惡者誅之，從善者撫之，善惡既分，破之易矣。」遂以此意遍令軍中。時有從軍熟獠，多與恆稜親識，卽以實報之，恆稜猶豫未決，文表軍已至其境。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帥數人來見，請爲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爲導，卿但先行，慰諭子弟，使來降也。」乃遣之。文表謂諸將曰：「獠帥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其不意。」乃引兵自險路入，乘高而望，果有伏兵。獠旣失計，爭帥衆來降，文表皆撫慰之，仍徵其稅租，撫取違者。周人以文表爲蓬州長史。（胡氏曰：「蓬州，本漢宕渠之地，李勢時爲獠所據，蕭齊立歸化郡，梁置安固縣，及伏虞郡，後周置蓬州，因蓬山而以爲名也。」按恆稜，胡氏據趙文表傳，謂卽今蓬州屬順慶府。）

宣帝太建元年，歐陽紇在廣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自華皎之叛，帝心疑之，徵爲左衛將軍。紇恐懼，其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帝遣中書侍郎徐儉持節諭旨，紇初見儉，盛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禍爲福，未爲晚也。」紇默然不應，置儉於孤圍寺，累旬不得還。紇嘗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乃遣儉還。冬十月，辛未，詔車騎將軍章昭達討紇。

二年。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爲忠貞，經今兩世，不能惜汝負國。」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章昭達。昭達停道兼行，至始興。紇聞昭達奄至，恇擾不知所爲，出頓脰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上流，裝艦造拍，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籠籬，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紇衆大敗，生擒紇，送至京師，斬於建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在嶺南者，皆惶駭。前著作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直己以行義，何憂懼乎？」紇平，上徵爲金部侍郎。馮僕以其毋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持節，冊命洗氏爲石龍太夫人，賜纈纈油絡駟馬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儀。（陽春縣今屬肇慶府南海縣，卽廣州也。脰口在英德縣石龍郡，今化州。）

秋七月，司空章昭達攻梁。梁主與周總管陸騰拒之。周人於峽口南岸築安蜀城，橫引大索於江上，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命軍士爲長戟，施於樓船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攻安蜀城下之。梁主告急於周襄州總管衛公直，直遣大將軍李遷哲將兵救之。遷哲以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自率騎兵出南門，使步出北門，首尾邀擊。陳兵，陳兵多死。夜，陳兵竊於城西以梯登城，登者已數百人。遷哲與陸騰力戰拒之，乃退。昭達又決龍川甯朔隄，引水灌江陵，騰出戰於西隄，昭達兵不利，乃引還。（西陵峽在宜昌府安蜀城，在其西北。龍川卽荊州府之龍陂甯朔隄，隄名也。）

十二月，周齊爭宜陽，久而不決。勳州刺史韋寬謂其下曰：「宜陽一城之地，不足損益兩國爭之，勞師彌年，彼豈無智謀之士，若棄嶠東來，圖汾北，我必失地，今宜速於華谷及長秋築城，以杜其意。脫其先我，圖之實難。」乃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謂使者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守之？」事遂不行。齊斛律光果出晉州，道於汾北，築華谷龍門二城，光至汾東，與孝寬相見，光曰：「宜陽一城，久勞爭戰，今已舍彼，欲於汾北取償，幸勿怪也。」孝寬曰：「宜陽彼之要衝，汾北我之所棄，我棄彼取，其償安在？君輔翼幼主，位望隆重，不撫

循百姓，而極武窮兵，苟貪尋常之地，塗炭疲弊之民，竊爲君不取也。」光進圍定陽，築南汾城以逼之。周人釋宜陽之圍，以救汾北。晉公護問計於齊公憲，憲曰：「兄宜暫出同州，以爲聲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護從之。

三年春正月，齊斛律光築十三城於西境，馬上以鞭指畫而成，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又與周韋孝寬戰於汾北，破之。齊公憲督諸將，東拒齊師，三月，自龍門度河。胡氏曰：「此自夏陽度汾陰也。」光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齊太宰段韶、蘭陵王長恭，將兵禦周師，攻柏谷城，拔之而還。胡氏曰：「此齊遣段韶等出伊洛，以牽制汾北也。」夏四月，周陳公純取齊宜陽等九城，齊斛律光將步騎五萬赴之。五月，周晉公護使中外府參軍郭榮，城於姚襄城南，定陽城西，齊段韶引兵襲周師，破之。六月，韶圍定陽城，周汾州刺史楊敷固守不下，韶急攻之，屠其外城。時韶臥病，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濶，皆無走路，唯慮東南一道耳，賊必從此出，宜簡精兵直守之，此必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伏於東南濶口，城中糧盡，憲總兵救之，憚韶不敢進，敷帥見兵，突圍夜走，伏兵擊擒之，盡俘其衆。乙巳，齊取周汾州及姚襄城，唯郭榮所築城獨存。斛律光與周師戰於宜陽城下，取周建安等四城，捕虜千餘人而還。今稷山縣南十二里有王璧城，周之勳州也。其西北有華谷城，東有長修城，後人訛爲長秋。龍門郡城在其北，今吉州。又在其西北，卽南汾州，定陽縣也。龍門渡河，胡注謂自夏陽至汾陰，此在汾水南。柏谷城，在偃師縣。姚襄城，在吉州西五十里，臨大河矣。建安四城皆在宜陽。

五年春三月，帝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帝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卿可共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舉推之。尙書左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都官尙書河東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卽良副也。」壬午，分命衆軍，以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忌監軍事，統衆十萬伐齊。明徹出秦郡，都督黃法氈出歷陽。夏四月，癸

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與齊師戰於大峴，破之。齊人於秦郡置秦州，州前江浦，通涂水，齊人以大木爲柵於水中。辛亥，明徹遣豫章內史程文季將驍勇拔其柵，克之。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輯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庚申，黃法氈擊破之。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曰：「吳賊徐張，遂至於此，弟往爲秦涇刺史，悉江淮間情事，今何術以禦之？」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已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國家待遇淮南，失之同於蕭箭，如文宗計者，不過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令舊將將兵，屯於淮北。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竊謂此計之上者。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一彥深歎曰：「弟此策誠足制勝千里，但口舌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爲前隊，又有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辛酉，戰於呂梁。將戰，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禮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使指示之，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畢，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前十餘步，擊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破胡走，洪略戰死。破胡之出師也，齊人使侍中王琳與之俱。琳謂破胡曰：「吳兵其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鬪。」破胡不從而敗。琳單騎僅免，還至彭城，齊人卽使之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師。復以盧潛爲揚州道行臺尚書，甲子，南譙太守徐攪，克石梁城。五月己巳，瓦梁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戌，徐攪克廬江城。歷陽窘急，乞降，黃法氈緩之，則又拒守。法氈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盡殺戍卒，進軍合肥，望旗請降。法氈禁侵掠，撫勞戍卒，與之盟而縱之。己卯，齊北高唐羣降。辛巳，詔南豫州刺史黃法氈從鎮歷陽，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內史任忠軍於



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蕪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帝以秦郡吳明徹之鄉里，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人榮之。秦州秦郡，瓦梁，皆六合縣。瓜步山在其東南，胡堰在其西南。江浦縣界州前。江浦通涂水，今縣東南斷崖口，卽涂水入江口也。呂梁，當依註作石梁，石梁河在天長縣。六合之北也。卽涇州。陽平，在寶應縣。廬江郡，今無爲州也。在歷陽西北。高唐，在宿松齊昌。今蕪州東關東城，在巢縣濡須河東。西城，在河西。蕪城與南譙郡城皆在無爲州。秦州城降，註言國之三十八日。

秋七月，戊辰，齊遣尙書左丞陸贄將兵二萬救齊昌，出自巴、蕪，遇西陽太守汝南周良，良留羸弱，設疑兵以常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己巳，征北大將軍吳明徹軍至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齊巴陵王王琳與揚州刺史王貴顯保壽陽，外郭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固，丙戌，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十月，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多病，腫泄死者什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瑯琊皮景和等救壽陽，以尉破胡新敗，怯懦不敢前，屯於淮口，敕使屢促之，然始度淮，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乙巳，躬擐甲胄，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王貴顯、盧潛及扶風王可朱、渾道裕，尙書左丞李嗣餘，送建康。景和北遁，盡收其駝馬輜重，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彊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雖失地流寓，在鄴齊人皆重其忠義，及被擒，故麾下將卒多在明徹軍中，見者皆歎欷不能仰視，爭爲之請命，及致資給，明徹恐其爲變，遣使追斬之於壽陽東二十里，聞者莫不流涕。巴水，在黃岡縣。蕪水，在蕪州。西陽後齊之巴州也，今黃州府。峽口，峽石口也，在壽州北，夾淮水兩岸，築二城以固壽陽也。相國城，壽陽正城，以劉裕所築故名。堰肥水以灌者，此城也。金城，其內城。淮口，注謂頽口，在頽上縣。王琳有名將風，其義烈，則田橫、臧洪相匹。

七年。春二月，周高祖謀伐齊，命邊鎮益儲備，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修守禦。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第一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以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返，內離外叛，計盡力窮，讎敵有壘，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鶚，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其并晉之路。」胡氏曰：「稽胡、南匈奴之餘種，散在河東西河郡界，阻山而居，在長安北。」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卽大舉，宜與陳入分其兵，勢三鶚以北，萬春以南，虜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旣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春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昔句踐亡吳，尙期十載；武王取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蘖，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帝大笑。三月丙辰，使謙與小司寇元衛聘於齊，以觀臺。（廣州今魯山縣。三鶚谷在其北。萬春在河津縣。）

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駟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餘人皆莫之知。秋七月丙子，始召大將軍以上於大德殿告之。丁丑，下詔伐齊，以柱國陳王純、滎陽公司馬消難、鄭公達、奚震爲



入年，秋九月，周主謂羣臣曰：「朕去歲屬有疾疹，遂不得克平逋寇，前入齊境，備見其情，彼之行師，殆同兒戲。况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前出河外，直爲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諸將多不願行。帝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冬十月，己酉，周主自將伐齊。先是，晉州行臺左丞張延雋，公直勤敏，儲備有備，百姓安業，疆場無虞，諸嬖倖惡而代之，由是公私煩擾。周主至晉州，軍於汾曲，遣齊王憲將兵二萬守雀鼠谷，陳王純步騎二萬守千里徑，鄭公達奚震步騎一萬守統軍川，大將軍韓明步騎五千守齊子嶺，馮氏公尹升步騎五千守鼓鐘鎮，涼城公辛韶步騎五千守蒲津關，趙王招步騎一萬自華谷攻齊汾州諸城，柱國宇文威步騎一萬守汾水關，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齊行臺僕射海昌王尉相貴嬰城拒守。甲子，齊集兵晉祠。庚午，齊主自晉陽帥諸軍趣晉州。周主自汾曲至城下督戰，城中窘急。庚午，行臺左丞侯子欽出降於周。壬申，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北城，夜遣使請降於周。王軌帥衆應之。未明，周將北海段文振杖槊與數十人先登，與景嵩同至尉相貴所，拔佩刀劫之。城上鼓譟，齊兵大潰，遂克晉州，虜相貴及甲士八千人。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晉州告急者，自旦至午，驛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至暮，使更至，云：「平陽已陷。」乃奏之。齊主將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主從之。周齊王憲攻拔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乃屯永安。使永昌公椿屯雞栖原，伐柏爲葢，以立營。癸酉，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分軍出汾水關，自帥大軍上雞栖原。宇文威遣人告急，齊王憲自救之。齊師退，威追擊破之。俄而椿告齊師稍逼，憲復還救之，與齊對陳，至夜不戰。會周主召憲還，憲引兵夜去，齊人見柏葢在，不之覺，明日始知之。齊主使高阿那肱將前軍先進，仍節度諸軍。甲戌，周以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梁士彥爲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之。十一月，己卯，齊主至平陽，周主以齊兵新集，聲勢甚盛，且欲西還，以避其鋒。將軍

宇文忻諫曰：「以陛下之神武，乘敵人之荒縱，何患不克？若使齊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士無鬪志，雖有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軍正王紘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獎周室，一戰而扼其喉，取亂侮亡，正在今日，釋之而去，臣所未論。」周主雖善其言，竟引軍還，留齊王憲爲後拒。齊師追之，憲與忻各將百騎與戰，斬其驍將賀蘭豹子等，齊師乃退。憲引軍度汾，追及周主於玉壁。齊師遂圍平陽，晝夜攻之，城中危急，糧糈皆盡，所存之城，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外援不至，衆皆震懼。梁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妻妾軍民婦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周主使齊王憲將兵六萬屯隰川，遙爲平陽聲援。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齊主救且止，召馮淑妃觀之。淑妃粧點不時至，周人以木拒塞之城，遂不下。舊俗相傳晉川城西石上，有聖人跡，淑妃欲往觀之。齊主恐弩矢及橋，乃抽攻城木，造遠橋，齊主與淑妃度橋，橋壞，至夜乃還。癸巳，周主還長安。甲午，復下詔以齊人圍晉州，更帥諸軍擊之。丙申，縱齊降人使還。丁酉，周主發長安。胡氏曰：「還長安，僅三日，復出師，明引歸者，欲使齊師疲於攻平陽，而後取之。」壬寅，濟河與諸軍合。十二月，丁未，周主至高顯，遣齊王帥所部先向平陽。戊申，周主至平陽。庚戌，諸軍總集，凡八萬人，稍進逼城，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先是，齊人恐周師猝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齊主大出兵，陳於塹北。周主命齊王憲馳往觀之，憲復命曰：「易與耳，請破之而後食。」周主悅曰：「如汝言，吾無憂矣。」周主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喜於見知，咸思自奮。將戰，有司請換馬，周主曰：「朕獨乘良馬，欲何之？」周主欲薄齊師，礙塹而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主謂高阿那肱曰：「戰是耶？不戰是耶？」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不過十萬，病傷及繞城樵爨者，復三分居一。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時耶？不如勿戰，卻守高梁橋。」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尙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

「於是填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纒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少卻，淑妃怖曰：「軍敗矣。」錄尚書事城陽王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即以淑妃奔高梁橋，開府儀同三司奚長諫曰：「半進半退，戰之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虧傷，陛下捨此安之，馬足一動，人情駭亂，不可復振，願速還，安慰之。」武衛張常山自後至，亦曰：「軍尋收訖，甚完整，圍城兵亦不動，至尊宜回，不信臣言，乞將內參往視。」齊主將從之，穆提婆引齊主肘曰：「此言難信。」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死者萬餘人，軍資器械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齊主至洪洞，淑妃方以粉鏡自玩，後聲亂，唱賊至，於是復走。先是，齊主以淑妃爲有功勳，將立爲左皇后，遣內參詣晉陽，取皇后服御褱翟等。至是，遇於中途，齊主爲按轡，命淑妃著之，然後去。辛亥，周主入平陽，梁士彥見周主，持周主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周主亦爲之流涕，周主以將士疲弊，欲引還，士彥叩馬諫曰：「今齊師潰散，衆心皆動，因其懼而攻之，其勢必舉。」周主從之，執其手曰：「余得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大事不成，朕無前憂，唯慮後變，汝善爲我守之。」（胡氏曰：「用兵而能慮後患者，善師者也。」）遂帥諸將追齊師，諸將固請西還，周主曰：「縱敵患生，卿等若疑，朕將獨往。」諸將乃不敢言。癸丑，至汾水關，齊主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齊主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安社稷。」齊主欲留安德王延宗，廣甯王孝珩守晉陽，自向北朔州，若晉陽不守，則奔突厥，羣臣皆以爲不可，帝不從，賀拔伏思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軍，周主封賞各有差，高阿那肱所部兵尙一萬，守高壁，乙卯，齊主詔延宗、孝珩募兵，延宗入見，齊主告以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密遣左右先送皇太后太子於北朔州，丙辰，周主與齊王憲會於介休，齊開府韓建業舉城降，以爲上柱國，封郟公，是夜，齊主欲遁去，諸將不從，丁巳，周師至晉陽，齊主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謂曰：「并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回向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從，

穆提婆西奔周軍；陸令瑩自殺，家屬皆誅沒。周主以提婆爲柱國，宣州刺史，下詔諭齊羣臣曰：「若妙盡人謀，深達天命，官榮爵賞，各有加隆；或我之將卒，逃逸彼朝，無問貴賤，皆從蕩滌。」自是齊臣降者相繼。初齊高祖爲魏丞相，以唐邕典外兵，曹白建典騎兵，曹皆以善書計工簿帳，受委任。邕兼領度支，與高阿那肱有隙，阿那肱譖之，及齊主還鄴，邕遂留晉陽。并州將帥請於安德王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宗不得已，戊午，卽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政由宮豎，斬關夜遁，莫知所之。王公卿士，猥見推逼，今祇承寶位，大赦，改元德昌。」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美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甯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甌石以禦敵。己未，周主至晉陽。庚申，齊主入鄴。周師圍晉陽，四合如異雲。安德王延宗命莫多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阿千子段暢拒城東，自帥衆拒齊王憲於城北。延宗素肥，前如偃，後如伏，人常笑之。至是奮大稍，往來督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和阿千子段暢以千騎奔周軍。周主攻東門，際昏遂入之，進焚佛寺。延宗敬顯自門入夾擊之，周師大亂爭門，相填壓，塞路不得進。齊人從後斫刺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自拔無路，承御上士張壽牽馬首，賀拔伏恩以鞭拂其後，崎嶇得出。齊人奮擊，幾中之。城東道阨，曲伏恩及降者及子信導之，僅得免。時已四更，延宗謂周主爲亂兵所殺，使於積尸中求長鬣者不得。時齊人旣捷，入坊飲酒，盡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主出城，飢甚，欲遁去，諸將亦多勸之還。宇文忻勃然進曰：「陛下自克晉州，乘勝至此，今僞主奔波，關東響震，自古行兵，未有若斯之盛。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破竹之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齊王憲柱國王誼亦以爲去必不免。段暢等又盛言城內空虛，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胡氏曰：「散兵復聚，則摧沮之勢，振迅而起。」辛酉，且還攻東門，克之。延宗戰力屈，走至城北，周人擒之。周主下馬執其手，延宗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周主曰：「兩國天子，非有怨惡，

宜爲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唐邕等皆降於周，獨莫多婁敬顯奔鄴，齊主以爲司徒。壬戌，周主大赦，削除齊制，收禮文武之士。初，伊婁謙聘於齊，其參軍高遵以情輸於齊，齊人拘之於晉陽。周主旣克晉陽，召謙勞之，執遵付謙，任其報復。謙頓首請赦之。周主曰：「卿可聚衆唾面，使其知愧。」謙曰：「以遵之罪，又非唾面可責。」帝善其言而止。謙待遵如初。司馬光曰：「賞有功，誅有罪，此人君之任也。高遵奉使異國，漏泄大謀，斯叛臣也。周高祖不自行戮，乃以賜謙，使之復怨，失政刑矣。孔子謂以德報怨者，何以報德爲謙者，宜辭而不受，歸諸有司，以正典刑，乃請而赦之，以成其私名，美則美矣，亦非公議也。」汾曲，註言在平陽南。雀鼠谷，在介休縣西南。千里徑，在汾陽縣北。齊子嶺，在濟源縣。鼓鐘鎮，在垣曲縣。蒲津關，在永濟縣。稷山縣北有華谷，華水所出也。汾水關，在霍州北。靈石縣界平陽府，卽晉州。晉祠，在太原縣，卽晉陽也。天池，在靜樂縣。洪洞縣屬平陽府。永安，今霍州。雞樹原，在其北。煉川，在聞喜縣。高顯，疑戍名，亦在聞喜縣。高梁橋，在臨汾北十里。北朔州，馬邑縣也。高壁嶺，在靈石縣東南二十五里。五龍門，晉陽北門。

齊主命立重賞以募戰士，而竟不出物。虜窟王孝珩請：「使任城王備將幽州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永業將洛州道兵入潼關，揚聲趣長安，臣請將京畿兵出隘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有兵，自然挑潰。」又請：「出宮人珍寶賞將士。」齊主不悅。斛律孝卿請齊主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旣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怒曰：「身尙如此，吾輩何急？」皆無戰心。於是自大丞相以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朔州行臺僕射高勸將兵侍衛太后太子，自土門道還鄴。時宦官荀子溢猶恃寵縱暴，民間雜處，縱鷹犬搏噬取之。勸執以徇，將斬之。太后救之得免，或謂勸曰：「子溢之徒，言成禍福，獨不慮後患耶？」勸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并州，達官率皆委叛，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亦無所恨。」甲子，齊太后至鄴。丙寅，周主出齊宮中珍寶服玩及宮女二



千人，班賜將士，加立功者，官爵各有差。周主問高延宗以取鄴之策，辭曰：「此非亡國之臣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據鄴，臣不能知。若令自主，陛下兵不血刃。」癸酉，周師趣鄴，命齊王憲先驅，以上柱國陳王純爲并州總管，齊主引諸貴臣入朱雀門，賜酒食，問以禦周之策，人人異議。齊主不知所從，是時人情凶懼，莫有鬪心。朝士出降，晝夜相屬。高勸曰：「今之叛者，多是貴人，至於卒伍，猶未離心。請追五品以上家屬，置之三臺，因脅之以戰，若不捷，則焚臺，此曹願惜妻子，必當死戰。且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而引尙書令高元海等議，依天統故事，禪位皇太子（土門關卽井陘關，在平定州東，井陘縣西，隘口在磁州）。

九年春正月乙亥朔，齊太子恆卽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廣甯王孝珩求拒周師，謂高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耶？孝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猜忌耶？」高韓恐其爲變，出孝珩爲滄州刺史，領軍尉相願拔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主使長樂王尉世辯帥千餘騎，胡周師出隘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卽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止皇。一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癸未，幼主亦自鄴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壬辰，周師至鄴城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領軍大將軍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鐘遺之，世榮得卽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爲僞朝戮力，內實通啓於朕，不忠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甲午，周主入鄴。齊國子博士熊安生、博通五經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就中書侍郎李德

林宅，宣旨慰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州。是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城王潛，又爲潛尊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宗國。天王，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齊上皇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覬、侯、周師自與穆后、馮淑妃、幼主、韓長鸞、鄧長容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參田綱、西出參伺、動靜、周師獲之，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計言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捶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即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啓云：「周師尙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即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金繫於鞍，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已亥，至南鄧，杜尉遲勒追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二月，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齊、廣、甯、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潛於信都，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杜國、楊堅擊之，令高緯爲手書招潛，潛不從。憲、軍至趙州，潛遣二諜，覬、侯、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遍示之，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禮，仍充吾使。」乃與潛書曰：「足下謀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戰非上計，無待卜疑，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憲至信都，潛、陳於城南以拒之，潛所署領軍、尉、相、顧，詐出略陳，遂以衆降。相、顧，潛心腹也，衆皆駭懼，潛殺相、顧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萬人，執、潛及廣、甯、王、孝、珩。憲謂潛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潛曰：「下官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親爲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齊、王、憲善用兵，多謀略，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多望風沮潰，芻、牧不授軍，無私焉。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甯，不下，其餘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八，戶三百三萬二千五百。（胡氏曰：「齊所有司，莫趙、義、懷、黎、建、

東雍、汾、西、汾、晉、南朔、并、肆、靈、顯、恆、朔、定、瀛、幽、東、燕、北、燕、晉、南、營、安、青、濟、光、膠、徐、仁、雖、兗、北、徐、南、青、海、東、楚、潼、東、徐、洛、鄭、陽、宋、梁、南、兗、西、兗、北、荆、襄、豫、東、廣、秦、西、楚、揚、南、潁、北、建、羅、合、江、和、共、六、十、州、而、東、廣、已、下、十、州、時、已、爲、陳、故、止、言、五、十、州、按、滄、州、今、屬、天、津、府、紫、陌、橋、在、臨、漳、縣、濟、州、今、莊、平、縣、瀛、州、今、河、間、府、信、都、今、冀、州、趙、州、即、今、趙、州、東、雍、州、今、絳、州、營、州、即、和、龍、城、今、土、默、特、右、翼、旗。

高寶甯者，齊之疏屬，有勇略，久鎮和龍，甚得夷夏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二、州，各、置、官、及、六、府、官。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統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佗鉢可汗處永安於吐谷渾，使者之下，永安言於佗鉢曰：「今齊國已亡，永安何用餘生？欲閉氣自絕，恐天下謂大齊無死節之臣，乞賜一刀，以顯示遠近。」佗鉢嘉之，贈馬七十匹而歸之。乙卯，周主自鄴西還。三月壬午，周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此數。」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復遣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及金馬腦二箇，鍾賜伏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貳，此兒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軍隔水見之，胡氏曰：「汾水逕晉，絳二州之間，東雍州在絳州界，故隔水。」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擒矣。」伏仰天大哭，帥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曰：「骨親肉疏，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救之曰：「若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富貴。」他日，又問：「前救河陰，得何賞？」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爲傅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於前，列其王公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

之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封高緯爲溫公，齊之諸王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止之。周主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自是詔詰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周主從容謂羣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紇豆陵毅對曰：「臣聞麒麟鳳凰爲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凰，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爲瑞，且有用哉？」周主大笑曰：「誠如公言。」

多十月，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詔南充州刺史，司空 吳明徽督諸軍伐之；以其世子戎昭將軍惠覺攝行州事。明徽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衆拒戰。戊午，明徽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徽圍之。帝銳意以爲「河南指麾可定。」中書通事舍人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帝怒，以爲沮衆，出爲豫，京內史，未行，有飛章劾景歷在省贓汙狼籍，坐免官削爵土。（此爭彭城也。）

十一月，周詔自永，熙三年以來，東土之民，掠爲奴婢，乃克江，陵之日，良人沒爲奴婢者，並放爲良。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每行兵，親在行陳，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案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爲之死。

十年。春二月，吳明徽圍周 彭，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懼。譚，州，刺，史，蕭，摩，訶，言於明徽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端，築，城；今尙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爲虜矣。」明徽奮誓曰：「寡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胡，氏，曰：「史，言，明，徽，驕，而，懷，諫，以，致，敗。」）一句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諸將議破壞堰拔軍，以舫載馬而去，馬，主，裴，子，烈，曰：「若破壞堰下船，船必傾倒，不如先遣馬出。」時明徽苦背疾甚篤，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取。」顧，公，帥，步，卒，乘，馬，擊，徐，行。

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胡氏曰：「京邑，謂建康。解摩訶此言，亦知軍退後，周師繼至，必不能守淮南。」）明徹曰：「弟之此策，乃良圖也。然步軍既多，吾爲總督，須身居其後，相帥兼行，弟馬軍宜速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甲子，明徹決堰，乘水勢退軍，冀以入淮。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感之，衆濱明徹爲周人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摩訶以精騎八十居前突圍，衆騎繼之。比旦，達淮南，與將軍任忠、周羅暉獨全軍得還。初，帝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尚書毛喜。對曰：「淮左新平，邊民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卽日召蔡景歷，復以爲征南諮議參軍。周主封吳明徹爲懷德公，位大將軍，明徹愛憤而卒。（淮口，今清河縣。清水，泗水也，在徐州東北。）

十二年夏六月，周尉遲迥知丞相，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迥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審之，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寬兄子藝爲魏郡守，迥遣藝迎孝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其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追者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迥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置官司。時趙王招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爲行軍元帥，郟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述、武鄉公崔宏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爲行軍總管，以討迥。秋七月，青川總管尉遲勤、迥之弟子也，初得迥書，表送之，尋亦從迥。迥所統相衛黎洛、具趨、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衆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公曹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潼州刺史曹孝遠，各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兗州，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皆應迥。懷縣丞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迥。迥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執刺史趙威。

署城人郭子勝爲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遂圍恆州。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荅州刺史烏丸尼等帥青齊之衆圍沂州。大將軍檀讓攻拔曹毫二州，屯兵梁郡，席毗羅衆號入萬軍於蕃城，攻陷昌慮下邑。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迺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鎖其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迺。」穆深拒之。堅使內史大夫柳裘詣穆，爲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鎧金帶遺堅。十三鎧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爲懷州刺史，初欲應迺，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迺遣其子魏安公惇帥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迺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啓丞相堅云：「梁士彥，字文忻，崔宏度，並受尉遲鑲金軍中慳慳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又安知能盡其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糜絜，則自鄭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言，幾敗大事。」一府司錄高頊請行，堅喜遣之。頊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日以百數，德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八月，梁世宗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梁主累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時諸將競勸梁主舉兵，與尉遲迺連謀，以爲：「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彊兵，然功業莫就，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挾天子，保

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循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隨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衆議遂止。高頴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棧，（胡氏曰：「大曰棧，小曰榘，縛木爲棧，寘火積薪於上流，放之，欲順流而下，以焚橋。」）頴豫爲土狗以禦之。（胡氏曰：「蓋積土於水中，前銳後廣，前高後俚，其狀如坐，向分居上流，以礮火棧，使不得下，遏橋邊也。」）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少卻，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卻，鳴鼓齊進。軍旣度，頴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進追至鄴。庚午，迥與惇及惇弟西都公松，悉將其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黃龍兵」。尉遲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卻，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縱兵圍之。崔宏度妹先適迥子爲妻，及鄴城破，迥窘迫，升樓，宏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彎弓將射宏度，宏度脫兜鍪謂迥曰：「頗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迥末年衰耄，及起兵，以小御正崔達，達爲長史。達，達之子也。達，達無籌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朝歌，今衛輝府淇縣。相州，即彰德府臨漳縣。趙王國，在順德府邢臺縣。衛，即衛輝府。黎，即黎縣。洺，即廣平府。貝，即其清河縣。趙，即隆平縣。冀，即冀州。瀛，即河間府。滄，即滄州。齊，即濟南府。膠，即諸城縣。光，即萊州府。莒，即沂水縣。榮州，今汜水縣。申州，今信陽州。東楚州，今宿遷縣。潼州，今睢寧縣。蘭陵，在今嶧縣。永橋鎮，在懷慶府河內縣東南。建州，今澤州府。潞州，今潞安府。鉅鹿縣，今屬順德府。恆州，今正定府。汴州，今開封府。沂州，今沂州府。曹州，今曹州府。亳州，今猶曰亳州。梁郡，今歸德府蕃城，在滕縣。昌慮，在滕縣東南下邑。在碭山東。永州，在信陽州東北。懷州，即河內縣武。

陟縣，今屬懷慶府。武德在河內縣東南。

于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杜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而爲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讓以餘衆屯成武，仲文擊破之，遂拔成武，迴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見，以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卽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擊之，毗羅衆大潰，爭投洙水，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斬毗羅，傳首。韋孝寬分兵討關東叛首悉乎之，堅徙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分相州置毛州、魏州。按成武縣在曹州東南一百里，佈縣在徐州西北一百二十里，金鄉縣屬濟甯州，相州徙安陽，今彰德府治也。毛州治東昌府館陶縣，漢屯氏河決口也。魏州今大名府。

周王誼帥四總管至鄭州，司馬循難擁其衆，以魯山、甌山二鎮來降。初，循難遣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段珣，將兵圍順川，順州刺史周法尙不能拒，棄城走，循難虜其母弟而南，樊毅救循難不及，周亳州總管元景山擊之，毅掠居民而去。景山與南徐州刺史宇文弼追之，與毅戰於漳口，一日三戰三捷，毅退保甌山鎮，執邑爲循難所據者，景山皆復取之。鄭州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維州爲主，以附循難。王誼遣諸將分討之，旬月皆平。按司馬循難，鄭州總管也，起兵應尉遲迥。鄭州在河陽州西北，旣而循難以鄭隨溫應土順河，僞岳九州，及魯山等八鎮，降陳求援，隨今隨州。溫今京山縣，應今應山縣，土今隨州東北，順今隨州北，河今河陽州，僞岳二州皆在今孝感縣北。魯山在漢陽縣，甌山在漢川縣南。徐注云：「當作南司州，在今孝感縣。」漳口在安陸縣西五十里，巴蠻山蠻也，其時謂山民爲蠻，猶山越之類。



冬十月，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恚、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帥衆十萬攻利州，堰江水以灌之。城中戰士不過二千，總管昌黎豆盧勳晝夜拒守。凡四旬，時出奇兵擊恚等破之。會梁睿至，恚等遁去。睿自劍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恚、乙弗虔城守，親帥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恚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走新都，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睿斬謙及高阿那肱、劍南平。（利州，今廣元縣，嘉陵江在其西，新都縣在成都府北五十里。）

十三年。冬十二月，隋主既立，待突厥禮薄，突厥大怨，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滅，日夜言於沙鉢略，請爲周室復讎。（胡氏曰：「周遣千金公主嫁突厥。」）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主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胡氏曰：「突厥之君長稱可汗，其妻稱可賀敦。」）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甯合兵爲寇。隋主患之，敕緣邊修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北尹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取其射法。沙鉢略弟虞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沙鉢略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彊弱，靡不知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尙梗，與師致討，未是其時，棄於度外，又相侵擾。」（胡氏曰：「此二語，明指出當時利病。」）故宜密運籌策，有以攘之。（胡氏曰：「此下方是晟獻策。」）玷厥之於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內隙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虞羅侯者，攝圖之弟，茲多勢弱。（胡氏曰：「言其必多姦巧，而形勢甚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虞羅，遣連奚，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悅，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

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犇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略使上。以晟爲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寶契丹，遣爲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旣行，果相猜貳。(奚王牙帳在今喀喇沁旂，白寶在巴林旂西北。契丹本在郭爾羅斯前旂，伊吾今哈密，黃龍道卽和龍道，土默特右翼旂也。)

十四年 冬十二月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宏化以備突厥，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略可汗遇於周槃，沙鉢略有衆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爲虜所衝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鬪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歐之，手皆骨見。(胡氏曰：「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五兵咸盡，士卒奮拳擊虜，以言死鬪則可，若虜以全師四面威之，安能免乎？史但極筆敘長儒方戰之績耳，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者什八九。詔以長儒爲上柱國，餘勳回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列長又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爲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破石門兩道入寇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宏化、延安、六畜咸盡。(胡氏曰：「此由虞慶則按營不戰，達奚長儒孤軍摧衄，故沙鉢略縱兵兩道而入，然五可汗之兵，東西齊舉，西自乙弗泊，東至幽州，盡隋西北二邊，無不被寇。若武威至延安，則達頭沙鉢略之兵耳。」)

沙鉢略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說沙鉢略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略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沙鉢略懼，迴兵出塞。(宏化郡今慶陽府，周槃疑在其北。乙弗泊，胡注在鄯州之西，則在今朔平府西也。臨洮，今洮州，廳幽州，今順天府。木破關在固原州西南隴山之口。石門關在州北。武威，今涼州府。天水，今秦州。金城，今蘭州府。上郡，今鄜州。延安，今延安府。鐵勒，在唐努山烏梁海界。)

長城公至德元年 突厥數爲隋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蓋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朕以爲厚斂

北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賁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甯勞涇橋之拜？於是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將出朔州道。夏四月，己卯，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狂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唯長史李徽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加以疾疫，死者甚衆。幽州總管陰壽帥步騎十萬，出盧龍塞，擊高寶甯。寶甯求救於突厥，突厥方禦隋師，不能救。庚辰，寶甯棄城奔磧北，和龍諸縣悉平。壽設重賞以購寶甯，又遣人離其腹心。寶甯奔契丹，爲其麾下所殺。

（胡氏曰：「高寶甯自齊未據和龍，至是敗滅。」按出朔州道，胡注自馬邑出塞者，時朔州在馬邑西南也。白道嶺，在歸化城北，有白道城。）

五月，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涼州，與突厥阿波可汗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榮定，熾之兄子也。前上大將軍京兆史萬歲坐事配敦煌爲戍卒，詣榮定軍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爲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纒入，遽即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北牙矣。」胡氏曰：「阿波建牙在攝圖之北。」顧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彊，此萬全計也。」遂與沙鉢略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高越原，疑即在涼州府北長城外。）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瑄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干子前任趙州百姓歌之曰：『老禾不旱殺，餘種穢良田。』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泄衆，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錫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帝善之。干子竟免。或見上勤於聽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臣聞上古聖帝，莫過唐虞，不爲叢脞，是謂欽明。舜任五臣，堯咨四岳，垂拱無爲，天下以治。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使。比見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亦由羣官懼罪，不能自決，取判天旨，聞奏過多。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伏願察臣至言，少減煩務。若經國大事，非臣下裁斷者，伏願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盡無疆之壽，臣下蒙發育之賜。」上覽而嘉之，因曰：「柳瑄直士，國之寶也。」（杞州，今杞縣；趙州，今隆平縣。）

禎明元年。初，沙鉢略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遣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爲葉護，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賜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爲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其議。樊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爲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穎曰：「骨肉相殘，教之盡也，宜存養以示寬大。」隋主從之。

冬十一月，隋主如馮翊，親祠故社。是行也，內史令李德林以疾不從，隋主自同州敕書追之，與議伐陳之計。

及還，帝馬上舉鞭南指曰：「待平陳之日，以七寶裝嚴公，使自山以東，無及公者。」隋主聞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擊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胡氏曰：「謂兵既登岸，後限大江，士無反顧之心，有必死之志，其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勣、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仲方上書曰：「今唯須武昌以下，斬和淦，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爲水戰之具。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流頭，荆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首、斬口、益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若賊必以上流有軍，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諸將，即須擇便積度，如擁衆自衛，上江諸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從有三吳百越之兵，非思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穎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梯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胡氏曰：「拍竿，發之以拍敵船。」）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炸艦，各有等差。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伐閱，就排詆之，除太市令。華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勳亦至矣。陛下卽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陷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若臣宿將，奉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威，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炫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帝大怒，卽日斬之。（胡氏曰：「古語有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豈不信哉！」按光州，今光州。虢州，時治盧氏縣。斬，今斬州。和

今和州。滁，今滁州。方今六合縣。吳，今江都縣。海，今海州。益，今成都府。信，今夔州府。襄，今襄陽府。荆，今荊州府。基在鍾祥縣。南，鄧，在光州。蜀，江，今大江。漢水，今曰襄河。荆門山，在宜都縣西北五十里，與虎牙山隔江相對。延洲，疑卽燕尾洲，在江陵縣。公安縣，今屬荊州府。澧州，要道也。巴陵，今岳州府洞庭湖口也。隱圻，在蒲圻縣西。江夏，要道也。夏首，卽漢口。襄河入江處，蘄口，今蘄州。蘄水入江處，淞城，今九江府。皆江流要隘也。峽口，卽西陵峽，在東湖縣永安，卽夔州府。

二年三月戊寅，隋主下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倏整之欲，劫奪閭閻，資產俱竭，驅逼內外，勞役弗已；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盛粉黛而執干戈，曳羅綺而呼警蹕。自古昏亂，罕或能比。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錯口，道路以目。」又送蠶書，暴帝二十惡，仍散寫詔書三十萬紙，遍諭江外。冬十月甲子，隋以出師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蘄州刺史王世積出蘄春，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江，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青州總管宏農燕榮出東海。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東接滄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橫互數千里。以左僕射高穎爲晉王元帥，長史右僕射王詔爲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區處支度，無所凝滯。十一月丁卯，隋主親餞將士乙亥，至定城，陳師誓衆。十二月，隨軍臨江，高穎謂行臺吏部郎中薛道衡曰：「今茲大舉，江東必可克乎？」道衡曰：「克之嘗聞，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委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願忻然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爾。」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爲上流節度，詔以散騎常侍周羅暉都督巴峽緣

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至流頭灘，將軍咸昕以青龍百餘艘守狼尾灘，地勢險峻，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見我虛實，難流迅急，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儀同三司王長襲引步卒自南岸擊別柵，大將軍劉仁恩帥甲騎自北岸趣白沙，邊明而至，擊之，所敗走，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無犯。素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江濱鎮戍，聞隋軍將至，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護軍將軍樊毅言於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胡氏曰：「金翅，船名。」）憲及驃騎將軍蕭摩訶皆以爲然，乃與文武羣臣共議，請如毅策。（胡氏曰：「未幾韓擒虎濟采石，賀若弼拔京口，二道並進，而陳以亡，地有所必守，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及隋軍臨江，間謀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於再三。文慶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帝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爲之游說，帝重違其意，而迫羣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總又抑憲等，由是議久不決。帝從容請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耶？」都官尙書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耶？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臣定介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按定城在潼關廳流頭，狼尾二灘皆在宜都縣西陵峽，東空冷峽，西白沙，北岸地名也。施文慶江總固無足貴，然後之託大爲靜鎮者，類如此，故詳著之。）

## 卷二十七

### 通鑑隋紀

文帝開皇九年 春正月乙丑朔，陳主朝會羣臣，大霧四塞，入人身皆辛酸；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

若弼自虜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置於濮內；陳人覬之，以爲內國無船。弼又請緣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廣陵；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譟，故弼之濟江，陳人不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晉王廣帥大軍屯六合鎮桃葉山。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陳主以驛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爲都督；司空司馬循難，湘州刺史施文慶並爲大監；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庚午，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弼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樊猛在建康，其子巡攝行南豫州事。辛未，擒虎進攻姑孰，執半日拔之，執巡及其家口。江南父老素聞擒虎威信，來謁軍門者，晝夜不絕。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入。陳主命司徒豫章王叔英屯雀門，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擒虎合軍，步騎二萬屯於新林。蘄州總管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破陳將紀瑱於蘄口；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晉王廣上狀，帝大悅，宴賜羣臣。時建康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素怯懦，不達軍事，唯日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輩怏怏，素不伏官，迫此事故，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行。弼之攻京口也，摩訶請將兵逆戰，陳主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陳主召摩訶，忠於內殿議軍事，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兵足食，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



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暉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歎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陳，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陳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甲申，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居諸軍之南，任忠次之，樊毅、孔範又次之，蕭摩訶軍最在北。諸軍南北五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與所部七總管楊牙、員明等，甲士凡八千，勒陳以待之。陳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者數四，弼麾下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煙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入頭，皆走獻陳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範。範兵暫交，卽走。陳諸軍顧之，騎卒亂潰，不可復止。死者五千人。員明擒蕭摩訶，送於弼。弼命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乃釋而禮之。任忠馳入臺，見陳主言敗狀。時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已帥數騎迎降於石子岡。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忠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尙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尙書僕射袁憲在殿中，尙書令江總等數人居省中。陳主謂憲曰：「我從來接遇卿，不勝餘人。今日但以追愧。非唯朕無德，亦是江東衣冠道盡。」陳主遣遠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自投於井。旣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東而上。弼乘勝至樂遊苑，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所殺獲數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流涕歎歎，遂就擒。諸門衛皆走。弼夜燒北掖門入，聞擒虎已得。陳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汗股栗，向弼再拜。弼謂之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拜乃禮也。入朝不失作歸命侯，無勞恐懼。」弼置叔寶於德教殿，以兵衛守。丙戌，晉王廣入建康，以施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沈客卿重賦厚斂，以悅其上；與太市令陽懿、朗刑

法監徐折，尚書都令史暨慧，皆爲民害，斬於石闕下，以謝三吳。（按桃葉山，在今六合縣東南斷崖口。白下城在江寧縣西北，下關東。曲阿，今丹陽縣。樂遊苑在覆舟山北。元武湖南。白土岡在神策門外。石子岡在安德門外。背溪，今大陽溝，皆江甯府城內外地。）

上遣使以陳亡告許善心，善心衰服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坐三日，救書唁焉，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子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卽我之誠臣也。」陳水軍都督周羅暉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秦王俊督三十總管水陸十餘萬屯漢口，不得進，相持踰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遣南康內史呂忠肅屯岐亭，據巫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隋船。忠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楊素劉仁恩奮兵擊之，四十餘戰，忠肅守險力爭，隋兵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旣而隋師屢捷，獲陳之士卒三縱之，忠肅棄柵而遁，素徐去其鎖。忠肅復據荆門之延州，素遣巴蜒千人承五牙四艘，以拍竿碎其十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忠肅僅以身免。陳信州刺史顧覺屯安蜀城，棄城走。慧紀屯公安，悉燒其儲蓄，引兵東下。於是巴陵以東無復城守者。慧紀帥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入援建康，爲秦王俊所拒，不得前。會建康平，晉王廣命陳叔寶手書招上江諸將，諸城皆解甲。（胡氏曰：江夏，陳郢州治所。安蜀城在東湖縣西北，陳信州治所。公安，陳荊州治所，皆是也。岐亭在東湖縣西陵峽口。巫峽，巫字誤，卽西陵峽也。巫峽在其西，時楊素已過之矣。）

賀若弼、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擒虎略不交陳，豈臣之比？」擒虎曰：「奉章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遂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陳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叩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拔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帝曰：「二將俱爲上勳。」加高穎上柱國，進爵齊公，賜物九千段。帝勞之曰：「公伐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君臣道合，非青蠅所能間也。」帝從容命弼與穎輪平陳事。穎曰：「賀若弼先

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帝大笑，嘉其有讓。

十年，江表自東晉以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牧民者盡更襲之。蘇威復作五教，使民無異幼，悉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惠、蘇州沈元愴，皆舉兵反，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懷鏡、州吳世華、溫州沈孝微、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寶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執縣令曰：「更能使僕誦五教耶？」詔以楊素爲行軍總管以討之。素將濟江，使始興、麥鐵杖、戴東莖、夜浮渡、江規、賊，還而復往，爲賊所擒，遣兵仗三十人防之；鐵杖取賊刀，亂斬防者，殺之皆盡，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奏授儀同三司。素帥舟師，自揚子津入擊賊帥朱莫問於京口，破之；進擊晉陵賊帥顧世興，無錫賊帥葉略，皆平之。沈元愴敗走，素追擒之。高智惠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五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子總管來護兒言於素曰：「吳人輕銳，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陳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度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比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賊顧火而懼，素因縱兵奮擊，大破之，賊遂潰，智惠逃入海，素躡之。汪文進以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自婺州別道，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言於素，素上其事，上嗟歎，賜萬歲家錢十萬。素又破沈孝微於溫州，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高智惠走保閩，越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素泛海奄至，國慶惶懼，棄州走。素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惠，以自贖，國慶乃執送智惠，斬於泉州，餘黨悉降。素用兵多權略，取衆嚴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則已，如不能陷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幸，言無不從，其從素行者，微功必錄，至他將雖有大

功多爲文吏所讒卻；故素雖殘忍，士亦以此願從焉。（按婺州，今金華府。越州，今紹興府。蘇州，今蘇州府。樂安，今仙居縣。蔣山，在上元縣。饒州，治鄱陽縣。溫州，治永嘉縣。泉州，治晉安縣。杭州，治錢塘仁和縣。交州，今越南國。晉陵，今常州府。無錫，其屬縣也。天台山，在天台縣北三里。臨海縣，台州治所也。）

十七年。初，梁睿之克王謙也，西南夷擄莫不歸附，唯南甯州首帥爨，恃遠不服。睿上疏以爲：「南甯州，漢世牂牁之地，戶口殷衆，金寶富饒。梁南甯州刺史徐文盛，爲湘東王徵赴荊州，屬東夏尙阻，未遑遠略；土民爨瓚，遂竊據一方，國家遙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禮多虧，貢賦不入，乞因平蜀之衆，略定南甯。」其後南甯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旣而復叛，乃以左領軍將軍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帥衆擊之。入自蜻蛉川，至於南中夷人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過諸葛亮紀功碑，度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石頌美德。（按南甯，昆州，皆今雲南府昆明縣也。蜻蛉川，在姚州。西洱河，在大理府東。渠濫川，卽瀾滄江，在其西南。）

桂州。但帥李光仕作亂，帝遣上柱國王世積與前桂州總管周法尙討之。法尙發嶺南兵，世積發嶺北兵，俱會尹州。世積所部，遇瘴不能進，頓於衡州。法尙獨討之，光仕戰敗，帥勁兵走保白石洞。法尙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光仕衆潰而走，追斬之。帝又遣員外散騎侍郎何稠募兵討光仕，稠諭降其黨莫崇等，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上以嶺南夷越數反，以牂州刺史令狐熙爲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宏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帥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爲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化焉。但帥甯猛力，在陳世已據南海。隋因而撫之，拜安州刺史。猛力恃險驕倨，未嘗參謁。熙諭以恩信，猛力感之，詣府請謁，不敢爲非。熙奏改安州爲欽州。（按桂州，今桂林府。尹州，今貴縣。衡州，今

衡州府。白石洞，在潯州府南六十里。欽州，今屬廉州府。

十九年。春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爲元帥，尙書左僕射高穎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度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難來，本無寬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給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旣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爲左勳衛驛騎將軍，持節護突厥。高穎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爲方陳，四面拒戰，凡五百，會高穎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爲方陳，騎在其內。胡氏曰：「此古法也，雖衛青劉裕，未之能易也。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衆號哭而去。胡氏曰：「魏紆毀車崇卒以敗狄，楊素除戎車爲騎陳，以破突厥，皆鼓儻而勝耳。」按大同城，卽大同府城，非注所云「永濟柵」也。靈州，屬富夏府。渡河，渡桑乾水也。蔚州，今靈邱縣。伏遠鎮，在其西。族蠡山，乞伏泊，皆在朔平府右玉縣西北。白道，秦山，皆在歸化城北。

仁壽二年。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

四年。漢王諒有寵於高祖，爲并州總管，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以讒廢，居常快快。及蜀王秀得罪，尤不自安，陰蓄異圖。王頰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爲諒諮議參軍，蕭摩訶、陳氏舊將，二人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爲諒所親善，贊成其陰謀。及高祖崩，煬帝遣車騎將軍屈突通，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召汝，勃字傍別加一點，又與玉麟符合者，當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秋八月，遂發兵反。總管司馬皇甫誕切諫，諒不納。誕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非京師之敵，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一旦陷身叛逆，絀於刑書，雖欲爲布衣，不可得也。」諒怒囚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頰說諒曰：「王所部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胡氏曰：「諒若如宋武陵王聲元凶之罪而舉兵，天下其誰能敵之？」）總管府兵曹裴文安說諒曰：「井陘以西，在王掌握之內，山東士馬，亦爲我有。宜悉發之，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命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文安請爲前鋒，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雷擊，頓於霸上，咸陽以東，可指麾而定。京師震授，兵不暇集，上下相疑，羣情離駭，我陳兵號令，誰敢不從？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胡氏曰：「大業略記云：『司兵參軍裴文安說諒曰：『今梓宮尚在仁壽宮，比其徵兵，動移旬月，今若簡驍勇萬騎，令文安督領，不淹十五日，徑據長安。其在京被黜停私之徒，並擢授高位，付以心膂，共守京城，則咸陽以東府縣，非彼之有。然後大王總兵，鼓行而西，聲勢一接，天下可指麾而定也。』諒不從。」）大業雜記云：「文安又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殿下選精騎一萬，徑往京師奔喪，曉夜兼行，誰敢止約？至京，徑掩仁壽宮，彼縱徵召，未暇禦我，大軍

絡繹隨王而至，此則次計；王直資河北，彼率天下之兵，百道攻我，則難爲主人；此下計也。」  
諒大悅，於是遣所署大將軍余公理出太谷，趣河陽；大將軍蒯良出陘口，趣黎陽；大將軍劉建出井陘，略燕趙；柱國喬鍾葵出雁門，署文安爲柱國，與柱國訖單貴、王暉等直指京師。帝以右武衛將軍洛陽、郾和爲蒲州刺史，鎮蒲津；諒精銳數百騎，戴羈羸，詐稱諒宮人，還長安，門司弗覺，徑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郾和覺其變，踰城逃歸長安。蒲州長史高義明、司馬榮毗皆爲反者所執。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訖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胡氏曰：「此蒲津之橋也。諒欲斷河，謂可坐有舊齊之地耳。」  
而召文安還。文安至，謂諒曰：「兵機詭速，本欲出其不意；王旣不行，文安又返，使彼計成，大事去矣。」諒不對。代州總管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其將劉鬲襲景，景擊斬之。諒復遣鍾葵帥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鍾葵所攻，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鬪，鍾葵屢敗。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三人可用，推誠任之，已無所關預，唯在閣持重，時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王暉，訖單貴於蒲州，夜至河際，收商賈船得數百艘，船內多置草，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訖單貴敗走，暉懼以城降。有詔徵素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帥衆數萬以討諒。諒之初起兵也，兄豆盧毓爲府主簿，苦諫不從，私謂其弟懿曰：「吾匹馬歸朝，自得免禍，此乃身計，非爲國也。不若且僞從之，徐伺其便。」  
毓兄顯州刺史賢，言於帝曰：「臣弟毓素懷志節，必不從亂，但逼兇威，不能自遂。臣請從軍，與毓爲表裏，諒不足圖也。」帝許之。賢密遣家人齎勅書至毓，所與之計議，諒出城，將往介州，令毓與總管屬朱濬留守。毓謂濬曰：「漢王構逆，敗不旋踵，吾屬豈可坐受夷滅，孤負國家耶？當與卿出兵拒之。」濬驚曰：「王以大事相付，何得有是語？」因拂衣而去。毓追斬之。出皇甫誕於獄，與之協計，及開府，議同三司，宿勳武等，閉城拒諒，部分未定，有人告諒，諒襲擊之。毓見諒至，給其衆曰：「此賊軍也。」諒攻城南門，稽胡守南城，胡氏曰：「稽胡步落稽也，散居介

石二州。不識諒射之，矢下如雨。諒移攻西門，守兵識諒，即開門納之。毓誑皆死。慕容攻慈州刺史上官政，不克，引兵攻行相州事薛賈，又不克，遂自滏口攻黎州，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右衛將軍史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也。」公理屯河陽，祥具舟南岸，公理聚兵當之。祥簡精銳於下流潁濟，公理聞之，引兵拒之，戰於須水。公理未成列，祥擊之，公理大敗。祥東趣黎陽，慕容不戰而潰。帝將發幽州兵，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心，問可使取抗者於素。素薦前江州刺史李子雄。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來詣子雄。子雄伏甲擒之。子雄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時劉建圍成將張祥於井陘，子雄破建於抱犢山下，建遁去。李景被圍月餘，詔湖州刺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義臣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奔潰。義臣縱擊大破之。晉絳、呂三州皆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廩之而去。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峻崖谷而進。素營於谷口，自坐營外，使軍司入營，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兵之彊，不欲出戰，多願守營。素即召所留三百人出營，悉斬之。更令簡留人皆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進，出北軍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爲，自相蹂踐，殺傷數萬。涼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棄城走。諒聞趙子開敗，大懼，自將衆且十萬，拒素於蒿澤。會大雨，諒欲引軍還。王頰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望敵而退，示人以怯，沮戰士之心，益西軍之氣，願王勿還。」諒不從，退守清源。王頰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我。」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餘黨悉平。蒲津關在永濟縣西，黃河西岸，太谷縣在太原府東南百二十里。慈州，即磁州。相州，即彰德府。黎州，即濟縣。白馬津，在滑縣。河陰縣，即孟津。河陽，即孟縣。須水，註云：「當作渙水。」是也。



在濟源縣。抱犢山，在獲鹿縣西。西陘，在代州。晉州，今平陽府。絳州，今仍曰絳州。呂州，今霍州。高壁嶽，在霍州。霍山，在州東南。介休，屬汾州府，卽介州也。蒿澤，在祁縣。清源，在徐溝縣。汾水，西岸。

煬帝大業元年。春正月，劉方新平交州，乃授方驩州道行軍總管，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寧長真等，以

步騎萬餘出越裳，方親帥大將軍張慈等，以舟師出比景。是月，軍至海口。三月，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劉方擊走之，師度闌黎江。林邑兵乘巨象，四面而至，方戰不利，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以兵挑之。旣戰，僞北，林邑逐之，象多陷地顛躓，轉相驚駭，軍遂亂。方以弩射象，象卻走，蹂其陳，因以銳師繼之。林邑大敗，俘械萬計。方引兵追之，屢戰皆捷，過馬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夏四月，梵志棄城走入海，方入城，獲其廟主十八，皆鑄金爲之，刻石紀功而還。此越南國地，今無可徵。依水，經注考之，交州在其東，驩州在其西，林邑在其南，欽州今屬廉州府。越裳，在日南東。日南，卽驩州也。比景，在日南西海口，在南闌黎江，疑卽所謂類水也。銅柱，在林邑北。

秋八月，契丹寇營州，詔通事謁者韋雲起護突厥兵討之。啓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勿得走馬。三令五申，擊鼓而發，有紇干犯約，斬之，持首以徇。於是突厥將帥入謁，皆膝行股栗，莫敢仰視。契丹本事突厥，情無猜忌，雲起旣入其境，使突厥詐云：「向柳城與高麗交易，敢漏世事實者斬。」契丹不爲備，去其營五十里，馳進襲之，盡獲其男女四萬口，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產之半賜突厥，餘皆收之以歸。帝大喜，集百官曰：「雲起用突厥平契丹，才兼文武，朕今自舉之。」擢爲治書侍御史。（營州，柳城縣，皆土默特右翼旗地。）

七年。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羶惡，令民糴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

史食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爲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齋，負海帶河，地形深阻，自高齊以來，羣盜多匿其中。有劉霸道者，喜游俠，食客常數百人，及羣盜起，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賊」。漳南人竇建德，少尙氣俠，膽力過人，爲鄉黨所歸附。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勇敢選爲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爲征士。安祖辭以家爲水所漂，妻子餓死。縣令怒，笞之。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匿之，謂安祖曰：「文皇帝時，天下殷盛，發百萬之衆，以伐高麗，尙爲所敗。今水潦爲災，百姓困窮，加之往歲西征，行者不歸，瘡痍未復，主上不恤，乃更發兵親擊高麗，天下必大亂，丈夫不死，當立大功，豈可但爲亡虜耶？」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爲羣盜。時鄒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舊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境內，爲盜。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頃之，安祖爲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爲之致死。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十二月，甲子，敕都尉虜揚與郡縣相知追捕，隨獲斬決，然莫能禁止。（瀟河懷遠二鎮，注言營州境，則在土默特右翼旗也。鄒平縣在濟南府東百六十五里。長白山在其縣南二十里。漳南今恩縣。高雞泊在其東北。鄒縣在平原縣西南五十里。河曲在其縣東。舊縣今景州。清河今清河縣。）

八年春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爲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略，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鏖方，長岑、溟海、蓋馬、建安、南蘇、遼東、元第、扶餘、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褐石、東隴。

帶方、襄平等道；駱驛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爲團，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冑、纓拂、旗幡，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爲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敘儀法。癸未，第一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互九百六十里。御營內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互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二月，北平襄侯段文振爲兵部尚書，上表以爲：「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內，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而貪，異日必爲國患。宜以時論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及征高麗，以文振爲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蒙勅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糧旣竭，疆敵在前，鞞鞞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衆軍總會，臨水爲大陣，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炙頰，瓜蒂敷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爲前鋒，帝命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旣成，引橋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赴水接戰，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衆。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將錢士雄、孟叉等皆戰死，乃斂兵引橋，復就西岸，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於東岸，高麗兵大敗，死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卽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爲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意，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闢，立一身之名，以邀勳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爲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

乃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終不寤。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六月，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瀕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偽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法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接諸軍。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左驍衛大將軍荆元恆，出遼東道，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左屯衛將軍辛世雄，出元菟道，右禦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侯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宏昇，出遂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述等兵自瀘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糧，又給排甲槍稍，并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下令軍中：「士卒有遺棄米粟者，斬。」軍士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謗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將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飢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旣恃驟勝，又逼羣議，於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因其詐而還。胡氏曰：「使來護兒之師不敗而先退，則營於平壤城外，與宇文述諸軍，猶聲援相

接，不致有薩水之狼狽也。〔一〕述等爲方陳而行，高麗四面鈔擊，述等且戰且行。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於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爲殿，擊高麗却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唯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合水，今慶陽府之安化縣，鑊方在今高麗國平山郡，長岑在其東金河，溟海，卽海冥，在其龍水郡，黏蟬在其甯邊郡，含資在其博川郡，渾彌在其永興府，提奚在其郭山郡，東肱在其溟潤河，帶方在其嘉山郡，碣石在其江西郡，自鑊方以下十道，皆在今高麗國邊境。蓋馬，今興京以東地，候城在今承德府南，襄平，今遼陽州，遼東，元菟，樂浪，臨屯，漢郡，名扶餘，肅慎，朝鮮，沃沮，皆國名。踰頓，人名，建安今岫巖廳，南蘇，在興京界，碣石未詳。按此雜取漢地名爲雅稱爾。平壤，高麗所都，在其大河江北岸，棘曷，今甯古塔，卽肅佐也。遼水，在盛京西，遼東，卽遼陽州，溟水，卽大同江，扶餘，今郭爾，羅斯旗，沃沮，在蓋馬大山東，元菟，洽高句麗，今鐵嶺縣，遂城，在平壤南，增地，在高麗安岳州，鴨綠江，在今九連城，東薩水，去平壤二十里，則其舞雀山北小水也。〕

九年，帝所在盜起，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山東苦之。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郡縣吏每與賊戰，望風沮敗。唯齊郡丞闕鄉張須陁，得士衆心，勇決善戰，將郡兵擊王薄於泰山下，薄恃其驟勝，不設備，須陁掩擊，大破之。薄收餘兵北度河，須陁追擊於臨邑，又破之。薄北連孫宣雅、郝孝德等十餘萬，攻章邱，須陁帥步騎二萬擊之，賊衆大敗。賊帥裴長才等衆二萬，掩至城下，大掠，須陁未暇集兵，帥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創，勇氣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衆擊之，長才等敗走。三月，庚子，郭方預等合軍攻陷北海，大掠而去。須陁謂官屬曰：「賊恃其彊，謂我不能救，吾今速行，破之必矣。」乃簡精兵倍道進擊，大破之，斬數萬級。前後獲賊輜重，不可勝計。歷城羅士信年十四，從須陁擊賊於緄水上，賊始布陳，士信馳至陳前，刺殺數人，斬一人，首擲空中，以

稽威之揭以略陳。賊徒愕眙，莫敢近。須陀因引兵奮擊，賊衆大潰。士信逐北，每殺一人，剗其鼻懷之，還以驗殺賊之數。須陀歎賞，引置左右。每戰，須陀先登，士信爲副。帝遣使慰諭，并晝須陀士信戰陳之狀而觀之。（齊郡今濟南府泰山在其南百餘里，臨邑在其北百四十里，章邱在其東百一十里，歷城卽濟南府治，澠水在今安邱縣昌邑縣東。）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遼東，聽便宜從事，飛梯撞軍，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壘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卽拜朝散大夫，恆置左右。（新城注云在南蘇城西，則在今木廠城矣。）

禮部尙書楊元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游，與蒲山公李密善。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向者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因召至家，與語大悅，謂其子元感等曰：「李密識度如此，汝等不及也。」由是元感與爲深交，時或侮之。密曰：「人言當指實，甯可面諛，若決機兩陳之間，嗚呼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用，公不如密。豈可以階級稍崇，而輕天下士大夫耶？」元感笑而服之。元感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乃與諸弟潛謀作亂。帝伐高麗，命元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故逗遛漕運，不時進發，欲令度遼諸軍乏食。時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元感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乙巳，元感入黎陽，閉城，大索男夫，取帆布爲卒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治書侍

御史游督運在黎陽，元感謂曰：「獨夫肆虐，陷身絕域，此天亡之時也；我今親帥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曰：「尊公荷國寵靈，近古無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元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不能屈，乃殺之。元明根之孫也。元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人，丹陽宣城蒿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唐禕自元感所逃歸河內，先是元感陰遣家僮至長安，召李密及弟元挺赴黎陽，及舉兵，密適至，元感大喜，以爲謀主。謂密曰：「子常以濟物爲己任，今其時矣。計將安出？」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彊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據臨渝之險，扼其咽喉，歸路既絕，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遇旬月，資糧皆盡，其衆不降則潰，可不戰而擒，此上計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昇，不足爲意。今帥衆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元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精銳，晝夜倍道，襲取東都，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元感曰：「不然。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先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胡氏曰：「其後元感攻宏農，自速敗亡，其識度已見於此。」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引兵向洛陽，遣元挺將驍勇千人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元挺無所獲。禕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與樊子蓋等勒兵爲備，修武民相帥守臨清關。元感不得度，乃於汲郡南度河，從之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自偃師南緣洛水西入，元挺自白司馬坂逾邙山南入，元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相去十里許，自稱大將軍，其兵皆執單刀柳楸，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河南贊治裴宏策將八千人拒元挺。善意度洛南，營於漢王寺，明日積善兵至，不戰自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宏策出至白司馬坂，一戰敗走，棄鎧仗者大半，元挺

亦不追；宏策退三四里收散兵，復結陳以待之。元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宏策又敗。如是五戰。丙辰，元挺直抵太陽門，宏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自餘無一人返者，皆歸於元感。元感屯上春門，每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願滅族者，但爲天下解倒懸之急耳。」衆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効者，日以千數。內史舍人韋福嗣從軍出拒元感，爲元感所獲，元感厚禮之，使其黨胡師耽共掌文翰。元感令福嗣爲書遺樊子蓋，數帝罪惡云：「今欲廢昏立明，願勿拘小禮，自貽伊戚。」樊子蓋新自外藩入爲京官，東都舊官多慢之，至於部分軍事，未甚承稟。裴宏策與子蓋同班，前出討賊失利，子蓋更使出戰，不肯行，子蓋命引出斬之以徇。國子祭酒楊汪小有不恭，子蓋又將斬之，汪頓首流血，乃得免。於是將吏震肅，無敢仰視，令行禁止。元感盡銳攻城，子蓋隨方拒守，元感不能克。元感收兵得五萬餘人，分五千守慈礪道，五千守伊闕道，遣韓世等將三千人圍祭陽，曆舉將五千人取虎牢，虎牢降，以覺爲鄭州刺史，鎮虎牢。代王侑使刑部尚書衛文昇帥兵四萬救東都，文昇至華陰，掘楊冢，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遂鼓行出嶠澗，直趨東都城北。元感逆拒之，文昇且戰且行，屯於金谷。黎陽倉在濟縣西南三十里，東萊，今萊州府丹陽，今江甯府宣城，今甯國府，今大興縣。臨渝關在撫甯縣東都，卽洛陽河內卽懷慶。修武在懷慶東北百二十里，臨清關在新鄉縣東二十里，汲郡西也。偃師在洛陽東七十里，白司馬坂，注言在邙山北，邙山在洛陽城北。太陽門，疑卽東陽門，洛陽中東門也。上春門卽上東門，東面北頭門也。慈礪在官陽縣西，伊闕在洛陽縣南，隋祭陽，今鄭州。虎牢在汜水縣金谷，在洛陽北。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儲土，欲積爲角梁大道，闊三十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入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內，指期將攻，城內危感。會楊元感反，書至，帝大懼，引納言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夫識是非，審成敗，乃謂之聰明。元感羸疎，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寔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元感所，益憂之。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元感善，元感之反，政與之通謀，政內不自



安，戊辰，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邱山，營壘帳幕，案堵不動，皆棄之而去。衆心恐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即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內鼓譟。至來日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兵之衆，不敢逼，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鈔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爲所殺略。

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段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還，謂質曰：「御前不欲我行，當爲此耳。元感其有成乎？」質曰：「元感情勢雖隆，素非人望，因百姓之勞，冀幸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又遣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右候衛將軍屈突通，乘傳發兵以計元感。來護兒至東萊，聞元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救，不宜擅還，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域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灑從事。」卽日迴軍，令子宏整馳驛奏聞。帝時還至涿郡，已救護兒救東都，見宏整甚悅，賜護兒璽書曰：「公旋師之時，是朕救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先是，右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坐事除名，令從軍自効，從來護兒在東萊，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逃奔元感。衛文昇以步騎二萬，度灑水，與元感戰，元感屢破之。元感每戰，身先士卒，所向摧陷，又善撫悅，其下皆樂爲致死。由是每戰多捷，衆益盛，至十萬人。文昇衆寡不敵，死傷大半，且盡，乃更進屯邱山之陽，與元感決戰，一日十餘合，會楊元挺中流矢死，元感軍乃稍卻。秋七月，癸未，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元感。元進手長尺餘，臂垂過膝，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會帝再發三吳兵征高麗，三吳兵皆相謂曰：「往歲天下全盛，吾輩父兄征高麗者，猶大半不返，今已罷弊，復爲此行，吾屬無遺類矣。」由是多亡命，郡縣捕之急，聞元進舉兵，亡命者雲集，旬月間，衆至數萬。始，揚元感至東都，自謂天下響應，得韋福嗣委以心膂，不復專任李密。福嗣每畫策，皆持兩端，密揣知其

意謂元感曰：「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爲所誤，請斬之。」元感曰：「何至於此？」密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吾屬今爲虜矣。」子雄勸元感速稱尊號，元感以問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苟或止而見誅。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以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尙彊，天下救兵益至。公當挺身力戰，早定關中，迺亟欲自尊，何示人不廣也？」元感笑而止。屈突通引兵屯河陽，宇文述繼之。元感問計於子雄，子雄曰：「通曉習兵事，若一得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胡氏曰：「樊、衛，謂樊、子蓋、衛、文昇也。」）元感然之，將拒通。樊、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元感不得往。（胡氏曰：「斯亦伐謀之一也。使援兵不合，樊、子蓋堅守都城，兵何由解？」）通濟河，軍於破陵，元感分爲兩軍，西抗文昇，東拒通。子蓋復出兵大戰，元感軍屢敗，與其黨謀之。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軍數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賑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亦霸王之業也。」密曰：「宏化留守，元宏嗣握彊兵在隴右，可聲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以給衆。」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壬辰，元感解東都圍，引兵西趣潼關，宣言：「我已破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宏農宮，父老遜說元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元感以爲然。宏農太守蔡、智積，謂官屬曰：「元感聞大軍將至，欲西圖關中，若成其計，則難克也。當以計廢之，使不得進，不出一旬，可以成擒。」及元感軍至城下，智積登陣，置之。元感怒，留攻之。密諫曰：「公今詐衆西入，軍事貴速，况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元感不從，遂攻之，燒其城門，智積於內益火，元感兵不得入，三日不拔，乃引而西。至閩鄉，宇文述、衛、文昇來護，兒、屈突通等軍追及於皇天原，元感上檄，豆、布、陳，互五十里，且戰且行。元感一日三敗。八月壬寅，元感陳於董杜原，諸軍擊之，元感大敗，獨與十餘騎奔上洛，追騎至，元感叱之，皆反走。至葭蘆，獨與弟、積、善從步走，自度不能免，謂積、善曰：「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

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元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元感尸於東都市。（灑水，在洛陽西北邙山之西。餘杭縣屬杭州府。破陵注言在河陽南岸，洛城在北是也。永豐倉在華陰縣。宏化，今慶陽府。宏農宮在陝州。皇天原在闕鄉縣東北。槃豆在其西南。又西南，卽董杜原。又西南，則上洛郡，今之商州也。葭蘆戎在商州東北。）

楊元感之西也，韋福嗣亡詣東都，歸首是時如其比者，皆不問。樊子蓋收元成文簿，得其書草，封以呈帝，帝命執送行在。李密亡命，爲人所獲，亦送東都。樊子蓋鎖送福嗣、密及楊積善、王仲伯等十餘人，詣高陽密與仲伯等竊謀亡去，悉使出其所齎金，以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廩，其餘卽皆報德。」使者利其金，許諾，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宴飲，諠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至魏郡，石梁驛飲防守者皆醉，穿牆而逸。（石梁驛，豈卽今之鄴城驛地與？）

十二月，劉元進攻丹陽，吐萬緒、濟江擊破之。元進解圍去，緒進屯曲阿，元進結柵拒緒，相持百餘日。緒擊之，賊衆大潰，死者以萬數。元進挺身夜遁，保其壘。朱燮、管崇等屯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圍之。元進變僅以身免，於陳斬，及其將卒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口，進解會稽圍。魚俱羅與緒偕行，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賊敗而復聚，其勢益盛。元進退據建安，帝令緒進討，緒以士卒疲弊，請息申待來春，帝不悅。俱羅亦以賊非歲月可平，諸子在洛京，潛遣家僕迎之。帝怒，更遣江都丞 王世充、（胡氏曰：「王世充爲江都郡丞。」）發淮南兵數萬人討元進，世充度江，頻戰皆捷。元進變敗死於吳，其餘西或降或散。世充召先降者於通元寺，瑞像前焚香爲誓，約降者不殺，散者始欲入海爲盜，聞之旬月之間，歸首略盡。世充悉阮之於黃亭澗，死者三萬餘人，由是餘黨復相聚爲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丹陽，依法作延陵，今丹徒縣，曲阿，今丹陽縣，毗陵，卽常州府，黃山，注云：「在吳縣。」）建安郡，今建甯府，恐迂遠，觀下黃亭澗在黃山下，則亦在吳中，疑建安乃戍名，去吳不遠也。）

章邱杜伏威，與臨濟輔公祐爲刎頸交，俱亡命爲羣盜。伏威年十六，每出則居前，入則殿後；由是其徒推以爲帥。下邳苗海潮亦聚衆爲盜，伏威使公祐謂之曰：「今我與君同苦隋政，各舉大義，力分勢弱，常恐被擄；若合爲一，則足以敵隋矣。君能爲主，吾當敬從，自揆不堪，宜來聽命。否則一戰以決雌雄。」海潮懼，卽帥其衆降之。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討之，伏威與戰，陽爲不勝，引顥衆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顥衆皆燒死。海陵賊帥趙破陳以伏威兵少，慫之，召與并力。伏威使公祐嚴兵居外，自與左右十人齎牛酒入謁，於座殺破陳，并其衆。胡氏曰：「史言杜伏威寢強。」按臨濟縣在濟南府章邱縣西北海陵，今江蘇泰州。

十年 冬十二月，齊郡賊帥左孝友衆十萬屯踣狗山，郡丞張須陀列營逼之。孝友窘迫，須陀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涿郡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軍祝阿，須陀將萬人邀之，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悉衆來追，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唯羅士信及歷城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將千兵伏葭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樓，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千餘柵，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回軍奮擊，大破之。明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叔寶名瓊，以字行。（踣狗山疑在濟南府東祝阿，今禹城縣。）

十一年 秋八月，乙丑，帝巡北塞。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矩詐與爲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雁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寧縣。癸酉，突厥圍雁門，上下惶怖，撤民屋爲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雁門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門不陷。突厥急攻雁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

數千騎潰圍而出。納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民部尚書裴于蓋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遠，厚爲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爲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恃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有何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旣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救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爲戰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一重爲賞格，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若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隸六品，賜物百段；有官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甲申，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齎旗鼓爲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數十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衆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郡援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丁未，車駕還至太原（隋馬邑郡，今朔州雁門，今代州。其西南八十里，卽崞縣也。忻口在忻州北五十五里。）

## 卷二十八 通鑑隋紀

大業十二年。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至削樹皮而食之；匿於淮陽村舍，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翟讓爲東都濼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中潛謂讓曰：「翟濼司，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卽破械出之。讓再拜曰：「讓蒙再生之恩，則幸

矣，奈黃曹主何？因泣下。君漢怒曰：「一本以公爲大丈夫，可救生民之命，故不顧其死以奉脫，奈何反效兒女子涕泣相謝乎？君但努力自免，勿憂吾也。」讓遂亡命於瓦岡，爲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用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難狐徐世勣，家於衛南，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勣，皆爲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衆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聚徒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邱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自雍州亡命，往來諸帥間。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密因說讓曰：「劉項皆起布衣爲帝王，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盡於遼東，和親絕於突厥，方乃巡遊揚越，委棄東都，此亦劉項奮起之會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馬精銳，席卷二京，誅滅暴虐，隋氏不足亡也。」讓謝曰：「吾儕羣盜，旦夕偷生草間，君之言者，非吾所及也。」前宋城尉房元藻，自負其才，恨不爲時用，預於楊元感之謀，變始名亡命，遇密於梁宋之間，遂與之俱遊漢河，徧入諸賊，說其豪傑。暹曰：「從者數百人，仍爲遊客，處於讓營，讓見密爲豪傑所歸，欲從其計。密因說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嗷資野掠，常苦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渙然難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堤關，攻滎陽諸縣，多下之。滎陽太守郇王慶宏之子也，不能討，帝從張須陁爲滎陽通守，以討之。冬十月，庚戌，須陁引兵擊讓，讓募數爲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驕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公但列陳以待，密保爲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伏於大海寺北林間。須陁素輕讓，方陳而前，讓與戰，不利，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陁兵敗，密與讓及世勣伯當合軍圍之。須陁潰圍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復入救之，來往數四，遂戰死。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

（胡氏曰：「史言張須陁得士卒心。」）河南郡縣爲之喪氣，詔以光祿大夫裴仁基爲河南討捕大使，代領其衆，徙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密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負霜雪，躬服儉素。

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由是人爲之用。（淮陽，今陳州。東都當依注作東郡，今滑縣。瓦岡，疑在其界，卽秦秋之瓦亭也。離狐，在荷澤縣西北。衛南，在滑縣東六十里。滎陽郡，今鄭州。梁郡，今歸德府。汴水，在二郡之北。金隄關，在滎陽縣。）

十二月，張金稱、郝孝德、孫宣雅、高士達、楊公卿等，寇掠河北，屠陷郡縣；隋將帥敗亡者相繼。唯虎賁中郎將王辯，清河郡丞楊善會數有功，善會前後與賊七百餘戰，未嘗負敗。帝遣太僕卿楊義臣討張金稱，金稱營於平恩。東北義臣引兵直抵臨清之西，據永濟渠爲營，去全稱營四十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曰：「引兵至，義臣營西，義臣勒兵擐甲，約與之戰，既而不出，口暮，金稱還營。明旦復來，如是月餘，義臣竟不出。」金稱以爲怯，屢逼其營，置辱之。義臣乃謂金稱曰：「汝明旦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設備。義臣簡精騎二千，夜自鎮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卽入擊其累重。金稱聞之，引兵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與左右逃於清河之東。月餘，楊善會討擒之，吏立木於市，懸其頭，張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間，歌謳不輟。詔以善會爲清河太守。涿郡通守郭絢，將兵萬餘人討高士達，士達自以才略不及竇建德，乃進建德爲軍司馬，悉以兵授之。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七千人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願爲前驅。擊士達以自効。絢信之，引兵隨建德至長河，不復設備。建德襲之，殺虜數千人，斬絢首獻士達。張金稱餘衆皆歸建德，楊義臣乘勝至平原，欲入高雞泊討之。建德謂士達曰：「歷觀隋將，善用兵者無如義臣，今滅張金稱而來，其鋒不可當，請引兵避之，使其欲戰不得，坐費歲月，將士疲倦，然後乘間擊之，乃可破也。不然，恐非公之敵。」士達不從，留建德守營，自帥精兵逆擊義臣，戰小勝。因縱酒高宴，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能破敵，遽自矜大禍至不久矣。」後五日，義臣大破士達於陳，斬之，乘勝逐北。趣其營，營中守兵皆潰。建德與百餘騎亡去，至饒陽，乘其無備，攻陷之，收兵得三千餘人。義臣旣殺士達，以爲建德不足憂，引去。建德還平原，收士達散兵，收葬死者，爲士達發喪，軍復大振。（平恩，今邱縣。臨清，今爲直隸州。承

濟寧，今衛河館陶縣，在其西南。長河，今德州。饒陽縣，今屬深州。平原縣，今屬濟南府。高雞澤，在恩縣東北，故大河左右。

內史侍郎虞世基，以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鼠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帝良以爲然，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帝皆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闔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維持內外，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數實多，裁減言少。陛下既聞賊少，發兵不多，衆寡懸殊，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詆訾名臣，所言不實，非毀朝政，妄作威權。」由是左遷雲起爲大理司直。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民始采樹皮葉，或搗葦爲末，或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食猶充，吏皆長饘，莫敢振救。

十三年 春正月，右禦衛將軍陳稜討杜伏威。伏威帥衆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遣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爲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千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輒令上募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卽殺之，以其退而被擊故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徇葬，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高郵，即今高郵州，屬揚州府，歷陽，今和州。

馬邑太守王仁恭，多受貨賂，不能振施，郡人劉武周，驍勇喜任俠，爲鷹揚府校尉，仁恭以其土豪，甚親厚之。



令帥親兵屯閣下。武周與仁恭侍兒私通，恐事泄，謀作亂。先宣言曰：「今百姓饑饉，僵尸滿道；王府君閉倉不振，卹豈爲民父母之意乎？」衆皆憤怒。武周稱疾臥家，豪傑來候問，武周推牛糞酒，因大言曰：「壯士豈能坐待溝壑？今倉粟爛積，誰能與我共取之？」豪傑皆許諾。二月己丑，仁恭坐聽事，武周上謁，其黨張萬歲等隨入，升階斬仁恭，持其首出徇，冀中無敢動者。於是開倉以賑饑民，馳檄境內，屬城皆下之，收兵得萬餘人。武周自稱太守，遣使附於突厥。（馬邑，今朔州。）

李密說翟讓曰：「今東都空虛，兵不素練，越王冲幼，留守諸官，政令不壹，士民離心。段達、元文都、閻而無謀，以僕料之，彼非將軍之敵。若將軍能用僕計，天下可指麾而定。」乃遣其黨裴叔方覘東都虛實，留守官司覺之，始爲守禦之備。且馳表告江都。密謂讓曰：「事勢如此，不可不發。」兵法曰：「先則制於己，後則制於人。」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去都百里有餘，將軍若視帥大衆，輕行掩襲，彼遠未能救，又先無豫備，取之如拾遺耳。比其聞知，吾已獲之，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枕威養銳，以逸待勞，縱彼能來，吾有備矣。然後檄召四方，引賢豪而資計策，選驍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豈不盛哉？」讓曰：「此英雄之略，非僕所堪，惟君之命，盡力從事，請君先發，僕爲後殿。」庚寅，密讓將精兵七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擔負，道路相屬。朝散大夫時德叡，以尉氏應密，前宿城令祖彥，自昌平往歸之。君彥自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密素聞其名，得之大喜，引爲上客。軍中書檄，一以委之。越王侗遣虎賁郎將劉長恭、光祿少卿房胤帥步騎二萬五千，計密時東都人皆以密爲饑賊，盜米爲合易，破爭來應募。長恭等當其前，使河南討捕大使裴仁基等將所部兵，自汜水而入，以掩其後。約十一日會於倉城南，密讓具知其計。東都兵先至，士卒未朝食，長恭等驅之度洛水，陳於石子河西，南北十餘里。密讓選驍雄分爲十隊，令四隊伏橫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陳於石子河東。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帥麾下橫衝之，隋兵饑疲，遂大敗。長恭等解

衣潛竄得免，奔還東都，士卒死者什五六。密讓盡收其輜重、器甲，威聲大振。讓於是推密爲主，上密號爲魏公；於是趙魏以南，江淮以北，羣盜莫不響應。密悉拜官爵，使各領其衆，置百營簿以領之。道路降者，不絕如流。衆至數十萬，乃命其護軍田茂廣築洛口城，方四十里而居之。密遣房彥藻將兵東略地，取安陸、汝南、淮安、濟陽、河南郡，多陷於密。按陽城，今登封縣。興洛倉，卽洛口倉，在鞏縣北。方山，在鞏縣南嵩山，倚箔山之北。長羅川所出也。羅口，卽長羅川口。尉氏，今屬開封府。宿城，在今東平州。昌平州，今屬順天府。倉城，卽興洛倉城。石子河，在鞏縣東安陸，今德安府。汝南，今汝甯府。淮安，今泌陽縣。濟陽，在曹縣西五十里。

雁門郡丞河東陳孝意，與虎賁郎將王智辯，共討劉武周，圍其桑乾鎮。武周與突厥合兵，擊智辯殺之。孝意奔還雁門。三月丁卯，武周襲破樓煩郡，進取汾陽宮，獲隋宮人，以路突厥始畢可汗始畢以馬報之，兵勢益振。又攻陷定襄，突厥立武周爲定楊可汗，遣以狼頭纛。武周引兵圍雁門，孝意悉力拒守，乘間出擊武周，屢破之。旣而外無救援，遣間使詣江都，皆不報。孝意誓以必死，旦夕向詔救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食盡，校尉張倫殺孝意以降。梁師都略定雕陰、宏化、延安等郡，始畢遣以狼頭纛，號爲大度毗伽可汗。師都乃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鹽川郡。左翊衛蒲城郭子和坐事徙榆林，會郡中大饑，子和潛結敢死士十八人攻郡門，執郡丞王才數，以不恤百姓，斬之，開倉賑施，有二千餘騎。南連梁師都，北附突厥，各遣子爲質，以自固。始畢以劉武周爲定楊天子，梁師都爲解事天子，子和爲平楊天子，子和固辭不敢當，乃更以爲屋利設汾陰。薛舉僑居金城，驍勇絕倫，家貲鉅萬，交結豪傑，雄於西邊，爲金城府校尉。時隴右盜起，金城令郝瑗募兵得數千人，使舉將而討之。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饗士，舉與其子仁果及同黨十三人，於座劫瑗，發兵囚郡縣官，開倉賑施，招集羣盜，掠官牧馬，賊帥宗羅睺帥衆歸之，以爲義興公。將軍皇甫綰將兵一萬屯袍罕，舉選精銳二千人，岷山羌首鍾利俗擁衆二萬歸之，舉兵大振。分兵略地，取西平、澆河二郡，未幾，盡有隴西之地，衆至十三萬。按桑乾鎮，在今馬邑縣。

樓煩，今甯武府。汾陽宮，在陽曲縣汾水北。定襄，今歸化城。雕陰，今綏德州。延安，今延安府。鹽川，今定邊縣。西北榆林，今榆林府。汾陰，今榮河縣。金城，今蘭州府。袍罕，今河州。岷山，在洮州廳南。西平，今西寧府。澆河，在其東南。又按薛仁果、綱目及唐書皆作仁果，未知孰是。

李密以孟讓爲總管齊郡公，謂帥步騎二千，夜入東都外郭，燒掠豐都市，比曉而去。於是東京居民悉遷入宮城，臺省府寺皆滿。仁基每破賊，占軍資，悉以賞士子。監軍御史蕭懷靜不許，士卒怨之。懷靜又屢求仁基長短，劾奏之。倉城之戰，仁基失期不至，歸劉長春等，敗懼。敢進屯百花谷，固壘自守，又恐獲罪於朝。賈務本之子閻甫在軍中，勸仁基降密。仁基曰：「加蕭御史何？」閻甫曰：「蕭君如樓上雞，若不知飛變，在明公一刀耳。」仁基從之。遣閻甫詣密，請降。仁基還屯虎牢，遂移懷靜帥其衆，以虎牢降密。密以仁基爲上柱國，仁基子行儼、驍、勇皆戰。密亦以爲上柱國。密得奉叔寶、東阿、翟金，皆用爲驛騎。選車中尤驍勇者八千人，分隸四驛騎，以自衛。號曰「內軍」。常曰：「此一此八千人，足當百萬。」一敵金後，更名知節。羅士信、趙仁基皆帥衆歸密。密署爲煇，管使各統所部。密遣裴仁基、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京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衆屯回洛倉。東都兵尙二十餘萬人，乘城擊柝，晝夜不解甲。密攻偃師，金墉皆不克，乃還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還回洛倉米入城，遣兵五千屯豐都市，五千屯上春門，五千屯北邙山，爲九營，首尾相應，以備密。密帥衆萬，復據回各倉，大修營壘，以逼東都。段達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倉北。隋兵敗走。密使其募府，移檄郡縣，數賜帝十罪。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朝。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各口，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爲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獻飲鳴咽，帝爲之改容。虛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誰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政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還，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是後人人杜口，莫敢以賊聞。世基容貌沈審，言多合意，特爲帝所親愛。鬻官賣

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詔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奉鞠獄用法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爲也。〔百花谷在汜水內鞏縣東南東同今屬泰安府同洛東倉在孟縣南天津橋在洛陽縣偃師在洛陽東七十里全壩在洛陽城西北徧東陽注言今金華府是也。〕

初唐公李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元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昉亂陰有安天下之志傾身下士散財結客咸得其歡心世民娶右驍衛將軍長孫晟之女右勳衛長孫順德晟之族弟也與右勳侍池陽劉宏基皆避遼東之役亡命在晉陽依淵與世民善左親衛竇琮熾之孫也亦亡命在太原素與世民有隙每以自疑世民加意待之出入臥內琮意乃安晉陽官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上烽火寂嘆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將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擊太原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子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拾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吾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猶豫久之不敢言淵與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使龍山令高斌廉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日從世民遊情款益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并力拒之仁恭君雅戰不利淵恐并獲罪甚愛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

「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懸官。」因取紙筆欲爲表。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今盜賊日繁，遍於天下，大人受詔討賊，賊可盡乎？要之終不免罪。且世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大人設能盡賊，則功高不賞，身益危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禍。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嘆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淵從寂飲酒酣，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宮人侍公，恐事覺并誅，爲此急計耳。衆情已協，公意如何？」淵曰：「吾兒誠有此謀，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一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今主昏國亂，盡忠無益，悔裨失律，而罪及明公，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強，官署蓄積巨萬，以茲舉事，何患無成？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奈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遣使者馳驛赦淵及仁恭，使復舊任。淵謀亦緩。時建元，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文靜謂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爲官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爲兵，期歲暮集涿郡，擊高麗。由是人皆胸胸以亂者，益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不能制，罪當放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再拜請計。淵曰：「朝廷用兵，動止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若俟奏報，豈及事機？要在乎賊，專之可。」

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宏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威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晉陽鄉長劉世龍密告淵云：「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爲不利。」五月癸亥夜，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甲子旦，淵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文靜引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入立庭中，稱有密狀。淵目威等取狀視之，政會不與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視之。」淵陽驚曰：「豈有是邪？」視其狀，乃云：「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曰：「此乃反者欲殺我耳。」時世民已布兵塞衝路，文靜因與宏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丙寅，突厥數萬衆寇晉陽，輕騎入外郭北門，出其東門。淵命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能測，莫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淵於是斬威君雅以徇。淵部將王康達將千餘人出戰，皆死，城中惶懼。淵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自他道來，如援軍者，突厥終疑之。留城外二日，大掠而去。臨汾，今平陽府。池陽，今徑陽縣。太原，今山西省會。晉陽，宮在太原城內，猗氏屬蒲州府武功，屬乾州北齊龍山縣，卽今陽曲縣也。時已省。西河，今汾州府。雁門，今代州。馬邑郡，今朔州。開陽府，在太原城。蓋府兵始於周隋，不始於唐也。胙城，在延津縣北。

柴孝和說李密曰：「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彊，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爲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密曰：「此誠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尙存，從兵猶衆，我所部皆山東人，見洛陽未下，誰肯從我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如此則大業隳矣。」孝和曰：「然則大軍旣未可西上，僕請間行觀臺。」密許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

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始畢得啓，謂其大臣曰：「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不避盛夏，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返，將佐皆喜，請從

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曰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西河郡不從，淵命六月甲申，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命太原令溫大有與之偕行，曰：「吾兒年少，以卿參謀軍事，事之成敗當以此行卜之。」時軍士新集，咸未聞，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軍士及民皆感悅。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聽其入。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爲兵，勢以收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兵，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胡氏曰：「義師初起，而人心如此，固可以取天下矣。」）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胡氏曰：「言世民行兵有紀律也。」）遂定入關之計。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爲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

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建大將軍府，以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唐儉及前長安尉溫大雅爲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護爲糧曹，劉政會及武城崔善爲太原，張道爲戶曹，晉陽長姜蕃爲司功參軍，太宗長殷開山爲府掾。（胡氏曰：「此唐公門大將軍府署置官，參用陪親王府，大將軍府州郡官屬之制也。隋制惟親王一掾，有屬有記室，大將軍府有糧曹，川郡有戶曹，皆行參軍也。煬帝改川爲郡，郡置諸司書佐，而書佐即參軍之，行書佐即行參軍之職也。」）長孫順德、劉宏、等及凡格郎將王長諧、寶、頤陽屯爲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又以世建成爲驍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爲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爲右軍府長史，諮議譙人劉瞻領西河通守。突厥遣其柱國康鞠利等送馬千匹，詣李淵爲互市，許發兵送淵入關，多少隨所。淵引見康鞠利等，受可汗書，禮容甚恭，以定康鞠利等甚厚，擇其馬之善者，止市其半。善士請以私錢市其餘，淵曰：「虜饒馬而貪利，其次將不已，其汝不能市也。吾所以少

取者示貧，且不以爲急故也；當爲汝費之，不足爲汝費。」淵命劉文靜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胡氏曰：「觀唐公之言，豈若肅代及石晉之君所爲哉！」秋七月，壬子，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後事悉以委之。癸丑，淵帥甲士三萬發晉陽，立軍門，誓衆，并移檄郡縣，論以尊立代王之意。西突厥阿史那大奈亦帥其衆以從。遣通議大夫張綸將兵徇稽胡。淵至西河，慰勞吏民，賑贖窮乏。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其餘豪俊，隨才授任，日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除千餘人，受官皆不取告身，各分淵所書官名而去。淵入雀鼠谷。壬戌，軍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得進，遣府佐沈叔安等將羸兵還太原，更運一月糧。乙丑，張綸克離石，殺太守楊子崇。劉文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遣其大臣級失特勒先至淵軍，告以兵已上道。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使祖君彥復書曰：「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自惟虛薄，爲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且欲使淵以步騎數千，自至河內，面結盟約。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胡氏曰：「塞成臯之道，則江都信使不通，綴東都之兵，則不得西應長安。」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鷓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胡氏曰：「唐公欲使李密與東都相持，而已收漁人之利。」乃使溫大雅復書曰：「吾雖庸劣，幸承餘緒，出爲八使，入典六屯，顛而不扶，通賢所責，所以大會義兵，和親北狄，共匡天下，志在尊隋。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甯北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未敢聞命。」



汾晉左右，尙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召將佐謀北還，裴寂等皆曰：「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未易猝下；李密雖云連和，姦謀難測；突厥貪而無信，唯利是視。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會，且義兵家屬在焉，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願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暮，淵已寢，世民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一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雖去，計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知復何言？唯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夜追左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按靈石縣韓信嶺，北爲雀鼠谷，南爲賈胡堡，離石今永甯州。）

武威鷹揚府司馬李軌，家富好任俠；薛舉作亂於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脩仁等謀曰：「薛舉必來侵暴，郡官庸怯，勢不能禦，吾輩豈可束手，并妻孥爲人所虜邪？不若相與并力拒之，保據河右，以待天下之變。」衆皆以爲然，欲推一人爲主，各相讓，莫肯當。曹珍曰：「久聞圖讖，李氏當王，今軌在謀中，乃天命也。」遂相與拜軌，奉以爲主。丙辰，軌令脩仁集諸胡，軌結民間豪傑共起兵，軌自稱河西大涼王，置官屬，並擬開皇故事。關謹等欲盡殺隋宮，分其家貲。軌曰：「今興義兵以救生民，乃殺人取貨，此羣盜耳，將何以濟？」西突厥闕度設據會甯川，自稱闕可汗，請降於軌。薛舉自稱秦帝，遣仁果將兵圍天水，克之，舉自金城徙都之。仁果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性貪而好殺，舉每戒之曰：「汝之才略足以辦事，然苛虐無恩，終當覆我國家。」舉遣少子仁

越將兵趨劍口至河池郡太守蕭瑀拒卻之。又遣其將常仲興濟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於昌松仲興舉軍敗沒軌欲縱遣之贇曰「力戰獲俘復縱以資敵將焉用之不如盡坑之」軌曰「天若祚我當擒其主此屬終爲我有若其無成留之何益」乃縱之。胡氏曰「李軌有人君之言其才略不足以濟」未幾攻張掖敦煌西平枹罕皆克之盡有河西五郡之地。按會甯在中衛縣南劍口劍州北劍閣口也河池在徽縣昌松在古浪縣。煬帝詔左禦衛大將軍涿郡留守薛世雄將燕地精兵三萬討李密命王世充等諸將皆受世雄節度所遇盜賊隨便誅翦世雄行至河間軍於七里井竇建德士衆惶懼悉拔諸城南遁聲言「還入豆子航」世雄以爲畏己不復設備建德謀還襲之其處去世雄營百四十里建德帥敢死士二百八人先行令餘衆續發建德與其士衆約曰「夜至則擊其營已明則降之」未至一里所天欲明建德惶惑議降會天大霧人咫尺不相辨建德喜曰「天贊我也」遂突入其營擊之世雄士卒大亂皆騰柵走世雄不能禁與左右數十騎遁歸涿郡慚恚發病卒建德遂圍河間。七里井胡氏云「去河間七里」豆子航在平原縣東。

八月己卯雨霽李淵命軍中曝鎧仗行裝辛巳旦東南出山足細道趣霍邑淵恐宋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爲左右所奏安敢不出」淵曰「汝測之善老生不能逆戰賈胡吾知其無能爲也」淵與數百騎先至霍邑城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之狀且話之老生怒引兵三萬自東門南門分道而出淵使殷開山趣召後軍後軍至淵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一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陳於城東世民陳於城南淵建成戰小卻世民與軍頭段志元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陳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兩刀皆缺流血滿袖灑之復戰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淵兵先趣其門門閉老生下馬投匱劉宏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卽命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遂克之淵賞霍邑之功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

開，不辨貴賤；論勳之際，何有等差？宜並便從本勳授。」壬午，淵引見霍邑吏民，勞賞如西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五品散官遣歸。（胡氏曰：「既順其歸志，又以動關中士民之心。」）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勳賞，此所以失人心也；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丙戌，淵入臨汾郡，慰撫如霍邑。庚寅，宿鼓山絳郡，通守陳叔達拒守，辛卯，進攻克之。叔達，陳高宗之子，有才學，淵禮而用之。癸巳，淵至龍門，劉文靜、康鞠利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淵喜其來，緩謂文靜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乃以大鼎爲大將軍，府察非掾。（胡氏曰：「察非掾，言使之察姦，非若漢刺姦掾也。」）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指韓城，逼邵陽，蕭造文吏，必當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迎。然後鼓行而進，直據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悅，以瓌爲銀青光祿大夫。時關中羣盜，孫華最彊，淵至汾陰，以書招之。已亥，進軍壺口，河濱之民，獻舟者日以百數，仍置水軍。壬寅，孫華自邵陽輕騎渡河，見淵，握手與坐，慰獎之，以華爲左光祿大夫，武鄉縣公，領馮翊太守；其徒有功者，委華以次授官，賞賜甚厚，使之先濟。繼遣左右統軍王長諧、劉宏基，及左領軍長史陳演壽、金紫光祿大夫史大奈，將步騎六千，自梁山濟管河西，以待大軍，以任瓌爲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淵謂長諧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爲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濟河擊，卿等，我則進攻河東，必不能守；若全軍守城，則卿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爲擒矣。」（按臨汾，卽平陽府。鼓山，在絳郡北。絳郡，卽絳州也。龍門，在永濟縣東北。永濟縣，卽河東郡也。汾陽，注云：「當作汾陰。」是也。蓋今榮河縣。龍門，濟河，自蒲州東北至韓城縣梁山南也。再南卽邵陽縣，又南爲朝邑縣，又南卽華陰縣之永豐倉壺口，在吉州。）

九月，武陽郡丞元寶藏，以郡降李密；甲寅，密以寶藏爲上柱國，武陽公，寶藏使其客鉅鹿魏徵爲啓謝密，且請改武陽爲魏州；又請帥所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爲魏州總管，召魏徵爲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徵少孤貧，好讀書，有大志，落拓不事生業，始爲道士，寶藏召典書記，密愛其文辭，故召之。初，貴鄉、長魏德深，爲政清靜，不嚴而治，遼東之役，徵稅百端，使者旁午，責成郡縣，民不堪命，唯貴鄉、閭里不擾，有無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給。元寶藏受詔捕賊，數調器械，動以軍法從事，其鄰城營造，皆聚於聽事，官吏遞相督責，晝夜喧囂，猶不能濟。德深聽隨便修營，官府寂然，恆若無事，唯戒吏以「不須過勝餘縣，使百姓勞苦。」然民各自竭心，常爲諸縣之最，民愛之如父母。寶藏深害其能，遣將千兵赴東都，所領兵聞寶藏降密，思其親戚，輒出都門，東向慟哭而返。或勸之降密，皆泣曰：「我與魏明府同來，何忍棄去？」河南、山東、大水、餓殍、滿野，煬帝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閒得勝兵二十餘萬。武安、永安、義陽、弋陽、齊郡，相繼降密。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汾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按武陽郡，魏州也，今大名府；魏郡，相州也，今彰德府；黎陽倉，在滎縣；貴鄉，卽大名府元城縣；原武，今屬懷慶府；武安，今廣平府；永安，今黃州府；義陽，今信陽州；弋陽，今光州；齊郡，今濟南府。）

屈突通遣虎牙、郎將、桑顯和、將、驍果數千人，夜襲王長諧等營，長諧等戰不利，孫華、史大奈，以遊騎自後擊顯和、大破之，顯和走入城，仍自絕河梁。李淵帥諸軍圍河東，屈突通嬰城自守。時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躡，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特通爲援，通敗，長安必破矣。」李世民曰：「兵貴神速，

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順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稿莩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不足爲慮。一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邑法曹武功靳孝謨，以蒲津中潭二城降，華陰令李孝常，以永東倉降，仍應接河西諸軍。京兆諸縣亦多遣使請降。（按朝邑縣東接陝西縣，梁河爲橋，曰蒲津城，卽蒲津關也。於河之中有潭，曰中潭。）

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丙寅，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敦煌公世民，帥劉宏基等諸軍數萬人，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屈突通聞淵西入，署虜揚郎將堯君素領河東通守，使守蒲坂，自引兵數萬趣長安，爲劉文靜所遏。將軍劉綱，戍潼關，屯都尉南城，通欲往依之。長諧先引兵襲斬綱，據城以拒通，通退保北城。淵遣其將呂紹宗等攻河東，不能克。柴紹之自長安赴太原也，謂其妻李氏曰：「尊公舉兵，今偕行則不可，留此則及禍，奈何？」李氏曰：「君第速行，我一婦人，易以潛匿，當自爲計。」紹遂行。李氏歸鄠縣別墅，散家貲，聚徒衆。淵從弟神通，在長安亡入鄠縣山中，與長安大俠史萬寶等起兵以應淵。西域商胡何潘仁，入司竹園爲盜，有衆數萬，劫前尚書右丞李綱爲長史。李氏使其奴馬三寶說潘仁，與之就神通，合勢攻鄠縣下之。神通衆逾一萬，自稱關中道行軍總管，以前樂城長令狐德棻爲記室。李氏又使三寶說羣盜李仲文、向善志、邱師利等皆帥衆從之。西京留守，屢遣兵討潘仁等，皆爲所敗。李氏徇盩厔，武功，始平，皆下之。衆至七萬。左親衛段綸、文振之子也，聚淵女，亦聚徒於藍田，得萬餘人。及淵濟河，神通、李氏綸各遣使迎淵。淵以神通爲光祿大夫，子道彥爲朝請大夫，綸爲金紫光祿大夫，使柴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潘仁、仲文、善志及關中羣盜皆請降於淵。淵一一以書慰勞授官，使各居其所，受世民節度。左翊衛將軍陰世師，京兆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已巳，淵如蒲

津。庚午，自臨晉濟渭，至永豐。令軍開倉賑饑民。辛未，還長春宮。壬申，屯馮却。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於涇陽，勝兵九萬。李氏將精兵，尚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先是，平涼奴賊帖萬圍扶風，太守竇璡數月不下，賊中食盡，邱師利遣其弟行恭帥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奴賊營。奴帥長揖，行恭手斬之，謂其衆曰：「汝輩皆良人，何故事奴爲主？使天下謂之奴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卽帥其衆，與師利共謁世民於渭北。世民以爲光祿大夫隄、城尉房元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元齡亦自以爲遇知己，整竭心力，知無不爲。淵命劉宏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宏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仲文、潘仁、善志，皆帥衆從之，頓於阿城，勝兵十三萬。軍令嚴整，秋毫不犯。乙亥，世民自整屋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曰：「屈突東行，不能復西，不足虞矣。」乃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自新豐趣長安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至並聽教。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於淵。丙子，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冬十月，辛巳，淵至長安，營於春明門之西北。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壁壘，毋得入村落，侵暴。屢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以欲尊隋之意，不報。辛卯，命諸軍進圍城。甲午，淵遷館於安興坊。（按長春宮，在朝邑西北湯陰，屬彰德府。蒲阪，卽永濟縣。鄠縣，在西安府西南七十里。司竹監，在藍屋。樂城，在今獻縣東南。武功，屬乾州。始平，今興平縣。藍田，屬西安府。臨晉，濟渭，自朝邑南渡渭水也。涇陽，縣在西安西北七十里。平涼，郡今固原州。扶風，郡今鳳翔府。隄城，今隄州。阿城，在西安府城西。新豐，今臨潼縣。長樂宮，在澤城。壩城門，內所謂長安都城也。唐城因於隋城，在其東南。延安，今延安府。上郡，今鄜州。雕陰，今綏德州。春明門，唐長安城東面中門也。安興坊，汪云：「在安興門外。」疑卽延興門外也。延興門，在春明門南。）

巴陵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元徽、萬瓚、徐德基、郭華、張繡，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爲主。景珍曰：「

吾素寒賤，不爲衆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衆望。乃遣使知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會潁川賊帥沈柳生寇羅川，銑與戰不利，因謂其衆曰：「今天下皆叛，隋政不行，巴陵豪傑起兵，欲奉吾爲主，若從其請，以號令江南，可以中興梁祚，以此召柳生，亦當從我矣。」衆皆悅，聽命。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柳生卽帥衆歸之，以柳生爲車騎大將軍。起兵五日，遠近歸附者至數萬人。遂帥衆向巴陵。景珍遣徐德基帥郡中豪傑數百人出迎。未及見銑，柳生與其黨謀曰：「我先奉梁公，勳居第一。今巴陵諸將皆位高兵多，我若入城，反出其下。不如殺德基，質其首領，獨挾梁公，進取郡城，則無出我右者矣。」遂殺德基入白。銑大驚曰：「今欲撥亂反正，忽自相殺，吾不能爲若主矣。」因步出軍門。柳生大懼，伏地請罪。銑責而赦之，陳兵入城。景珍言於銑曰：「徐德基建義功臣，而柳生無故擅殺之，此而不誅，何以爲政？且柳生爲盜日久，今雖從義，凶悖不移，共處一城，勢必爲變，失今不取，後悔無及。」銑又從之。景珍收柳生斬之，其徒皆潰去。（巴陵，今岳州府羅川。注云：卽羅縣，一則今湘陰縣也。潁川卽許州。）

王世充夜度洛水，營於黑石。明日，分兵守營，自將精兵陳於洛北。李密聞之，引兵度洛，逆戰，密兵大敗。柴孝和溺死，密帥麾下精騎度洛南，餘衆東走。月城，世充追圍之。密自洛南策馬直趣黑石，營中懼，連舉六烽。世充釋月城之圍，狼狽自投。密還與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洛水南有黑石，水側有月城。）

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孫華中流矢卒。十一月丙辰，軍頭雷永吉先登，遂克長安。代王在東宮，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各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室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正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順陽閣下，立拜而去。思廉察之子也。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戊午，執陰世師骨儀等數以貪婪苛酷，且拒義師，俱斬之，死者十餘人，餘無所問。戶部丞三原李靖

素與淵有隙，淵入城，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三原縣屬西安府。）

翟讓司馬王儒信，勸讓自爲大家宰，總領衆務，以奪密權。讓不從。讓謂左長史房彥藻曰：「君前破汝南，大得寶貨，獨與魏公，全不與我。魏公我之所立，事未可知。」彥藻懼，以狀告密。因與左司馬鄭頌，共說密曰：「讓貪懷不仁，有無君之心，宜早圖之。」密曰：「今安危未定，遠相誅殺，何以示遠？」頌曰：「毒蛇螫手，壯士解腕，所全者大故也。彼先得志，悔無所及。」密乃從之，置酒召讓。戊午，讓與兄宏及兄子司徒府長史摩侯，同詣密。密與讓宏、裴仁基、郝孝德共坐，單雄信等皆立侍。彥藻頌往來檢校。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止留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議左右猶在。彥藻白密曰：「今方爲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留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獨密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斫之，踣於牀前，聲若牛吼。并宏、摩侯、儒信皆殺之。密大言曰：「與君等同起義兵，本除暴亂，司徒專行暴虐，陵辱羣僚，無復上下。今所誅止其一家，諸君無預也。」歷加撫諭，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領其衆，中外遂定。讓殘忍，摩侯猜忌，儒信貪縱，故死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始，王世充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乘之。及聞讓死，大失望。歎曰：「李密天資明決，爲龍爲蛇，固不可測也。」

十二月，屈突通與劉文靜相持月餘，通復使桑顯和夜襲其營。文靜與段志元悉力苦戰，顯和敗走，盡俘其衆，通勢益威。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爲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丞相淵遣其家僮召之，通立斬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悉爲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顯和卽以城降文靜。文靜遣竇琮等將輕騎，與顯



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陳自固。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爲兵部尚書，賜爵薛公。兼秦公，元帥府長史。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歎欬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宜早降。」君素曰：「公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奈何負國生降，乃更爲人作說客耶？公所乘馬，卽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稠桑在關鄉縣西）。

東都米斗三千人，餓死者什二三。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爲？」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其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光祿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乃命郝孝德、王伯當、孟讓勒兵分屯倉城之側以待之。其夕三鼓，世充兵果至，伯當先遇之，與戰不利。世充兵卽陵城，總管魯儒拒卻之，伯當更收兵擊之。世充大敗，斬其驍將費青奴，士卒戰溺死者千餘人。世充屢與密戰不勝，越王侗遣使勞之。世充訴以兵少，數戰疲弊，侗以兵七萬益之。

## 胡林翼全集終

讀史兵略 卷二十八

跋

國家盛衰，恆視人才賢否爲轉移。故武王有亂臣十人，以開八百之基；宣王有方叔召虎，以成中興之業。至其衰也，則反是，蓋在上者有才難之歎，而在下者有不遇之嗟矣。

清代中葉，紀綱日弛，吏治窳敗，而太平天國舉兵革命，海內鼎沸，殆哉岌岌。乃有胡文忠曾文正左文襄三賢之崛起，各盡其能，搢拄艱危，然後清室因以復延，豈非得人之效歟。

方胡文忠之秉節武昌也，內則整軍經武，外則察吏安民；而於統籌餉糈，尤殫精慮；故論者以中興元功歸焉。衡其才智功績，洵爲一代名臣。李瀚章序公遺集，以羊太傅爲媿，猶尙未得；以余觀之，公蓋方召之流亞也。全集校定可殺青，因書於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朱晉材謹跋